夜幕降临

“职责的呼唤”一代的《指环王》罗伯特·劳伦斯倾力打造

少年天才穿越而来，权欲、友谊、情窦初开
奇幻、科幻、悬疑之大乘
“职责的呼唤”一代的《指环王》
亚马逊100%好评！

罗伯特·杰克森-劳伦斯（Robert Jackson-Lawrence）◎ 著
吴荃雨 ◎ 编辑
吴荃雨 孙海霞 陈文秀◎ 译

Fiberead
- 2015 -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夜幕降临

“职责的呼唤”一代的《指环王》罗伯特·劳伦斯倾力打造

少年天才穿越而来，权欲、友谊、情窦初开
奇幻、科幻、悬疑之大乘
“职责的呼唤”一代的《指环王》
亚马逊100%好评！

罗伯特·杰克森-劳伦斯（Robert Jackson-Lawrence）◎著
吴荃雨 ◎ 编辑
吴荃雨 孙海霞 陈文秀◎ 译

Fiberead
- 2015 -

目录

《夜幕降临》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四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六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七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八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九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十章



《夜幕降临》

罗伯特·杰克森-劳伦斯（Robert Jackson-Lawrence）著
吴荃雨 孙海霞 陈文秀 译
责任编辑：吴荃雨

www.fiberead.com
contact@fiberead.com
©Fiberead 纤阅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2015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5

本书版权为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6162-20150713
最后修订：2015年08月06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service@bookdna.net
网址：www.bookdna.net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service@bookdna.net
www.bookdna.net

第一章

我好冷，好怕，好孤单。

我不知道这本日记还能写多久，所有人都盯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根本说不通嘛。

如果你读到这些话，请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不是我臆想出来的。不可能。请你相信我。

我没疯，对吗？

一

司机转弯太快了，但他是行家里手，足以应对。最后一分钟他才踩了刹车，车一下子便转了过来。要是对面碰巧有车开来，他绝对会迎头撞上。不过起码这次，他们很走运。四年以来，本每天都要多次经过这些弯弯曲曲的山路，往返于实验室和城里的家之间。

他的司机叫斯蒂芬，走这条路开车送他有十八个月了。一如既往，他们又迟到了。这件事很快被当做笑话在团队其他成员间传开了。少年郎不正应该整日躺在床上，听到别人叫他起床洗漱就哼哼唧唧，满口怨言吗？虽然他和一般的青少年大不相同，可本也喜欢睡觉，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一番挣扎。

他总是这个样子吗？有时候他费力地记起来昨天的所作所为，随着他了不起的项目不断推进，日子都搅缠在一起，分不清楚了。有时候他又能在脑子里勾画出每个细节，想象着他能伸出手触碰到。他差不多三个月没见过父母了，却还能记得他们脸上每一条纹路，现在他父亲走路时稍稍有些跛脚的样子，还有他走向希斯罗机场登机口时，母亲眼里的泪水。

精尖技术所第一次注意到本，他还只有五岁。他们在他的小学推行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把一切事情都计算机化，作为政府的一个试点。班上的同学还在学怎么拼写“猫”和“狗”的时候，本就不知怎地学会了破解和重写部分密码，得以侵入电脑网络。技术人员觉得他一定是撞了大运，直到他依令又演示了一次，还给出解释说密码的漏洞在哪里。

六岁的时候，本就能解开复杂的方程式，对能获得的任何一本物理数学方面的书都不放过。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被“请求”让他离校，这时技术所的人插手了，给他提供全额私人教育基金。

刚开始是多么激动人心啊，能见到教授和科学家们，做一些游戏——本后来知道那是对他能力的进一步测试。到了八岁，他解题速度超过了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而九岁时他就重写了量子力学的一些基

础理论。

那时他还跟父母住。他貌似已经见过地球上一半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还会经常提到“天才”和“神童”之类的词，尽管这对他而言无足轻重。他只不过喜欢数字而已，数字使得万物有理可循。技术所的人员说，他在英国能学到的所剩无几，不过他们在欧洲建了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发展分部。本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机会：他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方程式付诸实践了。但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刚开始，他父母跟着他一起走，这是理所当然的。飞机起飞的那天，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他巴不得马上离开。每个人允许带两个箱子，其他物品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运到。只要笔记本在手，能连上网，本就不在乎别的了。然后，在机场出了点状况。工作人员说护照和签证有问题。他爸爸吃了一惊，不过告诉本一两天就能解决，他会赶上的。妈妈会陪着他，所以还好。

两天后，他的姨妈病倒了。妈妈只好马上回去，因为医生认为她挺不过周末了。很不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葬礼之后，父母又出了车祸，父亲腿骨折了，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一个星期。

精尖技术所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过。他们把他送上回伦敦的最早班飞机，派安德烈同去照顾他。安德烈是他的第一个司机。

第一个看护者。

和第一个狱卒。

一下飞机，安德烈就把他带去了医院。他的母亲依然昏迷，但父亲在等着他，腿上打着石膏，固定的金属针朝各个方向竖起来。他哭喊着抱住了父亲，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他，离开母亲。他父亲也这么说。

然后护士领他去看母亲，安德烈陪着父亲。本不能进到房间里，但他站在窗外，盯着母亲没有生气的身体，周围满是插管和机器。现在这场景还历历在目，纤毫毕现。他感觉自己站了好几个小时，其实只过了几分钟护士就把他带回父亲身边了。

他的父亲又哭了，但表情似乎不一样了。他对本说，他们两人都在医院，没办法照顾他。他必须得跟安德烈走，回到机场，他们一家很快就能团聚。本抽泣着，紧紧抱住父亲，最后他父亲推开了他，自己也竭力强忍住猛烈的泪水。

之后他们的见面就越来越少了。上一次是在他十五岁的生日，他母亲现在变得那么消瘦，父亲只是一副迷茫而心碎的表情。他以前没有明白过来，可现在他知道了。他不再属于他们了；他成了技术所的人。

他们用空洞的承诺和过度的奢侈给这件事包上糖衣。他住的房子很大，有加热的游泳池和大屏幕电视机。他可以玩各种游戏机，玩任何游戏。伙食美味。安德烈一直陪在身边。他曾经从房子里逃走过两次，可他们只用几个小时便找到了他。房子四周，目光所及之处尽被森林环绕。然而他逃跑的两次中都发现头顶盘旋着直升飞机，扬起的尘土和树叶落到他脸上。

第二次逃走后，安德烈就不见了，代替他的是背脊挺直，面容坚毅的斯蒂芬。其他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都过去了。

车驶离了道路，上了一条延伸进山脉的脏兮兮的小道，车后面卷起一团灰尘，松动的石头纷飞。它在实验室的隐蔽门前刹住，那团灰尘仿佛追了上来，弥漫的灰色吞没了车，随后缓缓为它披上一层灰衣，原先明亮的车漆黯淡下来。

本看着，山体一大部分慢慢在车前面下塌，破坏了那几乎能以假乱真的的天然岩石的假象。所有职员携带的呼叫器都能激活入口，斯蒂芬的那个现在正挂在腰带上。

根据设计，呼叫器在大门两边五米之内，岩石的表面便会移动，等到呼叫器离开这个范围再关上。本还不够格拥有自己的呼叫器，很是失望。

斯蒂芬把车停到在山洞尽头的车位上。他们走近电梯，滴的一声激活了车警报。

等候区是实验室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一个天然洞穴，最高处有六

十米，也是洞穴开凿的起点。用钛钢横梁和嵌板进行加固，能承受直接性核攻击。为紧急情况配备的两架直升机和一辆全地形车[1]让实验室职员价格不菲的车辆相形见绌。

一架独立的电梯井通向实验室的下一层，那里的安保措施会保证没有不受欢迎的访客，从那里可到达实验室的其余部分。中心楼梯间直达住处和实验层，下面深处是自动运行的核反应堆。仓库里有足够的食品和供给，能让实验室里的人不用离开这栋建筑也最少活上20年。只要有人需要，反应堆就能继续提供电力，净化水源。

本停在电梯前面，等待着。电梯上面是实验室安保系统的第二部分，就在那扇隐藏的门后面。摄像机对整个山洞一览无余，其红外滤光片能弥补洞穴大部分地方的光线不足。摄像头旋转着，对目标靠近聚焦，上下打量本和斯蒂芬，然后才打开电梯门，让他们进去。电梯和山洞其余部分一样，都能抵挡大规模爆炸，依然不对下面的楼层开放。外面没有控制板叫电梯，进入的唯一方法就是下面的人把它给你派上来。

摄像头完成了对本从上到下的扫描，他听到水压的嘶嘶声，电梯门在他面前打开。电梯的后墙上画着技术所的标示。那是一把被闪电穿过的剑。这是对实验室拥有者身份的第一个提示，尽管在下面，这种图案几乎随处可见。

本转身对着正在关上的门，脑子里又按顺序过了一遍。今天他有机会测试自己所有的基本理论了，可电梯下降时，本思考更多的是安保系统和实验室的构造。它们只是用来保护实验室不受外界的威胁，还是说外面的世界需要保护？如果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他的成果无疑将永远改变世界，但如果出了岔子呢？

电梯门打开之后，出现的是闪闪发光的金属走廊，本用手拂过头发，走了出去。两米开外，一张桌子挡住了半个走廊，坐在后面的是亚当·卢卡斯。他放低前臂，本对他微笑，他把手从警报开关上挪开了。斯蒂芬一如既往地怒目相视。

亚当有典型的军人风格。宽肩膀，方下巴，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也是本遇到的最友善的人之一。他总是容易微笑，友好地打招呼，本

想知道他和团队其他人对雇佣他们的人了解多少。亚当花岗岩般坚毅的脸柔和的微笑，本走过来，拿起桌上的安保卡别在衬衫上。

“早上好，本。”亚当说着，把斯蒂芬的通行证递回去。“我听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大家议论一早上了，你却在这儿，又迟到啦。”

“我敢打赌要是我准时到，你会以为我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紧紧关上这个地方。”本笑着说。

“这话倒是不错。”亚当回答。“上星期又有一封说商业间谍的电子邮件。你确定你不是乔装的詹姆斯·邦德？”

“正是我，要摇的不要搅的。[2]”本笑道。

斯蒂芬催促他往前走，亚当按下开关，关上电梯门，没注意到斯蒂芬把一个小金属圆筒放在桌子一边。本绕过安全桌走过去，在监视屏上看见了他的车，半藏在阴影里。红外线图像显示他的车与其他车辆相比热度更高。正好显示出他的团队成员等了他多久吗？

“祝你好运！”他们转过拐角时亚当从他们身后喊。

荧光灯照射的走廊通向楼梯间，从那里可以到达其他任何一层。这是他的地盘，无论斯蒂芬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夺走他即将取得的。本一步跨两阶，很快走过了居住层，打开实验室的门。他所站的平台能鸟瞰计算机库和后面粒子加速器的输出信号。实验室里一片忙碌，人们坐在电脑后面，轻弹开关，核对读数，不时挠挠头。本急忙跳下最后几级楼梯，加入等在下面的团队。

“早该到了。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儿等了多久？”克劳斯小声抱怨着，本站到了主操纵台旁边。克劳斯在队里年龄最大，是个德国物理教授，发疯地嫉妒本项目领导的身份。正是他的成果让本七岁时产生了好奇心，那时他正在如饥似渴的吸收能找到的任何一本物理学书籍和论文。克劳斯一直把这当成自己的项目，让一个小孩加入，指挥他干这干那，这让他心怀怨恨。

“人总得花时间吃早餐吧；你不会指望我空着肚子工作吧？”本回答说。克劳斯咕哝一声，重新转过身去看电脑屏幕上的最新一行数字。

“别理他；我们也是刚准备开始。”苏珊说。“我才输入简化的方程式，检查了线圈的密封程度。你能确定是这个吗？我是说，百分之百确定？”

苏珊把他拉到一台显示器前，让他能检查等式是否都正确。队伍中除了本，就她是英国人了，而她热衷于向技术所证明自己的能力。她的女儿比本小两岁，所以在其他队员面前她经常像母亲般照顾他。

“我做了所有我认为正确的事。只有去试验才会知道是不是有效。”本说。他咬着下唇，比较着电脑上的方程式和他心里所想的是否一致。

“我知道。”苏珊咕哝道。“只是要和物理学定律打交道，我有点害怕。”

房间后面传来一声咳嗽，某人要求保持安静。苏珊捏了一下本的手，自己挺直了背站好。

“啊，本杰明，你能加入真是太棒了。”伊齐基尔·马斯汀说着走到屋子中央。他身边一如既往围着顾问和私人助理，他们的西装比大部分人的车还贵。作为技术所创始人，政府顾问，全球第三富翁，本一直好奇他对公司的实际运转情况了解多少。他为人友善，乐于倾听有关项目的消息，也很重视问候本的父母。这些只是策略，还是有别人在幕后操纵？

“抱歉，马斯汀先生，我想斯蒂芬一定转错了弯什么的。”本说着，躲闪斯蒂芬的怒视。

“噢，没什么，没什么。”马斯汀接着说。“我们跟上进度了吗？”

本又瞥了一眼方程式。“没错。我是说，我觉得是这样，马斯汀先生。”本向他保证。“屏幕显示出引力子[3]流动，它们使局部地区的时空变形，开发口袋宇宙的能源。”

“很好，很好。”马斯汀说，朝运行的等式点点头，好像它们是英镑符号一样。“我相信你们今天会给技术所带来一大笔巨款，我的孩子。取之不竭的免费能源。我们真的要改变世界啦！”

队员半真半假地鼓了鼓掌，然后伊齐基尔·马斯汀转身走上通往观察室的楼梯，随行人员紧跟其后。本和苏珊拼命忍住咯咯的笑声。

本转过身又审视了一遍实验室，心里清楚房间里每双眼睛都落在他身上。“好了，各位，我们还等什么？”他微笑着大声说。“早几个小时就该开始了！”

人们走到电脑屏幕和操纵台边上，按下按钮，拨动开关，LED灯亮了起来，荧屏闪现出画面。他能听到粒子加速器预热，开始用环绕山脉两英里的磁化管道击中物质时发出的微弱而有节奏的嗡嗡声。

“磁化耦合器已检查，能量为7电子伏特，粒子速度为10且仍在加速。”苏珊在他右边说。本仔细看了一个显示屏，上面描述着粒子加速器周围的涡流。粒子速度增加，嗡嗡声也随着音调上扬。“好了，本。”她接着说。“我们已达到最佳速度，一切就绪，等你准备好就开始。”

“安全措施也到位了？”本问道。

“已就绪。”苏珊回答。

“那好，伙计们，我们开始吧。”本说，在背后十指交叉。“注入氢气。”

氢气注入实验室可见的那部分粒子加速器，脉冲更快了，嗡嗡声拔得更高。

“氢气浓度达到峰值，本。”克劳斯对他说。“要化合吗？”

“等一下。”本说着往苏珊的电脑上看了最后一眼，确定一切按计划进行。

他深吸一口气，把屋里所有人当做一个来说。“好，现在化合吧。”粒子进行化合，释放出亚原子粒子，脉冲立刻达到了最大值。“很好，加入控制域。”本给出指令。

一开始是光的微粒，然后粒子加速器旁最浅淡的蓝色涡旋变得可见，蜿蜒着形成球体模糊的轮廓线。本绕着操纵台走了过去，谨慎地站在安全区域内。慢慢地，屋里其他人也走到他身旁，张着嘴看着球

体变大，最初大小如网球，然后是足球那么大，还在增加。

“现在读数是多少？”本问。

克劳斯走回自己的电脑，难以置信地仰起头。“万有引力失真当量两地球质量。”他说。“我无法相信，这是稳定的。稳定的！”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增长的球体，现在它像个沙滩排球那么大了。“老天，我无法相信真的成功了。”

本觉得在老人声音中听见了一丝笑意，但就他和团队其他人所知，克劳斯没有丝毫幽默感。

本加入团队不到一年，他的理论便让团队证明了引力子的存在，粒子加速器在百万分之一秒制造出三个令人信服的引力子。本其他成果包括找到方法控制引力子来制造稳定的人工重力，以便能够弯曲时空，从口袋宇宙中汲取力量。他们又用了两年才认识到大量产生引力子的方法，刚过去的两年用以设计和建造控制域，让引力子增长的时候周围地区不会向内破裂。现在他在几米之内也不会被撕裂了。

克劳斯低头看了看显示屏。“本，万有引力失真为0.9太阳质量[4]。”他说。“你觉得我们应该开始让它减速吗？”

“还稳定吗？”本问。

“就读数显示，依然在控制下。”克劳斯回答。

本终于有机会长出一口气，让自己慢慢享受所创造的美。苏珊是第一个鼓掌的，不过整个实验室的人很快都拍手欢呼。蓝色圆球继续旋转，在他们后面搏动着远离，伴着自己神秘的和声。

苏珊把他拉近身边，用尽全力拥抱了他。“现在该庆祝了！”她大声喊道，递给他一大瓶香槟酒和一长叠塑料杯。“愿意给我们这种荣幸吗？”

本接过瓶子，轻轻地摇了摇，打开软木塞，模仿所有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的动作。白色泡沫流了他一手，大家又欢呼起来，高兴地接过传递的杯子。

每个人都拿到了酒杯，高声欢呼。然而，还没人来得及抿上一口

香槟，实验室上面的门突然被踢开。七八个人挥舞着冲锋枪从楼梯上下来。他们穿的都一样，全身黑衣，套头帽遮住脸。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在枪口之下了。

很长时间没人说话。持枪者继续用武器指着不知所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困惑的人之间传递着害怕的目光。第三方的加入才打破了沉默。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一个人从楼梯上面说。“请放松。按我说的做，就不会受伤。”

那人穿着军装，但本认不出军衔和国别。他站在楼梯最上面，冷静地仔细打量实验室，记住房间里每一个细节。就像屋里其他人一样，他的目光也在球体上流连最久。

斯蒂芬往前走去，本以为他要去帮忙，把枪从其中一个士兵手中夺走，拯救所有人。等到斯蒂芬向军人敬礼，站在他身边，本才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

“这是什么意……”伊齐基尔设法说出这些话，两眼之间被熟练地射了一枪，他的助手则都跑向了观察室。

那个军人清了清喉咙。“这里每个人的生死都由我说了算。”他吼道。“而且只有我。我的命令是不惜任何手段攻下这个地方，我全心全意打算执行。如果你们逼我，我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也不会有丝毫不安，最好记住这一点。”

没人说话，交换目光时更偷偷摸摸了。克劳斯鼓起勇气说话。“你们为谁效力？”他问。“你们想要什么？”

“那不重要。”军人回答道。“就说是有人不喜欢这个私人部门的这种力量好了。”队伍中传过一阵微弱的嘟囔声，军人走下来朝球体走去，声音很快就平息了。

这时本想到了安保桌旁边的亚当。经过四年友好的问候，他可能是最亲近的朋友了。“那个，那个桌子边的守卫怎么了？”他问。

“他伤了我两个人，被我打死了。”军人说，声音没有一丝感情。

本低头看自己的脚，怒火越来越高。想到亚当的尸体躺在电梯进口，他觉得不舒服。他重又看回军人，迎上他的目光。“瞧，你不能就这么做。”本要求道。“你们不能就这么进来然后……”

一声巨大的断裂声，军人的胸腔往前突出碎裂，血和骨头一阵纷飞。亚当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松松地握着手枪，原来干净的白衬衫现在是一片暗红。显然他很虚弱，可他成功地又扣动了两次扳机，才被吃了一惊的持枪歹徒解决掉。歹徒们根据训练做出反应，把枪口对准科学家们，开了火。

苏珊一把将本拽到地上，子弹四处纷飞。显示器爆炸了，人们被冲击力扔到四面八方，尸体也碎成一块一块。蹲下身体，本看到实验室大部分后墙炸裂开来，子弹打穿粒子加速器的外罩，碎石和弯曲的金属如雨般落在还活着的人身上。

本爬向楼梯间，一片天花板从支撑处掉下，砸到了很多持枪者，他们已经开始逃了。克劳斯浑身是弹孔，还在场的持枪歹徒疯狂地朝各个方向扫射，甚至不再寻找目标。本感到自己的肩膀被掀起，他躺的地方也布满子弹，击到地上射出一大片火星。

苏珊中弹而死的那一刻把他推开，本向后倒去，碰上持枪者的目光，第一次明白翻白眼是什么意思。只片刻功夫，他的人生无法挽回地改变了，好朋友永远不在了，而现在他要去追随他们了。持枪者把来复枪对准他，他同时感到恶心，愤怒，害怕，以及其他一百种情感。

另一阵爆炸扬起的碎石朝着攻击者方向，让他没能射准目标，救了本一命。本觉得他实际上能看到子弹飞过来，擦着他的头经过时减速，然后又加速。他慢慢地倒在地上，和其他人一样混杂在一地的子弹中。

一只空塑料瓶飞过他的头，控制域开始失效，又一阵爆炸让实验室摇晃起来。本看到蓝色的光辉落到他胡乱挥舞的手臂上，才意识到他离球体有多近，也或许是球体刚才那一会儿又增大了，因为控制域已经坍塌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对本不重要了。

他落入蓝光里，感到周围的世界在膨胀收缩，实验室既在外爆又在内爆。他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看到光一闪而过，然后便是纯粹的黑暗。

---

1 “全地形四轮越野机车”（ATV）具有宽大的轮胎能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产生更大的摩擦力而且能降低车辆对地面的压强，使其容易行驶于沙滩、河床、林道、溪流，以及恶劣的沙漠地形.

2 007喜欢喝Martini,每次都会对酒保说：Martini, shaken but not stirred. 这个经典场景几乎在每集007里都会出现。

3 引力子，又称重力子，在物理学中是一个传递引力的假想粒子（目前仍未知是否真正存在）。为了传递引力，引力子必须永远相吸、作用范围无限远及以无限多的型态出现。

4 大约1.989×10^30千克（一般取2.0×10^30千克）。用单位符号即可表示为M⊙：太阳质量是地球质量的33万倍。

二

本醒过来，这世界是一片红色阴影，偶尔散布着闪烁的蓝光。他从来不信神，但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下了地狱，而不是升入天堂。他想象着环绕自己的影子是藏在深处的恶魔，等待时机猛扑出来，将他撕成碎片。童年的所有噩梦在脑海中席卷而来，但当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地狱时，他意识到自己根本哪儿都没去。

他爬起来，后脑一阵疼痛，皱起眉。周围世界之所以呈红色，是因为实验室围墙上的紧急灯在亮，表明主电源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出了故障。蓝色闪光是他身边的电力设备损毁，闪闪烁烁。

他又惊讶又迷惑，发现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起码是他所见的范围。他记起来持枪者带来的大屠杀和死亡，但没有任何实体的痕迹，不管是他团队成员还是其他人的。歹徒随身带来的一只机关枪落在本右边的地板上，所以他拾了起来，只是以防万一。他毫无概念该怎么用，却希望恐惧因素能够像之前的任何袭击者一样能对他产生效果。他把枪抛到肩上，转身看着被重力控制域清理开的区域。

发光的蓝色球体不见了，取代的是更多黑暗。打穿外罩的弹药使得控制域的大部分器械不是碎裂就是被毁。子弹留下的一个弹洞里闪过蓝色火花，本飞快地把手抽回来。这里也许还能重建，但他怀疑自己对项目还能做什么。

他往通向阳台的楼梯走去，小心地穿过半明半暗的房间。他经过的所有电脑都是黑屏，起码它们经受住了射击和因此引起的爆炸。本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活着，而且还是孤身一人，呆在这被毁的实验室里，不过这些都可以随后再说。此时此刻，他得出去找到……什么呢？或许是某个人，某个东西？无关紧要了。他得在这些脆弱的墙体倒下，把他关在黑暗里之前出去。

他爬上楼梯最上面，把什么东西踢过光滑的地面，踢到了门上。他低头一看，发现是一个平板电脑，是一些团队成员用于监督实验的。可视显示器还亮着背光灯，所以本捡了起来。

尽管它一角的玻璃碎了，本发现它还在运行，难以置信，它甚至还连接着主机。本扫视菜单，看到一个打开主灯的指令，选中。紧急灯灭了，整个房间陷入黑暗，本的心也沉了下去，但头顶的氖气灯不久亮了起来，至少是那些残留部分。大部分灯被爆炸所摧毁，但即使是剩下为数不多的荧光灯的黯淡光线也比地下世界诡异的红光要好。

即使站在有利位置，本依然没能看见实验室里有别人，不管是死是活，所以他打开门，小心翼翼地走出主走道。

走道甚至比实验室内部损毁更严重。头顶的很多支柱都已倒塌，在路上洒下碎石，不过就他目光所及，还是有路的。只有一个荧光灯在爆炸中幸免于难，还在长长的走廊中一闪一闪，将楼梯旁边远远的尽头处投入黑暗。他从未有过幽闭恐惧症，可这里墙朝他挤压过来的感觉比在实验室严重得多，他身体里每一根神经都叫嚣着要他逃离，远远离开。在困在这个小地方之前逃出去。

本现在呼吸加速，快要气喘吁吁了，耳朵里能听到如雷的心跳。他靠着走廊的墙壁，手下面冰凉的触感让他表情一紧，他努力控制呼吸。机关枪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毫无用处地挂在他伸出的胳膊上。

那一盏孤零零的灯依然在他前面不远处恼人地闪着，有节奏地闪动，摇摆的就像机关枪。第一阵恶心感袭来，本感到自己肠胃打结，呕吐出来，那种感觉紧抓着他的胸。不管他胃里还剩什么，都很快在他两脚之间聚成了一小堆。但他真正空下来后，还干呕了一两分钟。

他的恐惧起码暂时性消退了，他开始慢慢踩过碎石，朝着中心楼梯的黑暗走去。

路上的铁横梁绊倒了他一次，他摔得很惨，之后的路上更为谨慎，沿着墙壁摸索着穿过黑暗，平板电脑的灯在墙上投出怪异的影子。门上面的横梁一部分已经倒塌，紧紧的堵住了门，但本敏捷地踢了一下，门开了，露出了相对明亮的楼梯间。本原先以为门上面的天花板要落在他身上，但起码这个时候，幸运与他同在。

比起实验室和走廊，楼梯间毁坏程度小得多。金属台阶看起来还很牢固，大部分的荧光灯也亮着，尽管相比于记忆中要昏暗。在战斗

意志或是应激反应下，他差点跑过了居住区，直到脑海里理性的那部分阻止了他，让他停下来。因为如果基地里还有别人，很可能藏在这里。

基地上层和楼梯间一样未受到影响。他进入的第一个房间是个开阔的大厅，有配套的桌子和不舒服的钢椅子。两把椅子被一场爆炸掀翻，本心不在焉地将其扶起来，走过房间。项目早期阶段，基地里满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建造粒子加速器，但近来实验室归本和其他团队成员使用。

本发现大厅空无一人，推过后面厨房区域的弹簧门。他飞快地审视这一区域，正要回到大厅，这时注意到水槽边一个待洗的盘子。这很不同寻常，他们这群人都不是很整洁，比起把脏餐具放进洗碗机，他们更关心下一个重要而意外的发现，然而他之前从未在厨房见过霉菌。仔细一看，绿色和白色的霉菌已经覆盖了盘子大部分。霉菌下面的事物已经无法辨认，但本深信盘子昨天不在这里。午餐的时候他们还都在这里，在厨房里，如果水槽边有这么个东西，绝对会注意到的。他也知道这么多霉菌不可能几个小时就长出来，除非他面对的是某种新型超级霉菌家族。

本把它放进水槽里，机械地打开水龙头，他脑袋里某个小区域在想，或许他等会儿会洗干净。这只是往不断增加的谜团清单上又加了一项。

大厅远远另一边的门所通向的房间，是给忙得回不了城里的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的。他谨慎地打开门。如果有人在里面，他不能确定是敌是友。旁边长长的走廊通向所有房间，以及沿墙等距间隔的卫生间和浴室。

本推开左边的第一扇门，差点把它从绞叶上扯下来，希望能把那里的人打个措手不及。这是苏珊的房间，但目光所及之处却没有人。她丈夫和女儿的照片，是这几乎没有装饰的房间里唯一具有个人特征的物品，它从床头柜上掉下来，框架里的玻璃碎的像蜘蛛网。他停下脚步把它捡了起来，看着全家福相片，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其乐融融了。他们知道她出了什么事，牺牲了自己来拯救他吗？本把照片摆回

原处，感觉自己被愧疚吞没。

他努力摆脱攫住自己的强烈感情，打开衣柜门，只找到几件衣服，而不是像想象力警告他那样出现疯狂的持枪者。他不愿离开房间，可他知道必须得走，继续寻找答案。

下一个房间是克劳斯的，和苏珊的一样空荡。他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只防水橡胶手电筒，塞进后兜里，以防万一基地再次笼罩在黑暗里。他自己的房间里床头桌上有一罐可乐，他很快喝掉了。他的手表停在某个点上，屋里的闹钟也止在十二点，所以他无法得知现在的时间。不过，他空空如也的胃表示该吃点东西了。

屋里其他部分要么也是空着的，要么就是被锁上了。所以他走回楼梯间，爬上最后几级，走到主接待区。在本看来，安保桌旁边墙上的技术所标志布满弹孔，桌子上的监视器全都黑着，基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本不得而知。

他向桌子俯过身，在序列中键入指令打开电梯门，却没有结果。桌子上所有安保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不是被射成碎片就是没电了。他快速浏览过平板电脑上的菜单选项，选了个指令叫电梯。面前传来一声嘶嘶响，门开了，接着是一声脆响，可能是门上的零件掉了，然后门就不动了。本又选了那个选项，然后试着往桌子上的安全嵌板充电，都没有成功。

电梯门的开启程度够他把手伸进去，但也仅此而已。费点力的话，他能强行把门掰得能挤进去，但电梯绝不可能带他去任何地方。他的幽闭恐惧又不知不觉地到来，从他后脑爬出来，寻找时机掌控他的理智。他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意识到必须要做出决断，而且要快。

他把平板电脑滑进裤子后兜里，腾出两只手来打开头顶的嵌板。他往上把自己拉进那个小长方形洞里，高兴地发现手电筒还有些光，用它寻找通向上一层的紧急梯子。他爬了一半才意识到实验室深入山脉里面多远。他上面是黑暗，虽然他不时检查道路通畅安全。他爬了上去，上面的电梯门依然关着，不过他嘴里叼着手电筒，将电脑小心放在门框的小边上操作。门很快就开了。要么这扇门完全幸免于难，

要么它就是在另一个电源线路上，反正是伴着液压系统的平滑的嘶嘶声豁然洞开。

电梯门关上后，本在电梯井旁边尽力把平板电脑关了机，合上去，虽然他怀疑有机会自己还会不会回来。他转身打量大山洞，发现和他离开时一样，每个职员的车都各停其位。他曾希望山洞空无一物，每个人都成功从爆炸中脱身，但暂时他还不知道基地里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是死是活。

除了平常停的车，还有一辆窗户不透明的黑色的豪华车，正好停在隐蔽的进口里面，还有两辆黑色的路虎，挡住了出去的路。本小心地走近第一辆车，即使他就在驾驶室外面，他也看不见车里的情况。他右手紧紧握住来复枪，推开没上锁的驾驶室，经过紧张的检查之后，他发现车和其他设施一样空空如也。

钥匙还插在点火装置里，他从相对安全的车门口点燃发动机。车随着他手腕的转动轰鸣着打着了火。小心地往后座上瞥了一眼，他把机关枪扔到副驾驶座上，跟着爬了进去。他年龄太小，还没开过车，不过他有点基本概念。

他往右边看去，找变速杆，发现这辆豪华车是自动挡的。他挂到前进挡，轻踩油门，车一跃前进。他很快抬起腿，车慢慢减速，但直到他用刹车才停下来。他熄了火，下了车，带着机关枪。如果他连几米的直线行驶都保持不了，就更不用提转弯和山路了。

他走过巨大的山门，也就走出了山洞，他记起自己需要个呼叫器才能开门。有一项安保措施，里面的超驰控制装置需要安全锁，亚当会在撤离时使用。他知道斯蒂芬的是挂在腰间，所以他飞快去寻找山洞里别的车辆。没几个人锁上车，有一些甚至把钥匙留在点火装置里。他没过多久便在仪表盘上找到了一个呼叫器。

他向大门走去，呼叫器发出“滴”的确认声，门慢慢下陷。尽管外面嵌在岩石墙里，门的边缘还是打破了这一伪装，建成强化钢联锁。

门慢慢打开，第一缕光线从缝隙穿过时，本本能地遮住了脸，跌跌撞撞往后退。他鼓起足够勇气去从手指缝里偷看，原来想象中的塌

方只是一部分坚实的雪掉到山洞门口，摔碎了。他站起来走向前细看，感到骨头在从越来越大的门洞吹进的冷风之下吱吱打颤。他没穿夹克，在外面零下的世界衬衫提供的保护实在有限。

门现在降到腰部高度，本能看到雪堆在门外，在他脚边形成更大的雪团。他拢起一把雪，揉成球，穿过现在已经完全打开的门，扔过左边的雪堆。他知道那天早上他来时，沐浴着的八月早晨明媚的阳光，雪堆并不在那儿，一两个小时前，他在实验室醒来，对这愈演愈烈的恐惧和妄想的第一感觉就是：核爆炸之冬。

他心里理智的部分努力告诉他那是疯狂。他那天早上醒来，世界大部分地方还都相对和平。当然了，中东还是一如既往地有小规模战斗，但他几乎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在新闻里说“……帮助被困小猫下树。哦，顺便提一句，你离危险还有四分钟。”另外，他能肯定这种事情不是几个小时的问题。嗯，差不多能肯定。

他搓着手，另一阵寒风出其不意地从打开的大门吹进来。本爬上雪堆，在雪里一滑，膝盖以下都落进去，但他很快就越过了那里。雪堆以外，地上的只有五六英寸深，但他不想冒险从中跋涉。现在天空里没有云，不过他不能冒着雪融化、另一只脚也陷进去或者跌倒的风险闲晃。

他回到山洞里，门在他渐渐远离时关上了。他把呼叫器放在地上，走到山洞后面看看能找到什么。若是平常，如果机械门没关，安保系统会手动操作，可今天绝不是平常的一天。

他在车辆之间翻找，拣出了一件大号T恤，两件毛衣，还有件薄夹克。只要他不被时尚警察逮住，他至少能暂时抵挡会儿寒冷。

他把机关枪挂回肩膀，找回呼叫器，又爬上雪堆，出去到明亮的阳光里。不过走了几米远，身后的巨大岩石面就开始关闭了。

三

本把手插在夹克口袋里，小心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慢穿过似乎要冻住他全身的寒冷。路和记忆中一样，只不过现在都被冰雪覆盖，如同视野所及之处都被一条整齐的白毯子覆盖。

太阳在他左边开始下沉，让他产生一种新的急促感。天空依然晴朗无云，但落日发出他从未见过的橘色光芒，天空像着了火一样。他小心地往路边探过身，往下看还有多远才能下到村子里，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他胳膊紧抓住护栏以求支撑，仔细打量下面的情况。他和斯蒂芬一起去村子里买过食物供给，现在却是荒凉的楼房和生长过旺的草木，全都披着一层纯洁的白雪。有雪覆盖，本很难清晰地看出村子还留有什么，但就他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建筑物是挺立的。黑暗中没有灯光闪烁，村子完全没有生气。一阵风把他的头发吹落到眼睛里，他不情愿地拨开头发，不想看到脚下的世界拒绝变回他熟悉的样子。

他走回路中间，加快脚步继续往山下走去。他神情恍惚，不顾一切地想要理解周围的世界。他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主人公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人。这么相似的场景太吓人了。

本不停回到自己刚才的妄想，核战争，核之冬，这才能解释这些破坏，可今天早上世界还是好好的。如果今天早上某种疯狂的世界力量在他还在外面受冻的时候，用核武器攻击了这星球，为什么他还没有死于辐射？别的人都怎么样了？

本一直回忆实验室的破坏，可那里的破坏规模和他刚才所见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试着把自己从黑暗狭窄走廊的影像和搅动他思绪的感觉中抽离出来，但脑袋里总有一部分不停地把他拽回去。它不断在他脑海里重现实验室被毁的样子，仿佛他的思维正从很远的地方低语着问题的答案。

太阳在地平线下消失，天空被血红色淹没。本打开手电筒，试图摆脱在肩上蛰伏的越来越强的恐惧。

本到达山脚不久便飘起小雪，他沿着通往城中心的主干道走去。他经过几所偏僻的房子，或者是残留废墟，它们都盖在藤蔓植物和冰雪之下。没有任何居民迹象，从山上下来身边也没有经过一辆车。他继续慢慢朝着市中心往前走，只是他左右观望，寻找任何能暗示发生的事，所花的时间要比看路更多。

本进入路上一个自然转弯，发现自己无法前进了。在本的手电灯光下，一开始两边堵路的碎石和残骸很快成了某种路障。两辆车焚烧后的残留堆叠着，起皱褶的铁板捆在一起，或者是楔入其中。本突然又高兴又害怕。这构造表明有人在附近；某个人，某个幸存者。

他的注意力被残留障碍物的移动所吸引。一个身影从黑暗中踏进本的手电筒灯光下，遮着眼睛。那个人衣衫褴褛，割开的旧毯子穿做斗篷，又旧又破的布料盖住腿。本分辨不出此人是男是女，衣服那样子挂着，遮住了他的身形和体格。他走近，本才好好看清他的脸。

“你想干啥？”他问。

男人的胡子长而蓬乱，盖在围着脖子的毯子下面。他的眼睛里有血丝，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健康，却锐利依旧。本结结巴巴，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你还活着。”他说。“拜托，请告诉我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的城市。你要干啥？”男人又说一遍，呼吸里酒精的恶臭清晰可辨。

“求你了，发生了什么事？”本恳求他。“今天早上还不是这样子。谁干的？是恐怖分子吗？核袭击？”

“没有核袭击，不知道什么核袭击。这是我的城市，你要干啥？”男人第三次说。

阴影里的一个声音截断了本越来越强烈的沮丧感。“塞巴斯蒂安，从那儿走开。”第二个人出现在塞巴斯蒂安后面，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示他回到路障那里。

这个人跟第一个样子大不相同。他衣着整洁，而且还能辨认出是褪色的斜纹粗棉布牛仔裤和旧旧的红绿条纹衬衫。又长又厚的羊毛外

套看上去有些时日，但还足以保持穿者的优雅，男人面容沉静，举止镇定，让本也安下心。他的胡子虽然也不整齐，却修剪得比塞巴斯蒂安短得多，而他的目光自信地迎视本。

“你要原谅他。”他说着伸出手。“塞巴斯蒂安或许是我兄弟，可他的举止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加斯坦人能帮助你吗？”

“可算等到了。”本回答道，跟他回握。“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对我们下的手？”

“下什么手？”男人说，上上下下打量本，仔细看着挂在他肩膀上的枪。“看得出你不是这里的人。南男爵领地的，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回答说，又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我不知道什么南男爵领地。我只是今天早上出来，然后不知发生了什么，反正是有事。告诉我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什么南男爵领地。”男人嘲笑说。“出来散个步，然后发现自己在这混账地方，嗯？”男人往前走了一步，捧腹大笑，那声音能一直传到实验室去。

他突然拉住本的夹克，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远，动作快得本几乎没看到。本摸索着枪，但它很快从手中滑落，哗啦一声撞在地上。“我们可能不对你那南方胃口，小子，”他说，“但别把博森当傻瓜。这里很冷，我也累了，所以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你想穿过加斯坦，就得掏过路费，就这么简单。”谈话刚开始男人那令人愉快的表情又回来了。

本在男人抓握中挣扎扭动，但没有成功。他的枪掉了，自己任受疯子摆布，本迫不得已慢慢屈服，半心半意的脚踢手捶越来越无力，他开始哭。博森把他推到地上，本重重跌落，在冷雪中疼痛地一屁股坐下。

“多少，”本咳嗽一声，“多少钱？”

“这就对了，朋友。”博森微笑着说。“正是我想听的答案。”他朝枪走去，捡起来，手拿着翻了个过，唇上一抹不怀好意的笑。“这是个开始。”他说。“你还有什么？”

本慢慢站起来，在口袋里翻找着。他找到几枚硬币，给了博森。他又开始大笑，这一次本失控了。本把全部力量聚集到背后，将硬币扔到博森脸上，自己扑到博森上腹部，撞得他失去平衡，摔倒在路上。本没停下来看接下来的事，只是竭尽所能地快跑过雪地，跑向最近的建筑物。他身后传来一声动物似的尖叫，博森站起来，接下来是一阵枪声。

身后叫声和脚步声更多了，本在毁坏的楼房之间跑着，找着某个东西，任何可以认出的东西。他暂时忘记了寒冷，肾上腺素刺激着他往前，寻找任何可能安全的地方。到处都是碎石，他不止一次地在逃脱时绊到。他想到打开口袋里的手电筒，却害怕光线会径直把博森和他手下引过来。

本躲进一条小巷，滑向一侧停下来。他花了片刻试图分辨自己身在何处。他没意识到夜里这城市有多吓人，没有通常街灯驱逐黑暗的安心。即使倒塌的楼房和植物让本不可能认出所在位置，他却觉得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回家，不过那是个好去处。或许那里能告诉他一些事。

他右边有一个模糊的运动的身影，一个人跑过角落，气喘吁吁，怒气冲冲，费力地吸气。昏暗的月光照亮了男人的微笑，他发觉本试图从小巷里退出去。“别那么快，小兔崽子。”他嘶嘶说。“博森要和你说话。”

本慢慢举起手，那人小心地走向他，自己点头笑着。本飞快地思考逃脱的方法，突然他那个追赶者后面传来一声怒吼，吸引了他们两人的注意力。本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像狼一样的生物从阴影里一跃而出，把追他的人按到地上，牙齿插进肉里，那个人停止了尖叫。

本站起身，用尽全力奔跑。他的头脑不停地向他演示那野兽对追他的人的野蛮屠杀。他原以为是狼的那东西在想象里完全换了样子。它好像头和牙齿占了绝大部分，身子短小，腿更是细小。本应该是前腿的地方只比残肢长一点，那是一对粗暴的爪子。

他后面又是一声叫喊，无疑是对那东西弄出噪音的回应，本绊倒

在小孩玩的秋千金属框上，它早落在地上，因为已经锈蚀，半埋在雪里。本的胳膊疯狂地在空中挥舞，狠狠跌在地上，差点喘不过气。雪让他重感冷意，手指冻得发疼，就像被刚才见到的野兽噬咬一般。他设法爬起来，翻过面前的低篱笆，战斗反应或逃避反应产生的肾上腺素让他暂时感不到疼痛。

他随便选了条路穿过花园和荒凉的大楼，只偶尔听到追赶者的叫喊声，好像每次都比上一次更远，他继续跑着，感觉自己越来越累，每踏一步，他的小腿都疼得乞求他停下来，他也知道得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身侧衣服的针脚也磨得他很难受。

前面的篱笆早就倒了，不过后面的楼情况稍微好些。一楼大部分墙还都没塌，本进到里面，能看到后花园地窖的入口是闭着的。他小心地走近那扇门，听听里面是否有人住，但据他所听到的，楼是空的。这是他看到的唯一一个能躲过追捕者的地方，也能帮他挡住雪，所以他把手电筒从口袋里取出来，静静打开地窖门。

他打开手电，照在前面，手心挡住一部分光，让余下的照到底下的黑暗去。他刚把门完全打开，就被地窖的味道冲击到了；发霉腐烂的味道令他作呕。他强咽下泛酸，在黑暗中平移手电筒，寻找生命迹象。他很高兴没有找到。

气味太过强烈，他正打算在其他地方探索一番，突然听到身后很远的喊声和金属咔哒声。气味似乎没有那么难忍了。

他把门在身后关上，插上插销，地窖呈现出和今天早些时候的实验室走廊一样的恐怖特征。他将手电指向地窖里的各个角落，终于发现了腐败气味的源头。有一部分地窖被加固成前厅，一扇金属门将它和其他部分隔开。给本的感觉是那是某种冰箱或者临时防空洞。后墙有四个大架子，食物堆得高高的。他进到前厅时试图打开灯，没有成功。看来他还得再依靠自己的手电一阵子。

他确保门不会在背后突然关上，便仔细察看起食物来。所有东西不是风干的就是罐装的，尽管有些被打开了。地上的食物腐烂程度不同，让他想起自己在实验室厨房里发现的脏盘子。他什么都不想吃，可肚子提醒他它还空着。他小心地把罐头和包装袋推到一边，设法找

到了一个罐子，上面褪色的标签写着是烤菜豆。他把手在已经脏掉的裤子上擦干净，四面寻找开罐器，在右边架子的小橱柜里找到一个。

费了点力气，他关上沉重的金属门，希望挡住腐烂食物的味道。他差不多花了五分钟才把罐子开得能够着豆子，他没有刀叉，饿得前胸贴后背，就用指头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被锯齿状的的罐口割破手指算不了什么，但他觉得自己的血混进冷豌豆口感也不会更差。他努力吃掉足够分量，满足当下急需，然后把罐头扔进一个角落，处理割伤的手指。

他两腿交叉坐在地板上，背靠在入口对面的墙上，手电筒放在大腿上。他一直在听外面任何活动的迹象，可到现在也没有听到。他想都没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胡乱涂抹了几行字，试图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四

闪光出现之前一片黑暗，无限之中有场无声的爆炸。光线越来越大，一直到击中他，从他旁边过去，就好像他不比它消灭的黑暗真实多少。黑暗现在全是各种颜色，强烈照射的光，朝他眨眼，把他拉过来，又将他抛弃。星星在他旁边冲过去，而他飞向光，无数个世界绕着无数颗星星转动，每过一秒数目就会增加，而那第一个，真正的灯光继续沿着它的路，离他越来越远。

一阵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马上被吸过去，看着它增长，向他伸去。光线跟第一次一样，是真正的光，只不过是蓝色的，而且不像第一束那样容易地穿过他。光触及到他身边，他被拉进去，从他安宁的地方扭曲到无限之内，扔到远远的混乱里。

一条细线在他下面移动，在他腿间飞舞。一只手，是他的手，往下伸去抓住细线，撕掉一小段。

深色死水池塘里的泡沫在他下面，温度炽热，电闪雷鸣照亮阴沉的天色。原子和分子相向而飞，空气带了电，活跃起来。

他的手伸向下又扯了一段线。

没有阳光的世界里，最后两只存活的恐龙为食物你争我斗。又一段。

一个原始人蜷缩在寒冷的洞穴里，裹着动物皮毛，同样的皮毛装饰在洞穴墙上。第二个人带着木头进来，很快生起火。

又一段。

身穿铠甲的士兵朝一个城镇进军，屠杀任何挡住路的人。

他一段段扯着线，手狂乱地动个不停，线依然在他身下移动，细线在加速，好像永远也到不了头。

一个国王被砍头，皇冠现在落入他人之手。

千名死者血洗沙场。

一个帝国覆灭了。

另一个崛起了。

战争接连不断。

总统被暗杀。

火箭升空。

众战之战，人和机器，这个世界和他的相距甚远。

他尽量多收集线头，细线仍然在他下面动着，仍然在加速。他从细线上起身，不过也许是线落在了下面，那不重要。手中的线开始在指间滑落。他把线头捏成一个球，把那些线段揉成一个整体。

他飘浮在那里，观看着，一阵轻风把线团从他手中吹走，带到最明亮蓝色天空的一颗孤星上。星星接住了线团，吸向自己，他看着它们从自己身边飘开，互为轨道绕行，移到了天空中的正确位置。

他看着自己的创造物，却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星星变成黑暗星系里最弱的光，他想起来三个词。

时间。

空间。

重力。

五

本突然醒来，浑身是汗，差点压抑不住到了嘴边的尖叫。光线照进天花板下面的小窗户，照亮了地窖里寒冷的早晨。有那么一会儿，他希望自己还在梦中，可他没有那么幸运。他试图强迫自己记起使自己从安眠中那样受惊醒来的事，听着外边的任何响动，但世界依然一片死寂。

他还能记起梦中的一些场景，虽然它们飞快地隐去，只有那些词——时间，空间，重力——还留在心间，仿佛在视网膜上灼烧，每次闭上眼睛就飘在面前。他爬起来，腿像老人一样无力，血液循环慢慢恢复。他捡起手电筒，把开关推到一边，然后又拨到另一边，可夜里不知何时电池已经用完了。他还是把它和开罐器放回了口袋里，万一以后还能用到呢。他发现呼叫器在夜里松了点，便花了点时间紧紧把它系在腰带上。

他的肚子又叫了起来，头也一跳一跳的疼。他回到前厅找东西，又一次被气味冲击到，那味道好像是聚集在这小空间里等着他似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跨过门槛，快速寻找可能有用的东西。他没找到电池，但两个包着干粮的箔片似乎相对不错，所以他把它们折进口袋里。他很走运，夹克似乎有挺多口袋，但能带走的毕竟有限。

他在架子上找到了一盒火柴和一瓶密封的水，别的就没啥用处了。他几大口喝光了瓶里的水，走回地窖门口，走到外面的阳光下。

如果没有周围荒凉之景，今天早上就跟狄更斯笔下《圣诞颂歌》一样。刚下的雪上没有任何他或者别人的足迹，不过这并不表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说不定他的足迹很快在雪里消失，所以他们没能跟着他，他不敢肯定。他的手深插在兜里，侧身挤到楼房前面。检查主干道路上有没有人烟，它和大楼后面一样空无一人。他全速冲过道路，跑向下一个心理上的路标，他的家。

他回家的路上太平无事，城郊地区和昨天离开的实验室一样没有人，不过他找到的楼房对揭开谜团帮助不大。他的家跟别的地方一样

锈迹斑斑，只是个记忆的空壳，就像周围世界一样没有多大意义。

他试着穿过客厅残余，但原来楼上卧室和浴室的大部分塌在客厅里。还有两面墙没有塌，但其余两面都成了断壁残垣，只能够在里面接住落雪。他最喜欢的扶手椅在倒塌的屋顶下辨认不出，厚厚的绿色藤蔓从上面垂到屋子中间。

他走进厨房的剩下部分，经过了三阶碎了的台阶，那是橡木楼梯的残骸。这间房间比客厅要好，两个橱柜还能分出形状。他打开一扇人造桃花心木门，发现橱柜里面是空的。另一个也是一样。好像城市居民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抢跑了。

他回到客厅，翻过能举得动的碎石和松动的石头。他找到一些塑料和电路碎片，可能是他某个电力设备上的，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提示他所发生的事。

听到身后的声音，他马上站了起来，胳膊的姿势介于攻击和投降之间。胸膛里心跳如擂鼓，他寻找那个看不见的，藏在倒塌屋后面的袭击者。他看着，第二块砖石从二楼落了下来，砸到地上变成碎片，就是这个刚才惊到了他。他宽慰地呼出一口气，放下手臂，一屁股坐到遍地瓦砾的地板上，等着胃里的结松开。

他感觉坐了好几个小时，头埋在手里，另一阵雪开始落下，周围温度降低，消耗他的体力，他皱起眉。他可以回到昨晚过夜的地窖，可他觉得自己无法再躲一夜那些精神病和野兽。另外，第二天他还是一样困窘，只不过更加饥饿。

他站起来，拉紧夹克，风速变大了。前一天晚上后他就没见过别的人，所以他越来越放松警惕了。他翻过一堵矮墙——它曾经是卧室一部分——回到了自家房子门口的主干道上。他转过身走向东边，手在口袋里握得紧紧的，肩膀缩起来。雪现在下的更大了，风也吹得更起劲，他感到彻骨的寒意。他走了两个钟头左右，露出的脸颊越来越麻木，跟着曲折的道路走向出城的高速公路，可能也就到了文明的地方。

他到了通向北部的高速公路会交点，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上，可

能是下午两三点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可自从他在实验室醒来，时间就没变过。他擦了根口袋里的火柴，响起了童子军的格言，时刻准备着。他绝不可能准备好这灾难，不管它是什么，它把他所知的一切影响成这种可怕而无法形容的样子。

他走到高速公路上，考虑了一下自己的选择。城里的精神病说过南边来的人的话，但就他所知，他们和他逃离的那些人一样疯狂。他知道北边十英里有一所大得多的城市，所以他决定前往那边，寻找答案。

高速公路似乎完好无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现，很像他进城的那条路。寒冷无疑带来了不良影响，沿着路肩走去，他的颤抖变得难以控制，每走一步腿就像火烧一样。他想象着自己能感到头脑和身体其他部分一起麻木，和他的腿一起速度放慢。他跌跌撞撞，一条腿跪倒，几乎没有足够力气站起来，可他还是设法做到了。他的理智一直告诉他该睡觉了，他应该躺下来等着寒冷过去。他刺痛的眼睛好像也同意，乞求着他闭上，抵挡径直走入的大雪中。

太阳又在落山，本能看到左边有一片森林，算是躲避纷飞大雪的暂时庇护所。或许他能在里面找个地方睡觉，等着雪停下。他开始穿过高速路，走向中央分道区，冻僵了的双腿又让他绊了一下。这一次他两条腿都跌倒了，虽然竭尽全力，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一阵无法抗拒的疲惫席卷了他，平息他深陷困境的的惊慌，祝他好梦。他躺了下去，手仍然深深插在口袋里，脸先埋进雪里。他闭上眼睛，呼吸放缓，身体飘进了不自然的睡眠中。

第二章

最后，我交到了一些朋友，至少希望如此。如果从拯救我的生命这件事来看，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马修和他的参加交易的朋友们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有东西吃有水喝，有衣服抵御刺骨的寒冷。他们不求回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和马修一起旅行的人告诉我很多关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的美妙的故事，我只是不确定我相信它们。事情都说不通了。我的故事被讲述的次数越多，它听起来就越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告诉我，我们当时是在荒原（很可能是森林或者林地吧？）。很显然这意味着我在卓西斯以北的某处，大概在南男爵领地的北面。我们要到一个叫做岛城的地方，把他们搜集到的补给和技术进行易货交易，同时运送那些他们以为我不知道的秘密货物。我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找出真相。我不知道原因，不过来到此地，我似乎是从一个谜团走向了另一个谜团。

一

本从沉睡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在像山一样高的毯子下面，有那么一瞬间，他还想象自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呢。

当他把毯子从脸边推开，让自己能喘喘气的时候，他发现胳膊没力气了。他把腰边的毯子推开，发现自己没穿衣服，但却想不起来他是怎么脱的衣服了。如果他是躺在家里的床上，那他就是在某种情况下脱掉了衣服，而且有人趁他睡觉的时候对家里重新作了彻底的装修。

“快过来，快过来。”有人喊着。“他醒了！”

本没有认出这个声音，也没有认出另两个拨开他床脚旁边的帘子，进来站在床两边的人。本右边的男人个子很高，肩膀宽阔。他有着深色的头发，本估计他三十岁出头，比站在他左边的女的年长几岁。她个子很高很苗条，深色的头发柔顺的环绕在她的脸和脖子上。她低头用褐色的眼睛看着他，微笑着。一个年纪很小，眼睛亮亮的小男孩突然撩开帘子挤进来，站在床脚，欢乐的笑着。本已经又一次觉得困了。

“看吧，妈妈，看吧，”小男孩说。“我告诉过你他醒了。”

“干得好，丹尼尔。”女人回应说。“去吧，去玩吧。我们的陌生人仍然需要休息。”

丹尼尔刚说了句“我必须得去么”，他的妈妈就刚好转过来看着他，他就顺着帘子边低着头溜走了。

那个男人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得仿佛是本在梦中听到的熟悉的声音，“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问道。“说实话，鉴于我们找到你时你的状态，我不觉得你能挺过来，但是我的妹妹说服了我们带上你。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我不想让你就那么躺在雪地里，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来找你。”

本抓住毯子把它往回拽来盖住身体，出于对他在加斯坦遇到的那

些陌生人的恐惧，他一直半梦半醒着。那个女人拉过毯子盖住他，并把毯子掖在他身下，就像他的妈妈多年来在他生病时作的一样。

男人轻轻的捏了捏他的肩膀。“很抱歉，”他说。“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我叫马修，这是卡特利娜，我的妹妹。很高兴看到你没事。”卡特利娜靠近握住了他的手，可是他几乎没有力气回握。

本张开嘴说话，他分开嘴唇，可是他干渴的嗓子只能发出噪音一般的尖锐声响。卡特利娜靠过去倒了一杯水放到他的嘴边。那个玻璃杯有缺口，但是很干净。本努力让足够的水通过嘴唇来暂时满足他的喉咙，尽管大部分的水都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弄湿了他睡着的枕头。在睡过去之前，他努力的说了句“谢谢”。

本再次醒来时，他有力气多了，能自己坐起来拿着水杯了。有那么一阵子，他以为那种奇怪的晃动的感觉是因为他生病了，可是当他的意识渐渐恢复，胃里开始有水的时候，他意识到他身底下的房间在移动，让他前后摇摆。

房间的墙壁是米白色的，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是这个颜色，等距离分布在墙壁之间的巨大白色蜡烛照亮了房间。墙上高处的小窗户也帮忙对抗着阴暗。

地板的一部分覆盖着毯子，和他身上盖着的毯子一样，被当成垫子用，但是全部难分彼此了。至少毯子相对干净，状态也比加斯坦的神经病们穿得好得多。

本还是没穿衣服，不过他能看到他的衣服挂在沿着墙壁设置的一条管道上。他用最上面的毯子包裹住自己，侧身起来坐在床边，把脚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试探着腿上的力气而不敢冒险站立。他发现如果他一只手放在床上来支着，他的腿就能承受他身体的重量，但是另一只手得扶住胸前的毯子来保住体面，所以他还是拿不到他的衣服。马修从帘子里探进头来，看着本的囧样发笑。

“嗨，”马修说。“很高兴看到你回到活人之地。需要帮忙么？”马修从管子上拿过本的衣服递给他，本回坐到床上，就这点活动也让他筋疲力尽。“很抱歉，”马修接着说，“我们找到你时，你的衣服还湿

着。你穿上衣服吧，我去外边。”

马修说话的时候，本低着头，警惕着陌生人的帮助。他整理着衣服，发现衣服是暖的，而且他的房间露着胸口也不觉得冷。他尽快穿好衣服，马修在帘子的另一边和他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马修问道。“我们还没正式的介绍彼此呢。”

“本，本杰明·奈特，”本回答说。“但是大多数人都叫我本。我记得你说你是马修。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所作的一切。”

“没必要道谢，我向你保证。”马修说。“我很高兴看到你活着，并且状态不错。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就那么躺在路上，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当时只是让卡尔出去清理道路，他却让我们过去。是凯特[1]说服了我，说你还有脉搏，所以我们才带上你。你非常幸运，本杰明·奈特，非常幸运。”

“我在这呆了多久了？”本问道。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马修回答道。

本吃了一惊。“真的吗？”他一边把T恤拉过头顶一边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口袋里的东西都被拿出来，仔细的放在小桌子上的空玻璃杯旁边。他把呼叫器别在皮带上，把钱夹和火柴放回口袋，但是他把没电的手电筒和开罐器留在原处了。

本发现房间里够暖和，不用穿大衣了，所以他把大衣放在床上，拉开帘子，看看房间其余的部分。房间的另一边和靠床的一边差不多一样，也是白色的墙壁、临时的毯子和地板上的垫子。然而，除了床以外，一个旧的褪色灰沙发放在一张木制的桌子旁边。房间的尽头有两扇巨大的关闭着的门。

马修注意到本在打量这个房间，把一切事物记在心里。“本，在这里你是和朋友在一起，”马修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坐下呢。”

房间左右摇摆的幅度比本走路时的摇摆幅度要大很多，马修半起

身扶着本，好让本能一只手扶着墙来稳定身体。马修示意本坐到他旁边，桌上有两杯热气腾腾的饮料，马修递给他一杯。本接了过来。

“那么，告诉我，”马修问道，“你怎么跑到荒原来了？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

“我怀疑你是否会相信我的故事。”本回答说。

“说说看。”马修说着，全神贯注地看着他。

本双手紧紧握住热马克杯，开始讲述。他一笔带过了实验室的事情，只告诉马修他是如何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来到一个异界。本说，他发现自己在离加斯坦不远的地方，迷路困惑，孤零零一个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马修认真地听着，仔细听着每一个词，并在本讲述他在地狱般的镇里的经历时提供安慰性的评论。

最后，本用描述他那不幸的寻找文明的企图结束了叙述。“发生了什么？”讲完故事后他问道。“什么时候一切都变成了这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我确定。”

“据我所知，”马修回答道，“荒原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名副其实啊。部落人一直生活在那里，他们大多数像野蛮人一样生活，想拿什么拿什么，杀掉任何碍事的人。我们这些在公路列车上的人总是尽可能的避开他们。”

“你的故事很奇怪，本，我不会否认这点。不过你似乎对它深信不疑。但是，暂时不要告诉别人这件事，好么？”

本感谢马修听他倾诉，还没有嘲笑他，但是马修仅仅点了点头作为回应。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也许，本认为还有点担心。就算听自己讲述这个故事，本也开始意识到这听起来是多么的疯狂。

最后，马修打破了沉默。“你从哪里来，本，老家在哪里？”他问道。“也许这里有人见过你的家人呢？”

“英格兰。”本告诉他。

“没听说过，”马修承认道。“但是那说明不了什么。不在南男爵领地里，这点可以确定，但是也许在东边？”

本笑着摇摇头。“没关系，”他告诉马修。“我想你不会在这里的任何一幅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马修疑惑的扬起眉毛。“是的。”本同意道。“我也不确定我是什么意思。也许有一天，这地方会来找我。”

本把他的饮料一饮而尽。他觉得和马修在一起很舒服，一段慢慢发展的友谊就要开始了。他站起来绕着房间走了一圈来到沙发的后面，让他的腿恢复知觉，试图想出什么话题打破这逐渐发酵的难忍的沉默。“和我说说公路列车好么？”他问道。

曾经吞噬房间的低沉情绪已经浮起。“你什么意思？”马修说着站起来。“是真的么？我不像我认为的那么出名么？”本茫然的看着他。

“说真的，公路列车？”马修重复道。“人们数月以来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他越说越兴奋，用手臂提高音量，越来越快，越来越激动。本一直看着。“我们交易技术、食物、衣服、牲畜，人们通常需要的任何东西，把它们从北方运到南方然后再运回来。我们也运输那些目的地是丹尼拉斯的乘客。你是真的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是吧？”

本疑惑的盯着他，摇摇头。马修难以置信的摇了摇头。“好吧，看来我只能展示给你了，”马修坚持道。“反正我们很快就要停下。”马修把本的注意力引向嵌在房间墙上高处的窗户。天空在他眼前开始变暗，太阳开始了越过地平线的另一段旅程。

马修走向本所想到的东西，因为在房间的前面放着床，床重重的砸在墙上。这一切发生在从他前方传来的一声巨大的汽笛声之后，很快后面的某处又传来类似的汽笛声。本觉得他一共听到了四声汽笛声，但也可能是五声，他不确定。他觉得车子慢下来了，然后，伴随着嘶嘶声，他下面的地板倾斜了，这声音让他想起实验室里的液压升降门，只是这个声音更响。

“来吧，你会需要这个的。”马修一边把原来放在床上的夹克扔给本一边说。“我的人等下会给你找件暖和点的，”马修继续说，“但是这件现在够用了，只要你不想再睡在雪地里。”

马修拍拍本的背，带着他来到房间尽头的两扇大门面前，停下来取回他放在门后挂勾上的大衣。这是一件长款皮制大衣，也许曾经是

黑色的，但是现在磨损得很厉害而且退色了。马修注意到本探寻的目光。“我的父亲很久以前给我的，”马修告诉他。“和公路列车一起赠与我的。来吧，你会看到的。”马修在雪夜中打开了那两扇巨大的门中左边的一扇。

1 凯特（Cat）为卡特利娜（Catrina）的昵称

二

当门被打开时，风呼啸着穿过门口，盖了他俩一身雪。一个一脚来宽的金属走道连接着本的房间和另一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房间，这意味着他必须蜷缩着通过开启的门廊，然后在那扇门关闭之前，跳过脚下冰雪覆盖的大地。

本把脸转向背风的方向，这时马修抓住他的肩膀示意他紧贴着一辆车厢的其中一个车厢的墙壁走，头低下朝前走。本听到身后人们的闲聊声和喊声，但是马修开始说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马修兴奋地问道。

本看到一辆车沿着冰雪覆盖的公路拉着公路列车。这让他想起一种老式的蒸汽列车，不可思议的和一辆车厢的驾驶室连在一起使用。驾驶室的前面似乎被连上了一个金属圆筒，用金属包边的木头轮子密封，用来牵引车厢前进。驾驶室后面的部分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集装箱，大概是用来装某种燃料来驱动公路列车的吧。本不由得心生敬畏。

“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结结巴巴的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类似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好吧，我见过，但是和这个不一样。这是谁建造的？”

“我的祖父将近五十年前建造了第一辆公路列车。”马修告诉他。“而现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改进，但是基础设计没有变。来看看吧。”

他们来到驾驶室门口，马修帮本开着门，让他能爬上三层木头阶梯然后进入驾驶室。驾驶室里面和外面截然相反，温度高得几乎难以忍受。当马修在他身后爬上来，关上门阻挡恶劣的天气的时候，本觉得他必须得脱掉夹克才行。司机和近乎空闲的集装箱让驾驶室的内部拥挤程度刚刚好，但是车子的推力和摇摆，还是能制造出足够的空间的。

“卡尔，”马修对轮子旁边的大个子男人说。“我想让你见见本。”

这位结实的机师转过他的椅子，在他的牛仔裤上擦了擦汗津津的手，和本握了握手，然后就咧着嘴傻笑。他看起来比马修年纪大很多，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有些斑白，他在左半边脸上有一道旧的紫色疤痕，从眼角一直到下巴角。本试图不盯着人家看。“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卡尔说道。“头儿告诉你我们差点把你碾平么？”

本笑着回应他。“他告诉我了，”他回答道。“他也提到我应该谢谢你。”本真心实意地与他握了握手，马修则开始担任导游了。

“这是火炉。”马修说。“不过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他指着司机椅子右边的一段金属门廊。“如果愿意，蒸汽驱动车轮后我们可以用管道把它通到车厢里去。”

“让你保持温暖。”本插话进来。“这非常有创意，真的。”

卡尔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走到他们两人中间，没再理会他们。本又一次意识到和外面比起来，驾驶室里面是多么的温暖。从驾驶室的后方往前看大集装箱的侧面，本发现一些木头被放在一小堆煤炭的上面来保存这些煤炭。他走过去抬起一块挺重的木头，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上，然后才把它扔回去。

“没剩下多少了。”本问道，转过身面对着驾驶室前面的马修。“我们快到了吧？”

马修笑了笑，摇摇头。“没那么幸运，”他回答说。“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将会补充点存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随便看看。”

本试着不让自己对这个想法感到不好意思的样子显露出来，可惜他悲催的失败了。马修看着他的眼睛笑了。“来吧，”他说，微笑着。“我想让你见几个人。”

他们离开了驾驶室，回到了浓密的雪幕中，走向车厢的后门。本注意到那还有一个橡胶轮子留在车厢上，尽管其他部分已经被他先前看到的木头轮子代替了。他很惊讶这些木头轮子居然可以经受住车厢上的货物压下来的重量。

当他们靠近第二节车厢的末端的时候，本发现这节车厢没有和任何东西连在一起，另一个引擎驱动着这节车厢后面的另一对车

厢。“谁住在第二节车厢里，马修？”本问道。

“第二节车厢，”马修回答道。“好吧，没人住在里面；里面没有暖气。我们用它们来运货，引擎用的燃料什么的，除了牲畜和乘客以外的任何东西，真的。在靠近列车后面的地方，有一个单独的有暖气的车厢用来装牲畜。有味道，你知道吧？”

“那乘客呢？”本问道。

“这次没有乘客。”马修强调说。“纯粹是一趟往北的买卖，去岛城。”

他们的对话被一个女人打断，她穿过风雪跑过来抱住马修的肩膀，亲吻了他冰冷的脸颊。马修也紧紧的抱住她。当他们放开彼此的时候，马修把本介绍给她。

“这是本，”马修说道，“这是艾瑞，很快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本伸出手，但是她拥抱了他。“见到你很高兴，”她紧紧拥抱了他，而他的脸埋在她的金发里，说话含糊不清。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艾瑞告诉他，“不过你很可能不记得了。你昏迷了好几天。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本觉得天黑之前他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很多次。“我现在好多了。”他告诉她。“谢谢。”

“好的，别呆太长时间，你们俩，”艾瑞冲着马修说道。“很快就要吃饭了。”在继续跑向公路列车前端之前，她又吻了马修一下。

马修转过身看着她离开，嘴唇上还带着微笑。“好吧，我们说到哪了？”他心不在焉地说。

“货物？”本提醒道。

“哦，对，”马修说道。“当然。就像我说的，我们不给后面的车厢供热，所以在这种天气里住在那里会很冷的。我们只是把货物从南方运到北方然后再回来，一路上试着挣点钱。”

一堆人在他俩说话的时候从他们身边走过，朝他俩挥手或者一边

往车队的前面走一边和他俩点头示意。记忆中本还没有这么频繁地被人叫到过。

“有多少辆列车？”他问道。

“一共有十九辆，”马修告诉他。“尽管目前只有十四辆。我们上一次买卖有点小麻烦，其中一辆车还在维修中。我派另外的四辆去东部了，去荒原，看看能找到什么。”

“他们去找什么？”本问道，向另一个祝贺他康复的路人点头示意。

“任何东西，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我的祖父五十年前首先发现了这些车厢中的第一个，看看我们现在发展的吧。如果我们能找到任何新技术，那会让某些人的生活容易一些，也许是我的生活呢。北方和南方都有大把的买家，就等着老公路列车开过去呢。”

当本想到这个谜团中重要一环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它是从哪里来的，”他快速地问道。“那技术，我是说。这就是未来么，我的未来么？”

马修轻轻地笑了。“也许，本，也许。”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有些人认为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古老的失落文明留下的，但是我不信。我能追溯到我家族十二代以前，从来就没人提到什么古老文献。我所知道的是，只要你去找，就能找到，而它从哪里来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甚至遇到过一个家伙，他相信一切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留下的，外星人。太疯狂了。”

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本和他的朋友几乎陷入了完全的黑暗，得到一个解决他困境的答案的希望也破灭了。他试着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失望。“你都找到了些什么东西呢？”他问道。

“大多数时候我都不确定是什么，”马修告诉他。“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有技术头脑，但是即使是我也无法利用它们作任何事。它们太旧太残破了已经不能用了，我想，但是人们好像喜欢它们。起码它们使人们的家更好看了。这边，你看。”

马修走到第二节车厢的后面，打开沉重的金属门。他毫不费力地

跳上去，向本伸出了一只手。

车厢里面装满了塑料盒子和木制板条箱，和本过去生活的片段一起高高地堆起来。有一个盒子里装满了破损的或者不完整的电路板，其他的盒子则装满了电子设备、坏掉的电视机和电脑屏幕。光线很弱，但是在查看最近的一个盒子的时候，本发现了一个CD机，他把它拣起来。机器一侧的塑料已经融化了，但是按键仍然好用，所以他按键打开机箱。镭射针和电子元件都还在里面，但是本不知道怎么能让它运转起来。他把它扔回那个盒子然后爬出了车厢。

“我能看看这些东西么？现在的光线是不太好，但是也许我可以让其中的一些东西运转起来，”本问道，他希望能明白，那么多属于他过往生活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

即便马修对这个要求感到惊奇，他也不动声色。“当然，”他说道，“我试试看在明天或者后天给你找点时间。如果你能给我们弄到更大的好处，你就能分一份了。现在我可以说这是最公平的了。”

本点点头，然后帮着马修关上了那两扇重重的门。

“我们应该到营地去，”马修补充说，让本背过身对着公路列车的前面。“艾瑞现在应该准备好吃的了，我们睡觉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马修拉过金属门上的螺栓关上门。

“顺便说一下，”当他们再次走向车队前方的时候，马修补充道，“你皮带上的那个东西呢？我们发现你的时候看到的。我确定我能出个好价钱。”

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想告诉马修有关实验室的真相，但是他不知道该说点别的什么。他借助检查和开关机器赢得了一点时间。他看着马修的眼睛，决定半个真相比一个完整的谎言好。“这是一种传递消息的设备，”他开始说了。“就这样；在我来的地方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50丹尼拉斯币可以么？”马修问道。“这么普通的东西这个价钱很不错了。”

本摇摇头。“这个不能卖。”他回答道，同时还给了马修一个他不

可能被动摇的表情。

“好吧。”马修点点头然后带着本转身走向车队的前方。“我们继续走吧，好么？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三

他们走向车队前方，人群的声音变大了。“有多少人和你一起旅行啊？”当他们经过最前面的公路列车的时候本问道。

“我目前不确定。”马修思虑地说。“也许七八十个？就像你看到的，我呆在前面的车厢里。大多数小伙子们一起挤在最后面的几节车厢里。卡特利娜的家人有他们自己的列车，其他的一些家庭也是如此，但是其他的大部分人还是只能挤在一起。”

人们在路边的空地里生起了三大堆篝火，大家都蜷缩着靠近火堆。本看到篝火上面挂着很多水壶和平底锅，沸腾的雪水形成的蒸汽升上天空。他能听见他的肚子在咕咕地叫，这才想起来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本跟着马修来到三堆篝火中最旺的一个旁边，接过递过来的雕木盘子和陶瓷马克杯。火周围的雪已经被清理掉了，地面被盖上了毯子，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在第一份食物传过来的时候聊着天调笑着。本坐在马修旁边，卡特利娜的家人坐在他的右边，艾瑞坐在他的左边。如果这个小小的旅行贸易社区有贵宾席，那么这就是了。

食物由车厢里能找到的任何听装食物混合而成，然后分别分发到众多水壶里。食物不尽相同，这取决于你从哪个壶或平底锅里取得食物，这个细节没有人告诉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

每个人都很友好，分享着他们在公路列车上的冒险笑话和故事。本发现他被有关他的过去和他从哪里来这类问题狂轰乱炸。他试着尽量含糊其辞，慢慢地，人们就不再问了。

本把听来的故事碎片拼凑起来，猜想他们距离岛城还有一个星期的路程，这趟旅行已经上路三个星期了，每年公路列车都要进行两到三次这样的旅行。他们从卓西斯的梅尔顿城出发，这个北方的国家被描述成类似南男爵领地。南男爵领地是一个由南方小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每个小国家都由一位男爵统治。从一些围在火堆旁边的人讲的故事里听说，这些小国家似乎总是彼此争斗，为了土地和资源冲突不

断。

公路列车从南方带来大量的货物，从荒原抢救出科学技术，在岛城——并且只能在岛城——换取其他货物和材料。从马修告诉他的事来看，这些旅程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人们总是等待着公路列车的到来。否则穿越荒原的旅行就太危险了。

过了一会，几个男人来到当地的树林收集木材，为接下来的旅程做准备，女人们则清理着炊具。本被要求护送卡特利娜的孩子回他们的车厢，他很乐意接受这个工作。

亚当，卡特利娜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已经睡着了。本把他抱在怀里，丹尼尔把他们带到他们的车厢前。他们都穿着皮衣来御寒，但是亚当睡熟了之后，丹尼尔几乎一直在说话。

“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情况很糟，本。”丹尼尔说道，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呼吸。“但是你现在好多了。我很高兴。”丹尼尔走路的时候像行军的士兵那样摆动着手臂，试着跟上本的脚步。

“谢谢，丹尼尔。”本笑着说。“你真是太好了。”

“我妈妈在我状态很糟的时候照顾我，”他继续说道。“爸爸说她有某种让我们都好起来的能量。”

“那很让我吃惊啊，”本回答说。“你的马修舅舅说她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我还活着的人。”亚当在本怀里扭动了一下，所以本把这个熟睡的孩子移动到他的另一个肩膀上。

“妈妈觉得你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你没问题，”丹尼尔一边点头一边说。

本笑了，丹尼尔也笑了，不过本觉得这个孩子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笑。本靠着伪装成普通人生存了下来，他周围的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同，甚至奇怪，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在这个新世界的居民看来，自己一定同样很古怪。

“你几岁了，丹尼尔？”本问道，笑声沉下来。

“这个夏天我就五岁了，”丹尼尔骄傲的说。“妈妈答应今年给我一

个特别的礼物。我想应该是辆自行车。我知道马特[1]舅舅以前找到过一辆，但是他说他没有。我叫他旅行舅舅马特，你知道。你来的地方有公路列车么，本？”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本告诉他。“我们有火车，就像你们的公路列车，但是他们在一种金属轨道上行驶，并且由电力驱动。”

“电力是什么？”丹尼尔问道。

“是一种能量，”本说，试图用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理解的方法来解释。“就像火，我想，但是它通过电线传播。在我来的地方，我们用它来驱动几乎所用东西。”

“听起来真怪，”丹尼尔说。“我喜欢火；它让我们暖和让公路列车运行。你的电力能做这些么？”

“必须的，”本笑着说。“也许我可以展示给你看，只要你的马修舅舅同意我这么做。”

“太好了。我会替你问他的；他从来没拒绝过我。”

“谢谢。我得从车厢里拿点小东西小零件，但是我觉得我能让它动起来。”

他们沿着公路列车的较长的一侧走，一阵冷风把大一些的雪花吹到他们的脸上。本都忘了自己身处严寒之中。他一边走一边贴紧亚当。

“哪一个是你的车厢，丹尼尔？”他问道。

“那个，倒数第四个。”丹尼尔边说边指着仍在很远处的一节车箱，本无法穿过风雪看清楚车厢。

“我要冻僵了。”本说道，打着冷战。“你不冷么？”

“不，不怎么冷，”丹尼尔回答说。“我们冬天经常路过这里。我想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是在家更好些。”

“你的家在哪里，丹尼尔？”本问道。“那里什么样子？”

“梅尔顿，”丹尼尔说道。“在卓西斯，你知道的。我的爸爸来自马斯顿瀑布，但是我只去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婴儿，所以我不记得了。比利是我最好的朋友。比利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疯子，那个男人满脸都是疮，他喊着什么，我爸爸说我不该重复那些话。比利总是爱编故事，但是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他真的很害怕，所以这事一定是发生过。”

“我曾经碰见过疯子，”本告诉他。“他们可不是那种你希望在身边的人，相信我。”

“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丹尼尔同意到。“我可不想长一脸的疮。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了。回家啦，回家啦，跳着舞回家。我爸爸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到梅尔顿。”

本挤进生活车厢和货物车厢的间隙，打开门。当他们爬上通往车厢的三节木制阶梯的时候，亚当还在睡着。

车厢内部陈设和马修的车箱非常不同。没有用帘子把车厢分成独立的房间，这节车厢有一个带活动木门的波纹钢隔断。丹尼尔解释说，他睡沙发，亚当和他的父母睡在门的另一边的房间里。本进入卧室把孩子放在婴儿床里。婴儿床比马修车厢里的大，只有一条床脚，所以婴儿床必须一边靠着车厢墙壁另一边靠床脚支撑。灯光昏暗，每面墙上都点着一支蜡烛。

回到车厢的另外一边，本发现丹尼尔已经脱了衣服并在沙发上铺好了铺盖。蒸汽引擎里的火几小时前就熄灭了，但是车厢的保温效果很好。本给这个小男孩掖好被子。“需要我留下直到你妈妈回来么？”他问道。

“不用，没关系。”丹尼尔告诉他。“反正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想马特舅舅会需要你帮忙收集明早用的木头。”

“我也觉得我该去做这件事。”本嘟囔着，最后一次检查确定毯子严严实实的裹住了小男孩。离开车厢的时候，他不确定到底是由于车厢内部的温度降低了，还是温暖的车厢让他反应迟钝了，他还是再次觉得快冻僵了。双臂抱紧身体，他冒险走出车厢之间的间隙回到了风

雪里。

他转身朝他眼中跳动的温暖诱人的火光的方向走去。转过身，他相信看到了一两个人站在公路列车的倒数第二节车厢旁，在身前搓着手抵御寒冷。本决定再等五分钟，然后再去砍木头。

直到靠近了本才意识到那里真的有两个人，他们肩膀上都背着枪。然而此时那两个人已经看到了他，所以他继续朝他们走去，满脸都是所能作出的最友好的微笑。

“晚上好。”本欢快地说。

“晚上好。”他们回答道，狐疑的打量他。他们轻轻地移动，准备等本一有举动便从两侧包围他，手在肩上的枪的扳机附近徘徊。

这两个男人眼都不眨地盯着本的时候，本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你们在看守牲畜啊？”本问道，突然攫住的恐惧夺走了他脑中能想到的所有真正的话题。过了一会本才意识到他预期的农场味根本没有出现。

“是的。”其中一个人说。“对。”另一个人说，几乎同时出口。本发现他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穿着厚重羊毛大衣的男人块头有多大。

“马修说我可以到处看看，”本说道。“看看我能修理什么。”

“我很怀疑。”其中一个人说。

“我怀疑他说的是这节车厢。”另一个人说。

“不，这是真的。”本开始说话，但他话还没说完，其中一个守卫就把他推倒在地，让他的背重重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守卫拉下肩膀上的枪指向本的头。

“我们曾想温和点来着。”一个守卫说。

“文明点。”另一个守卫说。“但是你得知道你什么时候不受欢迎。所以在我踢你回去之前滚回你的帐篷，好么？”

本挣扎着站起来，眼睛盯着和他一起抬起来，一直指着他的头的枪管。他在回到篝火附近的路上跑了一半停下来，试图忽略那两个人

在他身后发出的刺耳的笑声。

---

1 马特（Mat）是马修（Matthew）的昵称

四

当本回到篝火边的时候，其中一支篝火已经熄灭了，其他的也慢慢燃尽。大多数之前围在篝火周围的人都离开了，但是卡尔站在离最大的一堆篝火不远的地方，看样子是在等他。本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斧子，感觉着它的重量。

“来吧，小伙子，有活干了。”卡尔告诉他，“除非早上你把我们推到岛城去。”

本拿稳了手中的斧子，站到卡尔的旁边，卡尔也拿了一件类似的武器。“没机会早点睡了哈？”本讽刺的问道，但是他的幽默对老工程师没作用。

“今晚不行。”卡尔说道。“另外，我觉得你今晚在老板的车厢里不太受欢迎。你在他的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他和艾瑞没得到一刻清闲，你知道我的意思。”本盯着地板，突然觉得更冷了。

“别担心。”卡尔安慰他说。“你可以和我凑合着睡，小伙子，如果你愿意。你要是能给自己弄条毯子，我车厢的地板上有块地方。”

“谢谢。”本笑着说。

卡尔搂住本把他带向树林的方向。他们一起走，试图无视寒冷。“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东西么？”卡尔问道。

“照着树抡起来然后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本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卡尔回答道，笑着。“我们会把你塑造成一个伐木工的！到林子那边去干活吧。”

卡尔指着树林边上树丛中的一棵树说，然后自己走向了一棵更大的树。团体里的其他人大多数也都在砍树。

本发现地上有很多裸露的树桩，说明公路列车以前在这里扎过营。他看着自己的脚步走向分配给自己的那棵树，用尽全力抡起斧子。这一斧子起作用了，伴随着反击力，有些树皮在斧刃两边飞起。

在他抬起斧子准备来第二下的时候，他听到卡尔对他喊。

“嘿，本，别忘了树倒下来的时候喊声‘闪开’，”卡尔说。

“不喊‘木料’[1]？”本问道，手里的斧子还高举过头，没有落下。

“什么？不。”卡尔说，看起来很迷惑。“就喊‘闪开’，明白了么？”

“明白了。”本边回答边把斧子砍向树上和第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卡尔晃悠回自己的树那边，摇着头，试着尽量远离这个年轻人的树。

---

1 在美国砍树时，要倒了时候就会喊"timber!"，提醒别人注意躲避；跟这个世界喊“闪开”是一个道理。

五

本那天晚上睡得很好，不常做的体力活让他精疲力尽。他被狭窄车厢里的室友踢醒了，胳膊和后背都很疼。“几点了？”他问道，他的眼睛仍然闭着，他的毯子紧紧缠在身上一直缠到脖子。

“早上好。”踢他的那个男人说。那应该是卡尔，但是本不确定；他的眼睛仍然拒绝睁开。车厢的后门打开了，一股冷风贯穿房间，很快本就清醒了。他站起来，试图弄平衣服上的褶皱，跟着车厢里的其他人。

雪在夜里的某个时候停了，但是还有很多雪留在地上，在本的脚下吱吱作响。他不认为天气和昨天一样冷，但这绝对不是夏天。他把大衣的拉链拉到脖子，跟着其他人走向公路列车的前面。

他看到一个从公路列车的引擎上接下来的装满沸水的大桶，旁边放着很多煮茶的大壶。每个人都利用这个时间洗脸提神，然后拿起各自的那杯饮料。本不知道自己有多难闻，但是据他所知，别人也没注意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穿着和前一晚一样的衣服，也许内衣裤也是这样。

卡尔给他拿来一马克杯茶。“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就像暖和起来的死人。”本回答道。他双手捧起马克杯，吸收它的热量而不是它的内容物。

“别担心，你会习惯的，”卡尔安慰他说。“反正再过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就到岛城了。”

本试着微笑，但是他的肌肉在大清早还没有恢复功能。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第一道曙光从无云的天空中照向本那寒冷的脸庞。

“今早的计划是什么？”本问道，又喝了一杯茶，品尝它的味道，热茶温暖了他的胃。人们在传递一种本觉得是干面包的东西，本接过他那份，尽情吃起来，然后传给卡尔。

“好吧，我，我像往常一样开车。”卡尔满嘴食物的说。“你嘛，我

不知道。你们得聊聊，老板想和你聊聊，也许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本吃完了早餐，他借机在公路旁边的灌木后面方便了一下，一声巨大的汽笛声从公路列车的前面传来。卡尔喊着让本让他到车队的前方去，本照做了。

在马修的车厢外面，卡尔爬上驾驶室然后进去了，留下本听天由命。他不确定为什么马修要见他，但是他觉得这可能和他昨晚的小旅行有关。他轻轻的敲了敲车厢的门。

“进来，本。”马修从里面喊着。

本推开门从车厢后面爬进去。马修穿好了衣服，胡子刮得很干净，坐在沙发最远的一端，看着他。“我不知道是否……”本开始说话，但是马修轻轻抬起手，本立刻安静下来。

“请关上门过来坐下。引擎还没有热起来，这地方还是挺冷的。”

本按照他说的做了。他发现在马修的声音中几乎听不出平常的友好。马修有一种类似医生或者律师的就事论事的声调。

“卡尔说你想见我。”本坐在沙发另一端，恭顺地说。一声汽笛从驾驶室传来，本感觉到脚下的车厢开始移动了。他们又上路了。

“我让他那么说的。”马修告诉他。“我觉得我们得谈谈，定一些规矩。”本意识到他害怕的谈话将要变成现实了。

“我听不出你的口音来自哪里，本，”马修继续说道，“但是那没有关系。我们在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收留了你，我的人对你还好吧？”

“是的，当然，但是……”本说，但是马修的表情告诉他，待会儿他会有说话的机会。

“我昨晚从迈克那收到消息。”马修继续说道。“看起来你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探头探脑。你要否认这个么？”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探头探脑，”本快速地说。“好吧，起码不是故意的。当我看到那两个人的时候，我仅仅是送丹尼尔去睡觉，我只是想打个招呼。马修，拜托，我不想惹麻烦。”

马修挪了挪椅子，靠近本。“好吧，我希望那是真的。”马修说。“为了你好。像我这样的人，我有敌人，有人想看着我失败，从我这占点便宜。如果你乐意，你可以叫我偏执狂，但是我得想到，把自己弄个半死，也许是个让你接近我和这辆列车的好方法。在我们来的路上这么做很方便啊，你不觉得么，在去往荒原的中途来个突然袭击？而你又不肯告诉我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只是很高兴你们路过这里。”本辩解道。“你救了我的命，我非常感激，可是这并不是计划好的。你看，我知道我的故事看起来有点怪，的确，好吧，非常奇怪，但是如果这让你不安，就想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想惹麻烦。我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好奇心发作而已，真的。”

说这段独白时，本语速加快而且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如果他不停下来，他也许就会昏过去了。

马修看到本的状态，他用冷静的声音回复道：“嘿，冷静。”马修安慰道。“很抱歉我吓到你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好人，本，但是我只是需要确认这一点。就像我说的，在这趟旅程上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敌人，我们都有点紧张。嘿，你继续做你的事而我继续做我的事，好么？”

“当然，好的，就按你说的来，”本回答道。

“如果你想看看车厢，那就去吧，”马修继续说道。“就像我说的，如果你让我们得到好处，你也可以分一份，但是离最后几节车厢远点，我们就没事了，明白么？”

本稍稍放松了一些。“你想让我怎么做？”他问道。“我觉得我是你们的累赘。”

“你尽量帮忙，在你帮不上忙的时候别碍事。”马修告诉他说。“听起来不错吧？你看，你为什么不到后面去看看，看看你能找到什么。”

“好的，谢谢，马修，谢谢。”本说着从椅子中站起身来向后走向门口。他很快对脚下车厢的运动习以为常了，想都不用想就可以保持

平衡。

“哦，等一下，就一会儿。”本将要转动门把手的时候马修说。本转过身看到马修从椅子中站起来绕着帘子踱步。

“我给你找到了这些。”马修说。“它们以前是我的，我想还能穿。我不想显得刻薄，但是你确实不像我们当初遇到你时那么干净了。”

马修从帘子的另一端转出来，手里拿着一些衣服，不如本的做工精致，但是确实更干净。还有半块肥皂。

本从他那接过衣服把它们绑在胸前。“谢谢，你无法想象我觉得自己有多脏。”本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要过简陋的生活。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露营旅行了。”

“好吧，到了岛城我们大家就都能好好洗个澡了。”马修安慰他说。“如果你把你的其他衣服给我，我保证洗干净然后还给你。”

本走到帘子后面换了衣服，把脏衣服堆在地板上。那块肥皂和一桶煮沸的雪水，让他清洗了自己并再次觉得自己有个人样了。马修给他找了件很大的大衣，能套在他的夹克外面穿。车厢里的温度在公路列车行驶的过程中逐渐升高，但是马修告诉过他，后面的车箱没有供热，那里几乎是他最不想呆的地方了。

当他从帘子后面出来的时候马修上下打量着他。“好多了。”他笑着说。“不是非常合身，但是你穿着挺好的。你可以在集市上找到更适合你尺寸的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本说道，整理着腰上的裤子。

“真的没必要。”马修安慰他说。“如果你今天想看看我的第二节车厢，去吧。过道另一边有门。现在雪停了，如果你拉动墙上的某些绳子，你就能打开屋顶上的舱口，多弄点光线进来。如果还不够，后门附近还有些蜡烛。你有火柴么？”

“有，谢谢。”本说，从衣兜里找到火柴盒摇了摇以确定里面还有火柴。

“那该去工作了。”马修强调说。

本点点头走到门口。站在车厢间的过道上，他发现在打开后面车厢的小门之前很难打开马修车厢的大门，但是通过慢慢转动和一些放置得恰到好处的支撑梁，他打开了门。

公路列车继续行驶，他能通过车厢间的空隙看到乡村的移动。他估计时速有十，也许十五公里每小时，但是肯定比步行要好的多。

第二节车厢的内部和外面一样冷，就像马修描述的那样。本小心的从左边墙壁旁边高高堆起的箱子旁走过，打开的门口透过来的光恰好能照到墙上的绳子。本拉动绳子打开头顶的舱口，让更多的光照进来。本只希望天气能保持干燥；他怀疑如果货物受潮，马修会不高兴的。

他开始挨个检查那些箱子，希望能找到任何可以修理然后能再次使用的东西，或者找到任何能回答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的答案。

六

接下来的三天里，本都在后面的车箱里搜查箱子，夜里就和队伍里的其他人一起边吃东西、喝东西，边围着篝火嬉笑，歌唱，听故事。他还是忍不住回想车队后面发生的事。他明显的感觉到所有人都知道一个秘密只有他不知道，但是通过他所有的旁敲侧击，通常是不那么旁敲侧击的提问，他还是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越往北方走，天气就越暖和。自从他从马修的车厢醒来的那天起就没有再下雪，脚下的雪也开始浸入大地。马修警告他说不要太兴奋，因为雨季很快就要来了，但是本很高兴看到风雪已经后退了。

在检查的过程中，本发现了一台老式发电机的大部分零件，还有一台可以工作的发电机。他靠手工转动马达供电点亮了一个小灯泡，但是马修似乎不怎么在意。因为马修指出，那个灯泡没有他们在墙上点的蜡烛亮，而且很耗费功夫。本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还是试图阐述它的潜力。

本在队伍里的第十五个夜晚，在卡尔车厢里的其他人都喝醉了睡着之后，本透过车厢墙上高高在上的窗口盯着天上的月亮，发现自己清醒异常。他的思绪不停盘旋在车队后面的车厢之上。马修提过他有新敌人，但是本不知道为什么马修会怀疑他。他隐藏了什么？本躺在车厢的地板上想着。他想着那里是不是藏着武器，或者其他的什么完整的东西。也许那节车厢里藏着马修找到的什么可以使用的技术，而他只是防贼呢。这似乎无休止的纠结和大脑过度的工作，让本确定了一件事：除非他弄清楚答案，否则他那晚无法入睡。

本从车厢后面溜出来，小心翼翼以免吵醒别人，偷偷走向倒数第二节车厢。大多数人在前一天晚上都喝得很醉，所以他想他们不会轻易被吵醒，但是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低下身子隐藏在阴影里，他在那两个守卫发现他之前就看到了他们。月亮已经过了满月期，但是在本眼中，那晚的月光还是太亮了。

潜入到引擎前面，本没有像平时一样担忧弄脏衣服，仰面躺在地

上。在最后一节车厢搜索可用技术的时候，他发现地板上总会有一个或两个舱口。

本沿着公路列车的底部小心翼翼地、安静地移动，穿过引擎和第一节车厢，直接来到第二节车厢的下面。就他眼下所知，那两个守卫还不知道他来了，他也希望保持现状。

轻轻推动车厢地板上两个舱口之一，本发现它上了锁，无法移动。对第二个他倒是更走运。铰链锈住了，不过本发现，慢慢打开舱口可以让声音最小。

他从缝隙中探出头来，惊奇地发现车厢里根本没有箱子。暗淡的光线下，他分辨出一把椅子和一张床的轮廓，和马修自己的车厢里的很像，同时本也感觉到这节车厢有热源，尽管他没看到任何管道从引擎那边通过来。

床上的动静吓到了他，在他回身低头躲避被发现的时候，舱口发出了轻微的响声。等了一会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他而尖叫之后，他又看了一眼。他看到床上有一个被毯子盖住的轮廓，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如果他想避免被抓住，他就该让他的疑问再保持一段时间。至少减少点他的好奇心。

他动用了他所有的自制力离开那里回到他的车厢，在日出之前他还能睡上两小时。

七

在接下来的旅程里，本试图不去想谁在那节车厢里。他大脑的一部分坚持认为那是一名女性，但是在黑暗的情况下，他看得不够清楚不能确定。

自从他们的“谈话”之后，他几乎没有再见到马修，他开始怀疑马修是否在躲避他，但是参加交易的人说一周来几乎没人见过他。他只在一天晚饭的时候出现过，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的脸拉得很长而且似乎很困扰，好像很久没有睡觉一样。

那两个守卫依旧守在公路列车的后面，尽管本选择不去试着再和他们说话。但是，他不止一次发现，他帮助某个参加交易的人或者别人的时候，他们在盯着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威胁和先发制人的预感。

在本看来，卡特利娜和艾瑞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起，但是她俩似乎都不太高兴。不管马修去了哪里，都不是和艾瑞在一起。当那两个女士在车厢里坐着说话，或者围着晚上的篝火紧靠在一块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丹尼尔在帮忙照看亚当。

唯一一个在他们抵达岛城之前的几天里依然保持常态的人是卡尔。他总是准备好了要和本聊些有的没的，伴着快乐的微笑和打发时间的黄段子。

如果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即便是卡尔脸上也会露出担忧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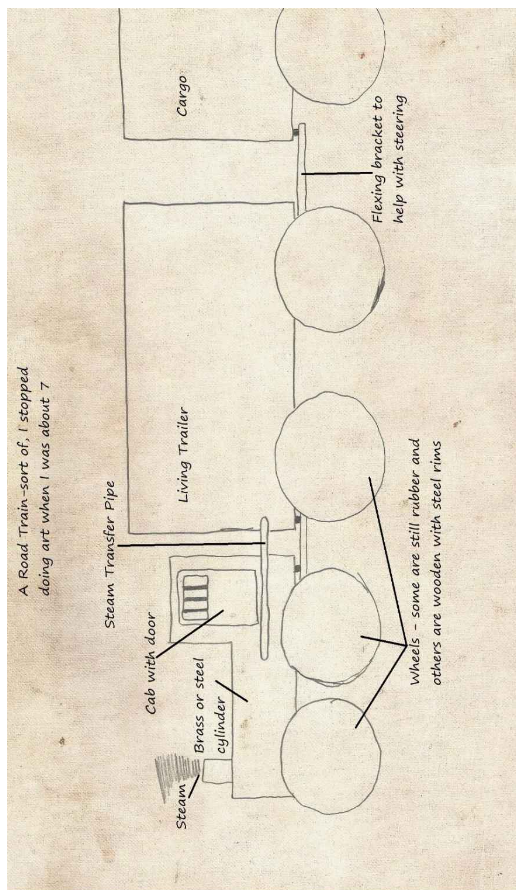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我想我应该把这个写得像一封普通的旅行明信片。岛城是一个让人惊奇的城市，有点像伦敦，但只是像它好的一面。当我们抵达的时候，人们正在桥两边，他们大声叫喊着欢迎我们。马修说他上次在这里还是四个多月前，那时正是某个类似圣诞节的节日前夕，虽然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任何基督信仰的认知。

我今天在市集帮忙，而马修则去宫殿觐见摄政王。四面的高墙和市内建筑是如此格格不入，让我想起了《指环王》中的某些场景。显然我是谈论的话题之一，摄政王坚持要我明晚出席晚宴。我被要求带上我的电子产品，听起来他并不像马修一样毫无兴趣。因为我真没什么衣服，希望他们不介意我时尚休闲的穿着。上帝啊，现在我说话竟有些像艾瑞了。她在听到与摄政王共餐的消息后就陷入了恐慌之中，这让马修觉得很好笑。

卡尔一直很忙。姑且这么说吧。他昨晚很早就离开，到凌晨才回来，脸上一如既往地挂着大大的笑容。我完全不用猜就知道他干嘛去了，虽然他坚持要跟我们描述其中每一个细节。他说我很受小姐欢迎，但我觉得在听说了她为多挣五个丹尼拉斯所做的事后，我无法直视她的脸庞。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定卡尔走路的姿势整天都很怪。

仍然没人知道那个神秘的乘客是谁。我确定我看到每个人离开，但始终没人离开那辆拖车，而马修仍安排迈克和乔守卫着它。这小小的神秘事件让我深深着迷，而我也打定主意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解

A road train---sort of,I stopped doing art when I was about 7

一辆公路列车——就算是吧，我7岁之后就不再画画了

Cargo：货物

Flexing bracket to help with steering：帮助转向的伸缩支架

Living trailer：居住的车厢

Steam transfer pipe：蒸汽输送管

Cab with door：驾驶室门

Brass or steel cylinder：黄铜或不锈钢汽缸

Steam：蒸汽

Wheels-some are still rubber and others are wooden with steel rims：车轮-有些仍是橡胶制，其他的是木制带钢圈

二

“这太不可思议了！”本惊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我旅行中见过最美的，这是肯定的。”卡尔微笑着回答。

马修曾建议本在驶往岛城的最后一段路程里与卡尔一同坐在驾驶室里，本很后来高兴自己同意了。当他们抵达旅程中最后一座新月形小山的时候，本第一次看到了岛城，这无疑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天气的变化给本提供了很好的视野。道路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的红色吊桥，桥身似乎延绵一英里多才抵达另一边的城市。即使从这个距离，本也能清楚的俯瞰这个城市。

目光所及，城如其名。这座桥是连接大陆的唯一通道，岛城大部分都围绕着一道蜿蜒起伏的城墙，城墙建在面对大海的悬崖边上，是这座城市的防波堤。

随着公路列车越过山丘，桥两边的人群开始欢呼。本知道他们比预想的晚了两天，但人们看起来并不介意；人们只是很高兴见到他们。公路列车在下山时稍微加了点速，但一些人还是跑向它，忽略了自身的安全。幸运的是，没有人不幸丧身车轮之下。

本不知道他们经过时有多少人站在桥上。除了欢呼声，本几乎被他们每人全力砸在驾驶室门上的声音吵聋了。每个世代都有代表加入欢迎仪式。孩子们坐在父亲们肩上，老爷爷老奶奶们都送上饮料和小吃。本觉得就算他们是贵族，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欢迎了。

“一直都这样么？”本趁着噪声的偶尔间隙询问道。

“差不多。”卡尔回答道。“虽然我必须承认，我有一段时间没见过这么吵的了。”

过桥花了近二十分钟。为了保护观众，卡尔放缓了速度，但他必须让公路列车保持前进。在桥的另一边，进入城市的通道是一扇木制大门，门已经大敞开来让他们通行。在大门之上，全副武装的警卫们正在巡逻，显摆着各种各样的来福枪和手枪。他们的眼睛四处逡巡，

以防出现任何问题，虽然至今本只看到无数人欢迎着公路列车的到来。他努力想克制住对窗外朝人们挥手的冲动，但不久就放弃了，很快大部分人都朝他挥手回敬致意。

本眼中的岛城主街几乎和它起始处的吊桥一样宽。这里人们仍排在街道两边，不过他们是从街道两旁的房屋窗口探出身来。本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内部时，有些疑惑。主街两边的建筑物让他想起一部分维多利亚式建筑，但也具有中世纪建筑的特点，他似乎都能想象出住户们每夜从楼上窗户倾倒排泄用的马桶时的场景。要说这些建筑本还能理解的话，那市中心遥遥矗立的四座巨大塔式建筑他可就搞不懂了。它们看上去有12或14层高，大多仍覆盖着如同镜面的玻璃，玻璃折射着上午的阳光洒向街道。本忍不住询问卡尔那些塔式建筑的事情。

“那些是塔楼。”他理所当然地说道，就好像本自己应该知道。

“但是它们和其他建筑一点也不搭配啊，是谁建的？”本继续问道。

“不知道，”卡尔说，“据我所知，它们一直在这儿，和岛城其他部分一样。过会儿你能看得更清楚。”

本没想到主街最后的终点是一个又大又开阔的，部分被青草覆盖的区域。卡尔解释说这里是开市民大会和举行岛城市集的地方，但今天唯一的市集就是公路列车带来的。

会议区域是方形的，北部边上矗立着宫殿。塔楼就建在宫殿的四个角上，但它的结构看起来更古老，本觉得可能有上百年。建成宫殿的大块的干燥的石头差不多和塔楼的第三层一样高，宫殿顶部平坦的地方和两旁有更多武装境警卫注视着公路列车行驶过来。

卡尔小心地驾驶公路列车，使之摆成了一个圆圈，就像本看过的每一部牛仔电影中，受到印第安人攻击之前的马车队。通过这种方式，当生意结束后他们可以轻易从这个城市驱车离开，而不必经过任何可笑的三点式转弯。

公路列车停了下来，本和卡尔从驾驶室中爬下来，准备做其他必

须的事情。很快他们就被四面八方围拢的人群包围了，人们跟他们握手，祝贺他们的到来，想知道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漂亮衣服。在卡尔的帮助下，本终于成功挤了出去，走向公路列车头车的尾部，马修正在那里等着他。

“看起来你很受欢迎啊，马修？”本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穿过喧嚣的人群，让马修能听到。

“我觉得也是，”马修回道，“看起来他们这次有点过头了。”

马修站在两辆拖车之间的走道上，正伸手去够一个小小绳梯的下端。“嘿，你们几个，过来帮帮忙？”他喊道。

本和卡尔帮忙托举着，马修够到了绳梯，他爬上拖车的顶上。一分钟左右后，除了头车之外的每个驾驶室喇叭都一起鸣响。人们很快安静下来。

马修展开双手，友好地向大家致意，“感谢你们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他宣布，“正是它温暖了我的心房，让我再次来到这里。”

这句话获得了更多的欢呼，但这次马修用一个手势让他们安静下来。

“很高兴看到大家跟我们一样快乐，”他继续道，“像往常一样，第一场市集将于明天举行，但今晚，让我们庆祝吧！”

人群中再次发出更多的欢呼，这次马修不想再让他们安静了。他用远比爬上拖车时要更优雅的动作跳到地上，快活的人们正蜂拥着想跟他握手。

随着公路列车后面大部分拖车被打开，人们有机会看到明天市集上将出售什么，人群慢慢开始分散。本仔细观察着，但在他的注视下一直没有人离开倒数第二节拖车。他也注意到那两个守卫又出现了，在不断减少的人群中很是显眼。他的眼睛盯在那节秘密货箱的地方，本并没有看到卡尔和马修之间交换眼神。

“来吧，小伙子，不要做白日梦了。”卡尔催促道。“还有工作要做。”卡尔搂着本的肩膀，把他转过来面向自己。“你要多操心自己的

事情，你觉得呢？”他继续道，试图得到本的赞同。

“是的，当然。你想让我做什么？”本回答说，充分理解了卡尔话语中的暗示。

“帮助我们搭起市集吧。”卡尔告诉他。“我想如果我们整个下午只坐着，他们再来的时候会失望的。我们从你整理出来的那些货物开始怎么样？”

卡尔半跟随半护送的，把本送到拖车后面，本之前一直埋首在这众多的箱子和板条箱中，寻找任何还能运行或可以修复的科技用品。他翻遍这里的东西，发现大部分都是垃圾。然而，随着一些电池被发现，他已经成功让他的手电筒和一些其他小的电器产品恢复使用，其中包括一台仍有一盘磁带的旧录音机。马修坚持不准使用它，保存电池的剩余能量，他认为它有可能值一大笔钱。

等到卡尔和本带着几个箱子从拖车中出来，大家已经支起桌子用来摆放货物。大多数男人在做取货和搬货的工作，女人们则把货物布置得便于销售。本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搜索破损的电器产品，从来没有意识到公路列车上竟有这么多货物。

一些桌子上摆着羊毛和纺织品，而其他则是堆满了衣服和鞋子。另一张桌子上放着各种武器，从剑和弓箭，到手枪和来福枪。还有一些桌子上是堆得高高的有标记或未标记的罐子和包裹，比起这所有的一切，他箱子里要出售的东西看起来毫无价值。

“堆在那边，”卡尔指着一张空桌子说道，“然后再帮我拿一个来。”

二

随着公路列车的活动，马修很容易的就溜进摄政王府。一个值守的守卫让他通过大木门，并领着他通过许多装饰精美的走廊，直至摄政的私人房间。马修鞠了一躬，单膝跪地，他看到摄政王穿着他一贯的华丽服装，目光凝视着房间里众多窗户中的一个。

“吾王。”马修说道，身后的守卫关上了门。

“马修，请起。”摄政王坚持说道，“我们相识已久，不在朝廷上就没必要坚持这些繁文缛节。”摄政王走向两把红色皮椅之一，示意马修一同坐下。

“她和你一起在这里？”马修坐下时摄政王问道。

“是的，吾王，”马修回答道。

“安然无恙？”

“是的，必要时我会用生命保护她。”

摄政王再次站起来，开始踱步，他的脸上带着焦虑和思索的神情。“我们真的在这里做着正确的事情么？”摄政王对着房间大声说道，“上次我们谈话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最近我晚上一直做着噩梦。”

“我的良心很清白，吾王，您应该也是。”马修安慰他。“当然，你必须认同，和平总比战争要好。”

“但是不惜任何代价吗？马修？并伴随这么多的欺骗？”

“欺骗只是暂时的，事情完结后就不必了。”马修说。“为什么不坐下来？马上就结束了。”

摄政王回到座位上，仍然神情困扰。“就这样吧。”他说。“要改变可能已经太晚了。告诉我，你的人有多少知道的？”

“只有那些我最亲近的。”马修对他说。

“你这次旅行没什么麻烦吧？”摄政王问道。

“没，这次没有。”马修说，“我们穿过荒原时半道捡了一个陌生人，但我敢肯定，他跟我们的计划没有任何关系。”

摄政王往前坐了坐，手肘搁在膝盖上，他显得更烦恼了。“告诉我他的事情。他可能危及计划吗？”他怀疑地问道。

“我想不会。”马修很肯定，“我们在他濒临死亡时发现了他，照顾他直至恢复健康。他被抓到过窥探她的车厢，但我很肯定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他是谁？”

“他声称自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但他的故事很奇怪。他人很古怪，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喜欢他。如果他是个间谍或者刺客，他真的很蹩脚。”马修微笑了。

“也许他只是在拖延时间？”摄政王猜测，“两方都有许多人想看我们失败。”

“我明白，”马修说，“但你可以见见他本人，自己下判断。他有……有某种玩具。我相信你会感兴趣的，和往常一样，你有权利首先拒绝我的任何特殊商品。那是一种光源，由一种被他称之为电的东西提供能量，就像古老的故事中一样。没有蜡烛实用，但同样是一种奇迹。”

马修不知道摄政王是否知道这种叫做电的古代能量的故事，但他想让摄政王认为他做了一笔好买卖。

“电，你说什么？纯属无稽之谈，”摄政王说。“但我会跟他会面，明天晚上，在晚宴上。我还是一如既往邀请你和你最亲近的人，但我需要他也出席。就如世人所说--亲近朋友，但更亲近你的敌人。

“我敢肯定，事情不会变成那样的，吾王。”马修再次重申，“但我会让我最得力的人盯着他的，如我们商量好的。”

一声敲门声惊动了他们两人。“进来。”两人隐秘地交换眼神后，摄政王说道。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瘦高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袭黑

衣，脸也隐藏在黑暗中。

“我很抱歉，吾王，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他用深沉而傲慢的声音说着。他一直在门边听着，他一直这么做，但摄政王不需要知道这个。

“你对时机的掌握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适宜，亚历山大。”摄政王说，“马修，你认识亚历山大吗？他是我的首席顾问。”

马修在他说话时站起身，伸出手却遭到拒绝。“我相信我们已经见过面，在我之前拜访时，”他说。“但我想我们没有正式介绍过。”

“很荣幸。”亚历山大回答道，但他的语调显示他根本不这么想。“吾王，你得去议会了。现在是投票的时候了。”

“当然，当然。”摄政王答道，“我很抱歉，马修，但我必须离开了。不过明晚，晚宴见？”

“是的，吾王。”马修回答道，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亚历山大。

马修和进来时一样尽可能小心地离开摄政王的宫殿，看着亚历山大离开时摇晃的背影，他发现很难让自己不对这个人多加小心。

三

本搬出最后一个箱子放在桌子边，并帮助卡尔把最好看的商品摆在最前面。“难道你不担心这些在晚上全部被偷走？”他问道，把一座玻璃完好的熔岩灯放在小小的木制基架上吸引客人目光。

“不太担心，”卡尔说，“当然，我们会安排几个守卫，但从我行走这条路线以来，我们售卖时从来没遇到过麻烦。我想人们不敢冒险，他们怕我们不再来这里。”

“你很容易相信别人，卡尔。”本指出。

“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卡尔回答。

等到马修差不多走到身后，本才注意到他。“一直挺忙的？”马修问，本一侧头，吓了一跳。

“哦，你好，马修。”本气喘吁吁地说。“我不知道你过来了。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会在这里看着呢？”

“安排市集可不只是搬桌子。”马修告诉他。“管理，上下打点。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看来就我一个人能做这些事啊。”

“所以并不是像卡尔说的，你跟辛勤工作不对付？”本笑着说。

卡尔友好地推了本一下，马修笑了。“为何不先把那些放下呢？”马修打断道。“我有一些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当然，从刚开始我就一直想找个借口停下来。”本说，不可避免得到第二下不那么友好的推搡。

“我去觐见了摄政王，”马修说，“他对你很感兴趣，本。我提到了你的技术，电灯？看起来他可能会感兴趣。”

本很是懊丧。“马修，”他有些恼火，“我说过的，它不止于此。我知道现在它只是昏暗的灯光，但只需要一些改进和时间，我能向你展现各种东西。”

“我知道，你已经告诉过我了。”马修回答。“但是你为什么不留着

这个话题跟摄政王说？看它是否会拉高点价钱。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里面有你的一份，所以你得到越多丹尼拉斯币，你就可以过得更好。”

本摇了摇头，低声嘟囔着关于他如何怀才不遇，但马修和卡尔毫不理会。马修正要转身回到自己的车厢时，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转向卡尔，摸摸下巴上长出的胡茬。“卡尔，”他说，“我差点忘了提。我希望今晚你能在这里带我们的年轻朋友好好享受享受，顾着他些，给他长些见识。”

“没问题，老大。”卡尔说着又举起沉重的箱子搬上了桌子。“如果他需要，我会给他换尿布的。”

本和卡尔笑了，但马修转身朝自己的拖车走去，似乎并没有听到卡尔的回答。他边走边自言自语，但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本和卡尔交换了质疑的目光，但认为仅此而已，回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夜幕降临后摊位都搭建好了，虽然卡尔一直说不可能下雨，本还是用塑料布把所有摊位都遮盖起来。守卫倒数第二节车厢的两个男子一天都没有动过，本觉得必须得说说。

“他们是我们夜间的看守吗？”他问道，指着那两个人，卡尔转过头看他在说谁。

“谁，那边的乔和迈克？”卡尔问道。“他们一直在那边一整天了。我猜某个时候会有人来替换他们去休息吧。”

本趁机问出他的另一个不那么隐晦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那辆拖车？”他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负责整个公路列车，为什么总是呆在那辆拖车周围？”

“你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卡尔提醒他。“我想马修跟你聊过？”

“我知道，卡尔，只是，嗯，好像有些事除了我，大家都知道，这真的让我很难受。”

“好吧，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只能说，将来你总会知道的，但现在不要插手这件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吧。”

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了。既然货物都遮盖好了，公路列车也有人看守，卡尔说现在是时候找些乐子了。晚饭前他们还有好几个小时，而且他大声对所有人宣布，他要去喝一杯。

本和卡尔跟着周围由司机和年轻男人聚成的小小一群人。他们穿过拥挤，繁忙的街道走向一个本认为是当地酒吧或者酒馆的地方。妇女和年幼的孩子们留在后面的拖车上，着手为明天上午的集市做最后准备。但卡尔解释说，集市的前晚是庆祝的时刻。

他们光顾的第一个酒吧既小又挤，但每个人都设法挤到吧台点了一杯饮料，水罐大的一大杯啤酒。本必须用双手托着它，同行的很多年轻人也跟他一样。本惊讶地看到许多同龄人甚至有比他小的年轻人在酒吧里喝酒，享受着烟雾缭绕的拥挤氛围。他还惊喜的发现，公路列车的任何成员在这个城市的所有酒吧里都不用为喝的付钱。

第一杯酒喝到一半，本的头就有些晕晕忽忽了，但他看的出来，剩下的人都像刚开始一样清醒。本刚喝完第一杯酒，卡尔就拍拍他的背，半拖着他走出酒吧，走向他们预定路线的第二家酒吧。第二家酒吧比第一家要小一些，但每个人都能叫上一杯酒，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喝完。本不可避免地当了最后一名。

他们抵达第三家酒吧的时候，卡尔几乎是把本抱进门的。这酒吧比前两个大多了，但也更挤。如果不是预定的桌子周围有很多椅子，本可能晚上大部分时间会躺在地板上。

他们围坐的大桌子上摆满了面包和奶酪，以及各种各样的肉类，当然，啤酒更多。本还没来得及拒绝，另一杯酒就摆在了他面前，他被要求必须喝完。他每喝一口酒就勉强吃几口面包，徒劳的试图尽量多吸收点酒精。

卡尔抓着一个路过的女招待搂了过来，点了酒后拍拍她的屁股让她起身。在本看来，其他人都是这么对待酒吧的员工们。人们大喊大笑的声音，带着痛快享受的肆意，再加上酒精的影响，本做了他唯一能做的，试图加入进去。他把下一个路过的女招待拉向自己，像卡尔做的一样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却被一个耳光抽醒，周围响起喧闹的嘲笑声。

“那是克尔斯滕，酒馆老板的女儿，”卡尔说道，把本剩下的酒推向他，“没人敢骚扰她。”本坐在那，惊呆了，揉着发红的脸颊，“喝了这杯，”卡尔劝道，“就没那么痛了。”

本双手举起杯子，一口灌下剩余的酒，喝完后重重摔在桌上。这更多是因为他力气不够托不住酒杯，而不是为了彰显他的男子气概，但桌上的人们同样对他喝彩。不久，酒吧女招待又端上了一轮啤酒，这次本比较明智地假装时不时喝上一口。

食物和酒水是免费供应，正如卡尔所言，很快大家都喝得跟本一样烂醉，他们减慢了喝酒的速度，说着粗俗的笑话和骇人听闻的故事，一边不停的轻薄着他们够得到的女客人和女招待们。

“嘿，看这儿，乔，这是我们那晚撞到的男孩儿。”迈克说着，醉醺醺的拍在本肩膀上，几乎把他压倒在桌子上。看起来那两个守卫也歇了班，加入了派对。

“的确是。你屁股上的泥蹭掉了吗？”乔问道。

这引起了桌子上更多的笑声。本试图站起来，但发现他的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他重新跌坐在椅子上。迈克提着他的领子把他拉了起来。

“还想再喝一轮吗，小屁孩？”迈克一手提着本一手拿着酒问道。

本伸手去戳他的胸口，第一下失手了，但第二次戳到了他的肩膀。“瞧。我是本，不是‘小屁孩’”，他不服气地说，“而且如果你敢再把我放倒，你就……”

迈克放开手，本又掉进椅子里，半歪着滑到桌子下去了。迈克把他拉到座位上。“我喜欢你，本。”他告诉他。“你蛮有胆量的。那天晚上抱歉了；我们只是开玩笑。为什么不让我请你喝一杯？”

“不，不要喝了，谢谢。”本恳求。“另外，你知道今天酒水都免费的，是吧？”

“是的，但这是我的心意。”迈克笑了。“来吧，我们一起喝一杯。”

本从迈克手上接过满满一杯酒，他们轻轻碰杯，衷心的说道："干杯。"

迈克在本坐下前捏了下他的肩膀，几乎弄断了他的锁骨，"很高兴你上了车，本，"他说。

随着门被推开，一阵冰冷的寒风灌进来，十几个醉汉走了进来。他们朝着公路列车的人们围坐的桌子径直走了过来。领头的男人已经看到了这边，他大摇大摆的走着，毫不在意有客人被他推倒或者撞倒，朝桌子这边走来。他的外套又长又重，上面沾满了泥巴，刚好匹配他肮脏的脸庞和头发。酒吧里的其他客人向后退去，没人敢挡那群人走向桌子的路。

"嘿，瞧，伙计们。"他说，"看来有群碟龙杂种占了我们的桌子啊。该他们滚回窝里了，是不是？"

卡尔转过头看着这个男人，似乎对他空洞的的威胁毫不在乎。"你还是滚开吧，斯特拉弗斯，"他骂道，"我们刚有点乐子，你们这群下水道的渣滓就出现了。"

斯特拉弗斯的脸庞因为愤怒而扭曲了，他转过头看向跟他一同进来的男人们。"难道就让这群南方碟龙杂种这么跟我们说话吗？"他口齿不清地说。"你们敢不敢给他们点教训？为了我们的先辈！"

本注意到酒吧的客人有的已经离开或者躲在门边，准备必要时马上躲出去。卡尔站了起来，但他看起来和本一样烂醉如泥，几乎站都站不稳。斯特拉弗斯第一拳直直打在卡尔的鼻梁上，他向后倒去，落在桌子另一边的人身上。

瞬间，公路列车的人员跳了起来，椅子都向后翻去，肾上腺素的激增暂时消除了酒精的影响。斯特拉弗斯大声喊道："看，这群南方混蛋甚至拿不稳啤酒！"下一秒，一个半空的啤酒杯砸在他脸上，割破了他的嘴唇，把他砸翻在地。

本也站了起来，他站在越来越多的干架男人和男孩后面，看起来像是在支持他的队伍。有一个敌人手里抓着椅子，把乔撞倒在地，越过人群朝他冲了过来。本手里还拿着半空的啤酒杯，趁他不注意的时

候朝他脸上来了一拳，逼他原路返回。顺便帮助乔站了起来。

“可惜了，这么好的酒。”乔说着，在本扶他起来的时候差点把本也拉到地上去了。

“看起来不是每个人都高兴公路列车的到来呢。”本回答说，两人躲避过凌空朝墙飞来的椅子，墙上挂着的四个镜框顿时被砸碎了两个。

当地警卫队抵达现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伤痕累累，双方势均力敌。每个人都被两到三个武装警卫拖到大街上，酒馆老板在后面大喊着，“流氓！流氓！你们所有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总是在我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听见吗，不欢迎！”

打架的双方被各自分开，像要被枪毙一样被排好队。警卫队手握上膛的武器对准他们。安德森中士从队头走到队尾，又走回来，他直视着他们每个人的脸，好像他们只是刚在游乐场打了一架的小孩，而不是在酒吧斗殴。

“为什么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啊？”他问两边的人。“上次你们在这里，我想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斯特拉弗斯，你甚至不住在这里，你想让我相信你不是在找麻烦吗？”

“但，我们……”斯特拉弗斯说，中士的一个眼神让他乖乖闭嘴。

“还有你们，”他继续说道，指着乔，迈克和卡尔。“你们干这行多久啦？十五年或更久啦，我敢打赌，那时候还是阿斯托带领公路列车。我想你们该有点长进了？”

“我们是长进了，”迈克几不可闻地嘟囔，“在揍这些家伙的时候，无论如何。”本敢肯定中士听到他说的话。

“听着，现在很晚了，我们都累了，”安德森中士宣布道，“实话告诉你们，今晚我真不想费事地把你们都绑去牢里。斯特拉弗斯，让你的伙计们都回家睡觉，忘了这事，还有你们，如果三十分钟内我发现你们没回拖车里睡觉，我就放碟龙咬人了。听懂了吗？”

每个人咕哝着，点点头，醉酒，疲惫和痛苦让他们也没兴致再打

一场架。武装警卫目视双方的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开。

四

他们走回公路列车的路上，乔从后面赶上本。“做得好。”他说。“你是好样的，我很高兴你和我们在一起。”

“这没什么，真的，”本回答，尽管如此还是因为他的称赞而高兴。“但那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公路列车来城里大家都很高兴。”

“大多数人是这样。”乔告诉他。“但我们之间有过节。有些人似乎不能够忘记过去。”

像大部分人一样，本惊讶于他的清醒，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对再去喝酒没什么兴趣。他们走近市民大会区域时，本注意到卡尔，迈克和另外两个人要偷偷溜走。他追了上去。

“嘿，你们等等。”他说，“你们要去哪？”

“我们还有约会，小子。”卡尔嘴上带着一抹笑回答道。“如果你喜欢，欢迎加入。”

“也许下次吧。”本说。“我头已经开始痛了，我想宿醉甚至还没开始呢。”

本放他们离开后重新回到人群中，赶上正在等他的乔。“你说的过节是指？”他在回公路列车的路上问乔。

“我们之间一直有宿怨。”乔说。“因为南方幸运的拥有肥沃的土地和技术，但有些人只抓着仇恨不放。他们似乎意识不到，战争已经结束一百多年了。”

乔继续告诉本一百年前发生在岛城和南方男爵联盟之间的战争，还有岛城是如何被围困三年多，直到双方陷入僵局，达成停战协议。

“当然，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战胜方。”乔说完，“但我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停战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两方在战争中都失去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是马修的祖父带领第一趟公路列车北上贸易，为双方的和平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仍然有一伙人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不太高兴。仍然有一伙人想看到我们再次交战，白拿他们买不起的东西。”

本跟着剩下的人回到拖车上，他们都马上睡着了。他的头枕在简易枕头上时，他心里想着，不管他在哪个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一样的。

五

卡尔日出后不久就回到拖车，其他人正起床要为白天的市集而工作了。

“早上好，”本在卡尔蹒跚着走过他身边时喊道，他觉得他的轻微宿醉跟卡尔睡眠不足疲劳的样子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

“不见得。”卡尔回答说，他眼睛凹陷，带着黑眼圈，在初升太阳耀眼的光芒下几乎睁不开。他没注意到马修，直到他突然出现在面前。

“你昨晚去了哪里？”马修问。“今天早晨有一半警卫跑这里来了，大肆检查，看所有人都在哪里。你很幸运有我帮你打掩护。”

“对不起，老大，”卡尔说，“事情就那么发生了。他们故意挑衅，而我们真不能让步，是不是？你希望他们开始相信那些编排我们南方人的故事吗？”卡尔脸上带着不合时宜的笑容。

马修继续说道，声音轻如耳语：“不错，卡尔，”他说，“但你知道这次行程的重要性。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不找麻烦的。”

“对不起，”卡尔抱歉地说，“你想让我说什么好呢。我的意思是，瞧，并没有真的妨碍到什么。”

“也许，”马修回答，“但我想这次更多是因为幸运，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走好运。”

卡尔正要说什么，马修继续说道。“现在，你去打理一下自己吧，”他说。“你看起来糟透了。这里马上就要忙碌起来了。”

卡尔刚打理好自己，市民大会区域就挤满了人，他们从一个摊位冲向下一个，寻找着能让他们生命完整的重要商品，热切地讨价还价。本的摊位吸引了一大群人，客人们仔细地听他解释着出售的破碎科技产品的功能，假如产品能正常运转的话。当本在推销一个玻璃屏幕上有画面声音的灯箱时，卡尔跟着马修正一家家货摊巡视过去，看是否一切正常。

“马修，对不起。”卡尔说。“我知道我不守规矩。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没关系，卡尔。”马修说。“是我反应过度了，如果是其他任何一次行程，这完全没关系。大多数时候，我可能会跟你一起在那里，给那些碟龙杂种颜色看看。这次只是我有点毛躁了，你知道的。”

当他说完这句话，他回头看了看倒数第二节拖车，在那里乔和迈克已经重新站在他们平常守卫的位置了。

“今晚有什么计划？”卡尔问道。“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没什么特别的，”马修对他说。“我们在日落之后，要去参加晚宴，那时候摄政王会宣布的。”

马修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卡尔的眼睛。“只是，有点事情。”他低声说，“我不知道。我与摄政王已经相识大半辈子了，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正在发生其他什么事情。我需要你今晚留在这里，卡尔，以防万一。时刻警惕。”

他们继续走，按比例征收一部分所得，并警惕着任何小偷或找麻烦的人。马修很高兴看到，斯特拉弗斯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留在家里。

余下的一天里市场仍保持着近乎疯狂的火爆。通常的计划是公路列车停留一到两个星期，但如果马修除了收钱就没别的可作了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余下货物要售卖了。

马修很满意他的第二笔收入，把上锁的盒子藏在木质沙发底座的格子里，着装准备参加晚宴。

六

就在日落之后，马修拉着正在整理东西的本，带他来到他的拖车。沙发的扶手上有一件干净的蓝色衬衫，马修在进门后递给了他。

“它应该合身，”马修说。“我们不能让你穿着工作服觐见摄政王。”

本接过衬衫走到帘子后面换衣服。“水槽里也有温水。”马修在他身后说。“我想你可以洗洗。”

当本从帘子后面走出来，马修已经给他们俩各倒了一杯饮料，他坐在沙发上，脚架了起来。但他的表情却非常疏离。本挥手在马修面前晃了晃，他的手腕被狠狠抓住扭向身后，这让他又惊又痛。

“嘿，干什么！”本喊道，把手拉出来，轻轻揉了揉。

“对不起，本，但你真的不应该在我身边做这样的事情。”马修说话的时候像是透过本的身体看着远处。

“马修，怎么了？”本问道。“你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本，请坐，”马修说。“跟我喝一杯。一杯我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不担心我在晚宴上出丑的话。”本笑了起来。

马修笑了，虽然本确信他的眼中没有笑意。“摄政很快就要接见我们。”马修说，“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先单独待会儿。在去晚宴之前，有几件事情你需要知道。”

“这不会跟那个神秘的拖车有关吧，是不是？”本问道。

“很抱歉对你隐瞒。”马修说。“但你听我说完后，我敢肯定，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都是必要的。”

“洗耳恭听。”本说。

“这次行程，我们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本。”马修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任何不必要的人看见她。她很，好吧，她很重要。”

“她是谁？”本问道。

“我马上就会说到这个。”马修安抚他。“但首先，我要告诉你一些我们的历史，因为你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人。”马修痛饮了一口，然后再继续。

“我不知道你到底已经知道多少了，”马修说，“所以我会从头开始。南方男爵领地和岛城市民之间从来没有相安无事过，我想你昨晚已经注意到了。”

“是的，乔告诉了我关于战争和围攻的事情，”本打断他。

“这远比那场战争还要早，”马修继续说道，“我们在南方一直拥有一切。资源，肥沃的土地。我们宏伟的城市是建立在那些已经存在的废墟上的，我们从来不用真正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这里的北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你已经看到了荒原，而那正是这里以前的样子。

“部落从荒原北迁过桥到这个城市的废墟上定居，但从第一天起他们的生活就十分艰难。听说，在海湾附近的农田需要耗费数年经营培育后，那些靠垃圾和野生动物生存的人们才能够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我们从来没尝过那种苦难，从未有过。

“南北之间的第一次交流是，在离现在几乎一千年以前的冲突战争。凭借我们充足的武器，我们总是能够击败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断侵略。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两百年，直到双方死伤无数，只能坐下来寻找一个停止战争的方法。

“当然，和平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荒原北迁岛城，他们随身携带着各种武器，最终建立了新的军队行军南下攻打我们。我们又把他们打了回去，但这次比第一次要困难得多。人民们太过愤怒于数百年的和平被打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有男爵组成联盟进军北方，迫使侵略者退回岛城的城墙内，并试图围困他们将近三年时间。不过，他们仍然不能被打败。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死亡，谁又知道围困期间有多少人死去呢。但还是有更多的人，回头来侵略我们。

“最终，和平使者们会面了，他们签订了阿多尼斯条约，条约规

定国与国之间的和平高于一切，两大联盟之间应该开展自由贸易。

“当我的祖父建造了他的第一辆公路列车，并满载着所有他能找到的可售卖的技术和商品驶向北方，人们都称他为疯子。没有人真的相信他能从北方蛮子的地盘上回来，但他做到了，带回各种新式啤酒，布料，香料，引起人们争相关注。看起来似乎条约终于能生效了，而过去的五十年里，两国之间，除了文书往来，没有发生过战争。

“当然，自那以后，男爵联盟已经四分五裂，每一个都由各自的男爵统治，男爵们私欲膨胀，他们之间的友谊名存实亡。我们再也无法信赖彼此，说实话，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们之间就会爆发战争。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本，而且我认为它姗姗来迟。如果我们想趁机给南男爵领地建立秩序并阻止他们四分五裂，卓西斯就需要与一个新的，强大的势力结盟。南方没有，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到北方寻找。

“我们还是孩子时，我跟现任摄政王就结识了，本，对我来说，比起玛凯或法拉斯兰或者其他男爵领地的人，他是一个更亲近的朋友。

“我告诉你这一切，是因为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什么事情不对劲，觉得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我不想让你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参与进来。今晚参加晚宴的其他人都知道那位客人的存在，还有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退出，现在就是时候。我可以替你在摄政王面前找个借口。”

马修的脸已经变得惨白，本低头看去，注意到他还没碰他自己的饮料。

“拖车上的女人是谁，马修？”本在可以说话后问道。

“你确定你想知道？”马修问。本点了点头，让马修继续。

“她的名字叫莎芙兰，卓西斯第四十八代男爵斯蒂芬三世的女儿，”马修郑重地说。“她十五岁了，今晚就要被献给摄政王，在她十六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结婚。”

本看起来震惊，但根据马修告诉他的故事，他并不是真的很惊讶。

“很抱歉对你隐瞒这一切，本，”马修继续说道，“但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它可能会引发战争。不过，明天日落后，行动结束联盟就将达成。南方不会再有可以抵抗我们联军的军队，但幸运的是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本把他的酒一饮而尽。“听起来你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说。“你真的认为它会有用？”

“它必须有。”马修喝完后，清空了他的玻璃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七

日落之后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晚宴的宾客们穿过那片空地朝宫殿走去。艾瑞和卡特里娜煞费苦心，穿着精挑细选的晚礼服，看上去很惊艳。马修和爱德华，卡特里娜的丈夫，落后于正在聊天的女人几步，欣赏美色。丹尼尔喋喋不休的跟他爸爸说话，问着关于摄政王和宫殿的问题，而亚当则在父亲的怀里酣睡。与马修和卡特里娜的判断相悖，摄政王曾发话要两个孩子一起参加派对。

“关于……”当他们走近了代表摄政王宫殿入口的大木门时，本低声对马修说。

“她今天下午去见了摄政王。”马修低声回答。“偷偷带她出去很容易，因为周围都是人。”

本回头看了看倒数第二节拖车，发现乔和迈克都不在了。“我应该早就发现的。”本呵呵一笑。“神气粉小猪二人组[1]都不在周围晃悠了。”

“谁？”马修问，但本还没来得及回答，站在门前的三个守卫就向他们问好。

宫殿里面跟本想象的一样美丽。每一面墙壁上都装饰着描绘岛城历史场景的绘画和挂毯，还有历代摄政王的画像，它们被巧妙地用精心布置的蜡烛和偶尔几处立起的火炬照亮了。他们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每一步都响起清脆的声音。

守卫们领着这一小群人走到一处大的接待室，在那里一位摄政王的仆人对他们宣讲，尽管听他说话的只有服务人员。

接待室和走廊一样装饰精美，有着沉重的橡木大门，墙壁摆满了能想到的各种图书。本发现那是些原版书籍，和那些不是由岛城或者南男爵领地的人创造的科技一起被发现的书籍，这些书备受追捧。仔细观察后，本发现了一些文学巨著，包括莎士比亚全集。本问马修觉得吟游诗人的作品怎么样，但马修从来没有读过这些作品，据大家所说，摄政王也不曾读过。大部分书籍在被发现的时候都破烂不堪，所

以他们经常被密封保存，无人阅读过。把它们摆出来展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在接待室饮料是无限制免费供应的，所以大家都尽情享用起来。那里甚至还有专门准备由孩童选择的果汁，由于头天晚上的活动本坚持选择了果汁。他紧紧地粘着马修和艾瑞，不想做错任何事情，或者在摄政王在场时冒犯任何当地的风俗习惯。

“我今天晚上需要做什么，马修？”本喝了一口果汁，问道。

“你什么意思？”马修说。

“我的意思是，”本继续说，“为什么摄政王坚持要我参加晚宴呢？我知道你说过，他想看到我使之重新亮起来的电灯泡，但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看。事实上，他仍然需要走到你的拖车上才能看到它。”

“就像我告诉你的，”马修说，“当我告诉摄政王关于你的事情，他只是坚持要在晚宴上看见你。我只是听命行事。你可能已经想到，他不是你能得罪的人。“马修的玻璃杯空了，所以他招呼路过的仆人再来一杯。

“我以为你们认识很久了？”本在仆人走出听力范围后问道。

“确实如此。”马修说。“但他仍然是摄政王，我只是一个商人，而这一切就是这样。就像我说过的，我只是听命行事。”

他们的谈话被开场的乐声打断，声音是从接待室入口的两扇大门中偏小的那扇中传出。本和他的朋友们也是从这扇门进入。稍后礼仪官出现在门口。

“女士们，先生们，请容我介绍，”礼仪官暂停了一下，想要达到戏剧性的效果，“波施托克将军，摄政王军队的总司令，和他的妻子，达利亚夫人。”本不知道是否应该鼓掌，但房间里没人鼓掌，所以他也入乡随俗。

将军穿着一袭军装，深蓝的颜色像是黑色一般，别在胸前的勋章被擦得铮亮。达利亚夫人虽然没有在场其他年轻女性的柔美曲线，但她还是穿了一件类似的紧身礼服，上面饰有各种颜色的亮片，在烛光

下闪闪发亮。本见她入场时，身上所有不该有的肥肉都轻轻颤动摇晃着。

将军和他的妻子都很和蔼可亲，他们在等待其他客人到来时同在场的人握手，简短交谈。没过多久，本就被介绍给摄政王的三位首席部长和他们的家人，其中包括一位比丹尼尔还要罗嗦的女孩，她一直问他为什么他的口音这么奇怪，还有他古里古怪的鞋子是从哪来的。本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事实，告诉她，他是从她无法想象的遥远的东方而来。显然，贝苏萨拉，传说中的野蛮怪兽，也是东方的，为什么本没有见过它呢？本笑着告诉她，他的家乡不是那么遥远的东方，并很快告退回到马修身边。

另一声开场乐传来，亚历山大，摄政王的首席秘书官，被引进了接待室，虽然他只跟波施托克将军搭话，并用一种恼怒的眼神拒绝了所有呈给他的饮料。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应酬交谈后，本开始怀疑，是否摄政王真的会到场。他看得出来，房间里的大多数人也同样着急，他们毫无表情的盯着彼此，寻找着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细微八卦或笑料。当最后最响亮的开场乐响起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两扇较小的门都被打开了，两个警卫走进房间，他们把来福枪横在胸前，站在门边两侧。再次，礼仪官站在门口。在他开口前，本与其他人一起排队立在房间两侧。

“尊敬的各位爵士，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注意。”礼仪官说。每个人都保持沉默，等待着摄政王入场。

“很荣幸，”他继续说，“向大家介绍，岛城的统治者，摄政王科特岚二世陛下，以及他的未婚妻，卓西斯第四十八代男爵，斯蒂芬三世的女儿，莎芙兰公主。”

这一次这对未婚夫妻进场时，大家鼓了掌，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们挽着臂与经过的人握手，微笑地听着客人称赞他们是如此相配，问他们是如何为婚约保守秘密。

摄政王穿着他一贯的华丽服装，由最好的面料制作而成的最时尚

典雅的服饰，但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全部注意力被与摄政王同行的莎芙兰的优美动作吸引住了，当莎芙兰对着握手的宾客客套微笑时，他心跳如擂鼓。

当他们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只能像房间里的其他人那样伸出手。在他们经过之后，本的目光继续流连在她身上。

“你知道吗，”马修低声说，“如果是以前，你会因为这个而被处刑。”

“什么？”本答道。

“在皇室的人经过时，脑子里臆想脱掉她的衣服的罪名。”马修笑着说。

“但是，我，她是……”本结结巴巴地说，脸上羞红。马修忽略了他的解释。

“来吧，”马修说。“看起来我们要跟着他们去吃饭呢。”

晚餐的第一道菜是鱼烩，鱼是从岛城北部的水域捕获而来，是非常罕见的珍馐美味。本不太喜欢这道菜，因为鱼端上时几乎还是生的，甚至连鱼头都还在。他什么都没说，尽量吃下他能吞咽的。

更小的孩子们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宫里的侍女会照看他们用餐，给大人们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留下应酬交谈的空间。如果不是因为分心留意着长桌前端，本想他宁愿去那个房间。他试着加入他周围的谈话，但很多时候，因为他总是时不时的盯着莎芙兰发呆，他总是叫别人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摄政王亲自出面把他从恍惚出神中拉了出来。

“奈特先生，”摄政王说道，桌上安静了下来，“你觉得食物怎么样？我的朋友马修告诉我，你是来到我们领地的异乡人？”摄政王细细审视着本，说话的同时也上下打量着他。

在餐桌上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了他，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拜托了，摄政王陛下，叫我本吧，”本告诉他。“还有食物，嗯，

很美味。它很，它比我平日的要丰盛一些。”

这个评价引起马修的怒视，但摄政王只是对本笑了笑。“我很高兴向你展示了一些我们的奇珍，”他说。“这一定比你最近在公路列车上吃的要更好，是吗？而且我也希望今晚不会像昨晚一样在大打出手中结束？”

摄政王大笑出声，达利亚夫人像个少女一样吃吃地笑了起来，虽然在座的其他人都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尽管那天晚上卡特利娜和艾瑞都是盛装华服，她们还是被上流社会的淑女们排斥在外。在紧要关头，她们如果不是更可靠，起码也跟男人一样值得信赖。

从问话的间隙获得片刻的喘息，本趁机喝完他的饮料，马上有人递给他另一杯。他欣然接受了，一口气喝下半杯才把杯子放回桌上。

即使有马修的保证，摄政王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本。虽然明天他就将宣布他的婚约以巩固南北之间的联盟，他仍然警惕着这个席上的陌生人。

“喂，本，”摄政王继续说，“你究竟从哪里来？你真的让我们都很好奇，你知道的。”

摄政王的话语带着明显讽刺，但本决定顺他的意以免太过得罪他，虽然他已经得罪了他。他说话时，语气既消极又自傲。

“我来自英格兰。”本说着，同时直视摄政王的眼睛。他们的谈话被迅速升级为一场争辩。

在吞下他的最后一口食物后，摄政王挥舞着叉子继续说道。“英格兰？”他说。“好像从来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将军？”

“不，陛下，我也没有，”波施托克将军附和说，说的时候几乎折弯了他的身子。

“嗯，我很乐意告诉你在哪，”本继续说，“但我怀疑这里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

“你说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摄政王说。

“好吧，我必须承认，在我身上确实发生过一件很‘古怪’的事情。”本说，模仿摄政王说的话。

马修快要暴走地看着他们两个人，乞求他们停止。

“噢，告诉我们吧，本，我敢肯定，我们都想知道。”摄政王坚持。

“是的，我非常想听听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嘲讽地说，这是他在晚餐中说的唯一一句话。

本告诉了他们一个简化版本。“好吧，”他开始说，又喝了一口饮料。“我早晨像往常一样去实验室，发生了事故，醒来的时候就在加斯坦附近了。这就是全部了。”

亚历山大在听他提到实验室这个词的时候稍微抽搐了一下，但幸运的是，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本和摄政王身上。本说话时，目光从未离开过摄政王。

“嗯，一个奇怪的困境，我承认。”摄政王说。“我只在孩子的童话故事里听说过类似的。也许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回来，他们也许更能阐明这件事情！”摄政王嘴角微微翘起，他说完这句话，等着在座的其他人为他的幽默捧场大笑，但他们只是面面相觑，等着其他人支吾出声。

仆人们进来收第一道菜的盘子，并呈上第二道菜。当本和摄政王啜饮着他们的饮料，时不时注视着对方时，马修趁机转移话题。

“吾王，”他飞快地说，“我必须说，食物真的太精致了，是不是，将军大人？您请了一个新厨师吗？”

“是的，既然你提到这个。”摄政王回答说，带着极大的喜悦讲述他的执事是如何从法拉斯兰宫廷挖来了最好的厨师。客人们随着故事的讲述完美地抓住时机大笑着喟叹着，很快话题就转移到其他的八卦事情上。

第二道菜中途，莎芙兰从宴席上告退，理由是她旅途疲惫需要休息。虽然有失望的嘟囔，但宾客们还是站起身来，本在她身后渴望地

看着她离开。

十一点时，宴会接近尾声。谈话和酒都开始变少。摄政王提出另开一瓶酒，但经过市集紧张的一天后，马修代表所有的人拒绝了，并提议说这可能是回去睡觉的大好时间。

“只有一点，马修。”摄政王说。“明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请留在为你和你的同伴准备的房间休息。经过这么多天的路途颠簸后，柔软的床铺难道不是你现在最渴望的？”

马修鞠躬感谢摄政王的盛情款待，代表他的同伴们接受了这份荣幸。本朝门口走去，但马修轻轻地拉住了他。惯例是由摄政王率先退场，让他的客人向他道晚安，而本今晚闯的祸已经够多了。

没有人注意到，亚历山大已经快速从房间走了出去。

摄政王离开后，他的两个私人护卫进屋护送宾客们离开。在他们被护送去宫殿偏远处的房间之前，马修和他的同伴们对其余客人道了晚安。在那里他们将休息一晚。路上卡特利娜与丹尼尔和亚当重新汇合，丹尼尔紧紧地抱着他的母亲，告诉她这天晚上是多么美妙，他吃的食物是多么的美味。卡特里娜专注地聆听着他每一句话，轻轻拨动着他的头发。

马修把本从这队人中拉了出来。“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本？”他问。“需要我提醒你你是在跟谁争论吗？”

“马修，对不起。”本说。“我们开了头，我就停不下来了。我不是故意冒犯他，真的，他只是……好吧。”

“还一整晚盯着他的未婚妻？”马修补充说。

“我控制不住。”本坚持说。“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我说，她的年龄只有他的一半！”

“他是皇族，”马修提醒他，“她也是。年龄并不重要。这是在她父亲的坚持下，她才能在十六岁时举行婚礼，否则我们可能明天就有一场婚礼了。你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本，很大的麻烦。”

本垂下目光投向大理石地板。“我有一种印象，他不太喜欢

我。”本说。

“好了，本，他是摄政王。他没有必要一定要喜欢你。”马修提醒他。

本还没来得及道歉或进一步解释，马修走开了回到艾瑞身边，紧紧地拉着她搂到他的身边。本跟在队伍的后面，头低低地垂着。

---

1 神气粉小猪二人组（Pinky and Perky）是一部针对儿童的电视剧，由BBC1957年首次播放

八

午夜刚过，摄政王在床上熟睡，亚历山大召来最信任的两个仆从，摄政王私人卫队的两名军官。他们正好是早些时候护送马修和他的朋友们到他们的房间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大酒窖的一个小角落里碰面，隐藏在箱子和有着百年历史的酒精气味之下。

“你知道今晚我们必须做什么吗？”他用安静的声音问他们。

“是的，大人。”他们回答道，声音自信，坚定不移。

“明天到来我们会哀悼我们的损失，但今晚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亚历山大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齐声答道。

“记住，”亚历山大说完，“致命一击一定是我的。”

两名男子点点头，拔出匕首。亚历山大从腰带上取下雕刻华丽的匕首，一把那天早晨由他最信任的盟友从公路列车的市集上买到的匕首。

九

日出不久，本的房间被撬开，门锁被砸碎，扔进房中。他从床上东倒西歪地爬起来，这时四个摄政王的私人卫兵闯了进来，手握武器。

“嘿，这是怎么回事……”本刚开始问，枪托就直接打在他的脸上，鼻子开始流血。本用双手捂住脸，徒劳的想减缓血液流出。

“继续，给我一个理由，你这……”刚打了本的卫兵说，直接用枪膛指着本的脑袋。

“别管他了。”他的同伴说。“他们要我们留下这个活口。”

那个卫兵不情愿地举起武器扛回肩上。两个卫兵用武器指着本，其他的卫兵紧抓着他的肩膀，沿着地毯把他拖到大厅，强行扔在地上。卡特利娜已经在那里了，她抽泣着紧紧地抱着爱德华，用力地压住他衬衫上出血的地方。本的眼中含着泪水，他没办法分辨爱德华究竟是昏迷了还是已经死了。

在走廊上，更多卫兵手持武器，指着他们。本看着马修从相邻的房间内被拖出来扔在本的旁边，他徒劳地挣扎着，不断回头想看看艾瑞是否安全。一个卫兵重重打在他的后脑勺上，砰的一声他的脸被砸在了大理石地板上。

本咕哝着：“请告诉摄政王我很抱歉。”他们被强行押下蜿蜒的楼梯去往下面的地牢。

十

卡尔被拖车外某处传来的自动枪声吵醒了。因为睡姿不正，他脊背隐隐作痛，坐在倒数第二节拖车的桌子旁，但第二声枪响足以让他生锈的骨头动起来了。他原本只打算坐一分钟，对一下货物清单，让自己忙碌一点。马修曾告诉他要做好准备，但他没有意料到事情真的发生了，遇到这种事情，他真的不喜欢被证明犯了错。

他拿起了面前放在桌上的手枪，检查它是否装了弹药。他偷偷滑到地板上，动作的灵巧程度相比他的年纪和体型来说无法想象，打开已被切出的两个下舱口中更接近自己的那个。他只希望他选择让朋友们去睡觉自己守夜，没有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危险中。

把他比常人要大很多的身体从小舱口挤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通过多次吸气，他缩起腰身，钻到了拖车下的草地上。

卡尔伏在拖车下的地面上爬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他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什么。太阳刚刚升起在地平线上，为市民大会区域投下巨大的阴影，方便卡尔躲藏在拖车下的相对黑暗处。

在他的注视下，他看到了一百多名军人和摄政王的私人卫兵从拖车上把人拖下来，肆意殴打或射杀他们，如果他们敢有丝毫的抵抗的话。妇女们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不放，她们的丈夫因为试图保护家人而被恶毒地拳打脚踢。他眼睁睁看着，一对逃跑的母女被枪杀了，当她们被拖到地上时，鲜血淋漓的身体还在微微抽搐着。

他的第一反应是攻击那些战士，但他的理智知道这是无用的。如果这么做，他在死去之前什么也改变不了。

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拖车的另一边，他只看到一个卫兵从拖车之间的间隙看着会议中心区域的屠杀。他在拖车底下蹑手蹑脚的移动着，从士兵身后扑到他身上，拔出他腰带上的匕首，在他的左侧肋骨之间深深地刺下，直至心脏，把他尖叫的声音减至最低。卫兵的尸体从他手上滑落在地，垂死前的眼睛盯着卡尔，注视着他逃到了岛城中相对

安全的街巷中。

第四章

回家了。

回家了。

跳着舞回家。

有人曾经对我说过

这句话。

是在哪里呢？

一

“卡特利娜。卡特利娜！跟我说话。丹尼尔和亚当怎么了？”马修说着摇晃她，虽然她还是一副没听见的样子。爱德华被带到牢房不久就死了，但她接受不了。相反，她坐在那儿，面无表情，茫然地盯着面前。到现在她眼里还没流一滴泪，不过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便如此，就他们所知，时间可能也是件奢侈品。

牢房里面非常狭窄，让人不堪忍受到了极点，木门上面是带着栅栏的小窗户，对面的墙上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爱德华的尸体还留在他们身边，马修往门外的呼喊都碰了壁。唯一的一张床上盖了一条毯子，无论是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像是从未洗过，而头顶管道不停漏下的水滴也足以把人逼疯。

莎夫兰和艾瑞坐在一起，两个人在毯子下面紧紧抱着对方，徒劳地试图保持体面。他们被拽出房间时还穿着睡衣，没来得及换衣服。本只穿着平角裤和T恤衫，头埋在手里，揉着作痛的鼻子。

马修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回到牢门边，使劲敲着沉重的木头。本走到他旁边。“怎么了，马修？”他问道。“瞧，我能跟摄政王说上话。我们可以解决的。”

“别傻了，本，这跟你没关系。”马修回答说，最后又砸了门一次，走到床铺边。

“莎夫兰，详细告诉我他们把你带到这儿之前，都对你说了什么。”他要求道。“不要遗漏任何事。”

“我……我不确定自己还记得。”莎夫兰回应，忍住泪水。

“你记得什么就说什么！”马修喊道，抓住莎夫兰的肩膀。

“把手拿开！”莎夫兰命令。“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你忘了我是谁吗？”她勃然大怒，把气撒到马修身上。

“现在的话，小姐，我倒真不在乎。”马修尖刻地说。

本插了进来，不等马修说出更多便抓住他的肩。“算了，冷静点。”本恳求道。“在这儿大家都是一条战线的。别忘了这点。”

“对不起。”马修说，肩膀塌下来，好像突然没了斗志。

莎夫兰只是看着他不说话。她开口的时候也没有道歉。“大兵们叫我背信弃义的刺客。”她对他们说。“就是这样，然后他们把我拽到这里，和你们一起扔到这儿。我就知道这些。”

马修又站起来，回到门边，狠狠打着木门，可他的脸色已经告诉了大家，他明知没有用。“守卫！”他大喊道。“孩子们在哪儿？守卫！有个人死了。守卫！”

“马修，算了吧，随它去吧。”本向他建议。“他们不会来的。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我不明白，”马修回答说，“要是他们叫她刺客，那我们杀谁了？”

“摄政王。”卡特利娜说，但当他们转身去看着她，她的目光依然穿过他们，茫然无物，紧紧握着死去丈夫的手。

二

“敢出声，我就把你们的脑袋撞碎。”卡尔嘶声说。

安德森中士醒过来，发现卡尔俯身站在他身边，脖子上架着一把刀，太阳穴上紧紧顶着手枪管。

“卡尔，搞什么……”中士开口说，但卡尔往后拨动手枪，上了膛，中士马上不说话了。

“你动一下，我就把你和其他人杀了。”卡尔说，声音平静，不起波澜。安德森中士抬头盯着他，眼睛害怕地瞪大。“现在我要后退一步，好了。”卡尔接着说。“你得保证不会像个小妮子叫叫喳喳的。”安德森中士不需要对他回答，他知道不听话会有什么后果。

卡尔从床边走开，枪一直对着中士的头，把刀插到皮带鞘里。比起正对着打开的门或床脚，背靠着墙要总是更让卡尔有安全感。

生命脱离了千钧一发之险，中士抓住机会开口说话了。“卡尔，”他恳求道，“不管我做了什么事冒犯了你，拜托，我们谈谈吧。没必要这样子。”

“今天早上，”卡尔提醒他，“日出不多久，你和摄政王双方的人袭击并杀害了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预先警告，而且就我所知，也没有挑衅事件。我成功逃脱了，我是来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再一次地，卡尔声音沉缓，字斟句酌。

他之前看着安德森中士躺在床上睡得很香时，在心里练习过要说的话。他不能冒险让自己屈服于心里越来越强的怒火，把对那些士兵的一腔怒意发泄在这一个人身上。然而，中士还是注意到卡尔的手指在扳机附近危险地徘徊。

“卡尔，我不知道。”安德森求他。“摄政王的人我无权调动，只有民兵队。你一定是误会了。我……我没有下令。没人告诉我。唉，卡尔，我不知情啊。”

中士的声音颤抖着。他在岛城守备队干了二十多年，这还是第一

次如此为性命担忧。他记起最早基础训练时的日子，有人告诉他上膛的枪是最危险的。现在他明白了，那种说法应该是“拿在疯子手里的上膛的枪”。

“这不是我要找的答案，小皮，”卡尔生气地接话道。“我们彼此认识多长时间了，嗯，这就是你的人回报我们的方式？”

彼得坐起身说：“卡尔，我……”

“不许动！”卡尔大喊。“你动一下试试，小皮，我现在就把你打死在这儿。我已经没什么能失去了。”卡尔已经濒临崩溃，愤怒像一阵红色烟雾般锁住了他的视线。

彼得僵住了，停下了动作，盯着在面前危险摇晃的枪筒，眼睛因惊恐而睁得老大。

僵局被一阵贯穿城市的钟声打破，声音从岛的一边传到另一边，又传回来。彼得迅速往旁边一躲，手枪开了火，子弹险些击中他的太阳穴，穿过枕头打到床后面的石墙上。他直视着卡尔的眼睛，突如其来的惊愕让他呼吸加速，他等着再开一枪。幸运的是，没发生这事。

“坐直，小皮，”卡尔说。“我……我无意让枪这样走火。”他的声音失去了自信，几乎像彼得之前那样犹疑。

“干嘛不把枪放下呢，卡尔？”彼得恳求道。“我什么都不打算做。”

“我做不到。我暂时不能相信你，我敢肯定你能理解这点。”卡尔告诉他，但他的枪握得不那么紧了，枪管也往下移了一点。他平静的声音回来的和去的一样快。

“那些钟好几年都没有这样响过了。”彼得对他说。“它被用来在紧急时期召唤人们到城市大会区集合。我必须到场；如果我不在，他们会注意到，有可能来找我。”彼得话的最后一部分不完全是真的，不过卡尔不知道。彼得不在场当然会被发现，不过可能他的手下会直接该干嘛干嘛。

卡尔继续看了他一会儿，考虑他的话。终于，卡尔放下了枪，塞

回皮带上。

彼得深吸一口气才开口说话。“这是个好开头，卡尔。”他说。“我现在要起来了，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什么事，我无法想象摄政王会下令让我和他的手下袭击公路列车。有些事肯定不对，信不信由你，我站在你这边。”

“不管你现在去哪儿，我要跟你一起去。”卡尔严肃地说。“我还是不信任你，小皮。就我而言，你还是敌人。一步走错就会出事，所以帮帮我，小皮，我要把你带走。”

“可你做不到，你会被认出来的。”彼得坚持说。

卡尔站了一会儿，揉着伤疤思索着。“也许不会，”他开始说，“你有剃须刀吗？”

三

“卡特利娜，你这话什么意思？”马修说。“这真疯狂。就算摄政王死了，他们怎么能认为是我们干的？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孩子就认识他了。”

“不过并不是我们所有人，是不是？”本补充道，不过他感觉没人听他说话。

“有些地方不对劲。我不喜欢这个。”马修继续说，拳头沮丧地张张合合。

艾瑞接着开口，像自己的男人伸出手，给他安慰。“你知道，”她开始说，“荒原的人们有一条谚语：‘朋友只是没有胆量杀你的敌人。’”

“那又怎样，你是说他们觉得我们挺有种的？”马修问道。“我不明白，这还是说不通。我们谁也没杀。”

“但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点。”本说，不想被撇到一边。对真正发生的事他慢慢有了个想法。

“等着就是了。”莎夫兰说。“我们是不是下结论太早了？我们无法肯定摄政王是不是真的死了。”

“哦，他已经死了没错。”门外面有人说。马修和本一起转过身，争着通过门上的小方格窗户看。

亚历山大从相对阴暗的地方走到唯一一根蜡烛的光线下，离门边站的有一小段距离。本和马修看到的范围内，他是一个人。

“昨天晚上被杀的。”亚历山大接着说。“一个背信弃义的刺客将他一刀捅死。”

“但你怎么能觉得我们与此有关？”马修问道。

“我不觉得，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要因此被绞死的。”亚历山大回答，嘴上带着笑。

马修伸手抓住小窗户的横梁，试图用尽全力把门摇开。“发生什么事了？”他问道。

亚历山大往大厅里呼唤守卫。没多久，摄政王的四个贴身卫士已经来到门边，其中两个就是昨晚帮助亚历山大的。

“我回来时准备好这一个。”亚历山大指着本说。“让其他人保持安静。这会是哀悼的一天。”

亚历山大走回昏暗的走廊里，一个守卫狠狠用来复枪托砸马修的手指，迫使马修后退，害怕又挨打。

“等等，”马修在他身后叫道。“有个人死了。”

“很好，”亚历山大对喊回来，“我会让守卫把他跟其他人扔到一起。”

亚历山大甚至还没有走到回到上面宫殿的楼梯，本就被强行拖去大厅，面对不知是何的命运，他的同伴在牢房里互相安慰。亚历山大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笑起来，走向自己的命运。

四

卡尔紧紧跟着彼得·安德森，走过城市后街，走向集会区。他们跟随着铃声，好像岛城里的每个人都放下了手头的事，跟他们一起走，几千人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卡尔花了五分钟修剪，剃掉胡子和头发，尽量让自己换个模样。只剃掉胡子的话，卡尔觉得变化不大，如果那些残忍杀害他朋友的人还在找他，这副样子即使在一大堆人里也能轻易被认出。卡尔没办法弄明白袭击者是否知道有人逃脱了，就他所知，可能还有别的人被士兵抓到或杀死前成功逃走。

小皮如承诺过的等着他，没有试图逃跑或者求助。卡尔无意伤害小皮，伤害任何人，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可他还是用枪顶着彼得的背，往城中心走去。

当然，卡尔之前杀过人，大部分公路列车开久了的人都会这样，但从来没有这么亲密的人，也只有一次对方是他认识的人。他不想再来一次。卡尔持枪的经验要么是来自路边的玩乐，击中罐头之类的小东西来赢得神枪手的美誉，或者是在枪战中对击可能的袭击者，只要能偷到一些值钱的货物，他们会不惜让公路列车上的所有人丧命。卡尔不喜欢枪支，他更多是被父亲那样赤手空拳打着带大的，但他知道如果时机到了，没什么比手中可靠的枪更有用了。

他在彼得的衣柜里找到一件长大衣，决定竖起领子，试图掩盖自己标志性的伤疤。即使脸上的毛发都没了，大部分熟悉他的人还是能从伤疤认出他。大衣长而松散的袖子也能盖住手枪，让他能紧顶着彼得的背，走过熙攘的人群而不被发现。

卡尔和彼得到城市大会的时候，公路列车周围的人已经往后退回街道，但卡尔用枪轻推彼得的背，敦促他穿过人群，走到前面。彼得穿的摄政王制服让人们恭敬地让开一条道。人们挪到一边让他经过，他连开口都不用，平民们都知道他的重要地位。彼得没理会他们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请求，只是挤过去走到前面。

“小皮，小皮！这边！”有人喊道。“搭把手！”

两个人都停住了，卡尔把枪管往彼得背上顶得更狠，后者转身回应叫他的人。

那个人是个年轻的新兵，疯狂地挥手让中士注意到。他站在人群前面，其他装束一样的人努力把越来越大的人群往后推，离开最前面的公路列车和其后的宫殿墙。

“喂，小皮！”他又叫了一声，人群再次往前挤去，试图走过士兵和公路列车，更清楚地看一眼宫殿的墙，弄明白为什么敲钟。

卡尔抓住彼得的手臂，把手枪往他背上推，提醒他说话时要注意。经历了早上的折磨，彼得已经太了解这含义了。

“抱歉，米奇，我得走了，要去向王宫里报告！”彼得喊道，但人群的声音足以把他的话淹没。看了一眼年轻士兵不解的表情，彼得指向王宫大门，卡尔更用力地抓住他另一只手臂。

年轻的士兵明白了。“那么，让他们采取行动，”他回道，“否则这事就要麻烦了！”

卡尔放开他的胳膊，他们继续往人群前面走。他倾身靠近彼得的耳边，小声说，“干得不错，但不能大意。不准给你的人传消息，递暗号，不然会很麻烦。”

中士只是点了点头。

宫殿大门外，另一大群士兵聚在一起，徒劳地试图挡住人群。离前面还有五六排人，卡尔推着彼得让他停下，好好看看发生了什么，但又远的不能让任何士兵朝他走一步时收到有用的警告。彼得弯身隐藏在人群中，不让手下人认出来，卡尔又一次紧抓住他的胳膊，把枪往背上顶得更紧，正对心脏后面。

五

“啊，波施托克将军，”亚历山大说着，走近这个站在阳台上俯视城市大会，上了年纪的军人，“我希望事情按照计划进行，是这样吗？”亚历山大带着掠食者般的微笑迎上军人担忧的目光。

“当然。”波施托克回答。“我的……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听你指挥进军了，大，呃，摄政王？”

“摄政王。”亚历山大沉思着说。“你知道，我喜欢这个发音！”

亚历山大冲军人大笑，然后转身面对人群，容光焕发，人群抬头看他，他很快调整成难过迷茫的表情。

亚历山大用手势示意他们静下来，但摄政王两个守卫之一喊了几声才引起他们注意。几秒钟时间，人群就变得死一般的沉默。亚历山大夸张地张开手臂，对着人群讲话，好似示意他们向他走来，或者要求拥抱。不论是什么，他们依然保持沉默，转脸看向他，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

“各位，请听我要说的话，”他开始说，“如诸位所知，今天原本是庆祝的日子，不幸的是，它却变成了悲痛凄惨的一天。”

能听到他的话的人少得可怜，但亚历山大确信他的话会往后传去，会被重复很多遍。

“朋友们，”他继续说，“注意这些话，用心记住。我们敬爱的摄政王已经去世了。”

他的话迎来一阵震惊的回应，几百人同时开始说话。这一讯息往后传到大街小巷，而不相信的说法也从后向前传到王宫。亚历山大高高举起一只手，请求人们倾听。

“摄政王是今天早上被发现的，”他宣布，“被他选择做新娘的女人在卧室杀死，一把卓西斯的匕首刺进心脏。”针对这一说法，下面又是一阵声音和活动的浪潮，人们又迎着士兵往前推搡，试图弄出一条去宫殿大门的通道，自己能亲眼看看。

“各位，请听我说。”亚历山大求道。“刺客在我们控制之下，她从现场逃离时被抓到，我们领袖的血还在从她手上滴下。我说的不是别人，正是莎夫兰小姐，斯蒂芬三世，卓西斯第四十八任男爵之女！”

这又激起了人群的一阵呐喊，他们往前挤，把士兵推到宫殿墙边，后者白费力气地努力迫使他们退回去。亚历山大往左边瞥了一眼，下令让更多的私人护卫过去帮忙控制群众。

“诸位，诸位！请听我说！”亚历山大接着道。“刺客及帮凶都得到控制，我向你们保证，正义必会得到伸张！血债血偿，一如既往！”

群众正迅速地转变成乱民，亚历山大知道是时候添一把火了。群情激愤，正处于嗜血状态。他会告诉他们剑指何方。

“罪犯必定会当众受罚。”他承诺。“不过，诸位，摄政王无嗣便离开我们。虽然本非我愿，可重担落在我身上去扮演他的角色，直到选出合适的继任人。”

大家纷纷嘟囔着表示赞同，而他继续说。“至于现在，”他对他们说，“我必须作出对你们来说最困难的决定。长久以来，那些南方人应有尽有，我们则身无长物，只能得到他们挑剩下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又不是牲畜！我们不是野人，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他们派出刺客杀害我们挚爱的领袖，还期望没有反击？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太久了！”

人们听着他的每一个字，仿佛他们为这一刻已经等了一辈子。

“他们不能再阻挡我们了！”他接着说。“他们不能再蔑视我们。我要对你们说，是时候夺回我们应有的了！”

几千条手臂在欢呼中高高举起，以表达自己对摄政王之死带来的仇恨和恐惧。

“转告你的朋友和邻居，”亚历山大喊道，“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处决密谋反对者，然后我们进军卓西斯！任何适龄者都可以加入这场最荣耀的战斗！

“以科特岚之名，我们必报此仇！”

人们继续欢呼，亚历山大高高举起手臂，很喜欢此刻掌权的感觉。他已经决定，任何不参军的人都会被征兵，但从人群表现来看，这不成问题。

几分钟内，他就从摄政王的助手及其死讯宣布者变成人民军队的领袖，这支军队将要开向陌生的国度，毫无组织性可言。

人们还在往前推挤，喊叫着，欢呼着赞同让谋杀敬爱领袖的宿敌溅血。就在昨天这些人才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了公路列车市场，人们暂时忘记了当时的场面。

人群推推搡搡，卡尔和彼得被分开了。卡尔把手枪塞回大衣里，搜索着人群，寻找彼得，或者任何军方人士接近的迹象。他感到肩上被人紧紧一握，心下一沉。

“快来，我们得离开这里！”彼得越过人群的嘈杂声对他喊道，逆着人流把他往回拽去，他的制服不像几分钟前那么能赢得尊敬了。

卡尔跟着他，推开数以千计的人。他终于通过了城市集会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自己极其宝贵的公路列车被毁了，人们用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砸碎发动机，撕掉拖车车皮，里面的东西洒落在人群里。

六

卡尔和彼得回到彼得家里时，人们在街上的行为已经近乎暴乱，人群走过大街小巷，告诉那些没去城市集会的人这个“好消息”。卡尔胃里直犯恶心，跟着彼得进入半掩的门。

门在身后关上，插上插销，卡尔发现自己被推过走廊，进到后面的客厅。彼得抓住他夹克的翻领，把他到近前，脸上挂着那副曾让无数囚犯在牢房中心惊的表情。

“我现在不在乎你会不会开枪打我，”彼得叫道，“但就算我必须揍你一顿，你也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卡尔把彼得推回去，站稳脚跟，牢牢立在地上。“得了，小皮，”他说，“你知道我们跟杀摄政王一点关系都没有。岛城就是我们的生计所在。我们被陷害了。你看得出来。我觉得用不着猜三次就知道是谁干的。”

对话被外面某处玻璃破碎的声音打断，接着是两声枪响，家具被砸碎的声音。两个人都装作没有听到。

“我认为你猜不出来，卡尔。”彼得回答说，“可我头脑中有一部分坚持说这是真的。”

“想想看，小皮，”卡尔坚持道，“我只能想到一个能从中获益的人。”

“亚历山大，对吗？”彼得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卡尔。今天早上我盼望的是一天愉快的工作。现在我发现头儿死了，某个长着狡诈碟龙脸的家伙代替了他，我们处在战争中。我是说，几年前他还名不见经传，突然之间，他就成了摄政王的心腹重臣。而且莎夫兰小姐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护送她来的，小皮。”卡尔坦露说。“暗中进行，按照被吩咐的行动，但她跟摄政王之死毫无关联。他们本应在今天宣布婚讯的。”

“这对我可是个新闻。”彼得回答，看上去很吃惊。

“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卡尔告诉他。“来的路上我们不能冒险让别人对她不利，所以没人知道，包括公路列车上的大部分人。我不知道男爵那里有什么消息，但这里现在的事态并不顺利。事实是，战争迫在眉睫，卓西斯需要新的同盟者，这也是摄政王一直想要的东西。”

“现在你反正要卷入战争了，”彼得回答，“但不是你原本以为的对手。似乎现在是某些人出击的最佳时机，你不觉得吗，就像他们已经为这一刻等待了许久？我们得做些什么，卡尔。”

“确实是。我们要去告诉某个人，阻止这些疯狂行径。”卡尔说。

彼得说话的时候，外面又传来东西破碎的的声音。“怎么，你想到那里，对他们说不能打仗？得了，卡尔，我们人民的恨意已经积聚几百年了，现在他们有了机会发泄出来。如果我们去那边，说一句反对亚历山大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被杀掉。”

卡尔看着他，揉着伤疤思索着。“你说得对，”他说，“那是自然，可我们不能这么干坐着。”

“我们不会干坐着，”彼得对他说，“但不管你喜不喜欢，卡尔，军队即将南下，除非我们行动，他们会在离开之前杀死你的朋友们。”

卡尔泄气了，重重坐在椅子里，以手掩面。“那你是怎么想的？”卡尔问道。

“我还不确定，”彼得回答，“但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喂，你等在这儿，我会尽快回来。”

“不，等一下，你要去哪儿？”卡尔在他身后喊道。

“在这儿等着就行了。”彼得喊回去，已经到了门外。

七

本不知道他从牢房被拖到这里后过了多久。他的胳膊和腿紧紧绑在椅子上，眼睛蒙住了，嘴用布塞住，可能坐在这里好几分钟，或许几小时了。唯一的声响是胸膛里心的急跳、地牢别处偶尔的哭喊或尖叫。

他听到左边某个地方门开的咯吱声，然后有人进来的轻轻脚步声。男人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绕着他的椅子走，本清楚地感觉到，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他都在专注地打量自己。

男人解开本的眼罩，敞开的门里射入的光线弄疼了他的眼睛。本试图从强光前转过头，但两只手按住他的脸，让它保持原样。

“下午好，奈特先生。”男人说，虽然本看不清楚，却从声音听出是亚历山大。他语气嘲讽，跟亚历山大嘲笑爱德华之死一样。

费了点力气，眨了许多次眼，本才能直视亚历山大的目光，亚历山大放开他，后退，一边慢慢地绕着本的椅子转圈，一边说话。

“很高兴你气色不错，”亚历山大继续说，“我一直觉得开始前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折磨一个已经崩溃的人有何乐趣呢？哦，请原谅。”

亚历山大拿掉本嘴里的布，让他有机会说话。

“怎么回事？你想要得到什么？”本问道，扭动着想摆脱束缚，没有成功。

“怎么，当然是信息了，奈特先生。”亚历山大提醒他。“不多不少，别的不要。”

“我能知道什么？我到这儿只有几个星期。”本回答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假如你所讲述的事是真的，你可能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亚历山大在本的椅子前面停下，紧紧抓住本的胳膊，头凑近本，

相距只有几英寸。他的声音变成一种危险的低语，在本的脊柱里传播恐惧。

“快说。”亚历山大嘶声说。

本试图回避，却无处可藏。“你想要我说什么？”他问，“我什么都不知道。”

亚历山大从本的脸前抽回身，又开始绕着他的椅子转圈，手背在后面。“再讲一遍你的故事，奈特先生。”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就说，昨天晚上太着急了吧？不要漏掉任何事。”

“就像我昨天说的，”本对他说，“我只是去了实验室，发生了意外，我在荒原醒过来。没别的了。”本尽量使自己声音放松而可信，但他还是能听到其中的害怕和不诚实。从亚历山大经过时看他的表情，本确定他也能听出来。

“很好，我明白了。”亚历山大笑着说。

本看着亚历山大离开房间，在身后关上门，把他留在全然黑暗中。本又一次试图弄松桎梏，可手腕上的痛感已经开始阻止他了。他的眼睛适应光线后，依靠从房间门下渗进来的一丝微光，他能看到自己的手绑在椅子上的轮廓。理智告诉他那些束缚丝毫未动。

他的心跳慢慢减慢，把注意力转到倾听外面发生的事上。除了偶尔的尖叫，他只能觉察出人在完全寂静中听到的那种隐约的水声。他努力调动所有感官，试图听到最轻微的声音，或者感到门外的动作，可他什么都没听到。甚至没有像之前那个牢房角落里传来的安慰人心的滴水声，他一点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本不确定他跟别人离得有多远。他被拖离房间后，守卫就绑了他的手腕，给他蒙上眼睛。领他走过迷宫似的走廊和通道，一直到他失去方向感。终于，他们把他绑在椅子上就不管他了，直到他分不清白天还是夜晚。亚历山大刚才祝他下午好，但那没什么意义，至少本不在乎。他需要专注，说出他们想听到的，并不一定得是真的。

“喂，”本喊出声，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小小的石头隔间里回响。“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

外面没有回应，也没有动作，所以本继续试图松开束缚。

亚历山大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把门开得极大，让光线冲击到本适应了黑暗的眼睛里。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

本的眼睛调整着适应，看着亚历山大站在他右边，一个身材魁梧的守卫站在左边。亚历山大笑着走过来。

“下午好，奈特先生。”亚历山大说。“气色依然很好，我看出来了。”

本的头被猛地甩到一边，守卫正正打在他下巴上。亚历山大微笑着欣赏本的痛苦。

“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开始吧。”他说。“告诉我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本转过头直视亚历山大的眼睛，生疼地挪动下巴，只是为了确定它还能动，尝到嘴里冒出的血。“我告诉过你发生的事了，”他恳求道，“我就是在这儿醒过来，仅此而已。”

“我不相信。来守卫。”亚历山大如此回应。

守卫又打了本，比上一次更狠，把他的头扇到一边，脖子嘎吱作响。出于本能，本想用手护住脸，手腕在绑带上摩擦，疼得更厉害了。

“求你，求你别这样，我说过了。”本乞求到。

“守卫。”

守卫又一次打了本的脸。本快要哭出来了，求着亚历山大住手。

“求你了，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你了，”本告诉他，“我不知道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我想让你告诉我真相，奈特先生。再跟我说一次你是谁，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确定了。”本说着，眼泪流下来，他在他们面前崩溃，只希望一切终结。

守卫又举起了拳头，本尽可能地蜷起身体躲避。“求你了，停下吧，就停下吧。”本一面说一面哭着，身体和心灵都破碎了。

“那好，我们再开始一次。”亚历山大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本透过眼泪说：“我说的是实话，”他说，“我就是在荒原醒过来了。实验室出了意外，之后我只知道我来到了这儿。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你说的那个实验室，到底是什么？”亚历山大问，又向他俯过身，每个字都充满威胁。

“只是个实验室，我们搞研究，做实验。”本回答说。

“这和电力有什么关系么？”亚历山大接着说。

“你什么意……”本开口说，但守卫又打了他的脸，这一次下手最重。本竭尽全力说完原来想说的。“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什么电力？”

守卫又举起了拳头，但亚历山大用眼神制止了他。“得了吧，奈特先生，”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你懂得电力。你自己向摄政王承认过，在他不合时宜地死亡之前。”亚历山大说着，笑容更大了。“为什么不松口告诉我你从哪里获得这个信息的？”

“我不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本说。“电力本来就是那样，电就是电。我们不用去研究它。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一次亚历山大自己动手打本，不是拳头，而是用手掌扇了他的脸。他抓住本的衣领，在捆绑物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把本拉近自己，正对着他的脸说话。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了解到电力需要获得大部分旧的技术才能运转，”他嘶声说，“现在你来我们这儿，说你能创造出来？荒原的人传说有一个地方有着电力的答案也有好几世纪了，但从来没有人找到过。现在你过来说你几星期之前还在那里？这又是南男爵领地的人没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秘密吗？”

“不，不是。”本乞求道。“我不知道了。求你，放过我吧，就放过我吧。”

亚历山大退回去，让守卫接着打本。本开口的时候又抽泣了。

“发电机给你，就在拖车里。”他主动说。“拿上它，放过我吧。”

“哦，别担心，拖车里的一切现在都归我。”亚历山大提醒他。“我确定我会找到那个，你说的什么，发电机，非常快。这只是小事一桩。”

亚历山大拿出本的呼叫器，是本和他的同伴被扔进大牢时没收的。“我需要知道这是什么，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说。

亚历山大按下呼叫器顶上的按钮，小显示屏上出现6479这些数字。

本的脸在持续打击下肿了起来，说话越来越疼，声音也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这是个呼叫器，只是个信息传输装置。”他告诉亚历山大，“在我来的那个地方司空见惯。”

“什么，实验室吗？”亚历山大问道。“不过是用电驱动的，对吗？现在告诉我它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我是说我发现的。”本说。

“是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亚历山大问。

“不不。我在我来的地方发现的。”本澄清道。“不是这里的，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守卫最后打了本一次，几乎让他昏过去。本觉得自己头昏脑涨，视线模糊，牢房在身边晃动。

“实验室在哪里？”亚历山大又问。

本试图回答，可嘴里说不出一句话。亚历山大又抓住他，把他拉向自己，猛烈地摇晃着他，又问了一遍。

“现在快说，”他冲着本的脸喊，“你来的那个实验室在哪儿？”

本无法抬起头来，下巴抵在胸膛上。守卫抓住本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让本在完全昏过去之前最后一次直视着亚历山大。

“别担心，奈特先生。”亚历山大向他保证。“假以时日，这些问题你都会回答。”

他以这些话结束，和守卫离开了房间，在身后关上门，又一次把本失去意识的身体留在完全黑暗中。

八

亚历山大过了一会儿回来，这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守卫跟着他。他们站在本的两边，亚历山大又开始踱步，慢慢地绕着椅子转圈，说着话。

“我再问你一次，奈特先生，”他开始说，“告诉我你是谁，从哪里来，对电力究竟有何了解？”

每说一个字都很痛苦，本肿起的嘴唇也让全部话语不清楚。“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都告诉你了，”他说，“我不知道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亚历山大平淡地说，然后迈着和绕椅子时一样谨慎的步子离开了房间。

两个守卫走近他，本在心理上做好准备等着另一顿暴打，然而他们没有往他脸上甩拳头，第一个守卫抓住他的头，在允许范围内尽量把他的头往后掰，迫使他张开嘴。本尽其所能地挣扎，可守卫对他来说壮多了，他稳稳抓住他的头，第二个守卫把一把叶子塞进他喉咙里，一直往下推，直到本要呕吐出来。他试图咬那人的手指，可第一个守卫让他大大张着嘴，迫使他的下巴往下抵着胸。终于，本让自己吞下叶子，只是为了让他们放开他。

本吞下叶子，守卫离开了他，但这一次让门开着，用自由和光明的希望来奚落他。本又试着挣扎摆脱束缚，可手脚都太无力，没办法起到实际作用。几分钟后，他的胳膊已经虚的根本无法移动了。

本把注意力转向门口的光线，它先向他闪，然后远离，越来越亮，接着变暗，他努力睁着眼睛注意一切细节。

一个影子从门口溜进来袭击他，扇他的脸，从他肩上过去。本试图离开它的路径，但身体已经无力得拒绝听从指示了。他张开嘴尖叫，可声音过了很久才出来，从他身体外面，或许是从门外传来。

更多的影子生物沿着地板进来，慢慢爬向他，好像试图逃离门口

的光线。本试图用腿把它们踢开，它们跳上他的身体，爬过他的胸，咬他的脸，然后跳到椅子背后，不知去向何处。

本能听到胸膛里心跳的像擂鼓，每一下都越来越响，越来越快，撞击着他的胸腔，仿佛试图挤出他的身体。他的胃里直翻腾恶心，感到酸液在喉咙背后灼烧，然后流下下巴，慢慢滴在大腿上。

本又一阵反胃，身体剧烈颤抖，往前离开椅子，咳嗽着，噗噗地吐气，叶子上到他嗓子后面。又一阵抽搐袭来，他往后甩去，椅子伴着自己一起跌倒，后脑撞到脚下冰冷坚硬的石地板上。他感到撞击力，听到耳朵里房间四面八方传来的噼啪声，但痛感消失了。

一听到椅子落地的撞击声，亚历山大身后跟着两个守卫就进了房间，指示他们扶起椅子，放到原来的地方。本的脸呈现一片死白色，更多胃里的东西顺着下巴流出来，他表情涣散，仿佛精神去了别的地方，把身体留在这里。

亚历山大跟本说话时，命令其中一个守卫托起本的头，屏住呼吸试图不去闻那股味道。

“很抱歉到了这一步。”他愉快地说。“不过我肯定你能理解。”

本听到这些话，可它们似乎是从远远的水下传来，冒着泡涌上表面来到他身边。他试着说话，咳嗽着，又抽搐了一下。

“那么，很高兴看到你开始用我的方式思考了，”亚历山大继续说，“我要把你留在这儿一会儿，让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很快就回来，当你更加……愿意合作的时候。”

亚历山大离开时，本咳出一个几乎能听清的词，往脚下吐出更多的胃液和叶子碎片。亚历山大回头冲他一笑，灿烂的笑容在本扭曲的视线里似乎有一英尺宽。

“哦，别担心，”亚历山大说着走近门边，“我会留人在这儿照顾你，保证你不会做傻事，比如死掉。这是这种方法唯一的麻烦之处；你永远都不知道该说多少。”

守卫放开本的头，让它落下去靠在胸前，两个人大笑着跟着摄政

王走去，站在门边守卫。他们的脚步声在本的耳朵里回荡，他倒进椅子里，失去了意识。

亚历山大回来的时候，本的恶心感已经消失，下巴的疼痛也没有了。他仍然缺少力量移动四肢，但这好像不再困扰他了。由于视线模糊，他看到此时颇具毕加索抽象画风的亚历山大进了房间，便强迫自己抬起头，直视着亚历山大。

“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亚历山大宣称。

本咳嗽着，抽搐着说话，说的话只是勉强能听明白，但亚历山大却完全清楚他的意思。“还在这儿。”他咳嗽着说，唾液吐到地板上，只差几英寸没落到亚历山大的脚上。

此时，他看到的是两个亚历山大站在眼前，在视野里飘动旋转着，然后慢慢汇合成一个看不清楚的身影。本感到自己的头跟着它们摇来摆去，而那身影发出微光。

“我们之前稍微谈过，你记得吗？”亚历山大问。“实验室的事？”

本没力气抬着头了，让它重重落到胸前。一个守卫走到他后面，又一次抓住一大把头发拉起他的头。

“实验室。”本能说话了，口水顺着下巴流下。

“正是，奈特先生。”亚历山大接着说。“我想知道有关它的一切。首先，我想让你告诉我它在哪里。”

“实验室。”本只能再次说这么多，他徒劳地试图聚焦在摄政王的脸上。

“对，实验室。它在哪里？”

在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之前，本已经在回答亚历山大的所有问题，尽管心里挣扎不已，却完全停不下来。摄政王只是站在那里笑，轻轻地揉着手，一个新计划在脑海里形成。

九

彼得日暮前回到家，发现卡尔坐在一把椅子里，尽情喝着自己的威士忌。没了头发和胡须，卡尔看上去奇怪得很，要是没有那道愤怒的伤疤，他的脸倒是很像孩子。

彼得摇掉大衣上的雨滴，走进门，把它挂在门边，手胡乱抹着湿透了的头发。卡尔听到关门的声响，几乎跳了起来。

“失去警惕了，卡尔，还是酒精让你迟钝了？”彼得问道，看着卡尔手里的杯子。

“呃，不是，我只是，”卡尔结结巴巴地说。“喂，这不重要。这段时间你都在哪儿？”

“打探一些消息。”彼得回答。“我可能管不着贴身侍卫，但不意味着我没有朋友。似乎他们对啤酒的态度和你一样，只消几杯就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一切。”

“那你知道什么？”卡尔问道。

“你的朋友们还有几个活着，以及我们要怎样才能把他们救出去。”

“再说点，”卡尔说着，彼得过来坐到他对面，欣然接过一杯自己的酒。

“看上去你的朋友们，马修，卡特利娜以及跟他们亲近的人与男爵的女儿一起被关在宫殿下边。”彼得说。“其余的囚犯在下面被分开关在宫殿地牢里。跟我说话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我觉得他们人数不多了。很抱歉，卡尔。”

卡尔听到这消息，低下了头，发誓要报仇。他在公路列车上的时间最长了，把所有一起走的人都视为朋友，在寒冷夜晚一共饮一杯的人，在形势恶劣的时候他可以指望照顾他的人。如果他认真想想，列车上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救过他的命一两次，就像他救了他们的，而现在他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因从未犯下的罪行被关在陌生的国

度。

卡尔听着彼得剩下的计划，看着拳头张张合合，心里的愤怒逐渐增加。

彼得继续说，“是这样的，卡尔。我能让咱们进去，这没问题，可一旦进去，就有十个，十二个，或许更多的守卫，带有武器，正心急难忍地准备杀人呢。我跟你说，听今天晚上那边的人说话，你会觉得我们已经朝卓西斯走了一半。我觉得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会坐下来擦枪或擦剑。”

“我们有多少人？”卡尔问。目光仍盯着拳头。

“这就是问题所在。”彼得对他说。“我有朋友没错，可我无法告诉你谁对亚历山大效忠，谁又不是。不过如果我能避免的话，我真不想冒险今天晚上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一旦下去，就只有咱们两个了。”

“那你怎么说？”卡尔说。

“瞧，卡尔，”彼得继续说，“有人得去警告男爵，这边准备进攻了。我们两个都不想开战，但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什么，战争还是会爆发的。我不知道，也许我能拖延他们一会儿，或者说服更多的人。肯定有其他人看出来这个新摄政王是个什么人。如果我们这边的呼声足够多，或许军方就会倾听了。”

“你自己说过的，彼得，”卡尔回答，“人们想要这场战争。我打赌甚至那些怀疑真相的人也不会太在乎。他们现在有更好的仇恨对象了。”

“那你觉得，让你和你的朋友死于宫殿下能如何改变这一点？”彼得问。“起码如果你去南边，你还能警告你的人民，让他们准备好。”

“没门。”卡尔坚持说。“像你说的，他们是我的朋友，对你说实话吧，他们也会为我这么做的，不管代价是什么。不管有没有你，小皮，我都要去那下面，所以如果你不快点说，我就要试试前门了。”

彼得挫败地揉着自己的后脑勺，手指紧紧拂过稀疏的头发，脑子

里思索着策略。“你知道么，卡尔，”他对他说，“你有时候真让我心烦。”

这几分钟里卡尔头一次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毫不动摇的表情被苦笑取代。“那么计划是什么？”他平淡地问。

“开头的话，我们需要更多你带来的射豆枪。你最好跟我来。”

十

守卫护送他进了房间，绑住他的手脚，在走过门口时故意绊倒他。那人脸朝地摔了下去，没能护住自己。

“谢谢你；你可以离开了。”亚历山大对守卫说，把他打发走，帮助囚犯站起来。他扶着囚犯坐在自己古董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很高兴看到你今天早上还活着。”亚历山大开始说，自己坐在桌子另一边。

“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表演了一番。不过他们靠过来要射击时我投降了。”囚犯说。

“是啊，从你的黑眼圈就能看出来，”亚历山大回答说，“不过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我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如果能让我从这个臭乎乎的牢房出去，先生，我会接受。”囚犯说。

“很好，很好。现在告诉我，你是否了解本杰明·奈特；他跟你们一起旅行？”

“哦，是的，”囚犯说，自己笑起来，“我知道他。他怎么了？”

“现在的话，从该开始的地方开始。”

亚历山大简述他的计划，解释每一个错综复杂的细节，确保囚犯明白自己的角色，然后叫来守卫把他送回牢房。他走后一会儿，另一个私人守卫敲了敲门，走进来。

“你想见我，摄政王？”守卫问道。

“对，是这样，不是么。告诉我，中士，你们守卫囚犯的有多少人？”亚历山大轻蔑地说。

“只有十二个，先生，目前而言。”守卫回答。“怎么，你希望我增加人手？”

“什么？不，当然不是。”亚历山大告诉他。“我想让你将人手减半。我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和你的人。”

中士只是站在那里，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那么，”亚历山大继续说，“你还等什么？快去。”

中士鞠了一躬，把亚历山大独自留在办公室里，试图想出一个重要任务交给那些守卫们，让他们忙起来，然后一个完美的答案出现在脑海里。

十一

“我们要拿这古董干什么？”卡尔问，彼得从墙上取下十字弓，扔到肩膀上。和自动来复枪比起来，它显得很更为累赘，装满了油的灯已经在他另一边的肩膀上晃了，但彼得尽量保持住了平衡，回头朝卡尔笑了笑。

“你可能会想进里面打枪，”彼得回答说，“但我宁愿偷袭他们，尽可能迅速而安静地结束。”

卡尔把他的刀和手枪别在裤腰上，彼得给他的机关枪紧握在手里，指节因紧张而发白。彼得强行从他手中掰开一件武器，给他一盏跟自己一样的灯。

“相信我，我们去的地方，你会需要两手都闲着一会儿。”彼得说，向卡尔点点头，然后推过他，走下楼梯。卡尔快步跟在他身后，枪和灯令人恼火地撞着身体。

他们大概午夜时分离开了房子。卡尔担心被当众看到携带武器，但正如彼得指出的，城市集会区已经是人山人海，人们都带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就等着一丝南方佬的迹象便会开始又劈又射。

彼得带路通过昏暗的大街小巷，谨慎地溜进每一处可能的阴影里，如果有人碰巧经过就屏住呼吸一会儿，停留在没有照明的门道或商店前面。他计划过如果碰上认识的人该怎么说，但他不想测试他们，除非迫不得已，特别是身边还有个最新逃犯拽着。

然而卡尔一直大步流星，既不隐藏也不在任何过路人前退缩，只是气呼呼地瞪他们一眼，凶险地握住枪。大部分时间回应他的都是相同的表情。

“加油，”彼得在他后面小声说，“我们快到了。”

卡尔转身看着他躲进另一条暗淡的小巷里，不久就消失在几乎没有月亮的黑夜里。卡尔用一秒钟确认街上没有人看见，跟着他进去。

彼得站在小巷远远的尽头，徒劳地努力打开一扇沉重的下水道井

盖。卡尔只是站着那里，看着他挣扎。

“喂，你还等什么，过来搭把手。”彼得在沉重的喘息间小声说，费力地胳膊往后拉。卡尔摇摇头，把机关枪挂在肩膀上，附身去拉井盖的另一边。

“我不知道我们会走这条景色优美的路线。”卡尔说着，井盖大声吱吱响着，终于从生锈的底座上移开，他们把它从地上挪到墙边。里面升起的恶臭几乎难以忍受，两个人都用手掩住脸，在这味道下直犯恶心。

“怎么，你觉得我们要怎么进到宫殿里？”彼得问。“只用敲敲门，要求见到囚犯？”

“只是想想而已。”卡尔成功在手指间说出话。“如果有人跟踪我们，想象他们走进这条小巷里，真是个重大惊喜。”

两个人都发出模糊的笑声，最后看了一眼小巷，最后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小心地爬下五阶短梯，到下面的阴沟里。

彼得花了一会儿点亮自己的灯，然后领着路穿过交织的下水通道，他向卡尔保证过通往宫殿的方向。卡尔没点灯。他们的油有限，所以如果出于任何原因他们在城市地下迷路，那就得指望额外的光线了。

卡尔紧紧跟着彼得，在后面掩护着他，他们涉水走过光线昏暗的管道，只比两个人完全站直时高一点点。他不停往后看，手中的枪准备好对付任何入侵。努力在昏暗中看清东西。

听到前面某处的溅水声，两个人都猛地蹲下。以它回响过下水道的方式，估计声音的来源和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卡尔把来复枪靠在肩上，往前指着彼得肩膀右边。尽管训练有素，听到声源，彼得还是一手拿灯，摸摸索索试图抽出武器。

那一声溅水声只不过是一群老鼠往他们这边跑过来的回声，两个人都跳了起来，数百只老鼠像化为一体似的经过他们的脚踝。卡尔本能地把枪瞄准脚下，但克制住开火的冲动，而彼得把灯放的更低，靠近惊慌的老鼠群，成功地把老鼠们赶到一边。

老鼠过去了，两个人都出了一口气，放松下来。卡尔放开紧握的机关枪，让它松松垮垮挂在身侧。

“你那会儿说什么我反应慢？”卡尔问，用机关枪一端轻轻敲着灯。

“一般都有别人帮我拿东西。”彼得说，花了点时间用灯照亮手中老旧褪色的地图。

卡尔越过他的肩膀瞥了一眼简陋的地下通道网络，试图弄清楚他们大概在计划的哪一步。“你从哪儿弄到的，小皮？好像它比你还老。”他问。

“我爷爷的，或者我曾祖父的。”彼得告诉他。“我不记得谁先得到了。当时围城，他们都在国民自卫队里。几个关键人物需要知道围困的通道以便能够把食物运进运出城市，或许还能让人们进出，如果形势更恶劣，南方佬攻了进来的话。地下通道全连接着下水道管，所以你几乎能出入任何地方。”

“它能告诉我们怎么进王宫么？”卡尔问。

“那个嘛，并不是。”彼得说道。卡尔难以置信地转过身。“但它显示出宫殿和这些通道是相连的，肯定有很多出口能在危机时期让摄政王逃走。我们只用找到一条。”

卡尔踢了一脚污水，马上就后悔了。“所以你要告诉我，”他嘟囔着，“我们不仅要穿过这里的污秽，你还不完全确定到底往哪里去？”

“得了，卡尔，这能有多难？”彼得笑了。

“怎么，你以为他们会在密道上设置指路牌，好闯进王宫么。我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你找我寻求帮助，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帮助。”彼得提醒他。“所以你来还是不来？”

卡尔考虑了一下他的选择。“我能有什么选择，小皮？”他说。“可我告诉你。如果全无结果，你欠我一双新靴子。”

伴着这些话，彼得又领着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地图。

下水道里的气味比两个人举起铁井盖时遭受到的瞬间冲击强烈得多，但大概只有十分钟左右，他们都不抱怨了。他们的鼻子迅速适应了恶臭，让他们能思考更重要的事。

又过了二十分钟，彼得带着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交叉路，到了他提到的地下密道。这些密道不像下水道里那样呈现圆柱形，而是从城市底下挖掘的，从外观上看工程非常仓促。只有几条木支柱还保持原样，不过也已经非常腐朽了。卡尔很惊讶它们居然还没倒。唯一的好处是他终于能直起腰身了，缓解背部的疼痛。

“很好。”彼得开口，卡尔觉得他们整整半个小时都在转圈。“这条地道似乎不在地图上，宫殿应该就在附近某处。”他接着说，大致往头上指着右边。

“那么，我们这是交好运了么？”卡尔问。

“我想是的。是时候证实了。”彼得回答，一丝不苟地折好地图，放回口袋里，然后他们继续走。

卡尔估计他们大概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宫殿下面迷宫似的地道里找到一扇门。唯一能听到的是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和脚步的回声，那声音穿过蜿蜒的地道，又折射回来。彼得从皇家护卫那里得知，囚犯上午晚些时候才会被处决，但他们肯定会在重重监管之下。

门本身很沉，还是木头的，他们这一侧没有明显的能下手打开的地方。卡尔把耳朵贴在门上，手指拂过门框，脸上一副迷惑的神色。

“好吧，我没主意了。”他说。“现在计划是什么？”

“我还不确定，我得想一下。”彼得回答，耸耸肩。他把灯，枪和十字弓放在地上，让自己摆脱重负。

“如果我们试图把它撞碎，另一边就会有半个宫殿的守卫等着我们。”卡尔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要是用火药炸掉锁也是一样。”

彼得像卡尔一样用手摸过门的边缘，寻找任何隐藏的锁钩，试图把手指挤进门和门框之间。

“没错，你说得对。”彼得说，沉思地挠着头。“要进去的唯一方法就是那边有人帮我们打开。”

“我之前不是说，我们应该敲门的。”卡尔低声说。

“或许是，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彼得提议。“所以别再抱怨不停，把你的灯递给我如何？”

“遵命，头儿，就按你说的。”卡尔生硬地说，半是递半是扔的把灯给了彼得，后者开始从皮衣上扯下布条。

十二

“非常棒，但没有打败这三张牌，”西蒙·科林伍德说，把牌扔到旧木桌上，把丹尼拉斯币拢到自己面前。

“对对，你又赢了我。”年轻一些的斯蒂夫·普莱斯说，把牌拢在一起，准备下一场。

“你还有钱让我赢吗？或许你应该回去问你妈妈要，她有那么多绅士朋友，我敢肯定钱也不少。”西蒙笑着说。

“闭嘴，西，我没心情。我要去周围看看，保证万事顺利。给你。”斯蒂夫说，把牌顺着桌子扔过去，散的到处都是。“你怎么不自己玩一会儿。”

斯蒂夫拿起门边的来复枪，离开小守卫室去检查囚犯，试图无视身后含糊的评论。每个守卫的职责都是一样的；接连不断的嘲讽，慢慢耗尽耐心。

斯蒂夫知道他能瞬间打倒老看守，但西蒙任职王室护卫已久，结交了一些朋友。那种朋友让军事法庭的判决变成处决，如果他们喜欢。要是平时那群人没有被派去执行紧急秘密任务，他也不会被单独跟西蒙留在这里。

走过时检查着房门，斯蒂夫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发生的战争上。这是他的机会来逃离守卫职责，还有西蒙·科林伍德，真正做些军人的事，做些改变。哦，当然还是打倒几个南方佬和他们高人一等的态度的机会。

本来大部分囚犯都被关在岗哨楼里。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南方人在宫里被捕，他们也可能死在那里。把他们带到街上实在是太麻烦了，要么城里大部分人会提前帮他们执行死刑，要么会有些忠诚的南方人尝试放了他们。

那些长着碟龙脸的杀人犯们，他不会容忍自己单独跟他们呆几分钟，他们那样冷血地杀了摄政王。要是有机会，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有

机会尝试。他看不出会有什么区别，让他们早上被处决又能怎样。谁在乎他们是不是遭受虐待，留有淤青，只要他们的脚从绞刑架的高台上滚落时，脖子是折断的就行。

走廊深处一阵不熟悉的味道将他的思绪拉回来，那是一种味道独特的烟气。他看看右边石墙上挂着的灯，但它一如既往地烧的很旺，气味也完全不一样；让人不舒服，几乎令人作呕。

他试图跟随着气味，烟的味道越来越强，直到他能清楚看见对着他走道上的缕缕轻烟，味道几乎不容置疑地变浓重了。

他考虑回到岗哨楼，向长官汇报，但他觉得自己忍受不了再一次听人嘲笑他又嫩又没用。另外，西蒙也不大可能相信他，他自己处理运气还好点。眼下火势不会太烈，但如果他离开，浪费时间去寻求支援，那样总是会坏得多。

他一只手抓住来复枪，步子转为小跑，跟着味道和烟气穿过走廊，向左转跑进交叉口，然后又转向右边。他接近火源，烟更厚重了，离底部只有几块石梯了。他的眼睛已经在流泪，但他能看见下面的门，刺鼻的白色烟气从底下冒出来。

十三

他们听到门那边的咳嗽声，准备好武器，彼得将十字弓对准门口，卡尔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机关枪。他们在靠自己这边的门上抹上泥土，将大部分烟雾引向另一边，但浸过油、燃烧着的皮革还是令人心烦，而烟雾也开始刺痛他们的眼睛。

“你确定这有用？”卡尔轻声说，把枪握得更紧，手指仍然放在扳机上。

“绝对有用，所以闭上嘴做好准备。”彼得呵斥回去，抬起十字弓末端，他们听到另一边门沉重的齿轮转动的声音，第一道门锁被打开了。

门开了，卡尔向后退去，用机关枪枪托重击探头进来看的守卫，把他向后打倒在楼梯上。

“拿上他的枪！”卡尔说着冲过房门。他一跃登上台阶，猛冲进走道，确保没人逃走求助，左右挥动着机关枪检查每一个角落。他确信守卫只是一个人之后，回到台阶处帮助处理守卫。

“多用些土盖着。”彼得说，指着闷燃的皮条，而他把守卫失去意识的身体拖回隧道里。不一会儿，他已经取下守卫的来复枪和皮带上的手枪。

“可以把灯留在这儿。”彼得接着说，把来复枪扔向卡尔。“但我们把你的朋友弄出来的时候，他们会需要这些枪。”

卡尔单手接住来复枪，另一只手还端着机关枪准备开火。他把皮条塞到土堆下面，但还能闻到烟味，看到烟气。卡尔意识到他在浪费时间，过去跟彼得说。彼得从守卫口袋里翻出小钥匙环，仓促地同意了。

他们在身后关上门，沿顺时针在锁允许范围内转动。还能闻到烟味儿，但已经消散得足以使他们正常呼吸了。

“好了，现在走哪条路？”他们登上台阶时卡尔问道，各自负责眼

前的走廊，每个人对着一条走廊。

“你问我干什么？我又没下来过。”彼得提醒他。

“好极了。”卡尔回答。

“觉得我们应该兵分两路吗？”彼得问。

“不可能，本来机会就不大，这样又减半了。”

卡尔快速探索两条走廊，寻找任何守卫来时的踪迹。他毫无收获，只能跟随直觉。“好吧，我们这边走。”他说，声音比实际感觉更自信。

“我同意。”彼得说，十字弓还靠在肩上，搭着箭矢。

“要记住，”卡尔接着说，“如果他们追来，我们用手头一切作战。不要警告性射击，不要只是致伤的射击。我们要奋力一搏，直到我们倒下，或者从另一边出去。”

“我明白。”彼得说，知道卡尔的意思。

卡尔带头，悄悄穿过走廊，彼得在后面掩护。他们调动所有感官，在迷宫中寻找任何能指示囚犯大致方向的线索。幸运眷顾了他们这么久，卡尔很愿意继续指望它。

“人们都到哪儿了？”卡尔问。“说实话，我那时见过几个监狱内部情况，都比这儿的守卫多。”

“说不准，卡尔。”彼得回答。“准备战争，搭建绞刑架，我不知……”

听到前面某处的声音，两个人都僵住了。走廊向右转，声音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他们两个都蹲下躲避，但声音没有变大，说明不管是谁在说话，都没有走动。

有两个不同的男性声音，但还没大到能听懂传话内容。两个人竭力去听，可无声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后，都同意尽可能安静地靠近转弯处。

卡尔把机关枪抵到肩膀上，后靠着墙半蹲着前进。他抑制住朝角

落飞快看一眼的冲动，示意彼得靠近。

“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中士？”一个声音问。

“因为命令就是这样，所以别再抱怨了。”另一个声音说。

很响的砰的一声，好像有东西掉在地上，谈话中断了一会儿。卡尔和彼得对视了一眼，不确定该做什么。原路返回可能帮不了他们，说不定只会让他们离囚犯更远，但卡尔不确定他是否能冒险开枪，是否承担起由此引来的注意力。很幸运，他不必做出选择。

“喂，看着点你干的事。”第二个声音说。“哦，为了……看看你都做了什么。我还得回去把自己收拾干净。”

声音越来越大，两个人听到脚步声的接近。卡尔的行动更多是出于直觉，而非远见或计划，他从蹲姿站起来，跑过拐角，机关枪靠在肩膀上，眨眼功夫就来到守卫面前。

一个高瘦的男人正走过一扇门，他穿着白T恤和沾了血迹的军裤，虽然看上去本人没有受伤。他看见卡尔的震惊表情很快被三四个射穿脸颊的子弹抹去，马上就死了。

彼得跟在他身后转过拐角时，卡尔已经差不多到了门边，屋里传来惊讶的叫声。卡尔小跑进去，射杀了第二个人，他甚至没来得及拿起枪。肾上腺素飙升，不顾危险临近的感觉，卡尔立即踏进门里去确定第二个人死了。片刻之后，彼得就站在他身边。

第二个人也死了，但并非这件事让两个人震惊得哑口无言。他们找到了撞击、噼啪声以及血迹的来源。

木板条箱占了一半房间，大部分都钉得紧紧的，但有些还在往里面装。两个人看见箱子里的东西，卡尔朋友和公路列车上的旅伴的尸体，在箱子里堆得高高的，直到装不下为止。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死于刀伤和枪伤。在面前打开的箱子里，卡尔马上就认出了丹尼尔，卡特利娜长子的脸。他不得不把手按在箱子边上稳住身体。

彼得把手放在卡尔肩上，他马上甩掉了。彼得觉得自己无法再看那些死人的脸，不得不背过身去。

“为什么？”卡尔只能说出这些话，口干舌燥，眼睛潮湿。

“我很遗憾。”彼得主动说，虽然他怀疑卡尔能否听见。彼得猜得出理由，虽然他觉得卡尔不想听，起码现在不想。囚犯早上就要被处决，但尽管有南北方之间的强烈仇恨，还是没多少人愿意看到孩子被绞死。大部分人大概是在最早袭击中死掉的，但彼得看见箱子里有两个孩子是以一枪击中头部的处决方式射杀的。

新摄政王无疑编出理由解释一切，但彼得很高兴他用不着呆在那里听了。

他的专心思索被门外沉重的脚步声打破，越来越近。他把十字弓放到地上，从肩上取下来复枪，卡尔把他从敞开的门口推开，眼里燃烧着复仇的渴望。

卡尔干脆利落地解决掉迎面而来的两个先锋，打中了头部，先是一个，接着迅速转向另一个。第三个人，老西蒙·科林伍德，跑到卡尔前面几米时停住了，整个身体惊恐地颤抖。机关枪口依然指着守卫头部，卡尔看着他裤子上一片暗色小块范围逐渐扩大。

彼得走到屋外时，卡尔已经牢牢控制了局势。

“犯人们在哪儿？”卡尔问，声音全无感情，非常强势。

守卫指向身后某处，虽然一刻也没把目光从指着头的来复枪口移开。

“带我去。”卡尔命令，朝他走了一步。

犹豫了一会儿，守卫慢慢转过身，不过一直把头扭到最大角度看着枪。彼得在他们后面走，身上叮当作响，尽可能地多拿一些武器。

吓坏了的守卫胳膊高举过头，领着两个人走过砖石走廊，到马修的牢房前，里面的人大喜过望。守卫摸索着钥匙，掉了一次，赶忙捡起来对着锁，害怕卡尔发火。门一打开，卡尔就把守卫推开，把他扔到对面墙上。

“嗨，是你么，卡尔？”马修问。“我差点没认出你。”

卡尔走进门，马修大大地拥抱了他，拍着他的背。他抬起头看，发现彼得离得不远站在走道上。

“彼得也来了？”马修警惕地问，不确定他是敌是友。

彼得飞快地递给他一支枪，打消了他的疑虑。

“快点。”彼得说。“我很惊讶开完火之后，并没有半个宫殿的守卫过来交火。我们时间不多。”

“等等，本和其他人怎么办？”马修问。

卡尔把枪转向守卫，他嘟囔着“下面，那边下面。”大致越过卡尔的肩膀指去。卡尔忍住把他打死的冲动，而是用枪托打向守卫的头，让他昏了过去。

艾瑞和莎夫兰互相搀扶着走出牢房，由于遭受了折磨而非常虚弱。艾瑞对着马修耳语几句，又回到了牢房里。

“爱德华在哪儿？”卡尔问道，但两个女人都没有面对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把自己的上衣和同情都给了他们，尽管他还要面对卡特利娜。马修帮助她出了牢房，卡尔和彼得脸上的表情让她知道了孩子的情况。

“亚当，丹尼尔？”她做出嘴型，但却没发出声音。

“太晚了。”卡尔只能说这么多。

他们从未见过她那么痛苦的样子，尽管她哭不出来。自爱德华死后她就沉默着，看样子还要继续。相反，她滑坐在地上，蜷成一个球，抱着膝前后颤抖。

马修蹲下去，跟她在同一高度，也意识到痛失外甥，但更明白要尽快让大家出去。如果他都听到了枪声，他敢保证宫殿其他地方也听得到，所以半个王宫守卫来找他们只是个时间问题。

“卡特利娜，我们得走了，”他坚称，“快点，没时间了。”

卡特利娜仍然坐在那儿，摇晃着，好像意识不到周围的世界，等着所有的祸事过去，然后就能醒来了。

彼得分发枪支，马修拿走一支手枪，交给卡特利娜。她接住了，紧握在手里，仔细打量着，仿佛这是她见到的第一件真实的东西。

“来吧，卡特利娜，拜托了。”马修接着说，抚着她的脸。终于，她对上他的眼睛，慢慢站起来。彼得和莎夫兰，艾瑞已经慢慢走到前面，卡尔等着，看着他们两个，表现出的情感比他们两个加起来还多。

卡尔用表情告诉马修，他会照顾她，让马修追赶他的准妻子，把她拉近，彼得小心地向走廊更深处走去，寻找其他牢房里的囚犯。

砰。

第一声枪响在狭窄的走廊里回声嘹亮，马修冲过去扑倒艾瑞和莎夫兰，她们本能地卧倒在地。卡尔和彼得挥舞着枪，准备迎接从身后走廊里过来的敌人，第二声枪响响了起来。

砰。砰。砰。

两个人忍住开火的冲动，张大嘴注视着卡特利娜接着射击原先昏迷，现在死去的守卫。

砰。砰。砰。咔。咔。咔。

马修越过肩头看去，恐惧地看着发生的事，他妹妹，一个冷血杀手和复仇者，她的脸上是全然的仇恨。

卡尔和彼得僵在原地，那女人手里拿着枪，手指依然停在扳机上，无法相信他们眼前所见。

咔。咔。咔。咔。

马修站起来，飞快经过卡尔来到卡特利娜身边，抓住她的手，她还在空枪射击。咔。他用力把她的手指从杀人武器上撬开，把枪拿走，顺着走廊扔过去，远离这群人。他把卡特利娜拉近，试图不去看脚下的残肢和浸满鲜血的尸体。

自从被捕以后，卡特利娜头一回哭了起来，趴在他肩头抽泣。到底是因为她的行为，还是因为背后的原因，她自己也不能确定。

马修手里还拿着来复枪，护送妹妹穿过走廊，紧跟在他们这一小群人后面，搜索其他幸存者。

第二间牢房好找得多。听到枪声，里面的囚犯呼喊着求助。不想浪费时间找配的钥匙，彼得命令他们后退，射开了锁。

六个犯人，其中包括迈克和乔，很快拿到枪，催促其余的人指示他们出口。然而本仍然不知所踪。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他。”马修说，紧张地慢慢走，仿佛每个角落后面都有一群守卫。“按道理他本来不应该在这儿，是我们让他陷进来的。”

“他去哪儿了？”卡尔问。

“一段时间前他们把他带走了。”马修说。“之后就没见过。”

“这里也有这种事。”乔插嘴。“他们审问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回来。很可能他已经死了。”

“我不相信。”马修坚持说。“亚历山大只是把他带走了，我觉得是有原因的。我看不出他会把他杀死，除非不得已。”

“很抱歉，马修。”迈克补充道。“可只有你这样想。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他说得对。”彼得说。

“好吧，小皮。”马修回答，“你把这些人带出去，我随后就到，不过我觉得我们真的得找找他。”

“我跟你一起，头儿。你一个人找不到出去的路。”卡尔先对马修说，接着转向彼得。“还是来的那条路？”

“好的，我保证我们会等着你，呃，尽可能久。我保证。”彼得回答，紧张地看着幸存者们。

艾瑞很担心，但马修把她拉到身边，向她吻别，保证他会回来。

到头来，迈克和卡尔，马修呆在一起，掩护他们跑出走廊，喊着本的名字。王宫底下他们依然看不见别的守卫，这让卡尔和马修开始

担心，可能比担心他们遭遇袭击更甚。他们两个都意识到逃脱计划有什么地方不妥至极。

三个人放慢速度走近一扇敞开的门，枪举了起来，贴着边靠近门框。马修决定奋力一搏，冲进门里。

“哦不，伙计们，快进来！”马修喊着，看到本的身体无力地靠在椅子里。

“他还活着吗？”迈克问道，掩护门口，让马修和卡尔有机会好好看。

马修摸着本的脖子寻找脉搏，说道：“他还活着，但很微弱。我们得把他带出去。”

卡尔抽出刀，割开捆绑本的带子，在他往前倒向椅子里时抓住他的身体。“他们对他干了什么？”他空洞地问。

从本的脸色，尤其是从他衣服上和地上的呕吐物散发的味道，马修大致有了概念。“卓卡草。”他说，帮着卡尔把本从椅子上抬起来。

两个人费力把本没有知觉的身体抱离椅子，他的腿在地板上划拉，他们一边一个地拖着本。马修拉着本的头发，拽起他低垂的头，摇晃着，喊叫着，想听到回答。本睁开却空洞的眼神告诉他，那是在白费力气。

“喂，头儿，你拿着这个，”卡尔说着，把机关枪递给马修，“我会把他弄出去。抓紧，该走了。”

卡尔抱起本，扛到肩上，像消防队员一样，跟着两个人出了门。本肚子上的压力让他把剩下的卓卡草吐到卡尔背上，但他没空关心这些。

“喂，这是什么？”迈克问，把本的呼叫器从门对面的小架子上拿下来。他在手里把它翻过来，然后拿给马修看。

“这是本的，但在这儿有什么用？”马修困惑地回答。“算了，拿上吧，我们得走了。”

迈克领路，卡尔在后面喊着方向指示，费力地带着本，马修负责断后。

第一发枪打到了马修头后面的墙上，他本能地蹲下躲闪。卡尔指示他们转过角落，一转过去，子弹便打碎了石头，与他们擦肩而过。迈克跑到马修身边，帮他顶住袭击力量。

第一个守卫转过拐角，迈克和马修一起开火，子弹穿过他的胸膛，击中后面的墙，几乎把他打成两半。这让其余的守卫更加谨慎，使他们得以跟着卡尔跑过走廊，往出口跑去。他们又转了一个弯，更多子弹布满身后的石墙。

一会儿后，卡尔下了楼梯，到让他们逃跑的敞开大门，冲进地道，迎接他的是一排瞄准的枪。马修和迈克在后面慢慢跟着，从走廊里向外射击来阻退守卫，然后他们放低了手里的枪。艾瑞紧紧抱住马修。

“来，把那个给我。”迈克对一个犯人喊着，从他手中抢过灯，扔向走廊深处。

玻璃灯落到地上摔碎了，油流得满地都是，很快便起了火，整个走廊烧了起来。迈克在身后关上门，飞快跟上其余人，他们已经走在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里了。

刚过黄昏，太阳仍然垂在水平面上，彼得把他们从海边的一个天然洞穴带出来，两条小划船系在码头上。

“它们挺旧了”，他说，“不过应该能让你们到达大陆。”

卡尔把本轻轻放在地上，过去检查小船。卡尔把他放下时，本咕哝着“家，又回家了”，但目光依然相视遥远，也没说别的什么。

“这就是你冲破包围的方法？”卡尔问道，他把船摆下水，发现它们确实又坚固又适于航海。

“我听说是这样。”彼得说。他从码头走开，到大洞穴后面的小凹洞旁呼喊帮助，然后他和马修把板条箱拖到等待的人群面前。

他们强力撬开箱子盖，发现里面是百年前的食物和供给，已经腐

烂得认不出来了。还有一些衣服，虽然闻起来不太好，不过还是分给需要的人了。

卡特利娜又一次不理不睬，蹲坐在地上，抱着腿。艾瑞和莎夫兰给她套上衣服时，她没有反抗，但也没帮她们。她们觉得她穿的够暖和了，就让她一个人呆着。

“你怎么样，小姐？”两个女人走过来，马修问道。

“我没事，只要你尽早把我送回我父亲那里。”莎夫兰回答，双臂交叉抵御寒冷。

“很抱歉，”他回答，“可我觉得不会很快。”

她还没来得及抗议，马修就离开了她，回到大洞穴那里。

“好了，伙计们。”他喊着，又一次担当起领袖，“大家都上船。小心点的话应该够我们都上去。”

船慢慢装满，马修走向彼得，问他下一步作何打算。

“我不能回去，他们会知道我所做的。”他说。“他们会处决我，作为你们的替代。”

“你知道，我们都欢迎你一起来。”马修对他说。“很抱歉。我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背叛了你的人。”

“我谁也没有背叛，”彼得坚持说，“我只是做了正确的事。一旦新摄政王展现出原来面目，我马上就回到这儿，完成我的工作，杀掉几个人。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无所谓，小皮。”马修说，拍着彼得的背。“但就现在而言，干嘛不上船呢。我们可能还会需要你的帮助。”

一会儿之后，船离开了平静的小码头，开往大陆。

十四

船驶离海湾一段行程，亚历山大为最终处决做最后的准备。一个王宫守卫打开了门。

“我一直在等你。”亚历山大头也不抬地说。“他们都逃走了吗？”

“是的，先生。”那人回答。是塞缪尔·拉森，在审讯时抓住本的头的那个守卫。

“有伤亡？”亚历山大问。

“当然。”塞缪尔回到。“你指定看护囚犯的六个守卫都死了，不过只有一个是你的人。”

“他无足轻重？”亚历山大漠不关心地问。

“当然，先生。”塞缪尔告诉他。“这种人多得是，如果他蠢得自己往子弹堆里冲，那他也不配当你的贴身侍卫。”

亚历山大笑笑，自顾自地想着这个守卫蛮合他的心意。他终于从桌子上抬起头。“我们的贵客是如何应对突然监禁的？”他问，指的是他绑起来，暴打后代替公路列车成员接受处决的六个守卫。

“他们……一开始很讨厌，但我们让他们安静了下来。”

“谁知道这件事？”

“只有那些对您最忠诚的人，先生。”塞缪尔坚称。“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不能让你的臣民们对你……对你有坏印象。”

“说的是，说的是。”亚历山大说着回去工作，守卫在门边犹豫。“下去吧。”

“谢谢你，先生。”他回答，伴着这句话亚历山大又一次独自一人了。

十点过一点点，亚历山大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计划还不完备，但宫殿外边还在增加的人群发出的声音难以忍受。他决定与其推迟，不

如早点执行死刑。

他随意地在奢华的宫殿走廊里漫步，拼上欺骗行为的最后一块拼图，一个面貌年轻的清洁女佣正在擦拭一阶通往王宫上面的楼梯。

“你在这儿，姑娘。”他说着走近。她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祝摄政王日安，但目光没有离开地面。

“现在不用这样。”他对她说。“我有别的事交给你。”

清洁女佣停下手中的活计，跟着亚历山大爬上宫殿上面，早已习惯偶尔执行摄政王的特殊任务。在楼梯上面等着摄政王。

“啊，拉森，把这个处理一下。”亚历山大说，指向女孩。

清洁女工走到最上面一级，拉森把她往后一推，她的胳膊胡乱挥舞着想找一个可以抓的东西。很不幸，她没有找到。

听到她的头在下面大理石地板上撞碎的声音，亚历山大转过去审视结果。

“干得好，侍卫队长。”亚历山大说，挑起一根眉，提升了年轻守卫。“给她准备一下，行吗？我们得赶紧开始。”

“好的，先生。谢谢，先生。”塞缪尔回答，走下楼梯，到那个满身瘀伤，骨折，但还没有死掉的女人身边。他把她抱起来，带到地牢里，和那些未来的牺牲品们关到一起。

亚历山大在他身后喊，提醒守卫他应该保证他能站起来。不过他不必担心，年轻守卫太熟悉自己的任务了。

亚历山大又开心了。一切都按他计划进行，他就喜欢这样。就连下面那些人的声音也不再那么令他心烦，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他决定先喝上一杯，然后开始一天的娱乐。

十五

大概一个小时后，亚历山大走到宫殿平台上，很高兴地受到下面崇拜的人群关注。城市集会区以及后面他能目光所及的街上，人们排成队——男人，女人，一些孩子，都举起各种各样枪支，刀具，剑和农具，为他的出现欢呼。

一个绞刑架昨天匆匆建好了，但只有最忠于亚力山大的王宫守卫才能够接近。其余守卫和城里的大多数民兵队伍忙于制止人群前进，不让他们涌进王宫复仇。亚历山大觉得应该在处决开始前说几句话。

“各位，朋友们。”人群一恢复秩序他就开口说。“看到你们今天在这里，惩罚那些为我们敬爱的摄政王之死罪责难逃的人，终于拨乱反正，我倍感温暖。这一天会永载史册，是我们城市伟大崭新篇章的开始，是我们不再被暴虐的南方敌人压制的世界的开始。”

人群欢呼起来，长长的守卫和民兵阵线振奋精神，宫殿的门开了，压力山大的贴身守卫把七个罪犯带出来。他们衣衫褴褛，满是暴打后的血迹，但即使从远处看，也不可能否认衣服的华丽和繁复的装饰。人们最近两天见过许多相似的衣服，大部分是公路列车卖的而平民买不起的衣服。

囚犯的手被捆着，脚被一条短绳绑在一起，让他们不可能逃跑。但有这么一群嗜血的观众，他们也不可能跑太远。最后，他们的脸用布袋蒙着，没人能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

他们挣扎着被送上绞刑架的三阶短梯，但每个反抗的动作都会带来守卫残暴的打击，用大木棒狠狠打着，深得观众欢心。守卫的每次动手都会引来一阵欢呼，直到囚犯们徐缓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让绳套落在脖子上。

守卫从平台上回去，台上的行刑人朝亚历山大夸张地看了一眼，观看的人群跟随着他的目光。

亚历山大也做了个夸张的手势，把手一扫而下，行刑人使劲拉着绳套，放下平台。随后几天，站在前面的人会吹嘘他们亲自听到了脖

子依次折断的声音，囚犯们落到地上。更糟的是，会有成群的人等着他们再描述一边那些声音，笑着，在去南男爵领地的路上共饮一杯。

亚历山大做出平素极具吸引力的动作，让人们转身只听他要告诉他们的话，只相信他让他们相信的事。几分钟后，他多次承诺对他们所有伤害将给予血与复仇，令人满意地解释每一个复杂的细节，别为什么生活中任何不顺利的事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于南男爵领地的人。

公路列车剩下的四节车厢刚开始穿过桥梁，踏上南方的漫漫征途时，每个听过摄政王讲话的人都做好准备，心甘情愿地想杀一千个南方佬。亚历山大保证过他们会有机会，可以大笑着往每一个杀死的人脸上吐吐沫。

平民和军人一起出去，几千人行动如一，亚历山大站着观看新世界的开始。

那是他的世界。

第五章

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别人，只希望能帮到他们。敌人音信渺茫，他们的队伍的行踪就像这个世界的历史一样无迹可寻。从我手上的信息来看，城里一半的人已经离开，开始了南征。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些人当成“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在这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选择了立场的。自从我来到这里他们就对我很好，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是岛城的人找到我，我是否会带领他们长途跋涉到实验室，使用那里的设备对抗南方人的压迫呢？我希望我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说实话，我不能确定。这位新摄政王，亚历山大，似乎能让身边的人按照他的想法行动，让人们相信他希望他们相信的事。

马修一直和我说逃出宫殿的事，我觉得我同意他说的。我们逃出来的过程似乎太容易太方便了。卡尔殿后，一直察看着我们有没有被跟踪，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后面有人。把他们带到实验室去，我有点担心，可是我只能这么做。我想帮忙，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们需要车辆才有可能及时赶到卓西斯，发出警报。

我希望彼得和卡特利娜能想办法拖延军队，而不在这个过程中害死自己。希望总是很渺茫，但是我觉得卡特利娜已经不在乎她将遭遇什么了。如果我能多记得我在地牢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也许能多告诉他们一些正在发生的事。

一

中午的时候，这一小队幸存者已经到达大陆，慢慢向西南方向前进，接近富饶肥沃的良田了。乔把本从卡尔的肩膀上接过来，让卡尔有机会休息一下，当卡特利娜几乎处于无意识的昏迷状态的时候，她的哥哥体贴地背着她继续旅程。

他们按照彼得的建议向西南方向走，远离大路，但是大方向还是朝向男爵领地。他们想稍后再转向南方，因为把敌人引到男爵领地跟被发现的风险差不多。

当他们走近第一座农舍的时候，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吃东西了。纯粹的恐惧和肾上腺素的周期性潮涌让他们走了这么远。

当其他人都隐藏在木姜子作物的高草里的时候，彼得扣好了他的军用夹克，试着使自己看起来体面些，来到农舍跟前，想给大家弄点吃的。在他敲第三下门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上了年纪的女士开了门。

“日安，女士。”彼得说，故意夸大他的口音，让她相信他是本地人。如果即将到来的战争和犯人逃跑的消息已经传到这么远的地方，单是怀疑就能毁灭他们了。

“你这次想要什么？”她问道，狠狠的看着他。

“很抱歉打扰你。”他开始说，但是女人却不理他，转身回屋了。朝后看了一会儿确定一切正常之后，他跟着她进屋了。

“女士，很抱歉打扰你。”他跟着她穿过破旧的石头结构的厨房，在她身后喊道，“但是我有些着急的事情。我只是问问你能否分给我的人一点食物和水？”

“你已经拿走了我们所有能省出来的了。”她告诉他。“你答应过给我们留下足以活命的。”

“对不起，我没明白。”彼得回答说。

“三个星期前你的人拿走了我们大部分的收成，还拿走了我们的马车。如果连剩下的都不放过，我和我的丈夫就活不下去了。”

她指着火炉边大声打呼噜的老人说，一只长相凶狠的碟狗[1]睡在他脚边。

“拜托你从头说。”彼得请求道。“谁拿走了你们的食物？”

“那些士兵啊。”她说，看着他，好像答案显而易见。她边继续说，边转过身搅动着炉子上她准备的大锅食物。那味道让彼得直流口水。

“三个星期之前。”她继续说道。“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收成和牲畜都是摄政王的财产了，要用来在战争时期供给士兵使用。我们那时候才听说有这事，但是，你知道，杰克和我已经不怎么进城了。”

那只碟狗用鼻子挠了挠主人的脚，惹烦了它的主人，踢开了它，他用困倦的声音告诉它“滚开”。那只碟狗懒散地走过地板在更接近火炉的地方趴下来。

“这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是么？”彼得看着人与动物间的小互动问到。三个星期之前，摄政王，他的摄政王，还活的好好的，据彼得所知，没有人想到过战争。看来阴谋传播的比他原来想的要远的多。

“是的，我的两个儿子跟他们走了。”老大妈说。“他们要给那些南方佬点颜色看看，他们说，要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杰克和我同意让他们走，但是你看，没有我的孩子们收割木姜子，我们需要所有那些剩下的粮食维持生活，直到他们回来。”

“我明白了，您怎么称呼……？”彼得问道。

“琼，请叫我琼。”她边回答边从门后面的木架子上取下两个盘子。

“琼，”他继续说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任务。我的长官和我，好吧，我们正在追捕一些非常危险的罪犯。他们逃跑了，我们正追踪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如果你能分给我们一点水，面

包，也许一点奶酪，够我们撑到抓住这些危险的人就可以。”

琼似乎在考虑这件事，她把准备的饭菜盛出来放进盘子，端上桌。“你们有几个人？”她最后问道。

“六个。”他回答。六个左右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再多了就会引起她的怀疑了。

深思熟虑之后，她把三块刚烤好的面包和少量的奶酪放进一个袋子，小气地递给他。“外面的水井旁边有一个桶。”她告诉他。“那是我们给猪用的，我不能再给你更多了。”

“你真是太善良了，琼。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彼得说着，接过袋子然后低头看着她刚做好的饭。

“好吧，你也看到了这是吃饭的时间了。”她说，暗示他该离开了。彼得接受了暗示。祝她日安，他转过身从前门离开，当他听到“滚开，女人，没看见我在睡觉么”的嘟囔声从身后传来的时候，他对自己笑了笑。

食物被平分给旅行者们，尽管卡特利娜来者皆拒，本还不能吃东西。虽然造成本和卡特利娜目前状态的原因不同，但是他们的表现却惊人的相似，面无表情，反应迟钝。唯一不同的是，本的眼睛严丝合缝地闭着，卡特利娜的眼睛却睁得老大，盯着她前面的某一个固定的点，仿佛倍受折磨。当本可以在别人帮忙撑起身体时喝一点水的时候，卡特利娜却紧闭双唇，拒绝任何形式的帮助。马修坐在她旁边，尽量安慰着她。

彼得回来把桶装满，小心的避开农舍的任何一扇窗户，避免被看到。他怀疑他能否第二次解释他的出现，但是按照目前的判断，他没有被发现。

当所有人都觉得休息好了之后，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他们继续上路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慢慢的转向南方，试着和大路保持平行，但同时还和侦查人员保持足够的距离。夜幕降临，他们隐藏在麦田边上的一座谷仓里，躺在稻草上睡觉。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睡眠来得很慢。

马修否决了卡尔的坚持，自己值第一轮班，午夜之前下起了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雨滴打在谷仓屋顶上发出的不间断的敲打声上。尽管这里比在乘坐公路列车往北方走的时候暖和，可是也远不能被称为舒适，马修发现自己巢居在一堆稻草里，把身前只有半膛子弹的机关枪紧握在冰冷的手里。在谷仓里点火太危险了，躲雨比暖和重要。从雨点敲打屋顶的猛烈程度来看，他觉得也许雨季已经提早开始了。

---

1 异世界里特有的动物，外形类似碟龙和狗的混合体，外貌丑陋，性情凶狠，动作迅猛

二

告诉我有关实验室的事。

有关实验室。

实验室。

这是从地下城逃出来之后，本第二次显示出生命迹象，这些影像搅动着他的睡眠。

告诉我有关实验室的事。

有关实验室。

实验室。

本的眼睑下，他的眼睛开始左右移动，迅速的从一边移向另一边，这些扭曲的影像在他脑中划过。他用虚弱的双臂抱住胸口，把自己蜷曲成婴儿的姿势，让自己尽可能的蜷缩来保护自己免受精神的伤害。

实验室。

对，奈特先生。我想知道有关它的一切。首先，我想你告诉我它在哪里。

“加斯坦，在加斯坦附近，在山里。”本说，他的声音缓慢而且模糊，仿佛他还要按顺序确认每个词的构成。

“它在哪？”亚历山大问道，注意力转向扶着本的头的守卫。

“在荒原。”本重复着。

“在荒原的什么地方，奈特先生？”亚历山大问道。“我去哪找这个地方？”

“荒原，在火车之前，雪……”

“我们毫无头绪。”亚历山大嘟囔着，看着塞缪尔摇了摇头。他把注意力返回到本，尽管本的眼睛仍然聚焦在远方的某处，绝对的眼神接触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太想知道有关电力的秘密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你能在地图上指出确切的地点么，奈特先生？”他问道。

“加斯坦，在山里。”本说道，他的声音比上次说话的时候更加模糊。

“谁建的实验室？”亚历山大继续问道。“是男爵领地的人么？”

“不。精尖技术。是精尖技术的人。”本告诉他。

亚历山大看起来很迷惑。“他们是？”他担心的问道。他的第一反应是南部领地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或者是荒原里有人正在收集资源试图让这个地区走向文明。他最糟糕的恐惧是他几乎一无所知的东部文明将要对抗他们。

“精尖科技，”本继续说道。“伊齐基尔·马斯汀。克劳斯。重力。”

本不再说话。他俩都不知道他是在和谁说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是科技这个词吸引了亚历山大，他想一个人拥有有关科技的一切。

抓住本的脏T恤的领子，亚历山大把他拉起来对着他的脸说话。本只是流着口水，没有半点反应能说明他在听。

“快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怎么到的这里！”他问道。

本没有回答，脸上的口水变成一条稳定的呕吐物小河流进亚历山大的手掌内侧。他急忙厌恶的把本推回椅子并快速的擦着他的手。

本嘟囔着，“本杰明·安德瑞·奈特。”但是亚历山大不再理他。他还在试图把手弄干净。

“我们可以安排一次进攻，先生，”第二个士兵建议说。“武力夺取实验室。”亚历山大没心情容忍愚蠢。

他甩着胳膊叫喊道：“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他们有什么样的武装。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你这是在建议我延迟和南部男爵的战争，然后派军队进山，失去我在那些愚蠢的农民中的信用。”

那个士兵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不，我们首先需要多了解它，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如何进去然后知晓它的秘密。快出去，让我们单独呆会儿，”亚历山大挥着手命令道。

守卫离开之后，本嘟囔着“山”、“门”、“呼叫器”。他的话微不可闻且难以理解，但是亚历山大还是听到了。

他把呼叫器从他的口袋里拿出来，把它反转过来放在手里，按了按那个让数字出现的小按钮。他想知道这个数字６４７９也许是一个密码，可以对着门说，或者是地图上的一个参考位置。没有更多的信息，他不想派一队人去对付未知的敌人。他不是同情他手下的人，大多数时候只要他高兴他可以亲自杀掉他们所有人，但是他不想让敌人占便宜，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就要来了。就他个人而言，信息就是弹药，应该物尽其用。

亚历山大站在那里思考了好一会，然后没说话也没有任何解释就转身离开了房间，他边嘟囔便走向走廊。

嗯，都在细节里。这就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行动计划了。

本和乔给他盖上的那件大衣虚弱的搏斗了一会，伸腿的时候拉了它一下，和一股看不到的力量搏斗。这一突然的举动把马修从瞌睡中惊醒，他紧紧抓住手里的枪，那些慢慢巡逻和低语的人让他的预感化为行动。

踢开把他埋住的小山一样的干草，他迅速扫视了谷仓的内部。雨滴还敲打着屋顶，让那声音更加无迹可寻，但是马修很快就注意到了本慢慢踢打的身体。他小心翼翼地接近他，本已经开始减慢他的动作，慢慢退回他前几天的昏睡状态。

马修把大衣从本的脸上推开，以防再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他以前见过别人使用卓卡草，也知道用它来使人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并不为奇，因为人的身体最终是会撑不住的。他能看到本还在呼吸，开始的时候呼吸很浅但是逐渐深沉起来。他决定在他旁边坐下来直到卡尔接近天亮的时候接替保卫工作。

第二天晚些时候，他们找到了那栋空置废弃的农舍。彼得像前一天样走到农舍前，有礼貌的敲门然后用计策弄到些食物。发现那栋房子是废弃的后，他违反了他所接受的所有训练，破门而入。

房子后面的大窗户很容易被拆下来，如果有需要，他很有信心可以换掉它，让它看起来平淡寻常，未经改造。他顺着金属排水槽爬到窗户底下，小心翼翼以免碰翻精心放在窗台上的陶器。经过简单检查，确认房子确实是空的之后，他打开后门让其余的人跟着他进来。

卡尔重新担任起把本放在肩膀上的角色，扛着他越过门槛，小心地把他放在后面房间里两张床中的一张上。到目前为止，自从昨晚的小发作之后，他没有显示出更多的生命迹象，但是没有人想过要丢下他。他现在是他们中一员了，公路列车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这个特殊的团体无法面对要再放弃任何一个成员。

卡特利娜已经开始自己走了，但是她仍然拒绝说话或者和团队里的任何人互动，甚至是马修。她跟着大方向走，给食物就接着，当身后的队伍朝南走的时候就跟上，但是她的思想仍然在别的地方。

马修和彼得开始在厨房的碗橱和架子上搜查，寻找着任何可以抵御这吞噬他们所有人的恼人的饥饿的东西。很不幸，看起来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带走了所有的食物。

“嘿，你该看看这个。”卡尔从卧室回来的时候说。“房间几乎完全是空的。”

“这里也一样。”马修站在那里，关上碗橱的最后一扇门说。

“你怎么看？他们不管去哪都随身带着所有东西？”卡尔问道。

“或者他们短时间内不准备回来了，”彼得插话进来说。“也许不光城里的人要打仗。”

“好吧，不管什么原因，”马修说，“天快黑了，这是今天我们见过的最好的避难所了。如果有人能生个火，我想我在我们进来的时候在后面看到了些鸡或者别的什么。”

马修和彼得离开房子试着去找点吃的，艾瑞紧跟在后面从房子旁边的水井打些水回来。地面上还留着太阳的余晖，但是这片土地是陌生而不熟悉的，她不想一个人被困在外面的黑暗里。在打到她认为可以轻松提回去的水后，她急忙回到了房子里。

过了很长时间，这两个男人带着五只肥鸡回来了，提着它们的脚，鸡头绕着被利索折断的脖子摇晃。夜幕降临之后，起居室里和炉子里的热闹的火苗让房子温暖起来，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水。然而，却再也没有了公路列车上人们曾分享的那种平常的快乐和轻快了，没有人像一周或更早之前那样围坐在篝火之前讲笑话了。

由于艾瑞拒绝再次离开房子，卡尔就去打了第二桶水给大家洗漱。尽管他们已经和公路列车一起旅行了很久，但是他们很少人能够真正的过简单的生活，拖车带着所有属于家的舒适。

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承认喜欢在乡下的时间，照顾自己，给自己找吃的，找水喝，但是如果这些事变成日常必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没有山那边友善的农舍提供舒适住宿时，也没有只需要一小段路程就可以回家享用的美味家庭料理时，那自己找吃的这件事就失去它所有的乐趣了。他们仅仅往南走了几天，农场就被荒原代替，他们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起居室里过夜，在炉火熄灭之后相互拥抱着，顾不得什么体面了。彼得担任起警戒的活，迈克在午夜的某个时候接手。天亮前的一小时左右，卧室里传来的声音惊醒了他，和马修在夜里被惊醒的情形很相似。

迈克小心地进到房间里，武器上膛。有那么一会儿，他没认出那个毯子盖住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什么。

本又梦到审讯了，在睡梦中想用他当时依旧虚弱的手臂赶走攻击他的人。马修跟大家讲过他的遭遇，危险在于什么。迈克不知道那些

新的不可预知的动作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所以他决定叫醒马修来确定一下。

马修进入房间的时候，本说的话几乎能被理解了，是关于实验室的，山，还有一扇门。马修扶他躺下，按住了他在毯子下扑腾的胳膊，比起任何看不见的力量，他这么做对自己非常危险。很快，本睁开了眼睛，然后和马修的眼神对视上了，他迷茫的脸上突现一抹觉悟的神色，接着他就又睡过去了，怎么也叫不醒，独自在他的恶梦里了。接下来的第二天晚上，马修坐在他身边直到太阳金色的光芒照亮这间卧室的窗户，新的一天开始了。

队伍里剩下的大部分人是被那天早上的鸡叫声叫醒的，稍后人们分发各自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衣物的时候，那只鸡变成了早餐。这些被留下的衣服显然看起来不如那些被带走的好，但是他们仍然比从岛城下面的洞穴里找出的一百年前的旧衣服好的多。

早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本出乎大家意料地出现了，他蹒跚地从卧室走到厨房，手紧紧的抓住门框来支撑他虚弱的双腿。他看起来很糟糕，和马修刚刚发现他的时候比，还要更糟。嘴唇干裂，眼眶深陷，周围还有深色的瘀伤，他看起来和死了差不多。卡尔扶着他走到炉子旁边的一张空椅子里，给了他一些水，本慢慢地小口喝起来。

“本，伙计，”卡尔温柔地说，“过去的这几天我们担心死你了。现在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本被周围的问题狂轰乱炸，尽管他们都温柔地问着同样的问题。他一边看着卡尔一边回答着问题。

“就像有人在我的脑袋里想踢出一条路来一样，”他挣扎着说，声音轻浅而遥远，粗糙得几乎认不出来是他的声音。“我们在哪？”

“一栋空置的农舍，岛城的南面。”马修边说边走过去帮本重新放好从他肩膀上滑下来的毯子。“卡尔和彼得一直告诉我们北方和南方现在的交战状态如何，只是南部领地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想要比岛城的人先到那里，然后用他们自己的特殊方法告诉他们这件事。”

本只是点点头，小口喝着水。“发生了什么？”他问。

马修开始告诉本摄政王被谋杀，亚历山大陷害公路列车的人来背黑锅的事。本试着点头，但是他却只能勉强保持头部向上。马修意识到本更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头会有那样的感觉。政治和战争可以等一会再说。

“卓卡草。”马修告诉他。“有些人拿它找乐子，但是它在审问的时候更有用。不管他们想从你这知道什么，你都会乖乖地告诉他们。”

“我……我不记得他们想知道什么。”本说。“我知道新的摄政王在那，亚历山大，但是我记不得别的了。”

本一边搓他瘀紫肿胀的脸颊一边说，模糊的记得那些重复打在脸上的拳头，但是仍然不记得为什么会挨打。

“他们想从你那知道什么，有什么是我或者这的其它人不能告诉他们的？”马修问道。“根本没道理啊。”

“也许。”本说，他喝的水越多，他的声音听起来就越像是他自己，“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思考，我需要更多的休息。”

“我们需要尽快出发。”马修告诉他。“如果你有话要说，就说吧，但是我们要尽快的上路。”

“不，我需要休息。”本站起来慢慢回到卧室之前，只说了这一句话。马修站起来，想跟着他，但是卡尔抢先一步，用眼神告诉别人不要插手。

卡尔走进房间，他看到本在拉过毯子盖住自己的时候，颤抖得很厉害，尽管壁炉和另一间房间里的炉子把房子弄得很暖和。

“别担心。”卡尔坐在他床边说。“你在冷静下来，没别的。看起来他们给你下了很大剂量的药，你的身体习惯了有它在身体系统里。过几天你就会好的。”

本道谢之后转身面对着墙，不想说话，但是卡尔把他拉回来。本的脸和肩膀都很热以至于卡尔在扳回本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热量的辐射。

“本。”卡尔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仅仅是发烧或别的，但是你似乎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那边有一队军队，他们想烧光我的家乡。我们得到那里警告他们。”

“卡尔，求你了，我不傻，你也不傻。”本咳嗽着把自己从卡尔的手中挣出来，依着后面的墙坐直。“你觉得我们多快能到那？一天，最多两天，你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能做什么？有些事情我得告诉你，告诉所有人，但是我需要睡觉。从你说的来看，亚历山大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能帮助你们，帮助所有人，我需要睡觉。”

本说话的时候开始向下滑去，眼睛睁开又闭上得越来越快，最后终于还是闭上了。对卡尔来说，本粗糙的呼吸是一个令人安心的信号，这证明本还活着。

卡尔没有跟随他的直觉把本从床上拉下来，他服从理智让睡梦中的年轻人呆在那，自己返回到餐厅去。队伍沉默地坐在那里，等着他。

“他说了什么？”马修吃完最后一口早餐问道。

“出去说，就一会。”卡尔说。

马修迟疑的同意了，跟着卡尔出去，关上了身后的门。队伍里留下的人看着他们离开，急切的想知道答案，想得到只有马修能给的一丝希望。尽管他们最近遭受了很多不幸，但是马修依旧是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眼中，他永远都是领导人。

“说吧。”马修边关门边说。他不喜欢事情像这样发展。这个世界，他的世界，用他不能相信的方法发生着改变，一直以来他急切想拥抱的领导者的角色却越来越成为负担。他开始感觉像本一样，精疲力竭，只想睡觉，睡上好久，然后醒来发现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一场他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逃脱的噩梦。

“是本。”卡尔告诉他。“他说了一些事，好吧，似乎有点道理。我想我相信他，老大。我想你该听他说说。”

“他说了什么？”马修又问道。“他告诉你什么了，让你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在这儿逗留？”

卡尔慢慢走到他身边。“我们有机会在军队之前到达梅尔顿么？”他说。“即使我们先到，你觉得我们能做什么？卓西斯的大部分军队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在南部了，在奥斯特和法拉兰边境上巡逻。让他们赶到能派上用场的位置将会需要几个星期。没有时间了，马修。你和我都能看出这点。”

“那又怎么样？我们就坐在这里试着忘记它？”马修回答说。“也许种点庄稼然后等着一切过去？我原以为你很有种呢。”

马修转身重新回到房子里，但是卡尔抓住他的袖子让他转过身，推他撞在门上。屋子里面的人肯定能听到屋外的闹腾，但是卡尔不在乎。他得让马修听他说然后让马修明白。

“你父亲会听的。”卡尔压制着愤怒说，把马修死死的按在门上。他们都知道如何利用自己优势，如果打起来，两个人都会伤的很重。“好好想想，好么。他们给他吃了那么多卓卡草差点杀了他，都是因为他们没办法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来。他告诉我这件事能帮助我们，能让我们到南方或者打败军队，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亚历山大已经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他一定会利用它来对付我们。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很小，如果他得到了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新玩意，我们基本就没机会了。”

马修挣脱出来。两人中他个子比较高，最后还是有能力挣脱。门开了，他们在院子里对峙，乔和彼得从清晨的阳光中跑出来。所有人都沉默地站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彼此，等着其中一人首先发难。

“想想吧，马修。”卡尔继续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这些了。我们没法在军队之前赶到那里。”

“我们会走的更快些，如果需要就整夜的走。”马修说。“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看看我们。”卡尔指出。“本还没恢复到可以上路，卡特利娜也是。你自己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马修辩解道。“我得做点什么，我需要这样。”

“听听你在说什么啊！”卡尔继续说道。“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像你说的那样继续前进，我们中一半的人到达卓西斯的时候就没命了。本，卡特利娜，艾瑞。这不仅仅是关于你，你看不到么！这件事比你重要！”

马修的嘴张开又闭上了好几次，想说点什么。最终，他快速的越过卡尔，躲过眼神接触，缩着肩膀朝谷仓走去。乔和彼得看着，他们的头在他俩争执的时候从一边看向另一边，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卡尔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回到了房子里。

马修过来一小会儿也回来了，低着头进了厨房。他一言不发的坐在厨房餐桌旁边，让自己镇静下来。

“我很抱歉。”他开始说，环视房间并回应每个人对他的注视，“过去这些天我太自私了。我没有停下来，考虑这对你们大家的影响。卡尔告诉我本要向我们提供帮助，一个影响向我们的家乡进军的军队的机会。我想我们得听他的。他需要休息，但是也许明天，他也就能告诉我们更多情况了。

“我们得面对现实。我们在摄政王的军队之前到达卓西斯的机会几乎不存在。我们得做点什么，就在此时此地，这对我们的家乡意义重大。”

马修坐回到椅子里，给所有人点时间来考虑他说的话。“如果谁有话说，请现在说吧，”他收尾说。

“本提供的帮助是什么？”迈克问。所有人都想问这个，但是显然他是唯一一个有胆子问的人。

“他没说。”马修告诉他们。“他情况还不太好，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他身体系统里还有很多卓卡草。也许那只是他的幻觉，我不知道。但是卡尔说他相信他，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两人看着彼此，意识到彼此间的友谊一如既往的坚固。有时候只有危机才能让人睁开眼睛看到事实。

“所以我们怎么做？”迈克继续问道。“就坐在这里等着本告诉我们怎么摆脱这件事么？如果一切都是白费劲怎么办？当家乡在燃烧的时

候我们也要呆坐在这里么？”

“目前这件事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的多。”马修说。“彼得已经告诉我们摄政王卫队的成员三周前已经来过这里，为了战争带走了补给和兵源。亚历山大早就计划好了，我们只能试着猜测他下一步会是什么。”马修的声音在他说话时越来越高，想找到能坚定他的跟随者信心的答案。“我们这么朝南走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有一个机会，哪怕一线机会，能给我们一点优势，一个在太迟之前，让我们阻止那些军队的机会。”

人们只是看着他，不确定接下来该说什么做什么。他们跟随了他很多年了，他总是能带领他们走向安全和繁荣。然而，他们的心告诉他们朝南走，去警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将要到来的毁灭他们的灾难。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这是和公路列车一起工作以来第一次怀疑他。

“你的计划是什么，老大？”卡尔问道。他捏捏马修的肩膀说，重申了他对马修的信心，希望他所展现出来的信念能激励队伍里的其他人让他们感同身受。

一个深呼吸之后，马修勾画出他的计划的要点。

“好吧，首先。”他说。“迈克是对的；我们需要警告卓西斯将要发生什么。不管谁去，都要靠自己了，所以我需要志愿者。”

“嘿，我的主意，所以我的责任，对吗？”迈克问道，但是马修摇了摇头。

“不，我想要你和我在一块。”他告诉他。“乔和卡尔也是。城里的军队和人都对你们太熟了。如果你们被巡逻队或别的什么人发现了，一切就全完了。”

“让我来吧。”有人从一小群人的后面说。马修的目光从桌子上抬起，没有立刻认出这个声音。

“来吧，马修，你可以相信我。”那个声音说。“我比这些人快多了。”斯坦挤出人群，说服马修让他去，但是马修只是盯着他看，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

斯坦只有十五岁，但是马修必须承认斯坦是他和他父亲队伍里速度最快的人，安德鲁教给他有关狩猎和生存的所有技巧。但是让一个孩子去送死这个想法还是让马修的肠胃打结。

这个孩子已经在这趟旅程中失去了很多。他的母亲和父亲在第一次袭击中反抗宫殿卫兵的时候被杀了，然后，安德莉亚，他的妹妹，被从他身边带走，和旅程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遭受了死亡。马修考虑了他的选择，决定最好认真的考虑他的提议。

“就像我说的。”他告诉他，“整个旅程你都得靠你自己。你觉得你搞得定么？”

“当然，我想是这样。”斯坦安慰他说。

“如果你被抓住了，他们一定会杀了你，你知道么？”马修继续说道。

“我知道，但是马修，拜托，让我做点什么吧，我想帮忙。我就那么看着，当他们射杀他的时候，看着我的爸爸，还有妈妈。”斯坦说这些的话的时候就快要哭了。“我比大家一起走的快，基本上晚上行动。爸爸教过我如何狩猎。马修，拜托，我知道我可以的。”

马修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让他就这么去很难，但是他知道斯坦是对的，另外，如果他们不让他去，也许他自己也会去的。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已经成长了很多，比这个小群体里的很多人都坚强的多。

最后，马修点点头。“好吧。”他说。“除非有人反对，你马上出发吧。你行动的越快，卓西斯就能越快建立起防御。”

计划的第二步是让汤姆去东部收集敌人的消息。他又高又瘦，二十多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公路旅行，跟着司机学习希望有一天能自己驾驶列车，所以岛城应该没人认识他。

一番考虑之后，马修决定让汤姆也去南方，给南部领地的人惯于他们将要面对的事情的第一手资料。

“你说得算，马修，但是我原以为你不是让斯坦一个人去么？”汤

姆说，轻蔑的耸了耸肩。

斯坦从他收拾的包上抬起头，脸上一副很受伤的表情。“拜托，马修。”他说。“我不想被人像孩子一样照看。我以为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马修说，“汤姆明天出发，在他回来汇报了他所看到的之后。我想在你们俩之间留下足够的间隔，这样你们就不会彼此碰见或被一起抓住了。坦白和你们说，你们中的一个很可能被抓住，也许，被折磨最后被杀死。我只是希望，你们俩中的一个可以给家里带个话，但是如果你们任何一个想要退出，我都理解。只要现在告诉我，我什么都不多说。”

他们俩个看了彼此一会，考虑着马修的话和他赋予他俩的责任。过了一会儿，他们对彼此微笑了。

“没门，我加入，绝对的。”斯坦说，他脸上的微笑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如果这小子去了，我就绝对不能退出了，是吧。”汤姆回答道。

马修笑了。他似乎赢回了人们的信任，但是他的计划最困难的，也许是最危险的部分得在最后被执行。

“你的制服看起来怎么样，彼得老弟？”马修问道。彼得摆头朝周围看了看，很惊讶自己的名字会被提到。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队伍中的一员，而且也不完全确定他想这样做。

“有点破旧，但还不太糟。”彼得回答说。“你有什么想法？”

“我还不是十分确定。”马修告诉他。“来点误导消息，一些破坏活动，你来决定吧。多少人知道你参加了我们的逃亡？”

“没多少人，也许，”彼得说。“我不确定。所有在地下城见过我们的守卫都死了，但是有可能有人那晚在街上见到过我们，两方面一对上。当然，他们会问我这些天去哪里了。他们会有些怀疑的。”

“但是总体来说，你觉得你能带着武器回去并且被接受么？”马修问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认为他们会下命令见到你格杀勿论什么的吧？”

“我不这么认为。”彼得沉思着。“另外，我可以隐藏在大众里，跟着领头的或者收尾的。嘿，不是城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我的。”

“那不是我在想的事情。”马修继续说道。“在接近任何致命的，敏感的，其他人不能接近的地方的时候，你会需要你的制服的。我想要你去放慢他们的速度，让他们虚弱，任何能拖延他们的进攻的事情，给我们一个机会保卫自己。”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彼得说，“但是从你的话来看，我……你看，在这件事上我不是你的人，但是我也不是他们的人。我不会杀我自己的人，我的朋友，只是让南方领地人在杀掉他们剩下的人的时候容易一些。我反对新摄政王因为我知道他是错的，很可能是疯了，但那不意味着我已经背叛了我的人。我想阻止这场战争，回家去，像以前一样生活，就这样。别的事，你来决定，我不想掺合。”

马修回答的时候房间里很安静，不完全确定他要说什么。彼得在岛城的那场必死的绞刑中救下了他们所有人，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思考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卡尔，迈克，马修，剩下的其他人都准备好了战斗和牺牲来捍卫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恰恰是要从彼得这样的人手中保卫他们的家园。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马修告诉他。“这意味着我们战斗的方向一致。我和你一样不想战争爆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爆发。所以我想要听听本说什么，看看他能提供什么。

“我不想打仗，但是如果他们逼我的话，我会竭尽全力战斗。如果你需要为了你的人这么做，我相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说，我们理解。我们都需要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彼得老弟。如果你能和军队里的人说上话，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起义吧，这样我们就都解脱了。”

“你能看出来，我不是叛徒。”彼得提醒他说。“我不会背叛我的朋友，背叛我的人，背叛任何人。”

“很好，我就需要这样的你。”马修继续说道。“如果你能把我们当成你的朋友的话，对我来说就非常好了。康拉德和西蒙会和你一起去，还有唐纳德，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你说了算。”

马修伸出手，但是彼得只是笑了笑。他还是不完全确定他想要什么，这么做他是否感到舒服。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在他良心允许的范围内听从这个安排。

“好吧，马修。”他说。“我加入，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也许后天。”马修回答。“我们听听本说什么之后。要看他告诉我们什么，也许没必要，也许我们可以呆在一起，但是我很怀疑。”

“我和他们一起走。”卡特利娜边靠近桌子边说。这是他们逃出来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一屋子的人都惊喜地看着她走进队伍中心。

“他们明天出发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她继续说道，“你无法阻止我，马修。”

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卡特利娜变了，他们都变了，但是也许她的变化最大。抵达大陆之后她基本上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吃不喝，只是沉默的坐着，双臂抱着双腿在地板上轻轻的摇摆。

“你听见他的话了，马修。”她说。“他不会做那些需要做的事。不管谁进入敌人的营地都得做必要的事情来阻止军队来到我们的家园，他不是那个人。”

“卡特利娜，你不能去。”马修争辩说。“求你了，看看你自己。你状态不好，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康拉德，西蒙，他们会做彼得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只是需要他接近他们。”

“我要去，马修。”她坚决的说。“要么我现在去，自己去，要么你让我和彼得一起去。你决定吧。”

卡特利娜转过身离开了房间，一遍又一遍的嘟囔着，他们要付出代价，他们要付出代价。她走进第二个卧室的门重重的关上门。

马修坐在那，有关地下城的回忆一遍又一遍的在他脑中回放。爱德华的死。卡特利娜冷血的杀掉守卫。封闭空间中的手枪爆炸，她持续扣动扳机时那连续的叩击声，一遍又一遍，直到枪被从她手中拿走

才停止。他在他自己的身体之外看到了这一切，目睹了他和他妹妹脸上的表情，短暂的愉快的表情超越了惊恐的表情，然后就似乎是永久的沉默了。

他知道她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也是啊。他失去了外甥，失去了朋友。三天里他没有真正睡过一觉他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马修站起来走向起居室里壁炉旁边的椅子，暖暖手坐下来。如果他说完了他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评论的了，但是他看起来很累，使人很难相信他还能正常思考。

他的眼眶深陷颜色暗淡，在他坐回椅子的时候半睁着，看起来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睡着一样。只有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才能在妹妹冷血杀人的情景中偷出片刻安宁。艾瑞坐在他旁边，把他拉过来靠近她，在他再次颤抖的时候抚摸他的脸。

讨论结束之后，卡尔把斯坦拉到一边，给他一把手枪，并且告诉他最好如何避免被抓住。斯坦站在那里听着，尽管也许关于狩猎和生存他比卡尔知道的还要多。安德鲁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樵夫和猎手了，经常给公路列车的成员提供大量的肉类，他把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他的儿子。而卡尔却疏于练习而手生了。

当队伍里其余的人各自忙碌的收集任何可以找到的食物的时候，马修却独自一人。他们很快就要进林子了，为了生存而狩猎，他们得带上所有能帮上忙的东西。卓西斯还远着呢。

三

快吃午饭的时候，马修放弃了试图睡一觉的打算，他离开了温暖舒适的房间而是坐在建筑后面的一个小过道上。卡尔已经在那了，看着地平线上的乌云移近，填补了云下面的空白。

“他走了么？”马修清理了泥土和灰尘，然后在朋友身边坐下来问道。

“谁，斯坦？”卡尔问道。“你说完他就走了。我给了他所有常用的东西，你知道的，他很能走夜路，在军队附近隐藏，但是我觉得他能做的很好。他是个坚强的孩子，好样的。”

“我希望你是对的。”马修说。

“汤姆也走了。”卡尔继续说道。“他受不了那种紧张感，他说他想趁白天的时候好好看看。根据路况和天气情况来看，他也许是对的。”

“我想是的。”马修回答说。

“你怎么样，马修？”卡尔问道。

“我，我很好，就是，挺好的。”马修骗他说。

卡尔扔掉了手中把玩的小石头转过脸对着马修。“真的么？”他问道。

卡尔试着露出一个感同身受的表情，可是他满脸满头的胡茬好几天没刮了，纵贯面颊的紫色伤疤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经病人而不是一个满怀关切和同情心的人。

“真的，我挺好的。”马修坚持说。

“如果你到这来就是要说这些，那我也许还是去帮忙弄点晚饭吧，”卡尔站着说。他已经朝穿过院子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马修叫住了他。

“不，等等，卡尔。”他在身后叫住了他。“你看，拜托，就坐一

会，行么？”

卡尔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是不再说话。马修会在自己感觉好和准备好的时候，告诉卡尔他想告诉他的事，卡尔再唠叨也改变不了。这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我能相信你么，卡尔，我的意思是说，真的相信你？”马修问道，注视着地板，他无法在质疑他一生的朋友的忠诚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

“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我。”卡尔告诉他。“你现在也该知道了。你还没有雪鼠大的时候我就让你在我的膝盖上跳着玩了。”

“我曾经相信，我是说，我相信。”马修继续说。“但是，最近，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这整趟旅程，逃亡，他们对本所作的事情。我没法把它从我脑袋里弄出去。我是说，这看起来就是太顺利了，不是么？你在地下城看到几个守卫？六个，七个，也许？”

“只有六个，我想。”卡尔说，在脑中回想那次遭遇战。

“我们逃出来得太容易了。”

“好吧，我可不会这么说，”卡尔说。

“不，太容易了。”马修坚持说。“太容易了。想想看。你觉得你进入地下城在逃出来的机会有多大？非常渺茫，你说呢？但是，仍然，你进去了，遇到了非常少的抵抗，然后我们都轻松的逃了出来。我觉得那些士兵甚至都没有追着我们通过隧道的第一个转弯。”

卡尔抓了抓他的伤疤，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他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摄政王需要那些守卫去做别的事情，也许是和战争有关的事情。”

“一场他策划已久的战争，从我们见到的情况来看。”马修提醒道。

“好吧，是的，但是也许6个守卫也许是他所有的人手，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仅仅是走运而已。”

马修站起来，思考卡尔说的话的时候开始踱步，双手紧插在口袋里。

“不，整件事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卡尔。”他说。

“我不知道，也许吧。”卡尔回答说。“嘿，你为什么不过来坐下。”

马修没再说什么，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是他看起来还是不舒服。

“你有多相信这个小队长，彼得？”马修问道。

“我不确定，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卡尔老实的说。

“好吧，现在开始考虑，”马修回答说。“你平常看人很准的，卡尔。我尊重这点，但是他似乎正好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你不觉得么？”

“不是那样的，马修。”卡尔告诉他。“我靠近他，威胁他。他有大把的机会把我抓进去，但是他没有。我，是的，我想我信任他，至少他不会把我们交给摄政王。你听到他在这说的话了；他既不站在我们这边也不站在他们那边，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他只是想回家让一切像以前一样。”

“但明天，”马修继续说道，“他就要进入敌人的营地了，而我就是那个让他这么做的人。现在卡特利娜也要去了，而我对此无能为力。这是怎么了，卡尔，为什么我弄不明白了？”

“看看你自己。”卡尔平静的说。“你累垮了。过去这些天你比我们都劳累得多。离你最后一次睡个好觉有多少个晚上了，啊？即使在我们到达岛城之前，你到了半夜也不睡，计划着，安排着。就像本说的，休息是必须的，他和你都需要。”

“我试试吧。”马修说。“我躺下来闭上眼睛，但是我一直看到牢房，我们的逃脱，卡特利娜扣动扳机。她的脸，卡尔，我一直看到她的脸。”

在其它任何时候，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出格的情感表现都几乎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非常时刻就得采取非常动作。卡尔双手环绕着他的朋

友紧紧抱住他，在马修与他脑中的思想和情感作斗争的时候，他几乎把马修身体里当空气都挤出来。

“她从那回来后就不是她自己了。”卡尔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爱得华，丹尼尔，亚当；她失去了他们所有人，不能正常思考了。这不是你的错，马修，不是你的错。”

“但是她明天要走了。”马修说。“也许正入圈套，而我没有办法阻止她。”

卡尔放开他的朋友，转过来对着他的脸。“我觉得不会那样的，”他说。“如果他们想杀了我们，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就可以做了，任何时间，只要他们想要。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他们故意让我们走，但是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我们离开，而不是把我们关起来和以前的敌人死在一起。

“我信任彼得，我相信他不会出卖她的。我甚至相信他会保护她，如果有必要，他会让她远离那里，就像他对我们所有人做的那样。我想他是个好人，马修，他只是在其它所有人都错了的时候试着做对的事，我想我们可以信任他，并且让他继续这么做。”

“你看人很准，卡尔。”马修说。“我只是希望你是对的，看在我们所有人的份上。”

“我也这么想，马修。”卡尔同意道。“我也是。”

马修继续说话之前，他们都沉默的坐在那里。“尽管我还是有这种感觉，”他说。“我想有人在为敌人工作，如果不是彼得，我不知道还会是谁了。”

他们的谈话被艾瑞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她喊着马修的名字，敲门声几乎倾泻到他们身上。“哦，你在这呢。”她说。“快来，本出事了，快点。”

当两个男人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听到喊声和尖叫声从本的卧室里传出来。他们帮助乔和迈克按住本，他在床上抽搐，眼睛睁着却没有方向，好像在看着什么却没有焦点。他们分别按住他的四肢，按在床上，本在他们面前颤抖，一直以肺部能支持的最大音量尖叫着，也

许发出了几个词，但是当这些词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无法听清了。

马修喊道，“看着他别让他咬了舌头！”抽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手下的本的身体变得柔软而毫无生气。

立刻，马修靠近本的头，检查他是否还在呼吸和是否还有脉搏。他很惊讶两样都找到了，虽然很微弱，鉴于本的现状。他很容易就会变成死尸。

“怎么了，马修？我以为他正在好转。”卡尔问道，因为突然用力而呼吸沉重，脸上挂着担忧的表情。

“我也这么想的。”马修回答说。

马修把手放在本的前额，擦掉那几乎是喷涌而出的汗水。“他烧得很厉害。你能感觉到他发出的热量。”马修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卓卡草，但是他在迅速失水。艾瑞，拿些水来，还有衣服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包住他的头。”

艾瑞转身离开，乔和迈克紧跟着她，看上去精疲力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马修？”卡尔问道。“他做了什么要承受这些？”

“我还不能确定。”马修浸湿艾瑞给他的布，把冷水敷在本的头上。“但是我们会找出来的。我想这是整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他们让我们走，我还不知道原因，本是一切的核心。不管本的脑袋里有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的，比杀掉我们剩下的人要重要得多。”

“现在有必要听听了。”卡尔回答说。

“你来告诉我。”

“所以，什么。”卡尔在他将要离开的时候问道。“你认为我们被跟踪了？”

“我不会感到奇怪。”马修告诉他。“我想不管那是什么，本都不回告诉他们的，即使是用上卓卡草，所以我想，是的，他们会派人跟着

我们以找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事。”

“那么让人往回走是个好主意。”卡尔说。“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

“不，卡尔，那样太危险了，”马修告诉他。“再说，我需要你在这里。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我需要你在我身边。”

“我们也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卡尔提醒他说。“他们不会找我的；另外，他们只有你们的画像。”卡尔搓了搓他的胡茬，“我最近有点脱相。你早上照旧呆在这里，我会在天黑前回来的。”

卡尔转身离开，但是觉得在他离开前还有一件事要说。“答应我，”他说，“如果我没回来，你不会多耽搁。尽量从本那得到点什么，然后利用它阻止这场战争。答应我。”

马修没有说话，但是卡尔不需要真正的听到他的答复。他祝马修日安，然后离开了房间，从厨房拿了一把来福枪，然后离开了小农舍。

他们留下的踪迹已经有一天了，但是还是很容易被找到的。

四

侦察队已经警告说他会来，而且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把自己隐藏在周围环境里，他们是行家里手。

当他路过的时候他们盯着他。一个高个男人，健壮，面相有力。他可能是个本地人，出来带着来福枪打猎，但是他脸上的疤让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友好。

不，他看起来更像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他们曾经被警告过的那些人，无论如何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他鬼鬼祟祟地潜伏着，试图确定他们没有被跟踪。

傻瓜。

他们是幽灵，他们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看不到其他任何组员，尽管他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

傻瓜。

他现在能抓他了，无声的，高效的，杀掉他，然后把尸体留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但是那样会引起怀疑，更多像他一样的人会被派来，往回走。命令要求他们没有接近目标之前不得介入，不能暴露。他会听从命令。等会儿有的是时间惩罚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

但是他这么接近，他可以闻到他，几乎可以摸到他，推倒他然后要了他的命。也许反过来，如果他发现了他们，面对面的交锋。那就不是他的错了。他得除掉他，不能让别人发现他们的存在。

也许，在他回来的路上。

傻瓜。哦，杀掉他会让人很开心的。

五

卡尔前后搜索着，他在他们来时路径的末端追踪到了他们，尽管他想试着看起来不那么明显。问题是他们跟踪的是一条非常老的路，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会走这条路，还有半径十里以内的所有生物。他依然能够时不时的找出他们的踪迹，但是判断他们是否被跟踪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斯坦和他在一起的话可以，但是这都太迟了。

他发现了浆果，更重要的是还有叶子，就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立刻就认出他们。他的妈妈在他和哥哥小的时候，曾经在很多时候用过这些浆果。潘卡果，或别的类似的名字，他不是完全确定他的妈妈曾经叫它们什么，但是他记得它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它们显著的疗效。

他把来复枪甩过肩膀，尽量收集浆果和叶子，塞进他的口袋，丝毫不顾有些浆果破裂沾染了衣服和他的腿。

当太阳最终滑落下地平线的时候，月亮反射的黯淡的光替代了红色的光芒，他低头又看了下脚边的踪迹。如果他能在这样的光线里找到回家的路就算很幸运了，更别说寻找并且追踪任何可能跟踪他们的人。

再说，他已经走了很远了却什么也没看见。如果他们被跟踪了，那么他们离得太远了，很容易就会在荒原那跟丢了的。

他暂时有个新目标；他需要把叶子和浆果带给本，它们能派上用场。

这么想着，他原路返回，朝农舍走去，沿着他整个下午都在追踪的那条长长踪迹走着。如果他们被跟踪了，那他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没有什么结论，也许没什么好担心的。

卡尔来到农舍跟前，细细的月亮高挂在空中，只有微弱的光穿过黑暗照着他的路。他下午坐着看到的云在日落之后已经靠近他一些

了，所以他很高兴能到干燥点的地方。看来雨季最终还是来到他们身边，也许会留在他们这一个月或更久。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他们被跟踪了，持续的，沉重的雨点只能隐藏他们的踪迹，让追踪者更难找到他们。这是件好事。

他进入前门的时候，乔在守夜，他一迈过门槛，乔就用枪指着他的脸。

“你去哪了？”乔问道。“马修不告诉我们。”

“就是出去走走。”卡尔告诉他。“经过这么多事情，我需要出去呆会儿，清清头脑。”

“和我说说。”乔说。“今天早上，你对着空气挥舞大刀。”

“没错。”

卡尔试图越过他，但是乔抓住了他的胳膊，很快挡住了他。“说真的，卡尔，你去哪了？”他安静地问道。“听了汤姆说的话，大家都开始担心了。”

“就是走走，乔。”卡尔安慰他说。“就像我说的。我现在是个大孩子了，你知道。”

乔笑了，从他那钳子一样的束缚中放开卡尔。“都是因为汤姆对我们说的话。”乔继续说道。“可能有士兵在周围儿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不会有机会的。”

“为什么，他说了什么？”卡尔问道，暂时从带浆果给本这件事上分心了。

“他说这件事的方式。”乔说，“他日落之前到的那，军队在桥的南边集合。他说有好几千人，不，好几万人呢，目及之处，都是平民和士兵，混在一起。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像半个岛城都已经起身离开家乡开始向南进军了。”

“如果我们是小偷可就遇到好时候了，你是这个意思么？拜托，乔，怎么说也不会比我们想得差。”卡尔说。

“我知道，我只是突然意识到这点，你知道。还有些别的。”

“继续说，是什么？”卡尔问道。

“好吧，他们带着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补给。”乔说。“汤姆说他看到四辆，也许是五辆公路列车。它们没有全被砸毁。他无法再靠近去确定有几辆，但是想想看他们会怎么处理它们，卡尔。把它们作为车队的头车，他们可以开着它们直接到梅尔顿，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直接开进皇家宫殿的院子。首都可能在大家了解发生了什么之前就陷落了。”

卡尔搓着他的胡茬。他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感觉了，并且能看到这个半下意识的动作变成习惯。“好吧，我们只需要确定发生了什么，对吧？”他说。

乔试着显得放松，但是他僵硬的脖子和肩膀出卖了他。卡尔没有听到第一手的解释，但是从乔复述来看，这一定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什么。

卡尔越过乔往本睡觉的卧室瞥了一眼。卡尔可以看到他；眼睛睁着，前额上都是汗珠。就在他看着的时候，三滴汗水汇在一起流下本的脸，滴在枕头上。单从本的头部看，他似乎挺暖和的，可是他在两张厚重的棕色毯子下颤抖的身体却说明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怎么样了？”卡尔转过身的时候问乔。

“马修一直在那递水啊什么的，”乔告诉他，“但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我恰巧在林子里找到了些潘卡果。”卡尔说。“你觉得值得试试么？”

“它们能长到这么往北的地方？”乔说。

“我也没想到。”卡尔同意到。

“我小时候我妈妈非常信任那玩艺。如果任何东西能让我退烧，我想就是那个。”

“好的，谢谢，乔。”

乔点点头然后转身回去看着门，卡尔走进厨房，徒劳的想要保持安静以免在穿过房子的时候吵醒里面睡着的人。

本现在的情况比早上更糟了。那个时候他的行为至少还能有点意义，当他在早餐时间惊吓到大家的时候，但现在……

卡尔想起本第一次被他们发现时的样子，脸朝下埋在雪里。他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不同于那个时候，卡特利娜不能帮忙让他挺过这一切了。不，这一次本只能靠自己了，不管多少潘卡果也改变不了。

他在壁炉里生了一小堆火，一边把口袋里的叶子和浆果拿出来一边烧了一壶水。今天早上马修还在担心整个旅程的淡水供应。卡尔朝窗外看去，汹涌的雨水正试图破窗而入，他想他们拥有的也许比他们认为的多。雨季肯定已经来到他们身边了，并且很有可能要留下来了。

炉子上的水开了，卡尔在杯子里放了一把叶子然后挤碎了五六个浆果进去。他的妈妈告诉过他叶子里有某种药性，但是浆果让它起效。他不是完全明白，但是人们已经使用潘卡果好几百年了，有什么好争的呢。

加了一点沸水之后，他拿着杯子进了本的房间，坐在床边。饮料需要时间来冷却，所以卡尔用这段时间用床边碗里的水来擦拭本的眉毛。

本不知道他做的这些，只是越过他盯着天花板，忽略他的存在。卡尔一边擦掉每滴从他眉毛处涌出的汗水，一边绝望的试着不往坏的地方想。他有一次想让潘卡茶快点冷却，差点吃了苦头烫到手指。无止境的等待后，卡尔把本单薄而毫无生气的身体扶起来，把一点茶倒入他的喉咙。

卡尔可以听到他杂乱的吞咽，越来越多的液体流入他的肺，但就算只有一点点进入了胃部，也会有好处。茶没有被吐出来，但是卡尔不确定这是凶是吉。他做了他能做的所有事来帮助他；现在他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了。

六

第二天大清早，当他接班守卫的时候，马修惊讶地在厨房的桌子旁边看到了他的妹妹。事实上，他很惊讶那是他的妹妹。他从没看见过她那个样子。

她曾经漂亮的深色卷发从脸侧梳起，随便扎紧，用一根绳子绑在脑后。她把头发扎得那么紧，让她的脸看起来更瘦了，眼眶更深陷，看起来更像是一具尸体而不是活人。

但是最让马修吃惊的是她正在做的事情。卡特利娜拆掉了一把他们带来的来福枪，在重新组装之前机械地清理检查着每个部件。和世界上大部分的武器一样，它是由其他被发现废弃技术残余里的废旧工程武器组装的。原版的枪很贵，如果你恰巧捣鼓对了地方，它们还是能用的，弹药也是。

看了她大概一分钟以后，他在桌子旁边她身旁坐下来。

“我不知道你会这个。”马修一边拿起一个弹簧再手中把玩一边说。卡特利娜迅速地从他手里抢过弹簧，检查它之后，把它放在符合射击机械理论的地方去。

“爸爸教我的。”她说，没有抬头看他。来福枪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甚至在她说话的时候。

“好吧，我只是不知道，就这样。”他说。

“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卡特利娜告诉他。“爸爸教了我很多东西。”

“比如？”马修问道。

“比如如何使用这个，”卡特利娜回答说。“如何照顾我自己。”

“好吧，你要去的地方会用到它。”

“我就是这么想的。”

马修从她手里夺过半组装好的来福枪，把它在桌子上拆散，武器

零件散落下来滚落桌面，消失在阴暗的厨房里。“卡特利娜，求你了，和我说说好么？”他咒骂到。“告诉我如何阻止这场疯狂。”

马修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激动地和他妹妹说过话，或者也从未这么跟其他任何人说过话。但是卡特利娜的心像冰一样冷，他哥哥再多的痛苦和眼泪也无法融化它。

她一边回答他一边试图从他的手中夺回来福枪。与她的哥哥相反，她的声音单调无情。“你不会想知道的。”她冷冷地说。

马修放开了武器，让她重新开始组装。尽管有一半零件散落在地上，她觉得有点困难了。

马修站起来转身离开了她，拳头一松一合的挣扎着，想找到语言来劝服他的妹妹不要采取她所计划的行动。他几乎用了一分钟才能继续说话。

“看在父亲的份上，卡特利娜。”他说，“你没听到汤姆昨晚说的么。进入敌人的营地；那是自杀。害死你自己，那，好吧，那不会……”

马修声音渐渐消失，不愿接着说下去，但是他明白什么时候该说必要的话，为了他自己好，也是为了他的妹妹好。

“不会什么？”卡特利娜问道，最终抬头看着他，情感的微小变化慢慢的出现在她的声音里。

“那不能把你的家人带回来，卡特利娜。”他朝她大叫道。“我们的家人。你明不明白？我也想念他们！”马修喊出最后几个字，用拳头捶打着桌子，悲伤的眼泪汹涌而出。他们还没有讨论过逝去的亲人，没和彼此谈过，也没有和别的任何人谈过。自从他们逃脱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彼此说了这么多。

卡特利娜站起来，以马修从未见过的敏捷绕着桌子移动，她的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惊退。“你怎么敢！你怎么敢用他们来反对我！你怎么敢！你怎么敢！”

马修没有反抗她，也没有试图阻止她。相反，他接下每个指责，

认识到她不是在指责他个人，而是在指责这个世界。释放了她隐藏的愤怒，马修知道，过了这么久，她终于允许自己悲痛了。

叫喊和骚动吸引了房子里其他人的注意，但是马修用一个眼神就告诉他们不要插手。艾瑞脸上痛苦的表情几乎让他无法承受。可他的妹妹悲伤哭泣的时候，他拉她过来抱紧她，用彼此胸口堵住她的拳头。

开始时，她反抗，但是他紧紧的抓住她，抱住她，在她耳边一遍又一遍的的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慢慢的，她停止了反抗，开始回抱他，可她重复着“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付出代价”，马修由此知道，对于卡特利娜，仅仅是悲伤是不够的。

第二天所有人都起得很早，开始干活。卡特利娜把自己所在第二间卧室里，偶尔发出的大声抽泣让每个人的心为之牵动，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

按照马修的决定，别的人都有事情做，为旅程收集食物和水，同时在屋子里寻找一切值得带走的东西。卡尔告诉他们本的烧退了，但是他还在睡，没法叫醒。

马修之前告诉自己，如果本早上还没有醒来，他就重新思考他的计划，考虑重新启程向南回家，但是现在他还不确定。实际上，他对任何事都不确定了。他的世界已经完全颠覆了，他不知道何处可以容身。他坐在厨房里，看着太阳升起，他觉得整个世界的重量都牢牢的压在他肩膀上。

幸运的是，本替他作了决定。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窗子后不久，本第二次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声不响地溜进厨房。他看起来比前天早上要糟糕，但是和夜里比起来，还是有些好转的。

“本，嘿，你干什么呢？”马修问道。“过来，坐下。”

当本蹒跚着绕着屋子走差点摔倒的时候，马修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扶住了他，让他坐在一把椅子里，然后回到自己位置上。人们已经开始聚向厨房来听他要说什么。

本移动他的嘴巴和舌头，但是它们太干燥了，无法发出声音。马

修递给他一杯自己喝过水的杯子，但是本似乎并不介意。他一饮而尽，似乎对下一杯递过来的还准备这么干。

“我们在哪？”他问道，在句子中间短句，喝水。马修看着他的嘴巴在动，他几乎能听到干燥的嘴唇随着音节崩裂。

“在一个农舍里。”马修提醒他。“和昨天是同一个地方。你发烧了，不适合走路。”

“昨天？”本问道。

“是的。你吓了我们一跳，就像现在。你不记得了？”马修看起来很疑惑。昨天本以前可以把时间连贯起来，但是现在他表现得好像那不过是一场梦。卓卡草已经让他一团乱了，本很幸运还能活着摆脱它。

“我……我不确定。”本解释说。“梦。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什么是真实的了。”

马修试图找点正确的事来说因为他所有的计划似乎都被破坏了。如果本说到话到头来是一场幻觉，一场由卓卡草引起的幻觉，那么他们就浪费了两天回家之旅的时间。

“本，你不记得了么？”马修焦急的问。“你说有事情要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可能从审讯中知道的，可能帮助我阻止战争的事情。”

本看起来很担心。他的近几天的记忆支离破碎的，他不能完全确定他告诉他们什么了。审讯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他疼痛的下巴好像在说，也许那只是他的另一个梦而已。他摇了摇头。

“马修，拜托。”本说，“你说得太快了。从头来。”

马修很不情愿地照做了。他告诉本他们被抓，彼得帮助他们逃跑，他们如何找到他，给他喂食几乎可以让人说出一切的卓卡草。他告诉本战争的事，一大队军队就在东部的不远处，计划向南行进，进攻马修的家乡，亚历山大最会耍这种过时的对外恐吓的手段了。最后，他告诉本他对他们说了什么，就在一天之前，尽管大多数人就围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可是看起来却像是一辈子那么长。

本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都一直摇着他的头，希望这仅仅是个梦所以他可以醒过来。

“那么你是对的。”本最后说。“或者我是对的。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本问其他人是否需要回避，但是马修摇了摇头。“不，本。”他告诉他。“你要说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好的。”本同意道。“就按你们愿意的来。我，当我初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完全和你说实话，马修。我告诉你的，关于到达这里，实验室的爆炸和所有事情，好吧，有些是真的。只是……”

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努力的回想着他对他们撒了哪些谎，说了哪些实话。他想告诉他们发生他身上的所有的事，但是脑海深处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质疑他的新朋友的可信度。从事态发展来看，尽管他们的敌人——现在是他的敌人，也许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所以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我想应该从头说起。”他想了一会儿，作出决定。“我，好吧，好的。我告诉过你，关于实验室和爆炸，那场事故，那都是真的，不过我不清楚。我们在做实验，用重力做实验，引发了爆炸，把我带到了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弄的，但是这不是重点。”

“冷静，本。”马修打断他。“你已经把我弄迷糊了。从头讲，记得么？”

本停下来又从他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水。记忆在他脑袋里如此跳跃，他不知道该如何和别人讲述它们。来个深呼吸，他又开始了。

“好的。”他继续道，“我们开始。几周之前；就那么久之前，不是么？看起来像是永远。不管怎么说，几周之前，我像平常一样被人用车送到实验室去。我们在做实验，有个设备和重力有关。”

“重力是？”马修打断他问，他的脸上已经呈现出疑惑的表情。

“那是一种力……无所谓了。”本不耐烦的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测试设备时，遇到了袭击，爆炸了，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来

到你们的世界。”

“你之前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本。”马修脱口而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这和亚历山大有什么关系，和战争有什么关系？”他越说马修就变得越不耐烦。他之前有过的那种感觉，那种世界在他周围崩塌的感觉，变得更严重了。

“我知道，听着就是。”本继续说道。“我告诉过你关于实验室和一切，好吧。实验室也在这个世界。那就是我要说的，马修。实验室，据我所知，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和我一起，来到了你的世界。”

“所以那怎么能帮到我们？”卡尔问道，仍然被本告诉他的事情弄得手足无措。就像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重力设备或者它能如何帮助他们。爆炸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从本的描述来看，他被袭击了，他没有计划任何事，所以即使那里有某种武器，似乎只能杀死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

“很抱歉，我没说清楚。”本说。“就像我说的，据我所知，实验室里的东西都还在那，那里有车，供给，甚至还有还有一个小型军火库。马修，那里甚至还有两架直升机，如果你需要的话。以前要走一个星期的旅程，我们可以在半天里完成，甚至更快。有了车，我们可以警告你的人，警告，不，不，不！”本狂暴的摸索着他的腰带，找着什么。

“怎么了，本？出了什么事？”马修问道。他已经开始觉得也许一切谜底就要揭开了。

“我们，实验室。没有方法进去。”本结结巴巴的说。“里面还有电，所以保安系统也开着并且运行着啊。就算没运行，那个地方被设计成可以抵御核打击啊。我们没办法闯进去。”

“所以，你是怎么进去的？”马修问到，疑惑的表情又出现在他脸上。

“我有一个呼叫器。”本告诉他们。“某种电子钥匙。你找到我的时候我带在身上，记得么？没有那个，就没办法进入实验室，完全没办

法。”

“嘿，别担心。”卡尔说，很高兴能给也许可以拯救他们所有人的人带来些好消息。“交给我们吧。嘿，乔，把那个我们在本牢房外边找到东西递给我，在地牢那个。”

乔离开房间一阵子，回来的时候拿了个呼叫器，把它交给本，他早早的就把手伸出去了。本按了按上面的按钮，激活号码出现了。里面还有电，所以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还有机会打开门，但是它为什么会在哪里？

在牢房外面找到的？当亚历山大审问他的时候，他肯定知道了呼叫器的事，它的功能和重要性。把它留在牢房外面，本想不通。如果亚历山大真的知道实验室和里面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已经上路去那里，手里拿着呼叫器，在去储藏库的路上一路狂笑？

看到马修的眼睛和他脸上的表情的时候，本刚要说些什么。迷惑的表情不见了，马修看起来就像要立刻跳进本的喉咙，或者试图打给本一封电报告诉本闭嘴，否则他就要找人让本闭嘴了。

马修知道那个呼叫器对本来说有多重要，卖掉它，甚至让它离开他的身边，他会多不情愿。本意识到刚刚在他脑子里闪过的事情，早些时候马修已经想过了，而现在绝对不是讨论的时候。

本朝马修点点头，示意他明白了，又在手里把呼叫器转过来一次，然后才把它别在裤子上的腰带上。如果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他确定等会儿会有机会的。他们的命都押在这上了。

“所以。”本继续说，试着想着说到哪了，“有什么问题么？”

“是的。”卡尔说。“什么是直升机？”

本笑了。“那是一种机器。”他说。“一种交通工具，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像公路列车，但是它是在天上飞的。相信我。”

“当然，是啊，能飞的机器。”卡尔笑着，又一次摸摸本的头。“你确定你身体系统里的卓卡草都没了？”

卸下身上谎言和欺骗的负担的那一刻，本觉得好多了，他从来到

那天起就编织着这些谎言，现在他能信任他的新朋友了，作为回报，也允许他们信任他。自从他来到这个新家之后，他脸上的微笑和心中的笑容感觉是那么真实。

“马修，你，这里的所有人。”本说，示意那些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自从我来到这里你们就对我很好。我仅仅认识你们几个星期，而你们已经多次救过我的命，比我曾要求别人救我的次数还要多。我想称你们为朋友，如果我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场战争，那它就是你们的。还有，如果还是要打仗，我在你们这边。”

“我很感激，本。”马修告诉他。“真的，我想我们都是。”

“所以，你什么时候走？”本问道。

“你觉得你们要去？”卡尔说。

“我，是的，我想我过段时间就会好的。”本说。“只要我们慢慢来。”

“那么我们尽快准备好离开。”马修宣布说。“本，和我走走吧，让大家都想想你的话，收拾下东西。新鲜空气对你有好处。”

本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块鸡肉，然后跟着马修来到被雨水浸湿的屋子的后面。从相对温暖的房间里出来刚开始让他打了个寒颤，本花了几分钟来适应。

“你能相信我曾经担心我们路上的水的问题么？”他们往谷仓走的时候马修问道。

“真是下猫下狗了啊！[1]”本回答说。

马修没明白这个谚语，但是本告诉他这不重要。“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的，马修？”他问道。

“信任我，本，信任。”马修告诉他。

“你在说什么啊？”本说，脸上明显表现出迷惑。“有什么你没告诉我的事？”

有一串水滴顺着他的后脖子流下来，本竖起了大衣的领子，尽管

他不确定是天气还是这对话让他脊背发凉。

“你在地牢的事，你还记得什么？本，说真的。”马修问道。

“我不确定。”本回答。“一切就像是场恶梦。我知道亚历山大在那，还有别人。他们一直问我问题，乱七八糟的，关于电力，打我。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电力？”马修说，吃了一惊。“就像你做的那台机器？你叫它什么来着，发电机，丹尼尔非常喜欢的那个？”说到逝去的外甥，他的声音降下来，眼中含着眼泪。本还没有被正式告知队伍里的其他人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没和他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不言自明了。

“是的，”本说，“我记得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他一直打我，一直打我。这都是为了什么啊，马修？”

“电力？”马修又说了一遍。“我的祖父曾经给我讲过它故事，关于那种能让所有旧技术运行起来的能量。大部分人认为那只是故事，但是你来了。你告诉我你的机器可以制造电力，而且你没用火就制造出了光。”

“你那个时候好象不怎么感兴趣啊？”本问道。

“是啊，但是我以前看过类似的把戏，”马修告诉他。“我们大部分人时不时的都会看到，就那么回事，小把戏，为了赚某些傻瓜的钱的招数。”

“说真的，这里这么多的技术，你们真的没有电力，哪都没有？”本问道。

“没有。”马修继续说道。“就像我说的，那就是个神话，一个传奇。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你找到的大部分垃圾一点用也没有，但是别让你的客户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本。比你开始的时候兜里多点钱，也许帮了某人的忙。我还以为你明白呢？”

“我明白，某种程度上吧。”本承认道，“但是在我来的地方，电力，好吧，到处都是。没有电我们就没法活。它控制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没什么神秘的，真的。你看见过闪电的。”

马修看起来很怀疑。“是的，当然，所以？”

“好吧，你认为那是什么？”本问道。

“我不知道。”马修回答说。“我想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就是电，自然界里的电，在自然环境里。”本告诉他。

“你来的地方人能驾驭闪电？”马修惊奇地问道。

“不，不完全是那样。”本笑着说。“我们制造电力。就像我给你看的发电机，只是更大，非常，非常大。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离开的时候实验室里的反应堆还在运行。等我们到了那里我给你看。那里也许有足够的能量，好吧，如果需要他可以为整个地区供电。”

“我的猜测是你也是这么告诉亚历山大的。”马修说，“那就是他想要的。能量，能改变世界的能量。如果你告诉我的是真的，本。”

“是真的，千真万确。”本承诺道。

“好吧。”马修同意道。“你能想象到，拥有这种能量的新摄政王会做什么。如果他能向人们展示他拥有电力，他就能指挥他想要的任何事。整个世界也许都会在他脚下鞠躬，仅仅为了能分一杯羹。”

本想了一会儿，试图明白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把自己塑造成神。如果马修是正确的，那么亚历山大正在试图控制实验室里的能量源，为什么他不直接杀掉他们然后一发现实验室就自己过来呢？本问马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本。”马修告诉他。“还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情不对劲，整个事件。我们是怎么跑出来的，比如说。应该没有路能从地牢里跑出来，完全没有路啊，但是卡尔和那个中士，彼得，还是把我们弄了出来。然后就是你，发现活着的你。”

“然后那个呼叫器就在外面，亚历山大可能已经从对我的审问中知道那是什么了。”本补充道。

“你发现了么？”马修继续说道。“这完全说不通啊。我们的逃脱，跑了这么远，都太容易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本问道。

“我一直在做的。”马修回答道。“跟着我的直觉。事实摆在这，本，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需要到卓西斯去警告他们军队就要来敲他们的门了。”

“但是要通过实验室。”本提醒他。

“没错。”马修灵机一动，看着本的眼睛。“如果我们坚持往南走，”他说，“我们没有希望在第一波攻势到达之前抵达卓西斯，但是如果我们到你的实验室去，也许我们能争取点时间，一个机会，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会卷进什么事情里去，把所有人都卷进去。”

“我们这么做会完蛋，不做也会完蛋？”本问道。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马修同意道。

“所以，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走，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引到实验室去？”本问道。

“也许。”马修说。“卡尔曾经往回走去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们，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是在那里的某处，而是已经在这里，在我们中间了。”

马修继续往谷仓走，但是本却僵在原地，进退不得。

现在不仅仅只有马修感到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在肩膀上了。

---

1 原文为谚语，意思是形容雨下得很大。

七

他们在差不多中午的时候离开了农舍。

马修引导着他的队伍向西南走，彼得带着他的队伍转向东方。他们拥抱告别，也许比该有的多了点，但是他们都心照不宣，他们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了。

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向出发，就像他们曾无数次做的那样，跟随着马修的领导。只有本向后看了看。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发现他的新朋友们在过去的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多少。他们不再是他一个月或更久之前的无忧无虑的交易者了。

他们都变了，有些比别人多，但是改变了，也许，是永远。

这些事情在他脑中回响，本对其他人最后一次告别，然后转身跟着马修和他的队伍继续向前，面对命定的未知。

第六章

能不能别再下雨了！我知道他们称之为雨季，但实在是太可笑了。我们离开农舍后就一直暴雨连绵，视线所及之处，乌云到处都是。

可能有避身之处的话也不至于这么糟吧，但树木只能起到给雨滴提供渠道，让它们顺着落到我们头上的作用。好像只有我们蠢到跑到这荒郊野外。这么长时间里一个人也没遇到，有趣的谈资几天前就全说完了。连谈论天气也不现实，因为雨下个不停！

或许我应该回到岛城。随着时间流逝，遭到处决看起来似乎要好得多……

一

“振作点，本，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卡尔说着，本步履艰难地跟在队伍后边，低着头试图无视从鼻尖上一直流下的水滴。

“怎么振作？”本问，第无数次胡乱地把头发从前额往回拨。

“这个嘛，”卡尔揉着下巴说，“我们能，呃，得了吧，给我一分钟。”

卡尔仍然试图表现得乐观，但其他人都满心沮丧，凄凉不已。卡尔数次旅行积攒的故事很快就不再能惹人发笑，就连揉他头皮上那毛茸茸的新发也失去了全部吸引力。

他们现在径直向南，马修依然作为领袖打头，艾瑞紧紧伴他左右。对他们遭遇的天气，装备已经差到极点——无论是衣服鞋子，还是从猎取食物方面。大部分生物都识时务地隐藏起来或者呆在地下。他们从农舍带来的那一点东西只撑了几天就没有了。

“继续吧，”本说，勉为其难地继续对话。“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嗯，我还可以抱你，”卡尔建议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这样会让我的旅程更糟。”

“如果你觉得很糟糕，那就想想如果最后落得我抱你，又是什么情况。”本说着用手肘撞了一下卡尔的腰。

“就是这样！”卡尔回答着，假装迎头攻击似地夹住本的头，让他低头弯腰，指节蹭着本的头，让水珠飞得到处都是。本抗拒着，但这个玩笑让两个人都感觉到了久违的开心。

“喂，你们搞什么？”马修从队伍前面喊道。他们停下动作，看着他。

“除非你们没注意到，”马修接着说，“马上天就要黑了，我们得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既然你们两个还蛮精神的样子，或许今晚可以来守夜？”

他们都点点头，试图抑制住脸上自鸣得意的笑。本不确定这个世界里年轻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但就他自己而言，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五岁的时候，在教室后面说话被抓到了。

心里这样想着，本重新加入那一小撮人里，继续前进。

二

第一眼真正看到出征队伍的景象时，彼得和其他人站在那里，嘴张的大大的，心提在喉咙里跳个不停。汤姆甚至都没完全描述出实际情况。

从他们站的地方看，数千人行动一致，踏上向南的格瑞大道，好似河水涌动前进。有几个掉队的，不过队伍主体整齐划一地走在仅宽四十米的路上，视线范围内全是一大群朝南行进的人。

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人或牛拉着数以百计的马车和运货车，装备和供给堆得高高的。看上去数量足以成星期，甚至几个月地支撑整支军队，如果真有必要的话。

正如汤姆所说，军士与百姓混杂在一起，但更像是出于控制考虑，而非鱼水之情。队边上的士兵好像不加区别地赶着人和牛群，但人们面带欢愉，并不介怀。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却不是那么回事。

队伍主体从先头部队不远处便显现出来，暗绿色制服的浪潮几乎吞没了平民装在地平线处泛起的涟漪。他们离的太远，看不见带的是什么武器，但最前面的马车可不像装着吃的。彼得不敢确定，不过他从瓢泼的雨幕中隐约看见轮廓，起码也是加农炮，说不定是一两架大吨位的投石机。

“趁他们还没发现我们，快走吧。”彼得说着，下了坡，走向格瑞大道。他们接近军队后翼，想在被留意到之前溜进人群。可惜他们没那么走运。

“喂，那边的，你跑哪儿去了？”后面一个人喊。

一个年轻士兵顺着路沿跑向他们，挥手试图让他们注意到。这一小撮人担心地面面相觑，士兵越来越近，他们静下来，害怕在这第一个钉子面前就会前功尽弃。

“别说话，按我说的做。”彼得低声说，往前走了两步，士兵几乎到了他们跟前。

“我刚看见你们从坡上下来，”士兵质疑道，“你们去哪儿了？”

“我去看我的……我叔叔。”彼得说。“离这儿不远他有个农场，我想他或许也愿意加入。南方佬对他做了那些事，现在他可是对他们厌恶至极。”

“是这样吗？”士兵问。他想装出职业军人的样子，打破砂锅问到底，然而脸上漠不关心的神色暴露了内心真实想法。这些百姓想随便晃荡，或者累了想休息时就会随心所欲，士兵要控制他们，已经疲惫不已，满心厌烦了。这本来应该是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时间和精准度都至关重要，他们承担不起一群未经训练、缺乏纪律的土包子造成的彻底失败，仅仅因为乡巴佬们不愿麻烦自己遵守纪律。

他正准备说些后果问题，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在乎。对他们来说，路上这里那里丢几个人也没什么，他们毕竟只是给大炮装炮弹的。只要挨枪子的不是他，他也许凑合着再这样过几个星期，一直到他们抵达卓西斯。

“没错，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队伍里了，你知道，也许就在哪个角落。”彼得说，大手一挥，示意周围的熙攘的人群。有几个人已经停在路边，观看发生的事，这令年轻士兵十分不快。

“没错，这有可能，好吧。”士兵瞥了一眼彼得肩上脏兮兮的、扯碎了的军衔，“中士，你接到指示来到这个排，就应该更清楚不要乱跑。你可以过会儿再去寻找家人，但现在应该继续前进，天黑前还有很多路要走，而且，”他转向靠过来围观的那一群人，“你们这些也是。快走，动作利索点。”

彼得对士兵笑笑，后者转身开始往队伍后翼走，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此时此刻，他几乎愿意献出一切，只为到前面和同伴们在一起，抬头挺胸地排成整齐一列前进，来复枪漂亮地挂在身侧。

只是忍几个星期，仅此而已，只不过几个漫长的星期。无疑他能忍受下来，难道不是么？

他当然能，归根到底，他是个士兵。至于现在，他却只能摇摇

头。

“真险啊。”唐纳德说，围观的人慢慢散去。

彼得沿着队伍的边向南走，暗示其他人跟上，但他引导他们不去马上走大路，这样彼此间的交谈就不会被偷听到了。

“那没什么，真的。”彼得开口说。“你碰到的人都会问这问那，可不能出岔子。”

“我知道，小皮。”唐纳德静静地回答。“只是，你懂的，我们没料到这么直接。我们没准备好，就是这样。”

“好吧。”彼得说，“可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看看各自能打听到什么，说话前要三思。小心你们的口音，那会轻易暴露身份，任何麻烦都是浪费，好像士兵们不太在乎奇怪的掉队者。”

“明白。”西蒙说。

“好的。”彼得对他们说。“两天后日落时分我们再见。”

三个男人点点头，但卡特利娜仍然盯着朝她家乡前进的长长队伍。

“卡特利娜，两天后见，好吗？”彼得又说了一遍。

“好。”她回答。她的声音和表情一样不带感情。

“好了，我们在哪儿见？”彼得问，试图让事情顺利进行。

“那边如何，”康拉德建议，“在那个装板条箱的车旁边，上面贴红标签的。不管我们在哪儿都应该容易看见。”

“好主意。”彼得赞同。“那么我们约定：两天后，日落时，在板条箱那里？”又一次，除了卡特利娜，大家都点点头。

“好吧，那我们就回路上去，行吧。”他提议。“我不了解你们，但只要那个士兵不过来问我们更尴尬的问题，我也应付的过去。这次我可没词对付他了。”

他们走近大路轻易混进人群中，朝周围的人点头微笑，仿佛已经

打小相识，对共同敌人的仇恨让他们众志成城。

他们慢慢分开，康拉德和西蒙退到队伍后边，而唐纳德试图往前挤去，打算去打探最前面的车里装着什么。

卡特利娜一个人往前走，强行挤过行进的人群，如果她能正常思考的话，就知道自己引起了太多不必要的注意。彼得遵循诺言跟在她附近，她在一大群人里横行直撞，而他试图安抚他们。

夜幕降临，行进的队伍慢慢分散开来，走到路边生起火，准备好过夜。士兵们从沿路众多车辆上搬下食品袋，平均分发给老百姓，数量足以维系生存，但又不至于多的在进军中就造成短缺。

卡特利娜发现自己走到一堆几乎没燃起来的火焰旁，加入一小群人里。潮湿让每个人深感不便，大批干木头用于前锋公路列车的燃料推动上。每堆火的热度刚刚能触及最外层，所以人们不得不依赖头顶新月的微光。

一个年轻人几乎把她从路上拖下去，试图用愚蠢的玩笑话和小男孩般的咧嘴笑打动她。

“过来跟我坐在火边吧。”他主动说。“像你这么甜美纯洁的姑娘，不能在冷雨中冻死。”

“我在这儿没关系。”卡特利娜回答说，徒劳地试图摆脱他的抓握。如果她愿意，就能把他放倒，自己逃开，但除非万不得已，她是不愿意引起一大群士兵的注意的，他们还在周围分发食物。

“没事的，真的，我不介意。”他继续说。“另外，你穿的也并不适宜这种户外游戏。我从这儿就能看到冰疙瘩了。”

他伸出手爱抚她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但她猛地抽挥手，让他大吃一惊，一时无语。

“好吧。”他慢慢说着，恢复了语言能力，意识到自己在打一场输定了的战役，声音显然不同了。“好好，我明白了，当然。你想走就走，冻死算了，看我还在不在乎。”

说着这些话，他放开她的胳膊，低声嘟囔着污言秽语，去火边找

朋友。他走近时一个年长点的人高声大笑，拍着他的背。他从食物车上的木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蜂蜜酒，跟朋友坐在火边，开始借酒消愁。

彼得在相邻的那一群人中，他看到了这一场面和小伙子身边的那些人。不像他新找到的同伴们，他觉得这场面一点也不有趣。他竭尽全力才忍住不去干预，压抑住自己不要把年轻人痛打一番。有一会儿他很高兴卡尔和马修没在旁边看着，他很怀疑他们有同样的自制。

很长时间，卡特利娜一个人远离火焰坐着，抬头看着星星，一点一点啃着盐腌的肉，那是一个路过的士兵给她的。

这些时间里，她的目光一直盯着天空，那个年轻人及其朋友，慢慢喝光了一桶的麦芽啤酒，眼睛一直死死看着她。等到他们几乎包围了她，她才知道他们离开了火边的位置。

“喂，妞儿，”刚才给年轻人拍背的年长者说，“我的好朋友你有哪一点看不上了？他是个好小伙，真的，无论如何你不该对他这么恶劣。他只是想跟你交朋友。”

年长者说道“朋友”时，她身旁的人们笑得响亮欢畅。卡特利娜想要起身，却被强行按回地上。

这些人显然喝醉了，麦芽酒的味道扑鼻而来，他们步态也摇摇晃晃，但就算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周围火焰边的大部分人也选择无视发生的事，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幸好彼得不是其中之一。

人们走到她身边时他已经站了起来。拳头紧紧攥在身旁，试图抑制越来越强的怒火，让自己表现的更庄重专业。

“行了吧，他不准备伤害你，真的。”长者说。

年轻人不稳地往前走去，手伸出去爱抚卡特利娜的脸，满是欲求的饥渴，保持不了平衡，但还能站着。卡特利娜受不了让他再碰一次，往下紧紧抓住他的手，在手腕处用力扳回去。他还没能挣脱，卡特利娜就已经轻盈地腰一用劲，腾出双腿站起来，用全部力气正正踢在他的股腹沟上。

他倒下来动弹不得，膝盖抵着胸，脸因愤怒和痛苦而扭曲。

“贱人，你干什么！”年长者喊者抓住卡特利娜的衣服，一拽便把她拉到地上，动作流畅。“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

“把手拿掉！”彼得大喊，冲过来，马上缩短了彼此的距离。“把手拿开，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生出来。”

其他两个人转过身截住他，但尽管又破又脏，他的制服还是能辨别的出是守备队长官，是个中士。那两个人差点没及时停下。

“我说了，放开她，快点。”彼得继续说，声音冷静而又慎重，右手危险地停在裤带上的手枪扳机附近。

两个人站在那儿，犹豫着，转向年长者看他的指示，不确定做什么。叫喊声已经吸引了周围营地的注意力，就他们所知，旁边的士兵和民兵队很快会过来弄清事态。

年长者知道这次他不走运，放开了卡特利娜，把她推向彼得，他让她站在身后。现在是三对一，如果彼得穿的不是这制服，肯定会大干一场。还好，男人们意识到袭击军官的后果，不管他军衔如何，其余士兵们到了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这事还没完。”年长者说，虽然他们都知道可能就这样结束了。他嫉妒地转过身，两个朋友帮助年轻人站起来，半是抬着他地朝营火走去，把他放下，他的手还紧紧护着股腹沟。

慢慢地，周围火边的那些人也回去干自己的事了，只剩下彼得和卡特利娜。

“卡特利娜，卡特利娜，你还好吗？”他问着，送她去自己刚才坐的那堆火边。

彼得意识到她一点也不好，而且已经有一阵了。他把她送到最近的友善的火焰旁，让她坐下，紧紧抱住她，既是温暖也是安慰，但几乎没有效果。她只是坐着，又盯着星星看，听不见他的话，沉浸在只有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的宁静幸福不是在彼得怀里，而是在自己家人充满爱意的拥抱里才能找到。

三

“本，本，醒一醒。”卡尔说，摇晃着他的肩膀，就低语而言，他达到了最大音量。

“几点了。”本嘟囔着，一只手灰心丧气地去摸索毯子，那个人则试图驱散他的睡意。

“该起来了。”卡尔坚持说。“快点吧，别让我把你拽起来。”

“卡尔，好啦，出了什么事，什么时候了？”本问道。

“该你起来接着守夜的时候了。”卡尔提醒他。“现在动作快点，别把头儿吵醒了，那可就是大麻烦。我不了解你，不过我可坚持不了一整周都守夜。”

本不情愿地从临时被子下钻出来，拍拍身子，然后才去到卡尔营地外缘的位置。

“怎么回事，卡尔？冻死了。”本说，取回毯子裹在自己身上。

“我知道。”卡尔表示赞同。“干木头不多，不能烧火。”

卡尔祝他晚安，躺在营地自己的位置上。林子里高大的树木对雨的遮蔽作用微乎其微，所有的东西表面都潮乎乎的。

本把双脚挪来挪去，胳膊拍打着身体来取暖，向手心吹着热气，然后快速摩擦。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夜，起码他不记得，他正想着起码雨暂时停了，却感到第一滴水落在脸上。他坐在还能找到的一片干燥地面。

“卡尔，卡尔你醒了吗？”本轻声说，费力地想舒服点。他不想舒服的睡着了，但也得差不多，好忍受过这一夜。

“卡尔。你醒了吗？”他又问了一遍，声音略大了些，更加紧张。

“没。”回答的声音含糊不清，明显生气了。

本把这个回答默认为“是。”“卡尔，太冷了，”本接着说，“你怎么

对付的？”

“闭上嘴让我的朋友们睡着。”卡尔回答，几乎不能降低音量。然后卡尔翻了个身，但本没理解他的暗示。

“我敢肯定也没有吃的。”本说。“我饿死了。你有没有吃剩下的，卡尔？”

“没有。”卡尔说，又翻过身面对他。“但你要是不闭嘴让我睡会儿，就再也吃不了非流质食物了。”

“得了吧，没必要那样子。我只是与你共享白日之光罢了。”本咧嘴一笑说。

本把毯子紧紧拉过肩膀，卡尔则努力把头埋进去，挡住周围烦人的噪音。几乎一整分钟后本才又说话。

“好吧，是夜晚之光。”本低声嘟囔着，但足以让卡尔听见。卡尔很蠢地上钩了。

“你现在都胡说什么呀？”他强硬地问。“为什么不让我睡觉！”

“我该对你说‘跟你共享夜晚之光’，但是我说的却是‘白日’。”本告诉他。“跟你共享夜晚之光，明白吗？”

“哦，我懂了，好吧。”卡尔说着把毯子扔到一边，坐了起来。“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清楚过。”

到现在，队伍里其他人也发出声音。大家还没有醒，但如果两个人不注意，那也用不了多久了。

“你想要什么，嗯？”卡尔问。“你要什么才会让我去睡一会儿？”

“没什么。”本闷闷不乐地说。“对不起，卡尔，我不是故意的。请继续睡一会儿。我们早上再见，拜托。”

卡尔正要说些别的，但转念一想又拉回毯子。这次几乎过了整整五分钟，卡尔差不多真的睡着了，可是本又说话了。

“你还没睡着吧，卡尔，是吗？”本问道。

“你真混蛋，本。”卡尔嘶声说。“现在再不闭嘴，我就把你打得说不出话。你想选哪一个？”

“只是，呃，我一直想问你一些事。”本回答说。“只是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的，你知道么？”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让我睡觉吗？”卡尔问。

“当然了，我发誓，愿意为此而死[1]”本说着，胳膊同时配合着做动作。

“那么，你可要遵循这个承诺。”卡尔回答。

一阵短暂沉默，两个人都没说话，在黑暗中彼此相望。

“好吧，什么？”卡尔说，声音里的焦虑即将变成怒火。

“什么是什么？”本问。

“你想问我的是什么？”卡尔生气地问。

“哦对，”本说，“我正准备问你，你是怎么，你知道，怎么脸上弄了一道伤的，仅此而已。”

“原来就是这个，”卡尔含糊地说。“我还以为你没有注意到。”

“想不注意有点难。”本指出。

“我就说嘛。”卡尔说，手无意识地沿着伤疤摸，回忆它的由来。他的脸和头皮只长出了短短的毛发，伤疤好像更显眼了，更有生命了，不想让他忘记发生的事，不肯原谅。

“所以？”本说，用着重的语气把这个词变成问句。

“打了一架，本。”卡尔告诉他。“在打斗中受伤。”

“跟谁？”本笨嘴拙舌地问，没有理睬脑袋里让他闭嘴的小声音，它让他闭嘴，以后也别问。

“只是打架而已，本，一次又蠢又没有意义的打架。”卡尔苦涩地说。“你只用知道这么多。现在闭上嘴，让我睡觉。”

卡尔今晚最后一次翻身，虽然两人都没有睡着，但早上之前也没

有再说一个字。

---

1 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美国人发誓常用语，加强语气。

四

两天后他们如约相聚，在落日的余晖中藏在红标签板条箱的影子里。雨势又猛烈起来，格瑞大道沿路的车辙和坑洼都灌满了水。车不怎么挡得住人群，但坏天气似乎挺符合他们的心境。

彼得是第一个到的，卡特利娜不情愿地跟在旁边。他不确定其他人——唐纳德，康拉德，西蒙他们怎么到。他们上次交谈过后的这两天里可能发生很多事。只要士兵再发现他们像上一次那样相聚，就足以看破伪装，就地论斩。他只能尽量等着，直到引起不该有的注意，那时他就得假定他们不见了，迷路了。

还好，没多久康拉德和西蒙就到了，五分钟后唐纳德也来了。他们很快轻声交谈，不确定被发现，不得不往前走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唐纳德坚持要第一个发言。

“让我说，彼得，你一定要听这个。你们所有人都是。”唐纳德坚持道。

唐纳德尽可能接近了队伍前锋，但那边士兵很多，多得很。昨晚他没有听从自己的直觉和准确判断，而是溜出去在士兵周围绕了一大圈，看了个够。汤姆给他们讲过一些看到的东西，但亲眼见到即将面临的东西全貌时，很难想象这五个人能改变逼近的战争。

“你一定得看看，小皮。”唐纳德开始说。“队伍前面有二三十架大炮，投石机起码也有这么多，车辆上板条箱装的高高的。我看不清是什么；外面很黑，还用布遮住，不过一定是武器，或者爆炸物之类的，肯定是。堆得那么高，实在是太高了。”

“这也没比我们料想的坏多少，”彼得指出。“并不是。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准备了一阵子了；一定会武装精良，准备充足。”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康拉德插嘴说。

“为什么这么说？”西蒙问。

“咱们都死了。”康拉德继续说。“我，卡特利娜，你，马修，我们

所有人。中枪或者被绞死在摄政王宫殿外面，全世界都看得到。我碰到一个人，他坚持说自己事发时站在最前面，告诉我他们拉起绞套时，马修的脖子像细树枝一样折断。”

“我也听说了。”西蒙补充道。“他甚至学了当时的声音，咔嚓。”

西蒙学着折断声让他们听，彼得觉得脊椎上传过一阵寒意。

“就我们听到的，咱们没人生还。”康拉德说。

“但这是，这是不可能的。”彼得坚持说，右手的拳头砸到左手手心上。“我相当肯定，每个人都出来了，每个人活着出来了。不可能你们还有活人留在里面。你们没见到……那些尸体。”

想到王宫底下那恐怖的场景，彼得眼中含泪。板条箱里装满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他面前这些人称之为朋友，有一些还是他们的家人。

“别这样，小皮。”康拉德说，试图安慰他。“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全知道，还有卡特利娜，马修，我们知道他们没死。全是另一场阴谋，这个新摄政王让人们以他的方式思考的花招。他只是想激化南北矛盾，就像以前那样，让我们互相杀戮，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另外，”西蒙补充，“我们听说犯人的头都被蒙住了。他们可能是任何人，甚至亚历山大的自己人。相信我，我觉得他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最后能按他的计划来。”

彼得忍住眼里的泪水，仔细看卡特利娜，但即使在提到她死去的儿子们时，她也没有表现出彼得所感觉到的任何情绪。她依然盯着他们，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仿佛在等待对话继续，彼得对她的担忧不断增加，但他什么也帮不了她。他会一有时间就跟她说话，安慰她，但只有时间和耐心才能愈合像她那样深深的创伤，假如它们真的能治愈的话。

“我知道你们说得对，”彼得继续说，“你们两个都是。卡尔和我，我们检查了所有经过的牢房，但被追着逃过地道时，我还在担心把你们中一些人撇下了。要是再多给我们点时间就好了。”

“那样我们就没命了，”唐纳德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话收到了效果，彼得的思绪转回现实，得以再次专注到眼前的事上。

刚才几分钟他们的声音慢慢提高，很幸运周围没有人听到。

康拉德把音量又降到安静的低语。“现在计划是什么，中士？”他问。“我们要着手搅乱他们的计划吗？”

“不是现在，但很快会。”彼得告诉他。“从你们所说的军队前面情况看，在那儿进攻没有用。他们几秒钟就能把我们制服了。我们永远无法接近。我们需要找一些容易的目标，武器和牲畜，甚至是吃的，如果有必要。我不想伤害我自己的人，除非万不得已，但是我们要拖慢军队速度，即使只有一两天，给马修和他的人提供机会警告别人。往周围看看，找点我们能攻击的，被抓住之前赶紧撤。再过两天我们还是日落时在这儿见，到时候我们就有计划了。”

五

塞缪尔静静地走进公路列车最前面的车厢，拍掉大衣肩上无数细小雨滴，却不能拍走新近晋升带来的重担。

“啊，拉森，我听说你想找我汇报？”亚历山大说，坐在沙发上，表情隐藏在阴影里，桌子上放着一大杯威士忌和一张半遮的地图。“来，不想跟我喝一杯吗。”

拉森知道这是个命令，并非邀请，就依令行事，把湿透的大衣挂起来，然后才坐下。

“喝一杯？”亚历山大主动说。

“是的，请来一杯。谢谢，吾王。”塞缪尔回答。

显然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亚历山大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他专门花时间和这年轻军官呆在一起，好好问他，弄明白是什么困扰他，以至于需要面见摄政王。据大家所说，这个人坚持不懈，惹恼了他的上级。幸好年轻的拉森已经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助手，所以为自己在亚历山大面前赢得了一些周旋余地。

“告诉我，”亚历山大说，小口品威士忌，虽然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客人。“什么事你只能跟我说，不能告诉别人？”

“恕我直言，先生？”塞缪尔问。

“当然。”亚历山大回以微笑。

“我不确定该相信谁，先生。”塞缪尔接着说。“哪些人知道你更大的计划。我觉得你应该听听这个，先生，我不敢肯定我该信任谁，让他转告你。”

“我信任贴身护卫和离我最近的人，让他们执行命令。”亚历山大告诉他。“请继续。”

“我们行军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塞缪尔告诉他，“我们还有几个星期才能要到卓西斯边界。队伍里谣言四起，不仅仅是平民的问

题，大家都开始疲惫了。这种天气又帮不上忙。几乎每个小时都在下雨的，减弱了士气，先生。我听说沿路已经有人掉队了，每小时都有更多的人掉队。我派人严厉惩罚了抓到的逃兵，以杀鸡儆猴，但他们还是跑。是那些农民，先生。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他们想回到自己舒服的家里，过自己的生活，跟家人坐在炉火前面。他们不是军人，先生。”

“他们不是，别以为我不知道。”亚历山大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始踱步。“但我们需要他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

“我明白，先生。”拉森说，小心地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抱一线希望摄政王不会以为他想要回头，然后把他就地处决。“我有个勉强称得上的想法。只有一个人能让人们回心转意，那就是您，先生，就像您在行刑前所做的。我们要重燃他们的热情，提醒他们我们的，不，是他们的目标，提醒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亚历山大回到座位上，一口喝完剩下的威士忌。“你说得对。”他表示赞同。“当然，我不应该让自己变得这么自满，沉浸在地图和策略里，忘记了只有计划是不会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强大的力量和人数优势。这些人是我的优势，我最厉害的武器，我必须向父亲对待孩子那样教导他们，鼓励他们。”

亚历山大的目光短暂失焦，心里认真考虑这件事，然后猛地把目光转回年轻军官身上。“谢谢你让我注意到这件事，拉森。”他说。“我不应该忘记。有些问题，一个……战利品，不过没关系。我早上会处理的。”

拉森站起来要离开，把衣服从钩子上取下。

“等一下。”亚历山大说，又倒了一杯酒。“你准备好夜巡了吗？”

“差不多，先生。”塞缪尔说。“又要到黄昏了。”

“那么请坐下，跟我聊一会儿。”亚历山大说。“你会很惊讶，我在这儿访客这么少。”

塞缪尔从摄政王的眼神搜寻别有用心的动机，但没看出来。他把衣服挂回钩子上，坐在亚历山大旁边，喝完自己的酒，以便亚历山大

能为他续杯。

六

第二天早上，像旅程的每个早上一样，雨又猛烈地砸到泥巴地上，感觉天上下的不是雨水，倒像是石头。亚历山大摇摇头离开车厢，头发和衣服立马就湿了，又自问为什么要置自己于这种境地。本来在宫殿里一切都那么清楚，那么简单，几乎成了一种义务，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越走越远，他发现自己的劲头减弱了。

他曾构思对他们说什么，但合适的话语并没有出现。他早好几天就知道他该怎么告诉他们摄政王之死，把他们对南方的怒火诉诸战争，但今天他无话可说。他考虑过等待，观望，谋划，一直到自己知道怎么让他们回心转意，但每过去一小时他失去的人就更多，他们会逃到格瑞大道旁边的树林里，或者沿来时的路返回。

不，他现在就得说，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看看他是个为人民服务的人，和他们一样身负重任，却依然专注于共同的目标。必须是他，只能是他。

他离开车厢，贴身守卫向他致敬，让面色疲惫的士兵分队站好，等着他说话。早上他的传令官已经到人群中，让大家等着，暂停行军几个小时，等着他对全体讲话。消息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不久就连队伍最后的车队也知道要干什么了。

他无声地走过士兵队列，靴子的溅水声在瓢泼的大雨下几不可闻，他坐上准备好的王座式椅子上。亚历山大调整姿势以便坐得舒服，八个最信任的贴身护卫高高地把王座抬到肩上，使他凌驾于众人之上，被众人赞美。这正是他梦中的景象：目光所及处，几千人都在他脚下，只为等着听他说话。

王座缓慢地抬到路上，向他的人退去。军人们毫无疑问会跟着他，那是他们的职责，可人民才是他需要说服继续跟随的人。士兵们跟着他，枪支骄傲地抵在胸前，在领袖身后行动如一，就像一大浪潮涌向越来越多的人群。

人们往前走去倾听他，从大路上挤到泥巴地里，旁边的草地里，

不用多久，他就最大限度地进入人群中心了。这不重要。他的传令官会在他说话时尽快挨个转达消息。

是时候了。

他站起来，清清喉咙，拼命希望自己能想到合适的话。

“朋友们，”他开口道，“我已经太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异常艰辛，而且前路依然漫漫。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能明白我们在这儿的原因，我们必须做的事有多大的意义。我躺下去，夜不能寐，我们的前摄政王，科特岚二世先王，在我心里依然活着，他对我说话，指引我，告诉我必须做什么。我知道如果他今天在这儿，站在这里说话的人就会是他，领导我们的人民走向伟大，走向反压迫的胜利。

“我需要你们为我做些事，你们所有人都是。深深看进你们内心，至深之地，找到心里前摄政王的样子，就像对我说话的他一样，然后牢牢记住，记住我们为何在此。他是个伟大的人，可能是最伟大的，而那些人将他从我们这里带走了。他们使自己强大，使我们弱小，就像以前那么多次的所作所为，把我们直打到屈服。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么做，这一次不会。”

能听见他的人被他的每一个字打动，其他人通过他在临时舞台上夸张的动作理解演讲主题。他说话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一周以来第一次，一道细细的阳光穿过云层，然后是另一道，又是一道，像金色的剑一般撕裂了乌云。每个人反躬自省时，雨已经完全停了，取而代之的炫目阳光似乎直射在他身上。

他站在那里，胳膊举在空中，享受它的光辉。“你们与我同在吗？”他大喊。“你们会跟我一起吗？”

守卫们伸展胳膊，高高把王座举过人群，把他带近到倾泻的金色阳光下。

“这是我们的时刻，”他对他们说，“我们的领地，那么告诉我，你们会跟着我吗？”

人群里传来一阵兴高采烈的呼喊，从中心向外扩展，像浩瀚的海

洋激起涟漪。

“向胜利进军！”他喊道，回应是人们一遍遍喊叫“胜利！”一词，简直震耳欲聋。

彼得和卡特利娜站在人群最外边不远，但没远到能避免几乎被往前挤的人群踩碎的地步。彼得无法相信眼前所见。昨天晚上他从秘密会面回到火边，听到很多人低声谈着离开，回家，甚至有微弱的坦然违抗。但现在，只言片语和纯属偶然的天气转变就让人们从未有过地奋不顾身，而这还不是结束。

“我的臣民们，”亚历山大继续说，“我有东西给你们。我本来想等到再靠近一些，但现在我自问那又何必。如果我们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也应该外表一致，一个强大的群体，一个家庭。士兵之所以是士兵，是由于他的心和制服。我看见你们的心已经摆正位置，所以你们的外表也必须同理。”

他一边说着话，士兵们一边打开板条箱，将里面的东西扔向人群。那是简单的绿色紧身短上衣，仅此而已，没有军衔，没有勋章，只是完全一样，而这才是重要的。数目绝对不够，但那没什么。得到的人会很高兴，没得到的会知道别的人有，他们会与之并肩共进，不管去向何方。

或许之前全是雨的缘故。感到阳光照在脸上的暖意，亚历山大也感到精神振作起来，又一次自我感觉良好。这是属于他的时刻，而他的事业是正义的。现在没什么能阻挡他的。

七

天气带来的魔力持续还不到一小时，但可能比他的话更有力。人们又跟在他身后，队伍开始向南方继续行进。

亚历山大站在第二节公路列车里，跟波施托克将军商量着随后的更多计划。

“那边有些事不对劲，吾王，肯定有些事。”波施托克说，卷起一张战事地图，然后又打开另一张。

“可能吧，将军，有可能。”亚历山大同意道。“你我都清楚我们需要他们。我们的谍报说那群卓西斯军队将会在南方出现，先遣队或许会取得一些胜利，但如果不征召些士兵，我们就没有力量成功。我无意打算在卓西斯止步，这你是知道的。”

“但这样已经够了不起了，吾王。”波施托克说。

“没什么，将军。”亚历山大对他说。“我可以指责南男爵联盟造成了这种讨厌的天气，那些无脑的庄稼汉还是会相信我。”

“确实是，吾王，说的是。”波施托克笑起来，高高举起酒杯，一口喝干里面的酒。

慢慢地，他们继续讨论，音量慢慢提高，盖过没完没了的雨打在车皮上面的噼啪声，他们确定战略和军队走向。亚历山大详细描述了打算调整的计划，波施托克毫无异议地同意了。

亚历山大更喜欢这样。本来就该这样，地位低下的人跟随他的指示，一字不差。如果他哪天发了疯，发现自己想去亲近民众，也受不了他们质疑他的判断，他的计划，甚至于认为可能失败。他是他们的领导，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要一直坚持到底。

他打算享受这样的每分每秒。

八

第二天晚上，彼得，卡特利娜和其他人又相会了，紧紧聚在一起蹲在车子旁边，徒劳地想避过倾盆大雨。

“你能搞懂那家伙吗，我是说昨天那个人？”西蒙问。“那把椅子什么的。他以为自己是谁？”西蒙很明显非常生气，语速加快，可能声音也大得不谨慎。

“他是摄政王。”彼得只说了这个，但他的表情却泄露了对最近事件的担心。岛城的百姓不再是他服务过，领导过甚至几周前刚逮捕过的人。不管是什么驱使亚历山大做出种种行径，显然是传染性的，而他们现在全染上了，对任何南方人疯狂嗜血。他的朋友们不得不奋起自卫。

“但那阳光的把戏，”康拉德问，“他怎么能做到那种事？”

“他做不到。”彼得对他们说。“是运气；巧合而已，没别的。别想太多，否则你可能会为他而战，传播他的话，宣扬他的理论。”

“得了吧，彼得，没必要这样。”康拉德说，被这个指控伤到了。

“不，这是真的。”彼得继续说。“这里的人已经相信，他不仅仅是个摄政王，领导着他们进行高尚的事业，我现在怀疑无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了。我本来希望能不用暴力解决，但经过昨天的表演，我们绝不可能用真相说服他们。但你们要牢牢记住真相，专注其中，因为如果你们开始相信这个摄政王说的任何东西，我们就已经输了。”

“好了，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西蒙表示赞同。“你有计划吗？”

“不，但我本希望你们会有。”彼得说。

“可能吧。”唐纳德说。“可能。”

“那么，快说。”康拉德提议。

“嗯，”唐纳德对他们说。“我们绝无可能靠近车队前面，他们瞬间

就能制服我们，但这些后翼的车，装满食物，似乎还有些烈酒。那些士兵们分发完食物后，就几乎没人看守了。我只是想，如果我们足够接近，就能烧掉很多东西。我知道的不多，但如果兵粮寸断，绝对先会拖慢行军速度，然后人们得不到吃的，他们就不大可能坚持下去了，对吗？”

“听上去有条有理的，唐。”彼得同意道。“至少是个开始。你觉得我们能做到吗？”

“我相信。”唐纳德说。“你要来吗？”

除了卡特利娜，他们都点点头，不过他们都知道只要是牵扯到伤害入侵者的事，她都会同意的。彼得甚至不确定她自愿提出生火之后，还有没有听进去这场对话。

“我不确定，卡特利娜。你要加入吗？”彼得问。

“对。”她单调地回答。

“那我会一直陪着你，”彼得坚持说。卡特利娜没有回答，只是像鹰一样迎着他的目光。

“那就这样定了。”唐纳德说，试图提高音调，听上去不那么丧气。“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今天晚上我没什么事。你觉得如何？”康拉德说。

“好的，”彼得说，“但我们不能一起去。如果全都被抓，那就完了。卡特利娜和我去，还有唐纳德，你来给我们指指位置，但我想让你们两个离得尽可能远。要是出了岔子，我不想让他们顺着我们追到你们身上，好吗？”

“听你的，中士。”康拉德开玩笑地敬了一个礼，但没人笑。

他们分道扬镳，约定第二天再见，分享胜利的喜悦，或者寻求失败的安慰。如果他们需要一场胜利，现在就正当其时。只有成功能带给他们最需要的：一丝希望。

车辆在视线里出现，夜晚已经到来快一个小时了，人们离开大路去到营火和旁边的临时遮蔽处。

唐纳德说得对。视线范围内没有守卫看守车辆，但到处都有守卫和士兵在营火边一起吃着东西，说着话，或者就聚成小群抵挡寒冷，讲述胜利的往事。

积雨云遮住了那点能暴露他们踪迹的月光，但营火的光亮仍然足以在昏暗的格瑞大道投下阴影。

卡特利娜打算直接动手，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但彼得执意把她拉回来，必要时会强迫她，直到他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放火烧车会是最佳策略，让里面的东西灰飞烟灭，派不上用场，但要把它做得像意外。怎么做呢。

彼得领导袭击，卡特利娜紧紧跟在他旁边，用一辆空车做掩护，它原来装的珍贵的货物已经在上周消耗掉了。大部分周边营地已经看不到他们了，但如果有巡逻的人经过，他们就像暴露在一年中最晴朗的正午下一样。

唐纳德小心翼翼，他是望风的，如果有人接近，他就发出一声他们之前约好的动物叫。他们从来没想过如果他能看见他们，那么随便一个路过的士兵也能看到，但已经走到这一步，回头就太晚了。

他们从藏身处出来时，雨下得更大了，夹杂着冰雹，狠狠打在地面上，砸在他们冰冷疲惫的脸上。他们离开相对安全的空车，一道闪电劈开天幕，暂时暴露出他们的位置，不管谁碰巧这时看过来都会发现，紧接着响起一阵隆隆的雷声。他们无法判断是否已经被人看见，不过雨水流进他们眼睛里，模糊了视线，据此推断周围的人也处于同样境地，他们应该是安全无虞的。

他们越接近第二辆车，也就是目标物，雨就下得越大。他们只能从眼角看到坐在周围营火旁的人争抢挡雨顶棚的模糊动作。等到他们到了目标处，彼得注意到大部分营火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浇灭，只剩下夸张的嘶嘶声和似乎没完没了的上升烟雾。夜色突然加深，他们看不到一丝光线，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算是对面临任务的一个

额外恩赐。

彼得从夹克里面扯出他的奖赏——昨天亚历山大分发给大家的绿色紧身上衣——然后急匆匆地给卡特利娜。“别让它淋湿了。”他小声说着，手紧抓住车一侧的空隙。“放到这儿，在车底下。”

卡特利娜照着做了，把衣服举到连绵不断的雨淋不到的地方，不顾紧贴在脸上的头发。

彼得尽量寻找车里的东西，只能勉强感到自己的手指。周围气温急剧下降，彼得快要发抖了。卡特利娜已经开始颤抖了。

“找到了。”他嘶声说，从车里拉出一瓶酒，把一小袋面粉也给碰掉了。他弄出了点动静，不过这种天气下几乎听不到。

瓶子还是满的，至少此刻如此。彼得拔去上面的塞子，往紧身上衣上倒了特别多，把衣服和卡特琳娜的手都浇透了。然后他尽可能把衣服塞进瓶子里，外面留了足够引燃的部分。

他原打算把这东西扔到车底下，留在阴影里，但事到临头，他却不敢肯定效果如何了。因此他把它塞到车厢一侧，压在一袋面粉下面，引线挂在外边。

紧身上衣酒味扑鼻，所以他有把握将其点燃。他从口袋里拿出火绒箱，大力弹了一下，徒劳地想遮挡一下里面的元件。卡特利娜现在比较清楚身边的事，手弯起来护住还未打着的火焰，竭力想用目光的威力将其点燃。

第二次闪电正好和成功的点火一同到来，双重阴影落在卡特利娜的脸上，毫无预兆地展现她混乱的灵魂：一片荒芜的空虚死寂，恐惧与孤独的景象。

彼得发现自己又一次在想，他能为这女人做些什么。他承诺过马修会护她不受伤害，但他明白自己要做的远不止此。他努力不让自己为手下人对她做的事——在她眼前带走她的生活，将其摧毁——感到有责任，但他生就于同样的世界，与那些人无异。晚上，他只有思绪作陪时这情况最为糟糕。自从离开以前相对安全的生活，睡着反成了罕有之事。

引燃物点着了，他们转身便跑，唐纳德紧跟在后。他们不确定自己造出的雷鸣之声还有多久会打破这黑夜。

彼得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卡特利娜就已经从他冻僵手里撕下火绒箱，离开他，转身跑回来时的路。他转过去看着她的身影飞快地跑开，伸出手臂似乎要抓住她。另一只手臂稳住身体，在滑溜溜的地面上保持平衡。她已经离得太远，他看不清楚，但他马上就看见了她所看到的。另一辆车上没有微光一闪，没有燃烧的引燃物，就连雨今晚也没站在他们这边。

他开始加速，但他刚踏出第二步，就已经从前面传来人声和喧闹；是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卡特利娜的。

“喂，那边的，停下。”士兵喊着抓住卡特琳娜的胳膊。她没看见他过来，他拽住她时，差点保持不了平衡，把火绒盒掉在了地上。

“我说了，停下。”士兵又说了一遍。

他摸索着随意挂在肩上的枪，把她拉近对着他，第三阵闪电照亮了他们，让士兵惊得片刻失言。很不幸，这一刻对卡特利娜足够了。

她夺过他腰带上的刀，深深插进他脖子一侧，拔出来，再次狠扎进去，比第一次扎得更深。握住她胳膊的手已经松开，他的身体在她前面跌落在地上，缠在来复枪的带子里，她的怒火很明显无视了他伸出的手——那是投降的标志。即便他已倒下，怒意依然驱使她把刀从喉咙里拔出来，一遍遍插进他的胸里，身下的地面混合着鲜血和雨水。

彼得已经尽最大努力加快脚步，但他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男人已经死了很久了，而卡特琳娜继续毫不留情，每扎一刀都狂喜地咕哝着。

他把她从血淋淋的尸体上拉开，从她手中拔出刀，害怕报复转到自己身上。她挣扎着，他把她往后拖回空车里，先不管他们的计划了。花了大概一分钟她才在他的抓握下放松，转过来跑到他身旁，经过车身，回到他们树林边的藏身所。

他们藏进唐纳德身边的灌木丛，他张开嘴准备说话，看见卡特利

娜衣服上和手上血迹，大为震惊，不确定血是从哪儿来的，从谁身上的。他终于意识到这么多血不可能是他们两个的，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卡特利娜不需要言语；她只是看着手上的混乱。

这是彼得第一次见到她笑。

第七章

我知道已经过了不少天了，但嘿，你知道多少种“还在下雨！”的说法？

至少现在有值得一提的事了。我们最终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或者说你能在外面找到的最接近文明的地方。数天以来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吃了一些正常食物，而不是那些几个小时前还试图从我们手中逃回洞里或地穴的东西。

马修估计我们离实验室至少还有一周的路程，如果天气更糟糕甚至可能是两周。我们必须等才知道是不是这样。至少我相信他，我希望我们的信任不会被辜负。

一

他们第一眼看到那个据点的时候，清晨的阳光正投射在那些房子的歪斜窗户上，折射出刺眼的光芒。起初，他们不确定是要接近它，还是完全避开，躲得远远地。

他们咕噜作响的肚子占了上风，它正叫嚣着需要一顿丰盛的晚餐，

当他们从北方进入大街时，人们谨慎地打量着他们，他们的武器明显地露在外面，但手没有搭在上面，既是友好开放的姿态，也表示他们能够自卫。母亲们把自己的孩子藏在他们身后，而那些小孩子们则更想好好看看这些陌生人。父亲们怀疑地看着他们，肌肉绷得紧紧的，准备把麻烦扼杀在萌芽状态。

他们微笑着看着大家，朝一些人伸出手，但没人理会，对方只是投来恐惧和怨恨的目光。

听到一把洪亮的声音在人群后面响起，人们都沉默地停在原地。

“停下来，陌生人。”那声音响亮威严，显然惯于发号施令。“这是我的城，别在这儿惹麻烦。”

马修尽量友好地回答道。“我们对你们没有恶意。”他开始说。“我们只不过是路过，想要暂时借宿此地，也许还有热情的晚餐。”

说话的人从人群中走过来，他身材高大，宽肩阔背，行走间带着领袖的自信，众人自动避让到两侧，让他能走向他们。他站了一会儿，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人，然后再次说话。

“你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这块地方的普通部落的成员。”高个子男人接着说道，开始绕着马修在团队前方走动，仔细观察他的武器。“也许是南方人？”

“是的。”马修用他最好的外交语调说。“我们远离家乡，但我们希望的无非就是回到那里。”

马修笑了，这笑容在他年轻时为他赢得过许多年轻女士的芳心，但他觉得给了面前的男人有点浪费。令他吃惊的是，男人回了他一个微笑。

“那么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们。”他说。“欢迎来到保护区。”

二

乡民们聚集在一起吃午饭时，气氛完全不同了，所吃的主要是一口大锅里煮着的东西，量很大，足够每个人吃饱，大家一片欢乐融洽。本的吃相凶得像一只饥饿的野兽，边吃还边看着乔和迈克与一些年轻的孩子厮打玩闹。

马修试图让自己也染上他们的好心情，但他越来越担心赶不上时间。太阳已经在他们头顶攀到顶峰，它费力地穿过层层云彩，投下了最细微的影子，却无法照亮他内心逐渐增加的黑暗。他们已经失去了近三个小时的白昼时间，而这段宝贵的时间本来是可以用在向实验室赶路的旅程上的，特别是今天难得没有下雨，实属难得。

“这一周真难熬，老大。”卡尔对马修说，尽情地大口喝着炖汤，“夜夜露宿可不会改善我的老关节。我很惊讶，我们之中没有人死在这里。”

“但是我们多浪费每一分钟，敌人都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家乡。”马修趁着吞咽的间隙回答道。

“我知道。”卡尔表示同意。“但如果我们再空着肚子走一天，还能走多远？离我们上次找到足够的干柴生火，已经多少天了？五天？六天？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马修，一个好的领导者除了需要知道何时下令进军外，还要懂得什么时候休整部队。”

马修心里明知他说得对，却还是起身离去，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炖汤扔在临时拼凑的桌子上。他无法再清醒思考了。每当他的心思不是花在努力忽视体内饥饿在的折磨绞痛时，脑海里都会浮现一幅幅画面：家乡在烈焰中燃烧，皇宫变成一片废墟，岛城的军队在高高的尸堆上又扔上一具尸体。他早已忘记他曾经香甜安眠的最后一个夜晚是什么时候了。

他站在一个离人群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平静而有力。

“你和我，我们都一样。”他说。这是那个早先朝他们打招呼的高

个子男人。很显然，他跟在马修后面，离开了中午的聚会。

马修转身面对他，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抽离出来，狐疑地盯着那男人。“你根本不了解我。”他厉声说道，声音里满是已经潜藏数天的愤怒。

“也许。”小镇的领导者继续说道。“但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这一点难以否认。我们都在努力在举步维艰中做到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吗？”

“你是谁？”马修问道。

“在这个地方，人们叫我维克多·弗里曼。”他说。“但如果说实话，我这个人之前有几个别的名字。”

“有人教导我如果一个人连继承他父亲的名字都做不到，那么他不值得被信任。”马修说，勇敢地奋起反击。

“此话不错。”维克多若有所思地说。“但一个人没办法改变他的过去，只能改变他的未来。我相信在这个镇上，一个人不应该被他过去罪行的阴影所累，而只能根据他现在的行为来评价他。我只要求我的人已经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因此变得更坚强，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

马修没办法反驳这样的话。除了他的理想和坚定的价值观，马修的生活其实很不容易，公路列车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如此。他把他们带到一起，并给了他们超越自我的机会——有些人会说，这是人生的第二次机会。而且他已开始意识到，维克多正在为荒原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也许是这么多天来的第一次，他放松警惕，允许自己休息一下，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请过来和我坐在一起，聊一会儿。”维克多主动说。“我想你会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相似。”

维克多的房子比别人的地基略高一些，也大一些，但结构上大致相同，完全比不上卓西斯甚至岛城的建筑，但尽管它有种种不足，对维克多来说，它就是家。

“请坐。”维克多说，随意地把久经风吹日晒的大衣扔在一把破烂的旧椅子椅背上，忙着收集一些干木柴生火。

“我叫马修。”马修说。

“我知道。”他继续说，他从靠近门口的桶里选了一些较直的木柴。“我之前听你的朋友叫过你的名字。”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不久便就着小火，伴着暖和的饮料，共享面包和肉。

“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么远的荒原内地？”维克多问，他看着马修吃，却很少碰自己的食物。

“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马修回答，警惕于他的追问。

“而我会很高兴地告诉你。”维克多继续。

马修没有说什么回答，只是咬下一大块肉。

“如你所愿。”维克多告诉他。“决不能让人说，听到乡音我会无动于衷。我一直都在这片荒原。我出生在这里，我想有一天我会死在这里。你是怎么回事？”

“我远离家乡。”马修说，他的声音带着低沉悲哀。

马修停顿了一下，换了个姿势，他的眼睛比言语流露出更多东西。他发现很难再次面对维克多的目光。“你们生活得不像我遇到的其他部落。”马修评论说，他不舒服地一遍遍翻动那块肉。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部落。”维克托说。“我们是一个集体。当我最初建立保护区时，只有五六个家庭肯跟随我，看看现在的我们的规模。”

维克多站了起来，走到模糊的窗户前面，叫马修跟他走过去。因为地势较高，两个人可以完整看到正在发展的小镇。

“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这里有一百个多家庭。”维克托继续说，“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每个月都会有更多人到来。他们和我一样，厌倦了部落和不断的破坏。过去我们为了食物和供给，强抢我们

的邻居，不会给予任何回报。现在，我们生产自己的食物，在小镇周围的农田里栽种农作物，畜养牲畜，共同劳动。”

维克多回到他的椅子上，但马修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无法移开目光，窗外是此人梦想成真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那些部落没有袭击你们？”马修问道，他喝完他的饮料。

“有些人试过。”维克多说。“但我们并不只是农民。是我们让这里与众不同，而我们将保卫它。他们已经获得教训了，所以他们不敢打扰我们的和平。如果他们愿意，我们总是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他们完全遵循集体的原则。”

“有哪些原则？”马修问道，深深迷住了。

“我们尽力与我们的邻居和平共处。除非受到挑衅，我们不会主动拿起武器攻击别人。我们也不会抢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聚在一起，收集土地上的材料，帮助他们建造房屋，但我们不会拿别人的东西。荒原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工作。”

“我经过荒原那么多次……”马修开始说，但他不知道怎么继续。他已经算不出荒原部落对公路列车历年来的攻击次数，甚至早在他的祖父那个年代，荒原就不太平。对他来说，“和平的荒原人”这一说法异常遥远。

“我刚才说过，”维克多提醒他，“我之前并不叫维克多，而我以前的生活也不是这样。时间能在很多方面改变一个人，这种改变比他预料的更深刻。这就是人生的旅程。”

马修坐在那里，既困惑又惊讶，第一次注意到维克多祖母绿的眼睛正看着他，观察他的每一个表情或手势。对维克多来说，每张脸庞都讲述了一个故事，脸上的每根线条都是旅程中的一段路，连接在一起就是那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永无止境的道路。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马修说，不知道这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词语不断从口中涌出，不受他理智的控制。

“我一见到你就从你脸上看出来了。”维克多告诉他。

“但时间又是这么少。”马修继续说。

“也许。”维克多同意道。

马修不确定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该如何回应，但维克多没有说完。

“他们期待着你的领导，你知道这点，而你担心会让他们失望，”维克多告诉他。“我全从你脸上看得出来，马修，远远超过你所知道的。最近你过得很不容易，而且以后会越来越艰难，相信我，但是你能成功。请记住，我在你身上看到那么多自己的影子，所以你也应该在我身上看到一些你自己的影子。“

“但我太累了。”马修承认。维克多做了个手势让他静下来。

“我们都累了，我的朋友。”维克多安慰说。“也许是时间去睡觉了。”

马修眨了眨眼，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艾瑞正躺在他怀里，沐浴在清晨的光辉里。

三

一整天都没有下一滴雨，天空仍乌云密布，挡住了太阳和之后的星辰，但并没有暗淡夜晚的气氛。

午餐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马修了，但维克多已经向他们保证，他很好，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但他希望他们充分利晚上的时间一起乐一乐。毫无缘由地，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个陌生人，喝酒取乐直到深夜。

食物很美味，麦酒也想喝多少就有多少，他们每个人欢笑着，打闹着，好像过去几周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那只是一个梦，一个他们终于从中苏醒过来的噩梦。

或者，也许这才是梦境，充满希望和幸福的时刻，让他们远离清醒时的那个黑暗世界。

这些都不重要。

他们都知道，明天他们将再次踏上路途，寒冷，潮湿，饥饿，长途跋涉去那个传说中的实验室，寻找他们最后的救赎。

因此，只有这个夜晚，他们喝酒，跳舞，欢庆着直到凌晨，试图做最后的努力提醒自己，他们还活着。

四

计划是卡特利娜提出的，但由队伍的其他人完美执行。他们行动整齐，思想如一。

进去。

狠狠打击他们。

快速逃出来。

早晚都是要出问题的。

五

亚历山大被一声爆炸的巨响惊醒，接着传来第二声，第三声，巨声撕开黑夜的帷幕。周围拖车墙壁在晃动——这是他想象出来的吗，还是本就如此？

当然，他们不可能这么近，不是吗？所有的弹药已经被带到了车队的前面，他为保护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设置了双倍的卫兵。在那个区域巡逻队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三倍。他们不可能近到再次对他造成实质性伤害。

他不情愿地从床上起来，穿上厚重的大衣，走向拖车的尾部。刚套上左脚的靴子时，塞缪尔·拉森闯了进来。

“是他们，长官，他们又袭击了。”他说得结结巴巴，气喘吁吁，仿佛刚刚从岛城一路跑来传信。

“小子，你以为我是聋了还是傻了？”亚历山大吼回去。

塞缪尔的嘴张张合合，好像打算回应，但他最终决定保持沉默。“现在让我看看。”亚历山大继续说，差点把这个年轻人扔出门外。

从车厢门口，他看到熊熊烈焰舔舐的黄色火蛇和往天空攀爬的一股股浓烟。降雨也只不过是毛毛雨，打湿他的脸和头发没问题，但却不够浇灭大火。

他们朝大火现场走去，两边挤满了人。各个军衔的军人都跟他们一起跑上前，带着毛毯和水桶，企图熄灭这照亮黑夜的、越来越猛的大火。

在亚历山大的注视下，火势减弱了一瞬，然后又壮大起来，比以前更猛，好像正在戏弄落下的雨水，嘲讽天空的云，让它们再下雨试试。

过了几分钟，他们到达了骚动的中心，三个燃烧的货车已经融为一体。他用手擦了擦他的额头，看着水滴滴落到地上，在火焰的虚幻

光芒下像宝石一样闪耀。

“你，中士！”亚历山大冲着正在指挥其他士兵的人喊道，他的声音混在熊熊烈焰周围的诅咒声和惊呼声中，几乎微不可闻。

“是的，长官。”他答道，瞬间转移注意力，转身背向大火，面对自己的领导人。

恰在此时，远处货车上的剩余火药桶爆炸了。三人本能地一闪身，护住脸。刚才在那辆车旁边的人尖叫不已。

“向我汇报这里的情况。”亚历山大命令道。

“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长官，”中士开始道，畏缩的看着亚历山大恼得涨红的脸。“但在大道路的另一边发生了枪击，我的两个手下死了，其中一个是近距离直接射中面部。然后第一辆弹药货车爆炸了。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是从那里把什么东西扔过来的。”他指了指。“那里的灌木丛。不管是谁，臂力一定很强，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亚历山大火往上窜。他握紧了身侧的拳头，强忍着收拾眼前这个笨蛋，发泄心中烦闷的渴望。相反，他抓住在中士的外衣，把他扯上前，直到他们脸对脸。“我不在乎你认为他扔的有多好。”他呸了一声。“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还有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第……第一次爆炸引燃了旁边两辆车。”中士结结巴巴地说。“我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管是谁干的，应该已经跑回树丛里，要不就混回到人群中了。”他觉得亚历山大揪着他的领子揪得更紧了。“但我的一个士兵说，他打中了其中一个人，他非常肯定打中了。”

中士背部着地，重重地摔在地上。亚历山大转过身，像刚才对中士那样把塞缪尔拽到面前。“告诉波施托克，我要这场火马上扑灭，而他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我房间。”

六

“就一分钟呆着不要动，好吗？我得看看伤势。”彼得坚持说，他仔细查看了康拉德的左肩擦伤。

“相信我，彼得，一点皮肉伤而已，几乎就没伤到我。我会没事的。”康拉德说着试图再次把他的袖子拉下来，盖住伤口。

“但你差点没命。”彼得坚持说。“我们必须更加小心。再这么轻举妄动一次……我们不可能一直走运。”

彼得任那三名男人惊叹于他们造成的破坏，走到卡特利娜旁边坐了下来。他一坐下来，她就缩了缩身子远离他。

“对不起，”他轻声说。“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我只是想确定你没事。”

“我很好。”她回答说，表情冷峻一如往昔。

“只是，当第二个士兵抓住你的时候，”彼得坚持说，“你开枪的时候，你的脸离他的脸那么近。枪口的热焰可能会严重烧伤你，你知道的。”

“我很好。”她又说了一遍，转身完全背向他。极不情愿地，他随她去了。

“我们在这儿呆几个小时。”彼得说，打断了另外两个男人对炽热和火焰之美的讨论。“然后在凌晨的时候潜回护卫队。现在这么黑，我怀疑他们是否会派兵深入搜索树林。就算他们这么做，他们也找不到我们，所以我想我们暂时会是安全的。”彼得坐到他们中间，边用手肘轻轻把西蒙往一边推了推。

“他们不会就这么放弃的，你们知道的，”彼得继续说，“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在这次之后，这里会到处都是军队，他们磨刀霍霍，随时会开枪，只要我们之中任何一人出了岔子，那就……”

“彼得，”唐纳德打断了他的话，“能不能暂时别一副中士气派，好

吗？我们成功了，我们没事，我们都没事。所以，你能不能让我们等到明天再担心那时候的事？”

彼得侧身看了一眼卡特利娜蜷缩的身影，叹了口气，他离开了他们，开始他自己的第一轮守夜。

七

“所以，将军，你说说怎么解释这种混乱！”亚历山大喊道，拳头重重砸在临时作战室的房间里的桌子上。

“我不知道，吾王。不过给我几小时时间，我会抓到那些人的。他们不可能走远。”波施托克将军回答着，紧张地摆弄着外套的翻领。

离清晨到来还有几个小时，房间里只有桌子上稀疏放置的几根蜡烛，烛光在他们面孔上投下怪异而令人恐惧的阴影。

波施托克站在亚历山大的右边，而塞缪尔在他左边，其余的护卫和参谋零散在房间里的角落，紧张地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

“他们根本不用跑远！”亚历山大继续吼道。“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里面随便拉一个都有可能是这群气人的破坏者。早上就找到他们——你真觉得我会相信这一派胡言？你敢拿命来赌吗？“

“不，不，吾王。”波施托克恭顺地说。

“那就讲点有用的，说说要采取什么措施。”亚历山大质问道。

“我，我们会再次增加护卫。”波施托克说。“他们再也不可能靠近武器和弹药了。”

“为什么我周围都是一群傻瓜！”亚历山大喊道，每个人都不自觉从桌边退了一步。“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根本毫无用处！你的官衔是什么，波施托克，来，告诉我。”

“御林军总司令。”波施托克低声喃喃说道。

“御林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大声说。“我的军队，如果没理解错。那就是说，你给他们下令，而你又等我命令你怎么给他们下令，是这样吗？”

房间里一片沉默。

“那就是我的错了。”亚历山大说。“你从来都不会自己动脑子。现

在坐下来，我不命令你不准说话。”

波施托克低下头，脚步不稳地从桌子边走开。

“现在，你。”亚历山大继续说道，指着一个站在拖车后面的骨瘦如柴的男人。“到现在你从囚犯身上问出了什么？”

“很少，我的吾王。”他慌忙回答说，“但我们会让他慢慢垮下来。我们还要尝试使用卓卡草。”

“把他带过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亚历山大下令。

“不过，吾王，我们快把他折磨死了。”瘦子迅速说。“他很虚弱，又受伤了。如果我们现在继续审问，他可能会死。”

“所以我们最好快一点，否则可能会错过一些他会说的话，你们有意见吗？”亚历山大问。他的目光扫视着房间里的人，看他们敢不敢再次质疑他，所有人都嘟囔着赞同。没有人胆敢说一个字。

亚历山大脸上的笑不像人类，倒是狰狞得像爬行动物。他解散了众人，让他们到外面的夜色中。

他们垂头丧气地匆匆走向门口，就像船沉鼠先溜，树倒猢狲散。

“等一下，将军。”亚历山大在他们后面叫道，他的声音恢复到如音乐一般具有梦幻色彩的声调，这是属于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声音。“还有一件事。”

波施托克心惊胆战地站在门口，转身面对亚历山大，却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告诉你的人，任何人只要给我带来骚动者的头，都将得到极大的奖励。”亚历山大告诉他。

“我该告诉他们奖励是什么吗？”波施托克迟疑地问。

“哦，我还没决定。”亚历山大思忖着，“但御林军总司令的位置可能很快空出来。现在滚吧。”

波施托克一句话也没说地走了。

八

不久，犯人被带到亚历山大面前。屡遭毒打后，他满身都是瘀伤和干涸的血迹，苟延残喘。别人几乎认不出他是汤姆，那个一周多前马修曾派去南方的人。他走不了路，因为在审讯时，他们残忍地将他左腿的骨折错位，以至于造成终身残疾。

他被抓到之后，他们就让他一直保持清醒，每一次他稍微陷入瞌睡，他们就马上重击他的头部，虽然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殴打足以让他昏迷。

那两名把他从隔壁拖车上带过来的护卫把他重重扔在一把椅子里，其中一人在临走前踢了一下他的断腿，才放他单独和亚历山大呆在一起。他还没有意识到，之前的磨难只是这次审讯的开始而已。

“人们常说，”亚历山大开始了。“如果你想要做好一件事，你应该自己动手。我相信这是生活的箴言。”亚历山大走得很慢，昂着头，几乎是自言自语，他轻轻地走到那个人身后，然后再次进入他的视野。

“我想，我们之前也在这儿见过？”他继续说。“我认出了你的脸，或者至少是还剩下的轮廓，我一看到你就认出了你。在宫里你也被带到我面前，坐在类似于你正在坐的这把的椅子上。那时候你跟我说话了，你还记得吗？祈求饶恕你的生命，坚持从来没有杀过人，哭诉说那肯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还记得吗，当你坐在我面前时，你捂着脸哭泣？我那时候宽容温和，宽恕了你的罪行。我可以再次成为那样的人，你知道，你仍然可以从这里走出去。”

亚历山大自顾自地笑了。“嗯，也许不是走路出去。”他说，“但我敢肯定，你可以理解意思。我会问你很多问题，一个接一个，没什么难度，我向你保证。你只需要做的是诚实地回答，当然也要快速，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汤姆什么都没说，只是紧张地看着亚历山大在拖车里走来走去，努力睁开他完好的那只眼睛，也许正等待下一次的殴打。他早就放弃

了逃跑的念头，现在只求速死。他被抓住时，他们曾威胁要杀死他，威胁朝他脸上开枪，把他吊死在最近的树上，当时他真的以为他不会看到黎明的光明，但那已经是三天前了，现在，他仍然没有被允许死去。

他受到猛击和殴打，觉得疲累而厌烦，但受到伤害的只是他的身体，永远不是他的精神。他绝不会屈服。因为马修信任他。亚历山大直接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试图直视他仅剩的那只完好的眼睛时，他脑子想象着母亲正在唱着她最甜蜜的摇篮曲哄他入睡。

“我们先从容易的开始，好吗？”亚历山大问。“你叫什么名字？”

汤姆不确定他是否还具有说话的能力，那封住了他右眼的干涸血块也把他的嘴角粘合在一起。从被抓到之后，除了仅有的几口水，他没有吃到一点东西，而且他的舌头含在嘴里感觉实在太大了，甚至无法发出最基本的单词。

亚历山大走近了一步，弯下腰，直到他的头和他的囚犯的在同一高度。“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割掉你的舌头，”他说，“所以我只能认为你不愿意跟我说话。我问你的不多，只是你的名字而已。你至少可以告诉我这个。这样起码我就知道你能说话，而我不是站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汤姆的舌头先粘在上颚，然后是他的下嘴唇，他笨拙地用嘴唇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嘶嘶声。

“是的，继续。”亚历山大说，靠的很近来听清楚那个词语。这一次，汤姆能够让他的嘴唇动作到位，虽然它们还是几乎没发出声音。

亚历山大缓缓的点了点头，然后站起身来。“我只希望你的母亲永远不会听到你这么说话。”他说。“不过转念一想，她也听不到了，是吧，我已经杀了她。”

亚历山大迅速而有计划地转身抬起他的脚跟用力向下踢向汤姆的断腿，汤姆移位的骨折越来越严重，洁白的骨头刺穿了皮肤，新鲜血液滴下来在他的脚下汇成一小滩。他几乎没有足够的力气来对攻击做出反应，更不用说哭着喊痛。相反，他专注于他母亲的声音，那声音

舒缓而宁静，祝他有个好梦。

亚历山大又恢复他原先的姿态，并再次开始踱步。汤姆再也无法长时间抬起头来跟随他的动作。

“我想知道的不过是你的名字而已。”亚历山大继续说。“现在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这只是没说你的名字的代价。我很抱歉变成这样，真的，我很抱歉，但我认为你能理解。我会问几个问题，你会回答它们，又快又诚实，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又快又诚实，仅此而已。我总得一遍遍强调这两个词。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了，你看，你和我，而我真的不想一切变成这样。又快又诚实，仅此而已，所以我会再问你一遍。告诉我你的名字。”

亚历山大停下了步伐等待着，尽力从男孩的喉咙发出的嘶嘶声中分辨出单词，妄图一起拼凑成可以被称为他名字的单词。片刻的停顿后，他重新踱起步来。

“他们想对你用卓卡草，你知道的，”他继续说。“强迫你告诉我们，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做。我相信，你是可以交谈的，可以像以前一样理智交谈，我仍然这么认为。你需要的只是适当的劝导。”

亚历山大停在桌前并扫视桌子上的东西。地图和计划书已经被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弯曲锯齿状的刀子，夹子，钳子和枷锁，它们整齐地排成一列。他拿起一样，在手里翻来覆去，仔细的研究它，然后把它放回桌上，又拿起另一个。

“你回答与否，”他说，“其实无关紧要。我们已经知道谁是破坏者了，就算叫不出名字，也知道他们的长相，把他们抓来像你一样坐在我面前，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不跟我说话只是在伤害自己，你懂吗？伤害自己，因为你无法告诉我任何我还不知道的事情，除了，当然，你的名字。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个，那我不会再问你别的了。”

再一次，亚历山大等他发出声音，在黑暗中发出一声轻微的声音，但一如之前，什么也没发生。“我懂了，谢谢你。”亚历山大说。“如果你不是来这里跟我说话，那我必须假设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我取乐，孩子，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好好乐一乐的。”

终于，亚历山大选出了他开始游戏的工具，连母亲摇篮曲中舒缓的音符也无法止住汤姆头脑中的尖叫，直到清晨的光辉带来一缕救赎的微光。

九

快到中午的时候亚历山大才下令把囚犯从车里移走。他终于能晕过去了，但他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而那些人会照料他的伤口。虽然他什么也没再说，亚历山大还是抵制住杀了他的冲动，打算利用他来知道破坏者的身份。

亚历山大让人把他的个人物品移到相邻的拖车去，他的拖车正在清理中，但他怀疑没人可以完全清理掉那股异味。他并不介意血腥味儿。它还让他兴奋来着，但粪便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他要用那个房间干别的事，他永远不可能完全把那东西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他要保持良好习惯，一切一切必须井井有条，酷刑和死亡需要一个专属于它们的房间。

这第二个车厢跟第一个非常相似，也许装饰更亮一些，但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保留了他的大桌，这就足够称呼它为家了。另外，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住所了。这些小挫折虽然让他放慢了步伐，但并没有脱离轨道，当历史被书写的时候，谁还会记得路上曾晚了几天呢？不久，他下了再次出发的命令，最终他们上路了。

彼得和卡特利娜他们一直躲在外面，直到凌晨，等待时机，直到可以安全返回。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以帮助收拾帐篷的名义，他们成功地混入一个更大的驻扎在大路西侧的部队。他们震惊地获悉，军队已下令保持原地不动，那一天不会行军。

他们很担心这次延迟，身边的人也是如此。但过不了多久，人们开始准备早餐，享受持续行军中的暂缓休息。士兵们似乎在数量上增加了，但他们好像仍然没有特意去寻找任何人。

康拉德的伤口被包扎好藏在他的大衣下。他加入了一个更北一些的部队，彼得已经建议他们白天分开。一个可疑的伤口不容易被解释清楚，而他们不能冒着一起被抓住的风险。

彼得是唯一一个看出来这些的人，看到他们的计划有多么危险，

看到他们是如何快要被抓住或被击毙。某天的一个轻伤可能是第二天的枪毙，或者更糟，被活活抓住，受折磨，说出所有的秘密。前一天晚上他曾试图表达他的恐惧，但其他人就是不听。他们从来不听。他们只会继续做自己的事，直到把他们全部害死，他也会被他们连累。

雨又下了一天一夜，倾盆大雨湿透了他们的皮肤，但第二天早上一切都是干燥清新的。东方吹来的清凉微风足以唤醒他们，却不会寒入骨髓。当天上午，传言说将有一次公告，人们心怀期待，互相猜测什么事能比起火和爆炸还要重要。到了下一个早晨，军队列成一排，并没有行军。

早晨很快变成中午，然后是下午，但他们并没有比前一天多往南移动一步。彼得再次呆在卡特利娜的身边，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看得出来，她也很担心。她不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她不会向他承认任何事情，但他能在她的眼中看到，她对于自己必死命运的转瞬一瞥。

彼得猜想士兵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也许连在哪里都知道，他们是来抓他们的。这就是公告的内容，为他们成功被捕获的庆祝，然后是处决。

后来，他并没有为他只是部分正确而感到安慰。

随着下午延伸到晚上，他们看到车队的前端架起巨大的火堆，巨大的火葬柴堆直直刺向天穹。在夜幕降临时，它们点着了，成群结队的人们像扑火的飞蛾一样聚在周围。马上就是大公告了，这可是策划了一整天的大事件，如果他们不占到一个好的位置就糟糕了。

无法抗拒人潮，彼得和其他人被带着与他们一起向车队的前面走去。虽然他们距离火堆有一百米远，他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来自咆哮烈焰的热量。

他们现在看得更清了。从他们站在人群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两个火堆，每个都比公路列车要高，火焰优雅的伸向天空。在这两者之间，已经搭起一个高台，上面放置了一把椅子，或者它应该被称为宝座。

虽然花了一整天时间来组织，亚历山大很满意这样的安排。作为领导者，他终究得是一个善于展示自我的人。历史被书写时，人们不

会记住他的话，只会记住他的事迹，而现在他想提供一些给他们书写的材料。

当人们焦虑的强度足以与烈火的强度抗衡时，亚历山大大摇大摆地出场了。他龙行虎步，在高台边缘走了一圈，然后再返回到他的座位上，装模作样地挥手鞠躬给众人打招呼，群众对他的到来致以热烈的欢呼。人们生怕错过他的任何一个词语或手势，彼得和卡特利娜几乎被后面拥挤而前的人群挤成碎片。亚历山大做了个手势，吩咐众人保持安静，彼得和卡特利娜才能再次呼吸。

“岛城人民，”他开始说，从椅子上站起来，“道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漫长而艰苦的。我们都知道，这不会容易，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你们中间会一些人故意试图妨碍我们执行我们的伟大使命。然而，每个夜晚我躺着睡觉时，我听到枪击，我听到破坏。我听到我的手下人在挨打，受伤，死亡，我不禁感到责任深重。我对你们说，我的子民，它会被终结，就是现在，今晚！”

当亚历山大把他的手臂高高举起时，人群响起一阵欢呼。虽然他迄今为止没告诉他们任何他们还不知道的事情，但是火光和姿势的结合，让观众陷入狂热之中。

随着欢呼声渐渐平息，亚历山大吩咐把汤姆残缺的身体带到他面前。他还有呼吸，但他没有力气或意志站起来了。

在人群沉默的注视下，第二把椅子被放置在台子上，囚犯伤痕累累的身体被绑在上面。他的胳膊和腿被绑得紧紧地，但疼痛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当人群继续观望时，亚历山大本人亲自用皮带绑在了男孩的嘴部，确保他的头紧紧绑在椅背上，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看到他的脸。

“这个人，”亚历山大继续说道，伴着许多夸张炫耀的手势，“是那些人之一。他心甘情愿地向我承认，他必须为谋杀我麾下两个勇敢的士兵而负责，为此，他也必须了解惩罚是什么。”

人群中又是一阵汹涌，人们拥挤着想撕碎这个叛徒，渴望洒下他的血液，把他丢进火里。卡特利娜愕然站在那里，看着饱受虐待和殴

打的汤姆。她几乎认不出来他是几周前跟她一起旅行的人。

“现在，子民们，”亚历山大继续说，“我听到你们叫喊着复仇，但他虽然有罪，却不是单独行动。他只在今天早上哭了，跪在我面前，乞求我宽恕他的罪行，怜悯收回他的惩罚，而我认为应准许他这两个恳求。”

人群中出现骚动，显然拒绝这无理要求，但亚历山大并没有说完。

“等等，”亚历山大命令道。“当他在我面前跪下时，向我承认他不是这些恐怖行为的幕后黑手。他不希望伤害自己的父老乡亲。他只是受到他人的行为的影响。为了回报我们大家，他的父老乡亲，给他的慈悲，他心甘情愿地给我那些命令他，强迫他做那些事情的人的名字。正是这些人必须被绳之以法，正是这些人策划了针对我们的恐怖袭击，我说，正是这些人必须付出代价。”

卡特利娜几乎没有听清亚历山大说过的没一句话。她感觉到彼得在她的左边用力拉住她的手臂，但在她的心里，她好似正在远去。

他本来明年夏天就六岁了，她的丹尼尔。六岁了。他们长得那么快，她的孩子们。感觉就像在昨天，她第一次把他抱在怀里。不，不是昨天。

昨天是糟糕的一天。

也许是明天。

谁是那个带走她的丹尼尔的人，离开她，离开一个母亲爱的怀抱？

“我的部下已经得到所有那些必须对近期攻击我们群众的行为负责的人们的名字和详细信息，他们被逮捕归案绳之以法，只是时间的问题，”亚历山大告诉众人。

他们长得那么快，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就在外面，”亚历山大继续说，“在你们中间，自称是你们的朋友和盟友，而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在睡梦中杀了你，或在你后背用刀捅向你。”

为什么他们非要从她身边夺走他呢？

“如果这些人向我的手下自首，如果他们悔改自己的罪行，他们也将得到仁慈。”

他本来明年夏天就六岁了。

“如果你知道或怀疑你可能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告诉我的部下，你会得到奖励。”

本来。

“我向你们保证，子民们，”亚历山大最后说道，“这一切今晚会结束，我会兑现这个诺言，但我也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无论是这个坏蛋还是那些他所谓的主人，这一夜正义必须申张！”

本来。这两个字就像一把刀撕扯她的心脏，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她受到了可能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她失去了一个孩子，她的孩子。然而，这就是她的丹尼尔，而她仍然会去救他，一个男子汉，明年夏天就六岁了。她不会让历史重演。

彼得紧紧抓着她的手臂，但他几乎没有力气去阻止她挤过人群走向她的儿子的努力。他不由得注意到周围的人看着她的奇怪的目光，紧绷着气息等待着第一声向卫兵举报的呼喊。

令人难以置信地，他看到了对面的人群中康拉德的目光，他们的视线胶着了一秒钟，然后交错而过。他们看到对方的眼里同样的恐惧和真实。他们都知道，汤姆已经与死无异，不管他们自首与否。而且如果他们走上前或被带上前，他们也将得到他同样的命运。他们只能假设亚历山大说的是真的，汤姆已经叛变，而绞索正在他们周围迅速拉紧。看着他现在的状况，他还能怎么做？

“我的耐心有限。”亚历山大继续说道，从他的外套内侧拿出一把手枪。他仔细检查确认手枪弹夹装满了子弹，重新上膛，整个视线面对人群，把手枪对着男孩的头颅。

当士兵成群结队地大步走近，回应那些愿意为了可能获得的报酬而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投到亚历山大面前的平民们的呼喊和哭诉，人群陷入轻微恐慌。当人们看到周围全部是叛徒和凶手的眼睛，以前所有琐碎的不和以及邻里的争端都浮上心头。

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引起他们注意的每一个名字或面孔都会受到质疑，询问，或者完全是亚历山大心血来潮的处决。他直截了当地坚信不会有更多的攻击，他会做到这一点。毕竟，历史是判断他行动的标准。如果他们把他看得软弱，那到了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决不会跟随他。恐惧只会让他们到此为止。

当卫兵在人群中维持秩序的时候，第一声叫喊从彼得的右边响起，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混乱之际，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抓着卡特利娜的手臂松开了，其他人正试图把她拉离他身边，并把她交给了卫兵，索要他们的报酬。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用尽了他最后的力量，他的胳膊紧紧搂着她的腰，在他退回人群中时，她不断挣扎。

“我的乡亲们。”他尖声叫喊起来，似乎有一百只手臂妄图从他的掌握中抢走她。他陈旧破烂的制服经过好几周的泥土和雨水后，几乎无法辨别，但他右手的手枪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我要拿报酬。”他只差一个条件反射就要扣动扳机了。

台子后面近百名士兵同时朝空中射击，响起巨大的轰鸣声。彼得很庆幸声响足以吸引人群的目光。

亚历山大言辞坚定，他充分意识到历史的目光正投在他身上。“我现在提供给这个年轻人最后的存活机会，”他说。“他已经自愿承认执行了别人的错误命令，而他准备为他的罪行赎罪，但他祈求怜悯，我准备给他怜悯。如果那些引导他走上这条错误道路的人真的如他们宣称的那么伟大，他们也会期望于我的怜悯，救下这个他们曾经残酷利用的年轻人。”

有片刻的沉默，亚历山大戏剧性地停下，扫视人群，等待真正的坏人现身。朋友可以出卖朋友，亲人可以背叛家庭，但真正认识他面前这个可怜虫的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频临死亡而无动于衷。

“不过，”亚历山大继续说，“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就是那种懦夫，我保证我们会像追杀碟龙一样追杀他们，我向子民们保证这一点。那一天我的正义将会很残酷。”

“我数五个数，然后行刑。”

“一，”他喊道，开始计数。

这一刻，人群因为台上发生的事情而安静下来，使得彼得有机会从周围人身边走开。卡特利娜仍然反抗不已，妄图接近那个已经踏进棺材里的男人，但彼得还是较强的那个。

“二。”

在他周围，士兵和卫兵押送着惊恐的人们朝着人群前端走去，在那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亚历山大口中的正义比他曾经警告过得更为严厉。到目前为止，彼得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他的同伴在被押的人群中之中，但那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士兵们毕竟有他们的名字和描述。

“三。”

彼得再次越过人群找到康拉德的目光，那眼神比以前多了忧虑和害怕。这一次，他们长时间注视着彼此的眼睛，彼此恳求对方做一些

事情，做任何事情来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全部带走。

“四。”

彼得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团体的一部分，而且从未与公路列车一起旅行，但即使是他也看得出来，他们不只是朋友，不只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一同旅行的统一的大家庭。因此，后来他很奇怪，他竟能理解为什么康拉德会那么做。

康拉德才刚从嘴里喊出“就是我”，平民，然后是士兵一起跳到他身上，用一连串的殴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亚历山大花了片刻时间从他的目标身上抬起头，看见康拉德血迹斑斑的身体被许多手臂抬得高高的，他给了众人一个微笑。

“没有怜悯。”亚历山大低声对自己宣布，“五。”

枪击的声音是那么响亮，几乎没人相信它是从遥远的台上传来的。众人最初惊呆了，但没多久，第一次欢呼响了起来，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直到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尖叫和呼喊融为一体。

彼得用手紧紧捂住卡特利娜的嘴巴，因为她自己开始尖叫，而非和周围人一样的欢乐。他觉得恶心，因为他不得不加入进去与群众一起欢呼，希望他们会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回到台上，让他有机会逃跑。时间漫长的如同永恒，但卡特利娜最终瘫软在他的怀里，尖叫声变成呜咽，最后变成沉默，他拖着她，然后把她抱走了。

枪击的冲击力把一起撞倒向一侧，男孩的尸体也同它一起，它被绑的那么紧，甚至不能瘫软在那里躺着。他们现在看着亚历山大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在他面前三个卫兵抬起尸体，胡乱扔在最近的火堆里。

亚历山大达到了他想要的所有目的。他不仅处死了他的俘虏——这本身就有足够的乐趣——他现在还抓捕到足够多的嫌疑者，有很大几率其中至少包含一些扰乱他睡眠的破坏分子。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他现在已经在群体中激起了足够多的恐惧和狂热，他们将为他赴汤蹈火，只看他有没有下令，不，只看他什么时候下令。

十

尽管她很轻，他没办法再抱着她走了。那天晚上，他们不可能离开人群去道路旁边相对安全的林地，取而代之，彼得不得不参加周围火堆边的庆祝活动。每个人都对身边的其他人谨慎小心，任何不寻常的活动都会报告给数量不断增加的士兵。

自从他在台边的狂热中逃过一劫，他就完全没看到西蒙和唐纳德了。他不确定他们能否逃脱那天演变的巫女狩猎活动。如果他们仍然是自由的，现在他也没办法联系他们，特别是所有人都提高警觉，而且知道他们相貌特征的时候。

他此前感觉到的时间已不多的认知，已经越来越强烈，压在他的肩膀上比卡特利娜还要沉重。他的脑子尖叫着要他逃跑，隐藏和躲避，但怀里抱着一个女人，无可避免的，会吸引众人注意自己。

火堆温暖又诱人，他把卡特利娜放在旁边，光线在他她瘫软的身体上投下阴影，使她看上去远远超出了她的实际年龄。彼得拂过她的脸的发丝，震惊地发现，她看上去比他第一次见到她时还要憔悴，那一天，在摄政王宫，他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

他坐在她的身边，不假思索地拒绝递到他手上的食物和饮料，微笑地听着狂欢的人讲述那些他们已经交给卫兵的所有叛徒的事。

午夜后的某个时候，彼得睡着了，噩梦搅得他不得安宁。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叫醒他时，卡特利娜已经不见了。

第八章

吃得香，睡得棒，感觉简直妙不可言。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好像比在荒原时顺心多了。

维克多给我们的简陋地图显示，如果我们仍然保持这个速度，三天后就应该到加斯坦了。我不太希望再次经过那里，但我真想跳到一辆车上。我几乎想念斯蒂芬了，我想这足以说明事态有多严重了。

马修好像状态好点了，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莎芙兰有多坚强。如果她是个迪士尼公主，那她一定是花木兰，不是睡美人，当然我不是说我感兴趣。

我当然不在乎！

一

公开处决已经过去两天了。那以后彼得就没有睡着过。理智朝他叫嚷不停，让他逃跑，离开，对他说士兵们随时都会抓到他，但他无法忘记仅在两周前离开农场时，他向马修做出的承诺。

两周，就这么长时间。他背叛了同胞两周了。选择过立场，帮助相对而言的陌生人对抗他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甚至杀死对方，已经两周了。干掉那些像他一样的士兵——他们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遵从命令，已经两周了。背弃他在那该死的农场里说的誓言以外的所有事，已经两周了。

他自然还没有见到她。他好几次都以为看见了她，但人太多了，挤在一起没什么秩序。有时候是面貌相似的人，深色头发，同样的身高体态。其他时候，只是眼角余光的一种感觉，但他再仔细看去，不是她。

现在好像士兵更多了，混在人群里，更厉害地催促人们。不过他们没有理睬他，没多看一眼便走过身旁。

要是他们来找他倒好了。起码一切就结束了，从噩梦般的生活状态里解脱出来。那将是一个尝试着纠正错误的机会，一个不用再小心提防，接受既定宿命的机会。

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唐纳德走到他身边。

“小皮，小皮？”唐纳德说。“是我，唐纳德。你怎么样？”

慢慢地，他恢复了理智。“唐，原来是你。”彼得回答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不见了。我到处找她，但她不见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卡特利娜吗？”唐纳德问。“我上一次见到她，她还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但她趁我不备溜走了。”彼得告诉他。“我试过，但人太多了。对不起，唐，真对不起。”

唐纳德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但似乎没人特别注意他们。“不是你的错，”他安慰地说。“她一直不对劲，自从，你知道，从那事之后。”

“一切都不对劲了，唐，一切。”小皮回答，他表情忧郁，目光茫然。唐纳德安慰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我们会找到她的。”唐纳德接着说。“一定会。西蒙今晚会跟我们碰头，天晚后在红色板条箱旁边，你记得吗？”

彼得点点头，唐纳德最后安慰性地捏了一下他的肩，然后回到茫茫人海中。

二

波施托克将军仔细地看了看地图，然后才带着对惹怒摄政王的担心回答。“我们的位置会在这里，吾王。”他说。“两周后我们应该在梅尔顿范围之内了。”

亚历山大走到桌子前，更清晰地打量着将军所指的地方。

“我们的斥候有何消息？”他问，直视将军的目光。

“今天早上的报告没什么异常。”波施托克告诉他。“最少三天内的路程还是安全的。先遣部队至今还没什么联系，但起码这一周我是不指望有他们的消息。”

亚历山大点点头。“队伍如何？”他问。

“士气不错。”波施托克说。“多亏了您，吾王。天公不作美，但前天晚上的庆典确实是个大转折。损失方面没什么变化。还是意外，疾病之类的，但比我预期的规模要小。”

亚历山大微笑了。百年前曾有过这样规模的一场运动，终结于南男爵联盟向北复仇的军队。然而这一次不同了。他不会止步。不会有条约，不会有决议。

他会赢得胜利。

他会成功复仇。

“逃兵的报告非常少，”波施托克继续说，“那些业已发现的已经根据您的指示予以处决。新征来的兵好像适应得不错。等到我们到达卓西斯，他们应该成为一支派的上用场的战斗力量。”

“你看，将军，”亚历山大提醒他，“这就是全部所需。”

“我……我不明白，吾王？”波施托克问。

“人民，波施托克，人民？”亚历山大恼火地说。“他们不愿领导，反而愿意被领导！告诉一个人往何处去，干什么事，要怎么干，他就会高兴。我在让我们的人民高兴，将军，正是摄政王应该做的。”

“是的，当然了，吾王。”波施托克说。

波施托克将军越来越迷惑了。他隐约感觉亚历山大疯了，但他又必须听从他的话，遵循他的指示。他害怕他，不过也理应如此。那个南方孩子遭到处决前，就在他跟前，但让他害怕的原因不止于此。他想让亚历山大高兴，想取悦于他，仿佛这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波施托克将军点点头，卷起地图收回管子里。突然，他觉得自己需要些新鲜空气。

“我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说完了？”亚历山大问，让波施托克回过神来。

“抱歉，吾王，”波施托克飞快地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审讯的结果，”亚历山大接着说，“你有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迄今为止，我的军官们已经质询了二十七个人，据我所知既有新征的兵也有正规军。”波施托克告诉他。“承认发动袭击的南方佬仍然拒绝坦白共犯，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们派出了最好的人。”

“我很肯定他们的能力，但或许该我亲自见见他了？”亚历山大提议。

“当然，吾王。”波施托克说。“我会直接带他来见你。”

“现在你可以走了。”亚历山大手一挥结束对话。波施托克将军行了个礼，走向车厢后部。

“啊，将军。”波施托克打开门时亚历山大补充道，“给我一小时，或许我审问他之前应该先吃饭。”

三

天黑以后马修让他们歇了大概一小时。他们还没有见到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不过天色已暗，继续前进会越来越危险。马修把卡尔叫过来重新看地图，同时乔和本去收集柴火。

“我不知道这地图是否可信。”马修开口说，在昏暗的光线下仔细看着羊皮纸。“维克多把他的位置标在这里，意味着我们朝西走得太远了。他觉得加斯坦在这里。”他指着地图上另一个地方，很靠近格瑞大路。“但这也说明我们进度落后了。”

“不是你的错，头儿。”卡尔安慰他说。“我们走出地道上了船的时候，可能在北岸任何地方登陆。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把我们带到南方，考虑到本不太清楚他从哪儿来，任何人都可能只做到这些。”

“我不知道。”马修打断他。

“你已经带我们走了这么远，也能带我们回家。”卡尔把话说完，从马修手里拿走地图，放进大衣口袋里。

马修点点头，但他的身体泄露了内心想法。他已经感到太晚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感觉原本不该让卡特利娜离开他。他父亲总是领导者，他却不然。父亲现在会怎样看自己呢？

卡尔离开心事重重的马修，晃荡着走到小空地边缘，艾瑞和莎芙兰正在那里说话。

“莎芙兰，能过来帮帮我吗？只要火一生好，我就能开始做饭了。”艾瑞说，切好肉和蔬菜，放到一锅水里。

“我的身份不适宜这种事。我父亲……”她开口说，却被卡尔打断了。

“你父亲把你教得更好。”他严厉地说。莎芙兰怒视他一眼，但还是从腰带上取下刀，跪在艾瑞身边。

“艾瑞，可否借一步说话。”卡尔接着说，示意艾瑞跟着他。她困

惑地看他一眼，把剩下的食材交给莎芙兰准备。

他们一走出其他人听力范围，卡尔就开始说了：“我很担心他，艾瑞。”

“我也是。”她回答，回头瞥了一眼她的未婚夫。卡尔离开他后他就没有动，目光直视远方的群山。

“那天早上，”她接着说，“还在保护区的时候，他醒来时那么欢畅。他又是我的马修了。但现在，他离我那么远。他几乎睡不着，吃不下。我很害怕，卡尔。”

卡尔停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我们都很害怕，”他说，“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但他却要一个人扛。我试过跟他说话，但他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我只希望……”

“他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说话。不过你说得对，没有理由不去试试。你是个好人，卡尔，我希望你能明白。”她说完，靠上去吻他的脸。

他们用从保护区带来的引火物和收集来的干木头生起了一小堆火，热了热艾瑞和莎芙兰准备的炖菜。一如前两个晚上，马修与众人保持一段距离坐下。艾瑞端了两个碗坐在他旁边。

“谢谢你。”他嘟囔着，从她手里接过吃的，几乎没看她一眼。他没有吃的表示。

艾瑞什么也没说，吃的时候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向远方群山。他们就这样坐了十分钟左右，直到沉默变得难以忍受。

“对不起，”她说，“我让你失望了。”

马修转身面对她，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她会这样说。她接着说话。满脸泪水。

“我们就要结婚了，”她继续说，“然而你却不能跟我谈心。最近几周，发生那些事以后，你就像个陌生人。如果你不允许我与你共度难关，那我们就没有未来，没有作为夫妻的未来。”

她不确定自己表达出了多少真实意思，但她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来让他开口。马修只是瞪着她，张大嘴。

“不，我……是我，是我让你们失望，让你们所有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把碗放在一边，伸手抱她。艾瑞推开他，不想要他的拥抱。

“你……你怎么让我们失望？”她问道，“我们都同意计划，人人都同意。”

“不，这是我的决定，由我承担责任。”他提醒她。“现在我们太晚了，迷失了。”

“迷失？”她问，片刻失神。

“好吧，不是，不完全如此。”他解释道。“但我们并不在我想让大家到的地方，应该到的地方。全是我的错艾瑞，你们听从我的，而我让你们都失望了。”

艾瑞把他拉近，紧紧抱着他，他跟她一起哭。“我们听你的是因为我们相信你，马修，”她对他说，“我们全都相信你；一直都是。”

她把他抱得更紧，他在哭泣中洗刷愧疚、愤怒和恐惧。

“我试过救他，你知道。”他说着，眼泪打湿了她的衣裳，“在牢房里，救爱德华。他只是失血过多了，他只是……就连卡特利娜也帮不了他。”

“我知道，马修，”她安慰地说。“我们都在那里，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无论谁都无能为力了。”

“还有亚当，丹尼尔。”他接着说。“他们那么……他们谁也伤害不了。为什么？这太痛苦了。”他的抽泣声更响更低沉了。她更紧地拥着他，而他终于流露出自己的悲痛。

“不是你的错，马修。”她小声说。“你没有伤害他们，不是你的错。我爱你，马修，我爱你，我们一起就能挺过去。让我走进你心里，让我帮助你。”

他没再说话，然而她抱住他，安慰他，直到他在她怀里睡着。

四

康拉德被绑在椅子里，被波施托克将军手下军官不停殴打，满身血污，神志迷乱。爆炸以及随之导致的大火令七个人丧生，伤者更多，审问者因此下决心使康拉德亲身感受他们的痛苦。他的大部分毛发都被烧掉，左胸一片血肉模糊，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开口。

亚历山大走进连着第一节公路列车的车厢，塞缪尔·拉森跟在他身旁。他们两个人都没料到会有这么刺鼻的味道。

“天哪，天哪，他们可真忙，是不是？你还没死？很好。”亚历山大说着坐到康拉德对面。他意识到自己调换车厢是对的。虽然上一个犯人留下的污秽已经被打扫干净，但墙上地上还是有他的痕迹。

塞缪尔原本不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不是这个，绝对不是。他往后退去，靠近门边，努力把晚餐压在胃里，不吐出来。

亚历山大上上下下打量他，康拉德迎上他的目光。“你是块硬骨头，”亚历山大说，“我看得出来。没几个人能熬过这个的，更不用说还能保持沉默了。了不起。”

康拉德什么也没说，稳住呼吸，专心控制痛苦。

“我得知你自称康拉德，托马斯之子。”亚历山大接着说。“你是卓西斯的子民。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父亲，长大成人后才知道他叫什么。”

“而且你宣称自己是公路列车幸存者之一，”停了一会儿他说，“从地牢里逃出来。当然了，我的手下不相信你。毕竟他们亲眼目睹所有囚犯遭到处决。但在这儿没必要保守秘密。”

康拉德向门口的年轻军官投了一眼。

“没错，”亚历山大指着塞缪尔说，“拉森在这儿，他一直是我困难时期最得力的助手。我对他期望很高，而你将是他训练的另一阶段。”

塞缪尔和康拉德一样惊讶，摇着头，而亚历山大接着说。

“看得出你不太可能说话。”他说。“你已经挺了这么久，但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同伙的名字，我会很快让你解脱。我们的人已经出去寻找你们的领袖，马修，还有那个带疤的大个子，但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嗯？只用说出名字，我就能让所有痛苦消失，就在此时此地。”

康拉德一言不发。

“跟我想的一样。”亚历山大总结。“没关系，你还有很多东西能教给我们。”

亚历山大从椅子上站起来，示意塞缪尔走到身边。片刻犹豫后，塞缪尔依令走过来。

“这是种艺术，拉森，控制疼痛，但人们能学会。”亚历山大开口说，指着康拉德破碎的身体。“但疼痛并不总是最有效的诱因，特别是像这么残忍的手段。”

他指着康拉德胸前的烧伤。“烧得太深了。”他对他说，“犯人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要不就是打得太狠，他们失去了意识，不会再受苦。”

塞缪尔试图看到一边，只要不是绑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就好，但亚历山大一直叫他看回去。

“所以我们必须抉择，”亚历山大告诉他，“要不要试试别的方法？有些药物能促使人开口，但也很容易在此过程中把他弄死。不让一个人睡觉，到头来他就会把一切和盘托出，但那花的时间太长了。要么我们继续，假定这痛苦还不够剧烈，把效果加倍，嗯？”

塞缪尔血色尽失，输掉了跟胃的斗争，摇摇晃晃退到车厢后边，在距敞开的门只有几步的时候呕吐起来。

亚历山大笑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临要做的事，但他会学会的。塞缪尔得知计划的时候，亚历山大差点杀了他，但塞缪尔却那么热忱地服从命令。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退步，不过塞缪尔展示出这样的潜力，应该加以引导，而非毁灭。

“或许下次吧，拉森。”塞缪尔又一次呕吐的时候，亚历山大说。

“吾王。”他试图说话，但亚历山大做了个手势制止他。

“别担心了。”亚历山大对他说。“退下吧，需要的东西我都有了。”

塞缪尔最后看了康拉德一眼，离开车厢，苍白着脸蹒跚地步入黑夜中。亚历山大摇着头回到手头的事上。

“好了，我们说到哪儿了？”他问。“哦对，疼痛。我觉得上一个人没能施加足够的痛苦程度，让你开口。我很乐意检验下这一理论，如何？”

五

彼得在阴影里行动，避免被发现，等他赶到的时候，唐纳德和西蒙已经蹲在车边上了。三天来车队后翼训练有素的士兵大幅增加，但主力还是集中于前面。征来的兵，这是对平民们的称呼，天黑后紧挨在营火边上，远离车辆和储备。

“很高兴你做到了。”唐纳德说着跪在他们身边，真心实意地拍了拍彼得的肩。

“我也是。”彼得说，又往肩后看了一眼。“好像到处都是士兵。我过来之前是从灌木林里钻出来的，应该没有被发现。”

“我跟你一样。”西蒙说。

“卡特利娜有什么消息么？”唐纳德问。

彼得摇摇头。跟昨天一样，他又找了一天，还是没有她的影子。

“我觉得士兵们没有在找她。”西蒙说，靠的更近。“我听到两个人说话。从他们的描述，他们得到命令是去找马修的。还有卡尔，我感觉，不过他们好像不知道我们的事。”

“所以他的牺牲毫无价值。”唐纳德摇着头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西蒙小声说，脸上的怒气清清楚楚。“我本以为他会更坚强。”

彼得什么也没说。看到那个年轻人站在台上，筋断骨折，如此无助，他想付出一切去帮助他。他感到卡特利娜也一样，所以她挣扎得那么厉害。不过他知道亚历山大不会让那孩子活下去的，他也没猜错，但还是不好受。如果他能回到过去，他不确定自己这一次会作何反应。

“他确实坚强。”彼得最终说。“要么他就会把我们供出来了。”

唐纳德和西蒙盯着地面，不去看他的眼睛。

“对不起，小皮。”西蒙回答，很显然吃了一惊。“我只是那样说

说。”

彼得没继续谈这个话题，把他们带回眼前的问题上。“我们得找到卡特利娜。”他对他们说，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痛苦。“我很担心她可能做的事。处决后她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但之后她就那么不见了。”

“我们今天找过了，小皮，我们两个人都是。”唐纳德说，脸上带着担忧。“但没有她的踪迹。你觉得她会被抓吗？摄政王说他知道我们是谁。”

“我不信。”彼得对他们说。“他说的我全都不信。你自己说了，他们找的是马修和卡尔，他们离这儿好几英里。我觉得他们只知道谁从地牢里逃走了，他们能描述清楚的只有马修和卡尔。这些事发生之前人们就认识他们，所以在人群里更好找。”

唐纳德和西蒙花了一会儿考虑彼得的话。如果他说得对，那他们暂时是安全的。

“不过我们不能就这样跑掉。”西蒙想了一会儿说。“就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也不行，必须得知道卡特利娜怎么样了。”

彼得和唐纳德一同点点头。

“你们觉得她会去哪儿？”唐纳德问。

这两天彼得除了这个就没想别的，但唯一讲得通的答案几乎无法得到证实。“她不是原来的她了，她不能清晰思考。我认为她没有逃走。”他开口说，唐纳德赞同地点点头。“我认为她想要复仇。这是眼下对她唯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她打算去找摄政王。”

唐纳德和西蒙都没表现出惊讶。这话有道理，他们都想过，也知道是有可能的，但卡特利娜不一定会想着事后脱身。

“这能怎么帮我们找到她？”唐纳德问，又确认了一遍周围没有人可能会发现他们，或者更糟，有偷听的士兵。

“我还不确定。”彼得回答道。“据我们所知，摄政王紧贴在队伍前面。我听到一些士兵说他占了公路列车的一节车厢，还有他的将军和

顾问。我猜这说得通，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住宿条件就不怎么样了，睡在火边的雨里，或者匆匆支起的帐篷下。”

“所以她一定是在那边，跟军队主力混在一起，你说呢？”西蒙问。

“我想也是。”彼得同意道。“我不能肯定，但这是个开始，起码知道从哪里开始找。”

唐纳德和西蒙对视一眼，面带担忧。“那么，只是确定下大家都同意。”西蒙说，声音低如耳语。“计划是进入士兵的大部队里，希望我们错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长相，在千军万马中找到卡特利娜，他们可能正在找她，说不定已经抓住了她，然后怎么样？你觉得她会就这样跟我们离开吗？”

“这些我都不知道，”彼得严肃地说，“我也没要求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你们应该走，离开这里，努力重新与马修会合。找到她，努力保护她是我的责任。”

“我不是那个意思，小皮。”西蒙道歉说。“我跟你一起。”

“我也是。”唐纳德插了一句。

“只不过这不怎么像个计划，真的不像。”西蒙解释说。

“我只想到这么多了。”彼得简短地说。从他红眼睛下的黑眼圈，塌陷的肩膀中，那两个人看得出他有多筋疲力竭。

“好了，小皮，我们加入，不过我们明天再行动，大家都先睡一觉。”唐纳德站起来说。“我们在军官帐篷边上碰头，就说吃完早饭吧，帮他们打点行李？或许会得到一些信息，还能帮着解释我们为什么在那儿。”

他们同意了，分头离去，焦急地等待黎明。

六

午夜刚过，他们就被乔的喊声惊醒，接着是一阵密集的枪声。

马修第一个醒，本能地伸手摸枪，迈克和卡尔紧跟在身旁。马修睡在艾瑞的怀里，突然的举动把她惊醒了。

“去找莎芙兰。”他小声对她说，然后无声地跑向开火的地方。

艾瑞帮着莎芙兰站起来，领她离开火焰，在火焰边会成为显眼的靶子。

卡尔身后拽着迷迷糊糊的本，迈克在前面几步，搜索着乔的踪迹。第二声枪响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他们及时赶到，看见乔和一只动物打斗，它的牙齿紧紧咬在他左臂上，把他压到地上。他无望地试图把枪翻过来，可惜右臂被紧紧压在那个怪物的身体下。

马修首先做出反应，往那动物头上射了三枪，乔终于能放开胳膊，摸索着站起来。

“右边还有更多碟龙。”他喊，把来复枪指到那个方向。马修，卡尔和迈克也如法炮制，挑好目标然后开枪射击。本在一边观望，大惑不解。

这些东西成群结队地从他右边过来，他之前从未见过。短暂的一瞬间他隐约记起在加斯坦所见的东西，估计是一样的。它们较大的黑色后腿立起来大概有五英尺高，小得多的前腿最后成了尖爪。它们的大脑袋长满牙齿，朝他吼叫咆哮时看得很明显。它们的皮看上去有点像爬行动物，但头部和颈部的毛发又脏又结成团。

“该死的碟龙。”卡尔恶狠狠地说，又用来复枪打死了一只。

莎芙兰和艾瑞听得到枪响，却不知作何反应。艾瑞想去帮马修，但她知道自己有责任保护莎芙兰，后者正紧张地站在她身旁。

夜晚被背后的一声怒吼打破，离她们只有几步远。两个女人飞快

转过身，看见三只碟龙对她们露出牙齿。艾瑞抬起手枪，最前面的野兽扑过来把她压倒在地。手枪从她手里滑开，尖爪子陷进她的肩膀。

莎芙兰像导师教的那样，猛冲去拿手枪，打了个滚起来开火，两次精准地射进最近的碟龙头里，看都没看就把它放倒了，然后没等剩下两只靠过来就把它们杀掉了。

她迅速跑到艾瑞身边，跪下去按压流血的伤口，另一只手臂举起来准备好杀死任何胆敢靠近的碟龙。

“谢谢你。”艾瑞咬紧牙关说，紧压伤口的疼痛几乎难以抵挡，却是必须的。马修，卡尔和其他人不久就围着她们了。

“你还好吗？”马修跪在艾瑞身旁问。他让迈克去拿他的包，然后接手了按压伤口的工作。艾瑞点点头，努力安抚地朝他笑了笑。

乔那只受伤的胳膊夹在身边，仔细看着屠杀现场。“这是你干的？”他惊讶地问莎芙兰。

“没错。”她理所当然地说，然后转身面对卡尔。“我父亲或许没教我怎样烹饪，但他教会我怎样领导，在和平及战争时期都是。”

卡尔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伤口包扎好，武器也收好了。卡尔和迈克主动提出一起守剩下的夜，但大家都说他们不太可能睡着了。马修捡了更多柴火生火，他们全围着火。

“那边的是些什么东西？”本一边取暖一边问。

“碟龙，”卡尔回答。“起码是野的。”

“野的？你意思说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养？”本惊讶地问。

“不算是宠物，”卡尔告诉他，“不过它们看家护院倒不错。你只用经常提醒他们谁是老大，它们就会顺从你的意思。”

“那它们为什么袭击我们？”本接着问。

“我不确定。”卡尔说。“它们不经常对人穷追不舍，除非领地被侵犯或者食物短缺。它们不像是饿着，不过其中绝对有母的。”

“这很不寻常吗？”本问，害怕让步于好奇。

“可能会。母的一般会留在领地内照顾小的，公的外出捕食。我们昨天可能穿过了它们领地，惊扰到它们了。”

“不过我不记得看到什么东西。”乔插嘴说，检查着胳膊上的绷带。

“不，我也没有。”马修同意道。

马修和卡尔了然地对视。或许打扰到领地的不是他们。

卡尔从碟龙尸体上切下可以食用的部分，把肉用布包起来，发给他们。肉质可能算粗糙，但足够让他们穿过加斯坦，如果他们够谨慎。为了吃饭而捕猎的时间越少，也就意味着越多时间继续前进。

第二天早上他们向着东南方的群山出发。乔把来复枪换成了手枪，左臂依然非常痛。艾瑞面色苍白，却尽力跟上队伍，必要的时候马修会扶着她。

身后留心监视的是卡尔，不过如果真有人跟踪他们，那他们隐蔽的太好，没叫他发现。

七

长官下达了命令，彼得，唐纳德和西蒙动身干活，收好挂在三棵树之间的大帐篷。他们已经确认摄政王就在最前面的公路列车里；将军，其他官员和顾问占据了剩下的车厢。冷雨夜晚后的一杯热饮要比一桶麦芽啤酒更快让人谈性大发。

他们听着那些人的话，把毯子放到车厢后面。

“那个恶心的波施托克，”有个人说，“你要是没在他的小圈子里，就得在这儿跟乡巴佬睡。还有拉森，他啥时候在摄政王身边那么位高权重了，嗯？出席全部会议？我还记得他训练时候那怂样，就一个胆小鬼碟龙。”

“我听说他是摄政王的特别助理，你懂的。”另一个士兵评论道。其他军官发出一阵哄笑。

“我会很高兴，如果我们干完这一票，能在卓西斯安顿下来。”第一个人接着说。“我听说那些南方女人不在乎你穿的是哪种制服。一个月后，男爵领地就是我们的了，她们将会为了一点点额外恩宠排队等着。”

士兵们说话的时候，唐纳德和西蒙竭力控制情绪，彼得担心地看着他们。

没过多久，车已经装好了，军队又开始行进，稳步向南。三个人朝军官后面的主力军走去。周围的人谁也没多看他们一眼。

他们分开走，展开搜索，不过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真正的队伍要比征兵部队纪律严格多了。他们每次试图从一列挤到另一列，都会引来特别关注和列队军官气愤的目光和叫喊。最后，他们跟着军队一起走，尽可能环顾周围，但没有一丝卡特利娜的踪影。

下午早些时候军队奉命暂停，短暂休整了一下，可以吃点东西，喝点水。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趁还没回答任何尴尬问题前尽快撤离，又一次会面，而军队开始再次前进。

“真是疯狂，”唐纳德说，“我们还没有被捕或者更糟真是够幸运。我们绝不可能每天这样子。”

其他两个人都同意，继续稳步行进，一直到日暮。

士兵们搭起营地，唐纳德，西蒙和彼得在匆匆搭建的帐篷之间穿梭，寻找任何可能提示卡特利娜所在的线索。他们不敢直接打听她，就在不同人群间走动，参与啤酒作用下越来越随意的谈话。

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天，三个人都越来越沮丧，不知道还要坚持多久，不知道这运气会持续多久。到了第六夜一条消息吸引了彼得的注意力。

消息不是卡特利娜本身的，而是说昨晚发现一个士兵遇刺身亡，被扎了好多刀。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士兵和征兵间时有斗殴现象，其中许多人因此死掉。引起彼得兴趣的是那个士兵是被脱光了的，制服被人拿走了。

机会很渺茫，他意识到，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很重要。他的直觉让他在岛城的街道上活下来，在他担任岛城守备队中士的二十年里，帮他解决了一系列犯罪问题，他不准备现在无视直觉。

一等到军队主力都睡着了，他就像之前每晚一样跟唐纳德和西蒙会面。这是他第一次比他们先到，急于告知这个消息。

“哪一点让你觉得是卡特利娜下的手？”唐纳德问。

“说实话，”彼得耸耸肩说，“我猜的。他们对伤口的描述。他不是只挨了一下，他们原话是‘疯狂残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到了卡特利娜第一天晚上的行为。”

“这话有道理，”西蒙补充道，“如果她真的要找摄政王算账。我们混在军队最外面已经够麻烦了。她要想接近公路列车或是周围的武器，就得有像样的伪装。”

唐纳德点头赞同。“但我们要怎么找她？”他说。“我们找与众不同的人已经够难了，现在她又跟大家伙穿的一个样了。”

“我知道，”彼得也同意，“但既然她已有了计划，我觉得她很快就

会行动。可能她已经试过了，不过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听到一些风声。她会晚上行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前面只有一小撮守卫。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这里。”

唐纳德和西蒙迷惑地对视一眼，然后才回答。“好吧，小皮。”西蒙说，“在这儿你是老大，不过我可不能说我喜欢这样。”

“我也是。”彼得说，勾画出剩余计划。

八

她拿到制服已经四个晚上了，终于把大部分血迹弄掉了。每天晚上用收集的雨水擦洗，然后塞回包里，现在只有离得近才能看清血迹，而一等到她够接近，那就太晚了。

她成功地在荒原保持安全距离跟踪大军，在格瑞大道上向西走了两英里。她很饿，带的那点吃的只维持了一天多，不过今晚过后，一切都不重要了。

今晚之后，她不会再感到饥渴，更重要的是，今晚后她不会再痛苦。她知道没有脱身之计，只要他死了就不会有，不过他会死的，她的儿子们会大仇得报。

她最终会获得平静。

九

马修激吻着艾瑞，把她拉近，他们的身体在火焰边互相缠绕。乔和迈克在小营地对面那一端占好位置，轮到他们看守了，等到午夜不久后就是马修和卡尔接班。

卡尔，本和莎芙兰坐在火的另一边说话，努力不去注意那一对儿的热情拥抱。

“我们就快到了，”卡尔说，从火上端下悬着的罐子，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热草莓茶。“根据地图，明天或者后天就应该到加斯坦了。”

“然后就到山和实验室了。”本回答，喝了一小口苦味饮料。

前两天的雨势已经减弱了，但还是很冷。虽然在火边捧着热马克杯，他也只是勉强不让手指麻木。

莎芙兰坐着，凝视着她的马克杯，沉浸在她自己的思绪里。他们遭到碟龙袭击后，她好像就变了，又安静又疏远。本已经开始叫她“神奇女侠”，这是亚马逊公主的称呼。无需多说，她无动于衷。[1]

“那还要多久到要去的地方？”本接着说。

“你说呢，”卡尔说。“一等到我们有了一辆——你怎么称呼——车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快，应该只需……”

“卡尔，”莎芙兰插嘴说，“我有些事要说。”

卡尔说到一半打住了，转过去看她，惊讶于她脸上尴尬的表情。

“我想我应该道歉，”她开口说，还是盯着冒热气的饮料。“你对我说的话没错。你冒了那么大风险从地窖里把我，把我们救出来，而我从来没说过谢谢。”

“没必要。”卡尔说，但莎芙兰打断了他。

“拜托，请让我说完，”她继续说道。“这趟路途中本应该帮忙的地方我却给大家增加了麻烦，总是不屑与日常活动。你说得对，父亲教导我要做更好的人，他会对我目前的行为感到失望的。我只想回家。

我只想再次见到他。”

她想忍住眼泪，但还是流了下来。卡尔伸出一只手臂要放到她肩上，不过本比他抢先一步。

莎芙兰没有推开他，所以他挪到她旁边，把她拉进怀里。“没事了，”他说，“我们会到的，你会再见到他。不会很久了，是不是，卡尔？”

“对，不会很久。”卡尔同意，“再过几天我们就能送你回家了。”

莎芙兰点点头，擦掉眼泪。“谢谢你。”她说，声音沙哑。“我其实就想说这个，谢谢你。”

---

1 Wonder woman《神奇女侠》漫画女超人，在这个世界里的莎芙兰没听说过，所以没有反应。

十

那个孤单的身影偷偷从营地边缘向公路列车走去，西蒙第一个发现。彼得小跑跟上，打算在守卫发现前截住他们。将近满月，他们两个身影清晰可见。

他接近了，不确定究竟是不是卡特利娜。身形没错，制服宽松地挂在肩上，他努力辨认她的脸。一直到他几乎到她身边才能看出差异。

他抓住她，卡特利娜伸手拿刀，直对他喉咙，认清眼前何人。“等等，卡特利娜，是我，小皮。”他急忙说，举起双手做出投降动作。

“你不能这么做，卡特利娜，这是自杀。”他说，跟在她身后。卡特利娜什么也没说，直到他抓住她，把她转过来面对自己。

“手拿开。”她怒声说，挣脱开来，脸上是几乎抑制不住的怒气。彼得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声音引起了周围一些守卫的注意，他们已经朝这里走来。彼得看到这危险，又伸手抓她。

“不能呆在这儿，赶快走。”他说着走向最近的营地。卡特利娜看了一眼走近的士兵，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后面有人叫他们停下，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混在人群里，然后藏在路边的灌木丛里。

西蒙和唐纳德看到他们的动作，很快也赶到他们的藏身处。

“哦不，卡特利娜，你的头发怎么了？”西蒙说，明显被她外表上的改变惊到了。好像卡特利娜自己用刀剪短了头发，头皮上只覆着短短的一簇。

“他们已经掌握我们的相貌了。”她回答。

唐纳德想说话，但彼得用一个眼神制止了他。

“我们得赶紧离开。”彼得仓促地说。“用不了多久发现我们的守卫

就会要求支援，那时就没机会了。”

“事情还没做完。”卡特利娜说着站起来。

“等等，卡特利娜。”他恳求道。“这是自杀。我们绝不可能接近公路列车。守卫太多了。”

“我也没让你来。”她说，声音空虚而没有起伏。

“但我们已经在这儿了。”彼得对她说。

卡特利娜什么也没说，走回公路列车的方向，没管这三个男人。

片刻不舒服的沉默，然后唐纳德开口说话。“好了，小皮，她已经作出决定了。”他说，西蒙赞同地点点头。

“不，我不会离开她，对不起。”彼得回答，站起来跟着她。

唐纳德和西蒙很快赶上了他。

“行了，我明白。”唐纳德说。“你对马修做出过承诺，但这太疯狂了。你去送死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必须试试。”彼得回答，穿过睡着的男男女女。

“她不会住手的。”唐纳德接着说。“你还不懂吗？她不在乎能不能成功。她一心求死。”

彼得顿住了，另外两个男人几乎把他撞倒。

“很抱歉，小皮，可这是实话。”唐纳德继续说。“刚才你也看见她了。她已经不能正常思考了。”

彼得知道他说得对；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的一生成了接连不断的混乱，逃跑，躲避，搏斗求生。世事变迁，烟消云散，不只他个人是这样，所有人亦如此。他站在寒风里，远离家乡，试图阻止一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女人去杀罪当其罚的男人。

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正义的了。

他不应该来的；他一开始就不该帮卡尔。他心里各种念头和情感

汹涌而来，让他迷茫。他只知道内心告诉他的，相信内心，跟之前那么多次一样。

“你说得对，唐，是这样，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抛弃她。”彼得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帮助她。我要跟她去看看，我们能不能杀了这个新摄政王，阻止他的疯狂行径。你们两个，给我们掩护，动静大点儿。给我十五分钟赶上她，然后开始行动。一旦完成，就快跑，你们两个都是，别回头。”

唐纳德和西蒙准备争论，但彼得已经走了。

彼得赶上卡特利娜，她蹑手蹑脚地跟在一辆超载的车后。他拍拍她的肩，在她转身时往嘴唇上竖起一根手指。他倾身向她，小声说：“六七分钟后会有掩护。等着，然后我们都跑去车厢，那时候大家都往别处看的。”

卡特利娜点点头，蹲下去，眼睛盯着目标。

彼得所需要的只是掩护。爆炸点亮了天空，声音足以吵醒附近营火睡着的士兵。彼得听着守卫的动静，他们呼喊求助，要大家都过去查看。他跑起来，卡特利娜跟在后面。

他们没遇到任何阻挡，来到了公路列车前面，趴在车厢附近的地面上，彼得停了停，看了下后面的破坏程度，火焰和烟雾飘进夜空中。他们必须现在行动。

彼得站着放哨，卡特利娜跑到前车厢，爬上去开门。门有点难转动，不过没上锁，她将之敞开到不会发出过多声音的程度。

她对车厢的熟悉程度就像是在自己的地盘一样。她在上面过了这么多天，跟马修，爱德华和她的儿子们一起交谈，进餐，享受生活。她现在能在脑海里看到那场景，丹尼尔坐在他父亲的膝上，大家都欢笑着。

但气味让她回到现实。她没注意到自己进入车厢时闭上了眼，享受着回忆。一旦睁开，她就要面对眼前的恐怖。

车厢几乎没有装潢，没有沙发也没有床。只有一张单人桌和一把

椅子，有个人正被绑在上面。

微弱的光线从车厢顶部的小窗户里照进来，她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适应。她敢肯定这不是亚历山大的，桌椅都太低了，但直到她站在他面前，她才看出那人是谁。

“康拉德。”她耳语道，眼中含泪，虽然眼前的人几不可辨。他的眼皮被割掉，身体和四肢的一条条狭长皮肤被剥掉。椅子和周围的地面满是干掉的血，她走近时还是黏乎乎的。

他的眼睛轻微地动了一下，刚开始她以为是想象出来的，可后来又是一下。然后他分开嘴唇，尽管没发出声音。奇迹般地，他竟然还活着。

眼泪顺着她的脸留下，她靠近他，努力分辨他可能对她说的话。没有声音，只有最轻的气流掠过她的脸。她转过身，他们目光相遇，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她从腰带里抽出刀，把刀尖对准他胸膛，一下便刺进心脏。他的头往前垂下来，不再呼吸了。她哭着跑出了公路列车，回到彼得身边。

“完了吗？”他问，已经推着她往安全的地方走。卡特利娜什么都没说，跟他走着，把头靠在他肩上。

“那边的！不许动！”一声喊叫传来，三个人从公路列车第二节车厢朝他们跑来。皮特拉着她转过身，看见塞缪尔·拉森和其他两个士兵即将扑上来，枪拿在手中，指着他们的方向。

“你们是谁？在这儿干什么？”拉森质问，上下打量他们。从彼得破烂的城市守备队制服和卡特利娜不合身的军官服上，他马上就知道这些人是冒充的。

“卫兵，逮捕他们，把他们带去审问。”他命令道，抓住彼得的胳膊，往前拉他。

“不，不要像他一样。”卡特利娜喊着，眼里满是恐惧。拉森明白过来他们刚才是从哪儿来的，也知道了一定是她。这一刻犹豫正是彼

得所需要的。

“快跑！”他喊道，把拉森推到其他人身上，三个人胳膊和腿缠在一起，都跌倒了。皮特和卡特利娜转身逃跑，飞快地往路边跑去。

他们没走多远，背后就响起追逐者的枪声和叫喊声。他们呈“之”字形跑，希望躲避攻击，但左腿上突然的疼痛让彼得跌倒在地。

卡特利娜停下来想帮他站起来。“别停，快跑。”他恳求她，血从他大腿伤口涌出来。她站在那里犹豫着。

“求你了。”他说，闭着眼睛躺在地上。子弹还在呼啸着穿过身边，她下了决心。踌躇了一秒后，她转身跑了。

身体左侧一阵短暂的刺痛让她跪倒在地，但她很快站起来，离开公路，进了大路西边的树林里。她的肺灼烧着，心脏好像要从胸里炸开，但她还是跑着，在树林里迂回，枪声和喊声慢慢减弱。

没过多久她就跑不动了；她的腿一步也迈不了，她跌倒在地，喘息不已。树木在周围旋转，天空变得昏暗，昏迷前她看见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鲜红的血从捂在左腹伤口上的手冒出来。

第九章

该死！最周详的计划也只能这样了。

怎么全乱了套？

我怎么能这么笨！

一

阳光明媚，他从集市回家，步履轻快。他买到了宴席的食材，两天后他就要结婚了。他满心欢喜。

店家好心地把吃的装到盒子里，用不了几步路就能用手推车上运到家里，他的家，他特地为她所建的家。只等他们缔结良缘，里面的房间足以组建家庭了。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

一如既往，他呼喊她的名字，心下知道她不会回答。他隐约知道自己在做梦，总是这样。梦境永远相同，提醒他曾经拥有的和业已失去的。他竭力让自己醒来，不要推开门，但事情却不受他控制。

他推开卧室的门，他们就在那儿，他哥哥和他的准新娘。他的意识似乎脱离了身体，从房间一角看着自己往前走去，把她从床上拉下来。

她哭泣着，乞求着，而他的哥哥贾森费力地从他面前爬开，伸手拿衣服。

“不是那样的。”贾森会说。

“我不是故意的。”贾森会哭喊。

“对不起。”贾森会恳求。

她会坐在地上哭起来。

贾森往门外跑，他在后面追，行动迟缓，跌进外面的阳光里。

贾森站在那儿，只穿着裤子，举起双手。

“这是个误会。”贾森求饶道，跪倒在地。

他往前走去，猛力捶打哥哥，把他打倒。他跪坐在他身上，一遍遍不停地打，下手越来越重。他哥哥不动了，但他还是没有住手。

身后一声尖叫，她朝他跑来，手里拿着刀，大喊着让他停下。他站起来，转身面对她。她要他离自己远一点，可他越来越近。

他推了她一把，她猛地一刀砍过来。他往后退去，刀割开了他一侧的脸，血流到肩膀上。于是他停下来了。

她已经把刀扔掉，哭着爬向贾森。她轻轻把他的头抱在怀里，痛哭着，大叫着。

“他死了。”她叫道。

“是你杀了他。”她哭喊道。

他跑啊跑，没停下脚步，没回头看。

“你杀了他，卡尔，你杀了你哥哥！”

“卡尔！”

“卡尔！”

“卡尔。卡尔，醒醒，该你守夜了。”马修说着轻轻晃着他的肩。卡尔头昏脑涨地站起来，擦掉眼角的一滴泪。

“你没事吧？”马修接着说。“如果有必要，剩下的班我能值。我们明天下午应该能到加斯坦。”

“不不，我还好，头儿，多谢了。只是不再年轻了，你懂的吧？”卡尔回答，检查了来复枪，挂在肩膀上。营地静悄悄的，火差不多灭了，不过还有几个小时才到黎明。

马修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去艾瑞身边，享受珍贵的几小时睡眠。

二

亚历山大被爆炸声惊醒，今夜又被身边的叛徒给打搅了。“解释。”他冲波施托克将军吼道，脸上怒意清晰可辨。

“吾王，”波施托克结结巴巴地说，“两个人袭击了军需车，车完全毁了。他们两个都在枪战中死了，不会再给您造成麻烦，而且大火，大火已经几乎扑灭了，吾王。”

亚历山大摇摇头，转身面对拉森，拉森在他的审视下立正站好。“犯人什么情况？”他问。

“有个女人跟他在一起，吾王。她逃跑的时候中了枪，应该逃不远。”拉森回答说。

“他们目的何在？”亚历山大问。

“他还在恢复意识，吾王。”拉森提醒他。

“没错，没错，不过你是在哪儿抓到他的？”亚历山大不耐烦地问。

拉森花了一会儿时间组织语言，然后才接着说话。“他们似乎是从公路列车最前面出来的，”他说。“没有破坏迹象，起码天亮之前我们没发现。我相信目标可能是您，吾王。”

亚历山大吃了一惊。他知道人们在他的影响下听从他的意志，无法想象他们会想直接伤害他。他们应该想要取悦他才对；这才是应该发生的事。

“你有没有证据能支撑这一假设？”亚历山大问。

“现在还没有，吾王，不过他们从哪里跑出来却很清楚。”拉森回答，显得不太确定。

“很好，”亚历山大继续说，“明天天一亮，我要你们彻底搜查四辆公路列车，周围车厢和物资车辆，若有发现，直接向我汇报。将军，搜索队从附近的林地找起，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那女人，不允许有

借口。最后一点，犯人一醒就把他带来见我。”

、响起一阵含糊的应诺声，房间里很快没人了，只留亚历山大一个人沉浸在思绪里。

三

卡特利娜醒过来，阳光暖热了她的脸。她不确定自己昏多久了，不过太阳的方位说明现在可能是黎明后一个小时。

身体一侧的疼痛比她记忆中强烈，仿佛在体内燃烧，撕裂着她的身体，她挣扎着站起身。她掀起衬衫，仔细打量伤口。

她的后背有一个小洞，小腹上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好在她昏迷的时候伤口已经止血了，但衣服和脚下的血迹表明她曾严重失血。

她脱掉衬衫，把袖子紧紧扎在腰间，最大程度利用自己仅有的东西。她的头有些眩晕，几乎呕吐出来，可她没得选；她必须继续前行。

她开始朝西走，长久以来第一次，她决意要活下去。

四

当他们蹲伏在加斯坦的郊野时，中午刚刚过去。据本估计，他们离开农场已经三周零两天了，如今终于目标在望。他看见城市另一头蜿蜒的小路盘山而上。

“看见什么人了吗？”马修问卡尔，他们趴在小山上俯视城市北部。

“不，什么也没看到。一般应该有探子、侦察兵之类的，但这里似乎废弃了。”卡尔忧虑地回答。马修看向迈克，他也赞同地点点头。

三个人慢慢向其他人移动，无声地爬过潮湿的矮树丛。好几天没下雨了，不过地面还是湿漉漉的。

“如何？”他们靠近时乔问。

“没有人，这里似乎荒废了。”马修回道。

“这是好事啊，对吧？”本热切地问。“傍晚我们就能到了。”

“我不这么想。”马修接着说。“你说的那些人在这儿，不大可能就这么走了。假如我们看不见他们，就表明他们的探子很优秀，非常优秀。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艾瑞和莎芙兰交换了一个担心的眼神。

“那我们怎么办？”本问。

“我们要彻底绕开这座城。”马修告知他们。“穿过街道和花园无异于自杀。问题是现在就走，还是等到日暮时分。”

“我建议等到傍晚。如果我们走过郊区，也许会完全避开他们。就算避不开，黑灯瞎火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处于劣势。”卡尔说道。

“乔？迈克？你们怎么看？”马修问。他们看了看对方，点头同意。

“好，那就这么定了。这边走。”马修说着领他们回到林地里。他们在城市北边的一片树林里搭建营地，等待着天黑。

五

囚犯被带到他面前时，亚历山大正坐在桌前。他手腕被缚，被人半拖着坐进椅子里，受伤的腿承受不了体重。腿上绑的有止血带，可血已经渗了出来。

两个守卫立正，亚历山大从文件上抬起头。“退下吧。”他说着站起身。他们没提任何问题便转身离去。

“很高兴看到你醒了。”亚历山大说，把椅子挪过去坐在彼得对面。彼得迎上他的目光，什么也没说。

“你和你朋友可真是给我惹了一大堆麻烦。”亚历山大接着说。“他们全死了，你知道么？两个搞爆炸的，还有那个女人。今天早上她孤独的尸体在荒原被发现，血都流尽了。我相信找到她的军官看到她已经成为碟龙的一顿美餐了”

彼得目光一颤，低头看着地板。

“啊，看得出她对你很重要。”亚历山大说。“也许是你的妻子？情人？姐妹？无所谓；你辜负了她，正如你辜负了你那个南方间谍团体的其他人。”

彼得张开嘴想说话，不过又合上了，一言未发。

“别这样，说出来吧，你想说什么？”亚历山大问。

“我不是间谍，不是南方人或者其他人的。”彼得说，嘴唇干涸皲裂。

“不是？”亚历山大问，在彼得嘴边举起一小杯水，让他小小地喝了一口。“接着说。”

彼得坐回去，又一次对上亚历山大的眼睛，不愿说话。亚历山大把那杯水放到桌子上。

“这么说，不是间谍，那就是叛徒了，是不是？”亚历山大问。“为了什么出卖你的同胞？金钱？性？别对我说是爱情？”

彼得一言不发，亚历山大站起来，开始绕着彼得的椅子踱步。

“到头来你还是会开口的，这你知道，他们总是这样。”亚历山大对他说。“我们先从你的名字开始，由此进行如何？”

“彼得·安德森，中士，岛城民兵队。”彼得回答道。

亚历山大微笑了。“所以你是个叛徒，还是岛城守备队的一员。”他说。“我必须说，安德森先生，让我惊讶的事可不多。大部分守备队的人都不顾一切地想加入，想跟随我，干些真正军人干的事换换口味。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

彼得还是沉默着，亚历山大回到座位上。

“不说？”他接着说。“那就谈谈你的同伴吧？三天前跟我谈话的绅士绝对是南方出身。你们两个是怎么接上头的？你们还有多少人？你们想对公路列车做什么？”

“彼得·安德森，中……”彼得开始说。

“够了！”亚历山大大叫，直冲彼得的脸。“我们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出去！要么你自动回答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要么我强迫你说出来！你们还有多少人？你们在公路列车上干什么？还有多少人反抗我的统治？”

亚历山大努力控制住自己，坐回到椅子里，呼吸渐渐缓下来。发脾气没有用。在这儿他说了算，这是他的地盘。

彼得看着他，面无表情。

“现在咱们说到哪儿了？”亚历山大继续说，恢复了之前的平静。“守备队叛徒，跟南方间谍共事。我再问一遍，你们还有多少人？”

亚历山大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润润突然发干的喉咙。彼得只是看着。

“好吧，这没什么。”亚历山大说。“我们到卓西斯之前还有很多事。既然我知道你叫什么，绝对能在那群乌合之众里找出几个亲朋好

友，就在你眼前杀掉，看你说不说。这场小游戏就结束了。”

亚历山大起身开始往车厢后面走去，打算叫守卫。彼得意识到说话的时机到来。他没有家人，但只要他能阻止，就不会再让别人死了。

“我不是叛徒。”他开口说，亚历山大停了下来。

亚历山大笑了，回到座位上。“是么？解释一下。”他说。

“我知道莎芙兰夫人没有杀摄政王，真正的摄政王。”彼得继续说。“我想是你杀的，或者是你派人杀的。无论如何，你才是叛徒，我不是。”

“有意思。”亚历山大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帮她逃跑。”彼得告诉他，“跟其他人从宫殿下面的地道救她。你没杀死她。我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但不是她，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他们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到现在斯蒂芬男爵已经知道你要来了。他会做好准备的。

“让军队掉头，让大家都回去吧。”彼得总结道。

亚历山大笑着回答：“那么说你的确知道些尴尬的小秘密，对吧？”他说。“你告诉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彼得回答。“我们试过了，可没人相信。他们只在乎你的话。你用仇恨的迷乱和嗜血欲望驱使他们，现在这成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

“拜托，你能阻止这个，别让他们送死，让他们回家吧。”

“我干嘛要这么做呢？”亚历山大问。

彼得努力想答案。“他们是你的子民。”他说。

这一次亚历山大大笑出声。“我的子民？”他说。“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对这些乡巴佬屈尊纡贵？他们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看来你一点也没懂学到的那些事，是不是？

“谢谢你，安德森先生，真有意思，但我想我们到此为止了。”

“可我不明白！”彼得问。

“是是，你是不明白，可不是嘛。”亚历山大回答，从桌子上拿起手枪，正射在彼得两眼之间。

六

夜晚来临了，卡尔领着路，肩膀上挂好来复枪。马修跟在后面，身后紧跟着艾瑞、本和萨夫兰。乔和迈克断后。他们全副武装，本也不例外，虽然他怀疑有必要时，自己能不能开枪射击。

他们滑下河堤，在一堵矮墙后重新排好队，准备跑到下个掩体处。

“听我口令。”卡尔说，环顾四周打量任何活动踪迹。本想问问他数到“一”就跑，还是数到“一，跑”再行动，不过这时候不适合开玩笑。再说卡尔也不可能听懂。

“好的，弯下腰，一，二，跑！”卡尔说着便动身了。

他们沿着城市外面的路，低着身子往主路上跑。他们一边尽量远离城市中心，一边留心自己的目标。山脚下陡峭的斜坡意味着公路是唯一不用攀爬器械就能上去的路。

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发现别的人出现。马修开始紧张，本会把这种状态称为安静，过分安静。没过多久他们的恐惧便成真了。

他们穿过十字路口时，第一声枪声响起，子弹在卡尔右边的柏油路上穿了好几个洞。他们瞬间做出反应，往后撤退，把一栋两层楼残余旁边的砖墙当做掩体。

“你看见他们从哪儿射击的吗？吗？”马修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二楼，往下第三座建筑，我猜。”卡尔说，探出头想看得更清楚。墙上立马就布满了弹孔。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马修接着说。“他们随时会有增援。乔，迈克，我们会掩护你们。试试到他们后面，干掉他们。”

大家点头赞同，卡尔和马修把枪举过枪头，毫无目的地开火，乔和马修从墙边溜出。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右边才传来一阵短暂的交火声。“快走！”迈克大喊，卡尔立即起身，领着他们飞奔。他们在路尽

头重新集合。

“我们干掉了两个。”乔喘着粗气说，“但他们已经给同伴发了信号。”

马修拉出一条脏兮兮的蓝床单，扔到一边。“听得到他们过来了。”他说。“似乎人数不少。”

马修掌管全局，制定计划，思索可能性。最后得出两个选项。逃跑，或者留下来战斗。

“我们离山脚可能有一英里，”他开口说，“我们可以试试跑过去，或者呆在这儿拖延他们。说说你们的想法。”

“我们的弹药撑不了很长时间。”卡尔说。

“而且也没地方藏起来。”莎芙兰说，看着四周。“最安全就是路两边了。”

“同意。”马修说，他们出发了，离开路溜进楼房之间的小巷子。

他们大概知道往哪个方向，可没人知道每条街的布局，本也不知道。每个拐角都充满危险，每条道路都可能有埋伏。各种声音似乎就在四周，不过再没有枪声了。

“等等，这边走。”本说，带他们猛地停了下来，“我记得这条街，我们得往这儿边走。”

没人争论。卡尔带路，他们跑起来，跳过小花园篱笆，穿过沉重的铁门。这时乔肩膀上中了一枪，最后的希望也失去了。

卡尔踢掉最近一座楼的大门，身后拽着乔，其他人匆匆挤进去，马修和迈克开枪掩护。大部分地板还没有塌陷，但只有一扇门，就是他们进去的那扇。

本主动帮忙按压乔的肩膀，其他人在窗户和门后面站好位置。

“太糟了，头儿。”卡尔主动说，手一挥来复枪，往街对面射了两枪。

“妈的！”迈克补充道，子弹射碎了他所瞄准的所剩不多的窗户碎

片，他迅速低头躲闪。

月光的照明作用还比不上它投下的阴影；潜在袭击者可能是五个，也可能是五十个，他们看不真切。传过来的声音也可能来自四面八方。

“喂，兔崽子，”那声音说，“你们跑不了了。你们大可以做个瓮中之鳖，等着我们过来抓；要么就留下买路钱。留下你们的东西和女人，说不定其他人可以离开。你们看呢？”

卡尔觉得自己听出声音的方向，用来复枪短暂地射了一阵。那声音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很是深沉，然后子弹在四周纷飞，震掉墙体，击碎窗玻璃。他们扑到地上掩护住头。

猛攻刚停，卡尔和迈克就在窗户旁摆好位置，一发现风吹草动就开一通火。马修也加入他们，艾瑞和莎芙兰靠着门，用手枪开火。没过多久，来复枪就没子弹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打中一个半个；每一次射击，对方都同样回应。

交战短暂间歇中，那声音又说话了。“至于现在，”它说，“我估计我的人比你们的子弹多。我说的对吗？把枪从窗户扔出去，也许我不会马上杀了你们。”

房子里面，大家紧张地面面相觑。

“我们怎么办？”本问，乔肩膀的血终于不怎么流了。

“听你的，头儿。”卡尔对马修说。

马修站起来，从最近的窗户把来复枪和手枪扔了出去。“我们呆在这儿就是等死，”他说，“我们必须投降，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我不知道。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卡尔回答，也把枪给扔了。其他人很快照做。

那些人冲了进来，他们都站着，手举起来——除了本，他还在处理乔的肩伤。他们被命令面壁站成一排，那声音的主人进来了。

“瞧，这可真赏心悦目。”他说，上上下下打量他们。本瞧着他进

来。

“是你。”那人说，对着本笑。“我记得你，小兔崽子。你再对我说一遍你不是南方人？”

“博森。”本说。

“你还记得，”博森笑了。“瞧瞧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弟兄们，检查他们有没有武器，带回到基地。”

说完这些，他转身离去，指使手下人捡起外面的枪支。

剩下的人搜身检查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手绑在背后。“嘿！”看到他们趁机猥亵莎芙兰和艾瑞，马修喊了起来。但他马上被另一个人用来复枪枪托砸在头侧，没法发出声音。他一下被打的跪了下去，不过勉强又站了起来。

乔被拉起来，推推搡搡下跟他们走回基地，手臂被绑在后面，肩膀的血流的更厉害了。

他们走过街道，转了好几个弯，可没过多久，本就认出他们站在原来市政厅前面。那些人推搡着他们走上台阶，粗暴地推他们进到其中一个办公室，上了锁的沉重木门锁住了他们的命运。

七

“我们处理掉了尸体，吾王。”拉森在车厢里向摄政王汇报。“士兵已经把另外两个破坏者的尸体示众了，不过我依照指示把他们放了下来。扔进火堆用火烧了。”

“很好。”亚历山大说，没从眼前的文件上抬起头。

拉森停了一会儿，考虑要不要说下去。“如果您高兴的话，吾王，能允许我问个问题吗？”他小心翼翼地说。

这句话吸引了亚历山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他会大手一挥让他出去。他应该服从命令，不是质疑。不过今天绝对不算一般情况。

亚历山大不习惯担心自己的安危。他扭曲了人们的意志，他们遵从他的意志，跟他往南行进。他从没想过有人会想伤害他；情况不应该这样。如果有一个人抵抗，其他人会有多少？他的手下还有多少潜在的间谍和刺客？

“继续。”亚历山大说，现在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拉森身了。

“吾王。”拉森开口，谨慎地斟酌每个词。“我无意冒犯。我只是想问，您为什么不让人们看到您的胜利？破坏者已经死了，不该为此庆祝吗？”

亚历山大想了一分钟才回答。“我相信目前他们见到的死亡已经够多了。”他提醒对方。“接下来几天，几周里还会有更多。不过你说得对，这是应该庆祝的。传话给军官；今天晚上食物双份配给。要让大家睡觉时肚子是饱的。”

拉森敬了个礼准备离开。

“拉森，”亚历山大打断他，“你走之前，让波施托克将军过来见我。我们有很多要讨论的。”

拉森又敬了个礼，离开车厢。

五分钟后波施托克进来了，立正好向摄政王问候。

“啊，波施托克，过来坐到我旁边。”亚历山大微笑着说。波施托克对这明显的亲近小心翼翼，但还是照做了。

“我们有些计划要讨论一下。”亚历山大继续说。“不过首先告诉我你们对那个女人的搜索情况。你们找到她了吗？”

“还没有，吾王。”波施托克回答。“不过侦查队正在扩大搜索范围。她伤成那样，跑不远的。”

“也许。”亚历山大低声说。“那就说更急迫的事吧。你知道，我们已经落后于原定进度了。我决定改变计划。”

“如您所愿，吾王。”波施托克说。

“好的，当然。明天早上你要领军队南下，穿过荒原，直抵梅尔顿。”亚历山大指着地图上的路线说。“你要在城市北边的农场搭营，等候指示。我会带我的一百个私人卫士进入城里，直奔王宫。只要我控制了王宫，就会派人送去进一步指示。从现在起，公路列车会日夜兼程。这周周末我就要到梅尔顿。”

波施托克将军仔细看着地图，手指沿路线滑过。“太冒险了，吾王。”他说。“我们还不知道梅尔顿的军队规模。单是城市守备军就可能有几百人，谁知道还有多少驻扎的士兵呢。即使是您最优秀的一百人也不够。”

“我只打算夺取王宫，波施托克。”亚历山大告诉他。“只要我们进到里面，一百个人足以控制住王宫，而他们一旦意识到大军兵临城下，就会向我投降了。”

“如果您愿意考虑一下。”波施托克开口说，但亚历山大打断了他。

“我已经下令了。”他命令。“现在执行去。我们不是在讨论。退下吧。”

“遵命，遵命，吾王。”波施托克边说边离开了，留亚历山大完善他袭击计划的细节。

八

等了三小时办公室的门才开，博森走了进来，身旁跟着四个武装人员。他们还被缚在背后，胳膊又麻又疼，努力保持站立。乔很虚弱，不过血终于不流了。

博森先来到艾瑞面前，摸她的脸，而她扭来扭去躲避他。“想想，想想，”他说，“从哪里开始呢？”

“放开她。”马修说，往他走了一步。卡尔跟他一起走，武装人员过来挡住他们。

博森大笑，把莎芙兰拽到身边，紧紧揽住她的腰。“那这个如何？”他提议。“对我的口味来说，她有点太小了，可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让我开心的。”

马修和卡尔又往前走了一步，迈克也加了进来。本在后面站着，不确定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博森？”本说，试图遇上莎芙兰的眼光。“也许我们能想办法解决呢？”

博森想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把正挣扎的莎芙兰拖向门边。“我想要的我全都有了。”他说，四个手下跟在身后。

他们感到爆炸的震动，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办公室的墙晃动起来，灰尘从天花板掉下来。博森似乎吃了一惊，随之生气了，把莎芙兰推回房间里。“把他们锁起来，跟我走。”他喊道，冲向走廊。

那些武装手下行动了，把枪对准犯人们，退出房间，在身后闩上门。

“怎么回事？”本惊讶地问。

“不知道。”马修说。“不过他们无暇顾及我们了，咱们就看看能不能松开捆绑。莎芙兰，你还好吗？”

“我会没事的。”她坚强地说。“不过要是他再接近我，我就让他后

悔。”

马修笑了。“那好，集合。”他说。“大家背对背站，看看能做什么。”

他们轮番尽力挣脱束缚，另一阵爆炸和枪声逼得更近了。卡尔觉得他正有了点进展，这时枪声突然响起，就在门外。无需指示，他们自动同彼此分开，退到墙边，门被强行撞开，从门框上掉了下去。

进来两个人，都穿着绿得发黑的衣服，脸上涂着同样的颜色，深色衣着下眼睛似乎会发光，黑白分明。

“就那个。”第一个人指着本说。“别管其他人。”

第二个人把本拉向门，其他的人在一旁迷惑地看着。

“不，拿开你的手。”本喊，挣扎着想挣脱。子弹密密麻麻地射在门框上，他挣脱了袭击者，回到其他人身边。

“这些人是谁？”卡尔问，努力想弄清形势。

“不知道。”本回答，警惕地看着两个士兵。

“摄政王有令，”第一个人说，“你必须带我们去实验室，现在。”

“不可能。”本说，站在卡尔和马修背后。

“我们走。”第一个人说，第二个又伸手去抓本。马修正对他膝盖上面踢了一脚，让他趴倒在地。

“杀了其他人。”第一个人说，举起枪，第二个人站起身。

“不，等等，住手！”本喊道，往前走去。“如果你们伤害他们，任何一个，我就哪儿也不带你们去。你们必须把我们带出去。”

“不行。”第一个人只说了这个，走到门边，朝走廊里短暂地射击了一阵。

“就这么定了。”马修说，站到本前面挡住他。

另一阵弹雨打到门框上，第二个士兵说：“长官，咱们得走了。”

“好吧，”长官回答。“别让这个人死了；其他的我不在乎。”

两个士兵拽着本，低着身子顺走廊跑，其他人紧随其后。马修继续努力挣脱已经被卡尔弄松的捆手绳，但离解开还差得很远。

他们转过拐角，发现第三个士兵正在和博森的人纠缠，走廊里满是尸体。“科尔和约翰逊死了，长官。”他说，来复枪又是一阵突击。

“守住这个位置。”长官回答。“再守两分钟，走的时候把这里炸了。”

“遵命，长官。”他回答。长官加快了步伐，其他人紧随其后。

又转过一个拐角，穿过损毁的墙体，他们又回到了室外，飞奔过一片空地，穿过它后面的道路。长官在一堵墙后面猛地停下，第二个士兵把本拉过去，另一阵响亮的爆炸点亮了夜空。

他们等待着，气喘吁吁，看着毁掉的大楼，但没人出来。火焰慢慢蔓延，烟雾飘入夜空，耳边传来墙和天花板分崩离析的声音。

又等了一分钟，长官把本拽到面前。“现在轮到你了。”他说，把本引回路上。“把我们带到那个该死的实验室。”

他们出发了，手还被捆着，本和卡尔、马修领路，后面跟着艾瑞和莎芙兰，迈克扶着乔。两个士兵断后，手指从不离扳机，他们开始慢慢向山上的实验室接近。

九

往山上可谓任重道远。雨又开始下了，一层薄雾让他们浑身湿透，降低体温，削弱体力。

除了制止大家说话，或者命令他们走快点，士兵们几乎不说什么。差不多三个小时后，乔倒下了，站不起来了。刚才那半英里他一直很吃力，枪伤让他体力透支，走不动了。

长官命令停下，第二个士兵帮助乔坐好，从背包里给他分了一些水。

“还有多远？”长官抬头看顶峰，问本。

“我不确定。”本回答。“我们差不多走了一半了。我想还有几个小时？”

长官点点头。“那你们有十分钟时间恢复体力，然后我们接着走。”他对他们说。“如果再有人让大家停下，我就会把流着血的他扔到那儿。”

本听得懂这个威胁，走到一边的路障上靠着休息。马修趁长官回去查看他的士兵时挪到本的旁边。

“我差不多要弄开这些绳子了。”马修没有看本，小声说。“他们似乎会听你的话，而不是直接用枪威胁你。如果你能让他们分心，我可能做成一些事。我准备好就会给你暗号。”

本什么也没说，马修慢悠悠走远了，夸张地放松腿上紧绷的肌肉。

卡尔走到那两个士兵身边，他们帮乔站起来。“他怎么样？”卡尔问，一副担忧的表情。

“我不在乎。”长官说。

“我没事，卡尔，我还好。”乔虚弱地说。“我能行。”他踉跄了几步才找到合适步幅。

“那么告诉我，”卡尔继续说，给马修时间跟本说话，“你们跟着我们多久了？”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长官问。

“不怎么样，我只是好奇。”卡尔接着说。

“你们从地牢逃脱后，我们就跟着了。”长官告诉他。

“我也那么想。”卡尔点点头。“我就知道那次逃跑容易过头了。”

“你挺厉害的嘛。”长官讽刺地说。“现在快走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头儿。”卡尔说，跟马修和本一起站到队伍前面。

他们继续无声地稳步前进，低着头，颤抖着走每一步。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本领着他们离开了主干道，走上了一条脏兮兮的小路，现在由于雨雪满是泥泞。看到前面明显是死路，长官叫他们停下。

“别耍花招。”他说，仔细看着周围地区。“有人告诉我要找一座楼或者某种门。”

“确实如此，我想这是种花招。瞧吧，跟着我就行。”本说，领他们往前走。两个士兵留在后面，举起枪，做好准备。

隆隆声从脚下传来，他们崇敬地看着山体的假象发生变化，面前的巨大的岩石门滑进地下。不到一分钟山体就埋了起来，露出壮丽的天然山洞，车辆和其他东西。卡尔惊讶地看着本，他心里一部分总是在想本是不是就是个疯子。

“你们先进。”本说，示意他们进去。

“等等。”长官命令。“克拉克，你先进去打探。如果没有人就给我发信号，我们去找你。”

“遵命，长官。”第二个士兵说，小心地进了山洞。正午的阳光和头顶的灯把洞穴照的一清二楚，不过克拉克还是非常仔细，每辆车里里外外搜了一番，细致检查每一块岩石后面。他很高兴发现没有别人，吹了三声短促的口哨。长官让其他人也进来了。

“现在去哪儿？”长官问，仔细看着周围一切不熟悉的事物。

“这边走。”本回答，往电梯走去。

又一阵隆隆声传来，长官猛转回身，来复枪对准缓缓上升的门。“那是自动的。”本在后面叫，其他人跟在后面。

本站在打开的电梯门前。“我们必须得下去。”他说，给士兵指打开的电梯竖井。他们都往黑暗中看去，打量着梯子。

“肯定有别的路是吧？”长官问。

“不，没有。如果你能给我们松绑，我们就都能爬下去了。”本回答。

“不可能。”长官对他说。“克拉克会下去，我在这儿看着你们。一旦这个地方确定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回到摄政王那儿。”

“好吧。”本回答。“我想他能改变大门控制，这样你们就能出入。真的很简单，只用侵入权限。”

长官怀疑地看着他。“我不准备让你下去。你要么在这儿做，要么我们现在都离开，带更多人回来。你看呢？”

“好吧。”本说，领着他们。“我也许能把电梯或着别的什么叫下来，这样就都能走了。把那边的平板电脑递给我，就在门边。”

“平板电脑？”克拉克问。

“亮闪闪的黑色长方形，有玻璃，就在那边。”本说，用脚指着。

克拉克捡了起来，递给长官。

“现在呢？”长官问，在手里翻了个过。

“启动它，电源键在边上，那边。”本回答。

平板电脑嗡嗡启动，屏幕闪现各种图标和表格。长官和克拉克面面相觑，显然是被惊到了。

“就是这样。”本接着说，看着屏幕。“浏览至根菜单，用主交换机

集成一下，然后用主机传回去。”

本冲长官一笑。他刚才对他们说的都是胡扯，但他们绝对不可能知道。

“给他松绑。”长官命令。“但我想要你演示每一步，如果我觉得你在骗我，你的朋友们就死了。”

“明白。”本说，摩挲着让胳膊血液重新循环。

长官和克拉克站在他身旁，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在屏幕上按下的每个地方。本往马修那边飞快地瞥了一眼，他几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这个图标，”本说，吸引了士兵们的目光，“能让我进入主机根菜单。在这儿，看到了吗？把它拖到这儿，更改密码，让它反应一会儿，就是这样。点这儿，然后就完成了，好吗？”

长官俯过身按下本示意的图标，突然之间洞穴陷入黑暗。

他们觉察到一阵动作，然后是一声可怕的折断声。有人从本左边一脚把他踢趴下，接着是一阵打斗声。五秒钟后，灯又闪了一下亮了。

克拉克躺在本脚边，脖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耷拉着。马修把长官按到地上，慢慢让他窒息而死。“去解开其他人。”马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本把平板电脑放到地板上，匆忙站起来，挨个帮大家松开捆绑。没过多久，那长官不再挣扎了，马修走到他们身边，把长官的手枪插在裤子腰带上。

“干得漂亮，本，多亏了你。”马修说，走到艾瑞跟前检查她的情况。

“不，功劳是你的，你救了大家。”本回答说。

“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马修接着说。大家低声赞同，连乔也由于松开了捆绑气色好了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路虎车，”本指着那两辆大车说，“它们是四轮

驱动的；应该能克服路上的大多数障碍。”

“是像公路列车那样开的吗？”卡尔问，透过窗户往里看。

本走到他身边，打开驾驶座的门。“我想有点像，”他说，检查着里面。“这辆还是自动的，应该没问题。”

“接下来干什么？”马修问，高兴地看到大家都没受伤，又重新担起了领袖角色。

“我们确实得爬下梯子。”本回答说，“下面有吃的，还有枪，我们可以带上。”

“那就带路吧。”马修说。

本第一个爬下去，平板电脑和以前一样插到裤子后面，他在电梯里站好之后就叫其他人下来。卡尔下一个走，接着是艾瑞和莎芙兰。

“我留在这儿。”乔往下面的电梯看了看，对马修说。“我的肩伤成这样，不可能爬下去。”

“我陪着他。”迈克补充。“我块头太大，这个黑乎乎的地方太小，挤不下。”

马修同意了，跟在其他人后面往实验室深处走去。

他爬进电梯门，发现其他人都在看着周围，惊讶于头顶灯光照耀下被毁的走廊。本再次看到弹孔打穿了安保桌旁边精尖所的标志，一阵悲痛袭来。他一直不知道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实验室和里面的东西被拖入了另一个世界，就连加斯坦这座城也不同以往，但那些人都找不到了。本觉得自已永远不能弄明白了。

“储备在这边，枪支装备也是。”他对其他人说，语调忧郁。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马修说。“你怎么样？”

“没想到还会再回来。”本回答。“一切都从这儿开始，起码对我如此。我们本应该制造出令人称奇的东西。现在全是噩梦般的回忆。”

“那我们就去找需要的，然后离开这里。”马修说。

本领着他们走下楼梯，到了居住层。储存室在厨房那边，架子上堆满各色罐头和盒子。“拿够一个星期吃的。”马修对卡尔和莎芙兰说，仔细看着东西。

“还有巧克力，带点巧克力。”本补充说，指着卡尔头旁边的一个盒子。

巧克力对卡尔来说是个新鲜东西，不过他耸耸肩，把它加到越来越高的食物堆里。

枪支库在走廊最尽头，要经过所有科学家的住处。

“应该上了锁。”本说着给他们指路，“不过那不成问题。没有任何人会阻止咱们。”

用长官的手枪连发两下，锁就毁了，门被冲开，露出里面数量惊人的武器储备。马修目瞪口呆地站着，不知道该先拿什么。

“拿上这些袋子，”他对艾瑞说，“开始装吧。”

第一个袋子里全是枪支：六支攻击来复枪，两支猎枪和各种手枪，还有一盒盒弹药。

“还有什么？”他把袋子拖进走廊，问本。

“带上这些东西。”本说，指着第二个袋子里的许多手电筒和备用电池。“试一下。”

本自己看过后，递给马修一对双筒望远镜。“夜视，”他说，“能让你在黑暗中看清。”马修把它们放到第二个袋子里。

“你知不知道这值多少钱？”他问本，显然十分着迷。“不过现在太晚了。艾瑞，请拿上这个袋子到食品室，帮卡尔放到一起。”

艾瑞离开马修和本，把装的过多的袋子拖过走廊，马修肩膀上挂着长长的伞绳，帮他们把东西送上去。

“让我来吧。”看到本吃力的样子，卡尔几乎毫不费劲地把袋子扛到自己肩膀上。

“谢谢。”本缓口气说。

没过多久，他们就站在坏了的电梯前，马修调整好伞绳以便爬上梯子。“我先走。”他说。“卡尔，我一放下绳子，你就系上袋子。一定要绑得紧紧的，我和迈克就能把他们拉上来了。”

计划已定，马修升入黑暗中。

“可真够远的。”马修爬出来时，迈克说。他靠着路虎，长官的那支来复枪正对马修的胸膛。乔脸朝下趴在地上，身下一大片血。

“迈克，不，这是怎么了？”马修说，把手举起来。

“我真希望你没杀那些士兵。”迈克继续说。“我不想杀你。我们都知道了这地方在哪儿，可以直接带上本离开。”

“迈克，为什么？”马修恳求地问，被事态的突然转变给弄迷糊了。“你和我共事多年了，我父亲还活着时就在一起，你就像我的家人。”

“家人？”迈克哼了一声。“不，你对下边那些人，即使是本，那才叫家人。我和乔，我们只不过是打工的，以后也会是。拿上这个，守护那个。我那时中了一枪，看着别人的钱，都是为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被埋在大路旁边，被人遗忘，你们倒是继续走了。这就是你对待家人的方式？”

“宴请那天你来我家了，迈克。”马修提醒他。“我从没那样看你。这些念头都是打哪儿来的？”

“不，别再说了。”迈克说。“我要把本带走。把他叫上来。”

“你知道我做不到。”马修说，小心翼翼地朝他走了一步。

“看见这枪没？这不是请求！”迈克喊道，把枪抵到肩上，对准马修的脸。

迈克太专注于马修，没看到乔挪近了路虎。他向上伸出手，拽住迈克的裤子，让他分了神。这一瞬间对马修来说足够了。

他往前猛地一扑，抓住来复枪，枪响时他正好往旁边一扳。两个人纠缠在一起，都试图控制局面，迈克更高更壮，但马修受过训练，

更有技巧对付他。来复枪又响了两次，迈克停止挣扎，无力地倒下。马修把他放到地板上，血慢慢从他胸前渗出。

卡尔突然靠在电梯井边上，手里拿着新手枪，仔细看着血腥场面。“你没事吧，头儿？”他说，爬了上来。

“检查下乔。”马修说，摸着迈克的脖子寻找脉搏。卡尔对乔也是一样，摇了摇头。

“他死了。”卡尔说，合上了乔的眼睛。

“这个也是。”马修回答。

马修告诉下面的人，上面一切正常，然后帮助卡尔挪走尸体。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拉上来三个很重的袋子，莎芙兰展示了她高超的打结手艺。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安全回到洞穴后艾瑞问道。

“说真的？”马修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艾瑞吻了他，紧紧抱着他。

十

迈克和乔被埋在引向实验室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路上；那两个士兵也是。“你想说几句话吗？”放好最后几块石头后，卡尔问。

马修站着想了一会儿。“乔，”他开始说，“你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总是支持我。为此我将永远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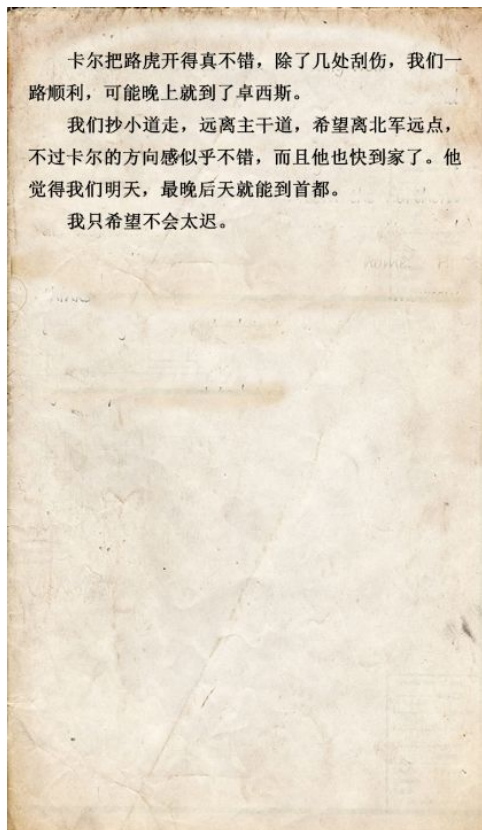
“迈克，”他犹豫了，“迈克，我很抱歉。不管我做了什么，怎样让你失望，我很抱歉。我只希望那些都没有发生。”

袋子妥当地放在车后面，或者捆在车顶。本找到个大汽油罐，指示卡尔从其他车里吸出汽油，直到装满。

太阳下山时他们出发了，一开始很慢，卡尔慢慢适应对车的控制。他做梦都想不到还有车头灯这种东西，照明路况，让他在夜里也能好好驾驶。

最后他们在车里休息了几个小时，车里比外边要温暖干燥，太阳升起，他们转向南方，往卓西斯前进，在那里他们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了。

第十章



卡尔把路虎开得真不错，除了几处刮伤，我们一路顺利，可能晚上就到了卓西斯。

我们抄小道走，远离主干道，希望离北军远点，不过卡尔的方向感似乎不错，而且他也快到家了。他觉得我们明天，最晚后天就能到首都。

我只希望不会太迟。

一

“停！”王宫守卫喊，挡在了领头公路列车前面。塞缪尔·拉森让车慢慢停下，从驾驶室出来。

“行行好，”他匆匆说，“你一定要让我们进去。我们给男爵带来了重大消息。”

“没事，”守卫说。“你们的侦察兵六天前就到了，话已经传到南边的军队。月底就会有增援了。”

“真是好消息。”拉森疑惑地回答回答，不过继续编下去。“不过这是关于男爵女儿的事。她受了伤，需要帮助。”

“那快点进来。我去找宫廷医生。”守卫说着指挥看门人打开两扇大门。

开门时拉森回到驾驶室里，欣赏城市各个角落升起的的烟雾，无疑先遣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了。他想知道男爵是否还以为那些只是荒原者的袭击，不过只要他们进到王宫里，那都无所谓了。

门一敞开，拉森就拉动操纵杆，公路列车慢慢滚动向前，四辆护送车缓慢进入主庭。

沉重的大门关上了，拉森拉下电线，汽笛声响起，袭击开始了。

车厢门依次打开，亚历山大手下一百精兵向前冲锋左右扫射宫廷守卫。惊讶的喊声和回应的枪声交织一片，但几分钟后就拿下了前庭，守卫非死即伤，无法抵抗。

亚历山大一确定战斗结束就走进院子里，指示手下士兵守住大门。一等到沉重的横梁拴上城门，士兵就组成两队，朝王宫进发，亚历山大和拉森在他们后面慢慢走。

王宫有一条长长的中央走廊通向正殿，两边是一排大房间和办公室。他们往前慢慢推进，宫廷守卫从许多房间里出来，但亚历山大的人数众多，足以对付他们的抵抗。

“我想要男爵活着。”士兵们稳步前进，亚历山大提醒他们。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在正殿门边，亚历山大惊讶地发现门没锁。他的士兵进来了，排成两行包围了中间的台子，上面就是男爵的宝座。男爵坐在那儿，慢慢领会眼前景象，身边除了两个顾问外没有别人。

“你是谁？”他问，站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兄弟。”亚历山大说着往前走去。“你肯定认出了我们的相似之处吧？”

二

卡特利娜继续往西北走，深入荒原，远离任何她可能伤害的人。

伤口不再流血了，但疼痛拖慢了她的速度，每一步都会给身体里带来撕裂的感觉。

可她必须走，离开所有人。她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全是她的错。接近她就意味着死亡。

所以她接着走，强迫自己继续，远离所知的任何人，任何事。

三

离城市还有20英里，路虎终于用完油了。他们五个分了枪和吃的，往东前进，穿过原野和农场往卓西斯的首都梅尔顿走。

他们离城还有一英里时第一次看到了烟雾，它缓缓飘进空中。在北边，亚历山大的第一支部队正在扎营结寨，开始包围城市。

袋子掉到地上，马修跪了下来，手捂着头。

“马修。”本说。“哦马修，我很抱歉，我们来迟了。”

卷一完